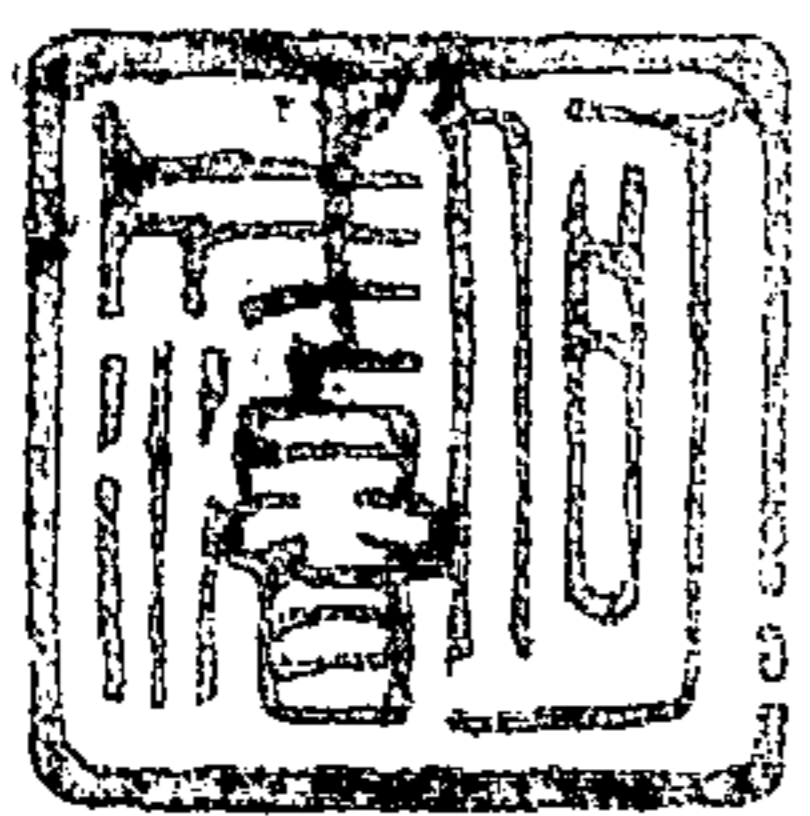


沙市荆報社叢書之一

民國廿四年九月

荆沙水災寫真

何成濟題



# 沙市荆報

集世界新聞之總匯  
為復興運動之先鋒

銷行地  
域最廣  
廣告效  
力宏大

言論：公正警關  
編排：新穎別致  
消息：翔實豐富  
寄遞：迅速敏捷

每定價  
日發每  
行一月  
大一洋  
張大角

社址沙市中山路二十二號電話二二一號

乙亥九月丁役沙津通荆報社同人編印荆沙水災寫真全書共十六萬餘言披覽一過較鄭俠流民之困尤為詳盡為之感焉心傷者累日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深盼今後國內負有管理堤工責任者

本人溺己溺之心借鏡是書益加  
儆惕先事預防勿再蹈此次荆沙  
各堤潰決之覆轍則國家民族受  
賜多矣是為贈

隨縣何成濬敬題

荆沙水災專刊

懷襄水患 昏墊痛深  
德前必浚 休戚同心

徐源泉題



# 聚興誠銀行

## 總管處理 四川重慶

**分支行**  
 上海 南京 蘇州  
 北平 漢口 宜昌  
 沙市 武昌 長沙  
 常德 萬縣 重慶  
 瀘州 成都 內江  
**代理處**  
 天津 綏定 長壽  
 江津 永川 嘉定

## 營業要目

各種存款放款  
 國內國外匯兌  
 進出口貨押匯  
 買賣有價證券  
 代理收付款項  
 買賣生金生銀

## 代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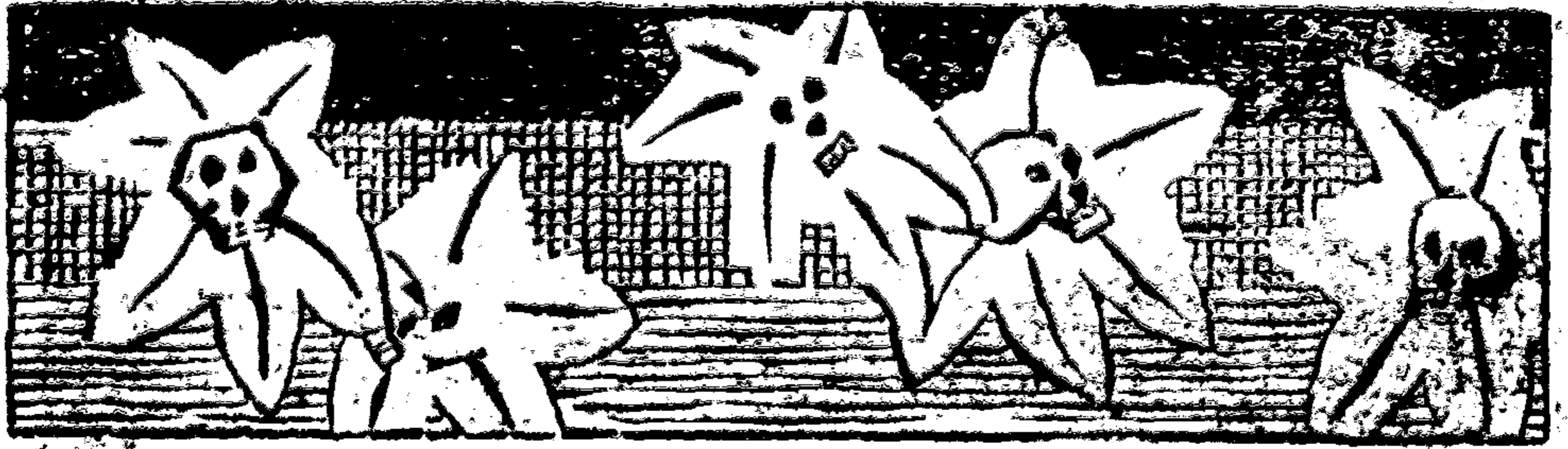
代客買賣  
 代客報關  
 轉運貨物  
 代理保險  
 手續簡捷  
 取費低廉

## 儲蓄部

宗旨：提倡儉約  
 資金：四十萬元  
 會計：完全獨立  
 保障：穩妥可靠  
 董事：無限責任  
 服務：手續敏捷  
 利息：特別優厚  
 章程：承索即奉

548:316

562



目

錄

何雪竹先生題辭

徐克成先生題辭

引言

險湖渡堤  
荆江大堤  
潰口情形圖

附說明

荆江大堤  
險湖渡堤  
簡志

水災照片

江陵全縣水災情形表

本報代災民乞賑啓事

荆沙被水紀詳

草市大水剪影

綠波

930623



搶險  
救災  
工作

浙江保安縱隊第七團沙市水災搶險報告

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特務營報告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報告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江陵防水日記錄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視察員勘查潰口報告書

荆江堤工局報告書

江陵洪水圍城記  
雷鳴峯

駁江陵洪水圍城記  
皮張

江陵旅省同鄉會報災請賑全文

雜俎

顯微鏡下荆草人水拉雜記  
夏天

龍灣之行  
組琳

水災  
夏菁

結  
論





後輯特題問災水 附錄

第七區各縣水災概況

前清時江陵之水况

乾道年間江陵之火水災及其善後

疏濬江漢與修築堤防

防水與疏濬長江

防水的根本問題

由焦頭爛額說到曲突徙薪

鄂省治江計劃芻議 (湖北省黨部擬)

潛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

導江續議上

導江續議下

根本預防水災辦法 (某外籍水利專家談)

整治漢水意見 (漢水線水災視察團擬)

記

何成澤

喻育之

楊錦昱

韓光華

清監利王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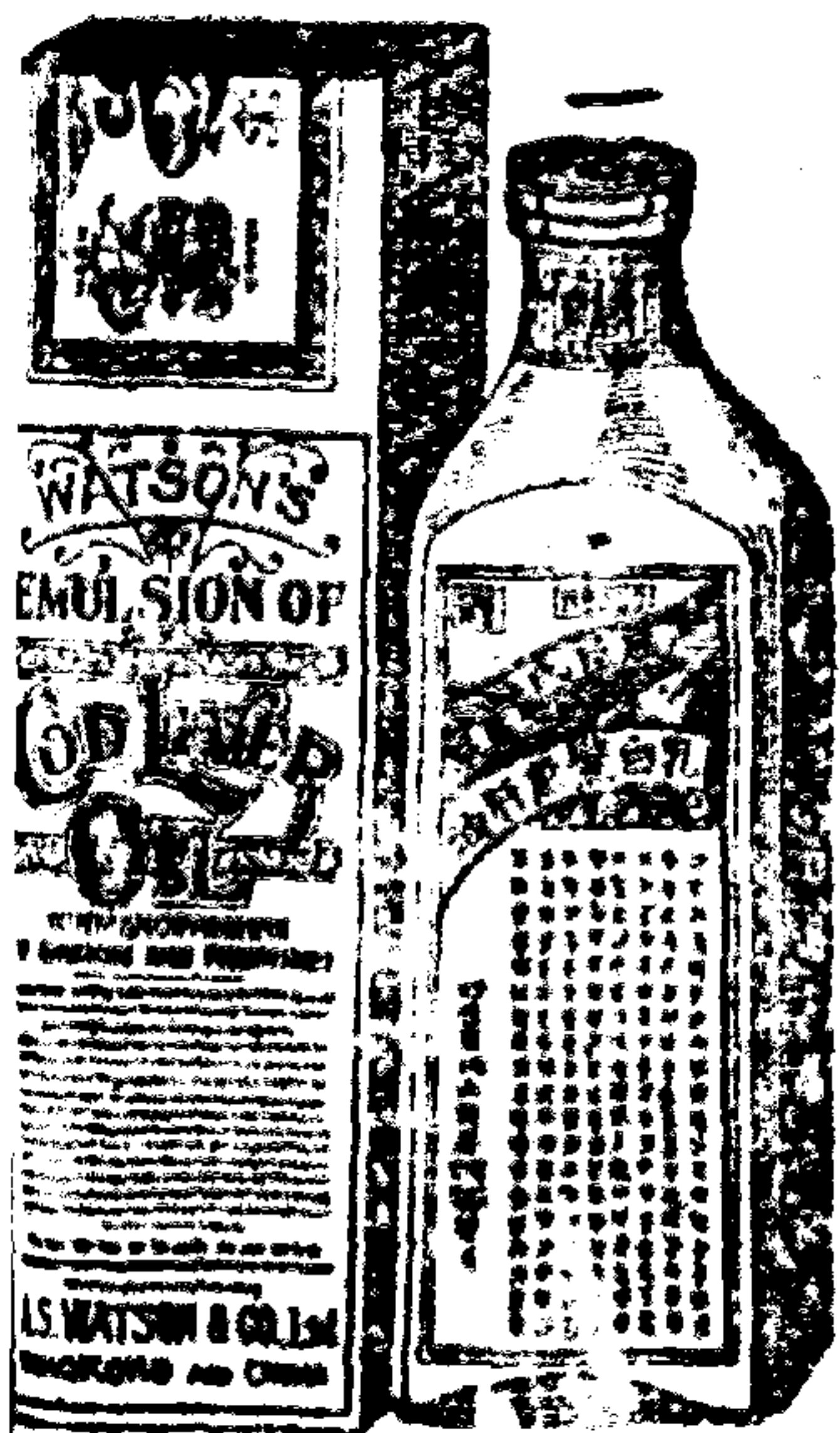
王柏心

王柏心

# 屈臣氏大藥房

有限公司

久病新痊倚畫欄  
 迎風却訝錦衣寬  
 簾郎奉贈鱈魚液  
 食後香腰復舊觀



屈臣氏乳白  
 鱈魚肝油味  
 甘可口專治  
 身體虛弱  
 咳嗽吐血  
 症病後服之  
 能恢復身  
 之康健誠衛  
 生之佳品也

此油乃療  
 肺治咳之  
 聖藥且為  
 四時補身  
 之良劑男  
 婦老幼均  
 可服食產  
 婦尤宜

鄂西  
 經理

沙一中山  
 路平藥房

# 引言

江陵素稱澤國，倚堤爲命，故歷來守斯土者，對於幹民各堤，莫不倍加重視也。查荆江大堤於乾隆五十二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在萬城及御路口一帶潰口一次，中隔五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在張家場，二十四年在李家埠，（距今九十年）復先後潰口一次，全城被淹，災情慘重。（陰湘城於道光二十九年亦曾潰口一次。）迄今九十年來皆平安渡過，雖以民國二十年之大水，尙得共慶安瀾。不意今年國歷五六月間幾無日不雨，無雨不大，致山洪暴發，大江及沮漳河水突飛猛漲，益以負責當局疏忽從事，陰湘城堤及荆堤得勝台等處，遂於七月五日先後漫潰，荆沙被水圍困，形如島嶼，幸經

軍警人民搶救得力，水位退落迅速，始免於難。但四鄉人畜漂沒，田舍蕩然，並波及荆潛監沔一帶，爲狀之慘，目不忍親。本社本「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之意，以此水火災經過，堪具紀載價值，而災情之重，尤須廣爲傳佈，爰搜集材料，刊行斯書，俾負堤防之責者，從前必後，思有以根本防禦之方，其他各地水利專家亦足供爲參考，以資借鑑；而仁人義士觀此慘狀，當能激發慈懷，拯救不遺。此本書發刊之微旨也，國內賢達，幸賜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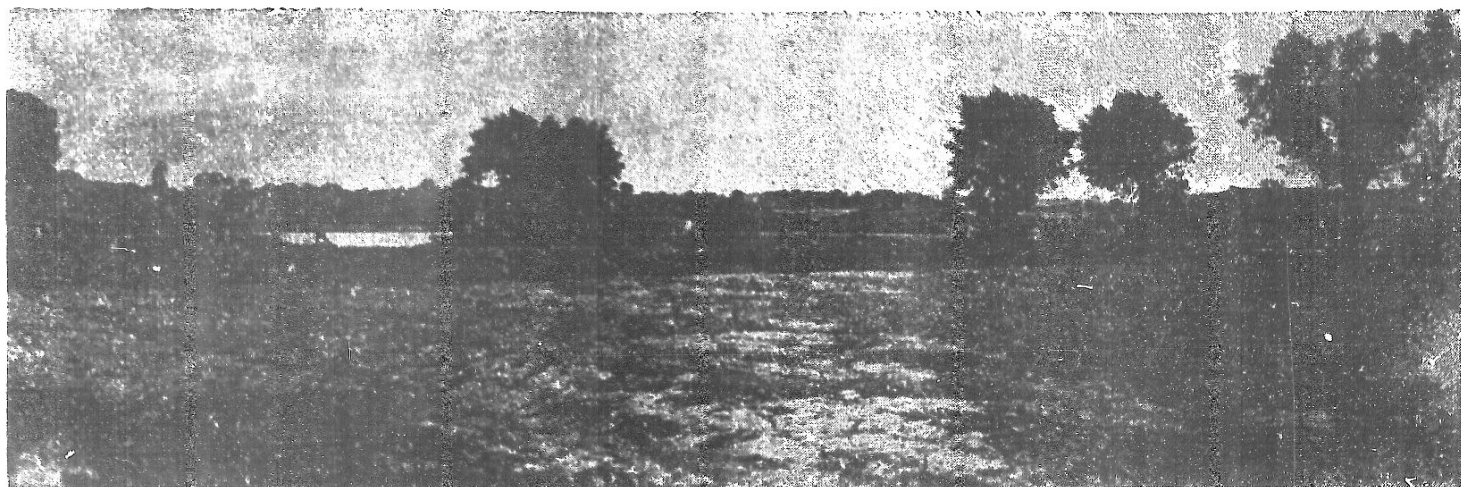
# 荆江大堤 陰湘城堤 簡志

荆江大堤：江陵及附近下游各縣皆古雲夢澤地，後漢為陸地，居民漸多，楚國乃由秭歸，移都於江陵，故址在今江陵縣屬之章市鎮。但地勢究居低窪，東晉時桓溫令陳遵修造金堤此為大堤之創始。按陳遵始造金堤，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陳鴻始，（即今保障院上之雲溪湖）桓溫陳遵監造，遵善於防工。後人并毀遠趨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失，據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六年，荊州大水，江陵城壞，憺親率將吏冒雨築之，雨甚水壯，憺登堤歎息，終日頓膝，刑白馬祭江神，酬濟於流，以身為百姓壽命，言終而水退堤立。又據江陵志餘，高氏修築金堤，厥後江勢改徙，堤遷於外，而看花台一帶，猶存古蹟，土人呼為高王古堤。堤遷後，歷代皆有增修。迨乾隆五十三年因萬城至御路口一段潰口二十餘處，遂改民工為官工，大加修築，由知府司其責，統名為萬城大堤。（按萬城本名「方城」宋荆南節度使趙葵遷父諱，改作方城後，遂訛「方」為「萬」從此沿用）上自堆金台，下迄與監利毗界之板茅埠，長二百八十餘里。高約三丈左右寬約一丈五六，為江荆陵澧等縣之保障。現由荆江堤工局司其責，歸江漢工程局管轄，局址設沙市堤上，另有分局九，即萬城分局，李家埠分局，江神廟分局，劉公巷分局，觀音寺分局，馬家寨分局，郝穴分局，金果寺分局，拖茅埠分局是也。全堤有石磯八：即楊林洲磯，黑霧磯，觀音寺磯，康家橋磯，劉大人巷磯，潭子湖磯，郝穴磯，岳家嘴磯是也。乾隆五十三年大水之役，畢制軍（沈）奉旨以「向來沿河檢要之區，多有坍塌鐵牛，安鎮水濱者，蓋因蛟龍畏鐵，又牛屬土，土能制水，是以灘磯有形，用示鎮制」（見本書附錄內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諭旨）遂於形勢扼要頂衝處所，共鑄鐵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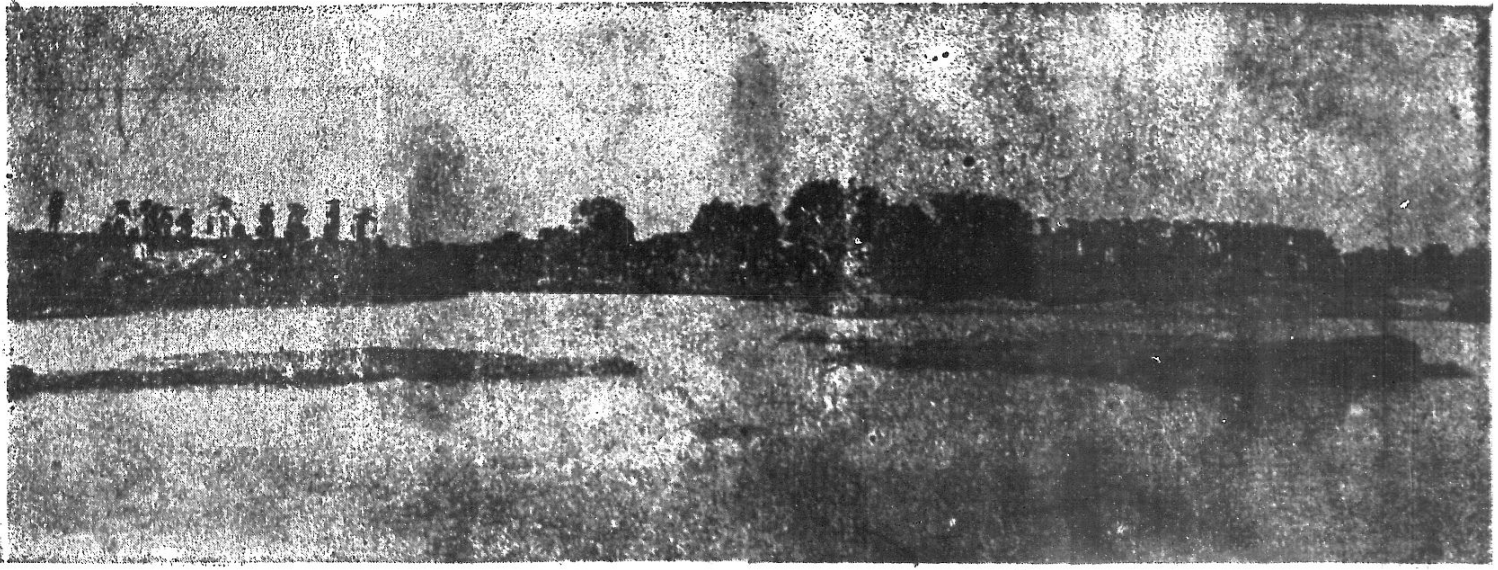
地漢計有城隍一具，中方城隍牛一具，上流神頭鎮牛一具，李家埠鎮牛一具，中馬鎮牛一具，楊林鎮牛一具，御路白鎮牛一具，黑寨鎮牛一具，豐善鎮牛一具。另有起穴鎮安寺鎮牛一具，乃乾隆後荆州知府所置所屬也。又有大堤內，縣城外，原有二處城隍，一名寸金堤，江陵志稱其堅厚，寸寸如金也。據江陵縣志稱，堤自石斗門起，歷荆南寺，龍山寺，東至雙鳳橋，樓馬台，青石板，江潛宮，紅門路，與宿江大堤接，綿亘二十餘里，爲郡城屏障，江堤卽有疏虞，恃此以爲捍蔽。舊府志，五代時蜀將孟知祥伐高氏，欲作戰艦巨筏衝荆南城，梁敬軍使可福，築是堤激水以捍之。宋史，張孝祥傳，孝祥知荆南，築寸金堤，自是荆州無水患，按明嘉靖三十九年堤決，自後日漸傾圮，乾隆五十三年大水，是以冲潰郡城，决口奔流於大堤，是堤迄未可修，清世今尙存可攷。

陰湘城堤：離江陵縣城西七十里，由縣府司其費，地居上游，亦衝要處也，堤分內外，茲分述之；陰湘南堤（亦名方官堤）上自屏林崗起，下至堆金台止，橫亘約十里，高約一丈餘，寬有七八尺。始於明末清初，居民於土崗上加築二三尺，致成堤形。搞九洲十一夜內積水，一云該堤係建於明朝湘獻王，是時太暉關營地係至之行宮，爲保障該行宮計，乃建斯堤以防水。該堤於道光二十九年江水盛漲，曾潰口一次，水經梅枝橋，翻卸橋直達城河，繞西北門至沙橋門進入長湖。經陳太守均遠稟准，年由江陵縣府徵費培修。陰湘外堤（亦名吳家大堤）上自張家山起，下至李家山止（卽堆金台北面）長十六里，高約七八尺，寬約三四尺，橫貫漳河水，始於前清江陵縣縣長張積慶，因見陰湘內堤薄弱，乃捐廉建修是堤及吳家大堤，以資水之出入，並爲內堤之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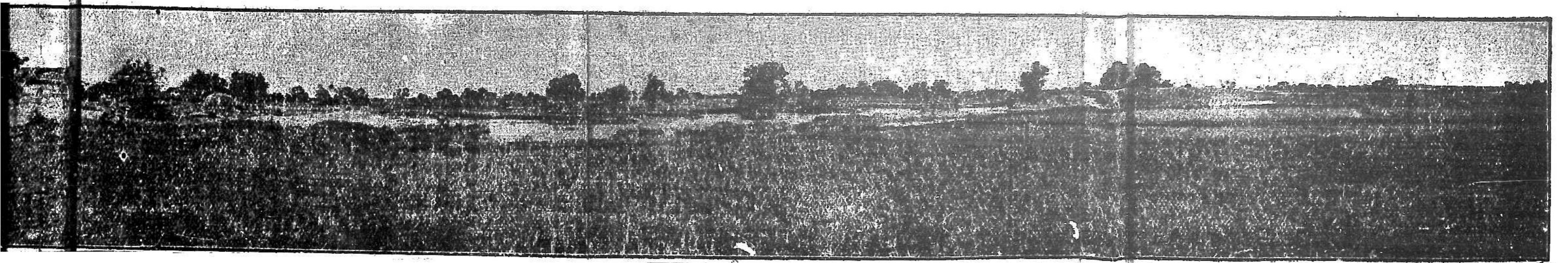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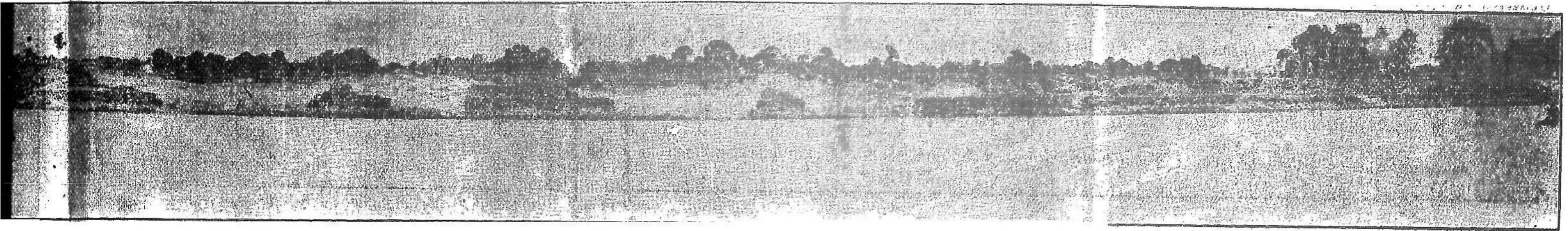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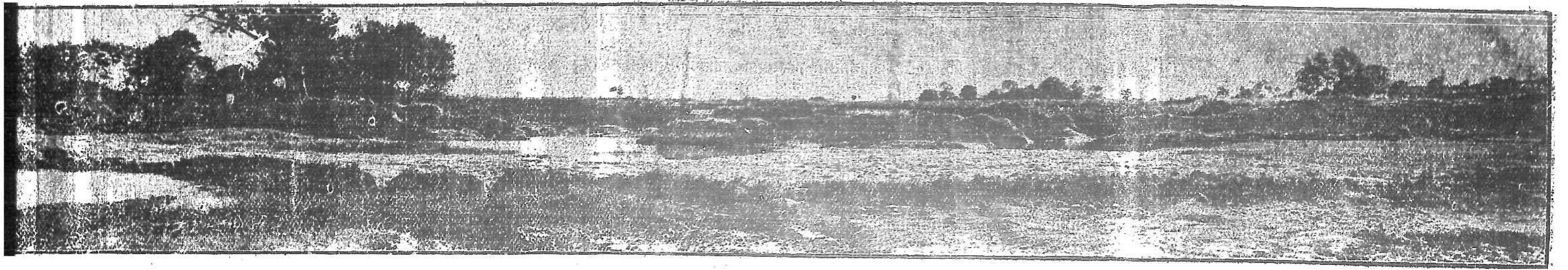
已而尺四三過不深丈十四三約長口潰灣家張爲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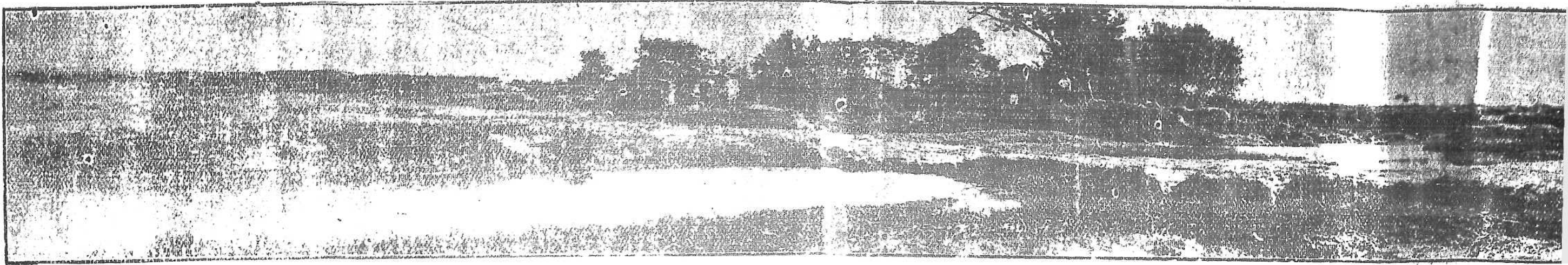
◀二之口潰堤城湘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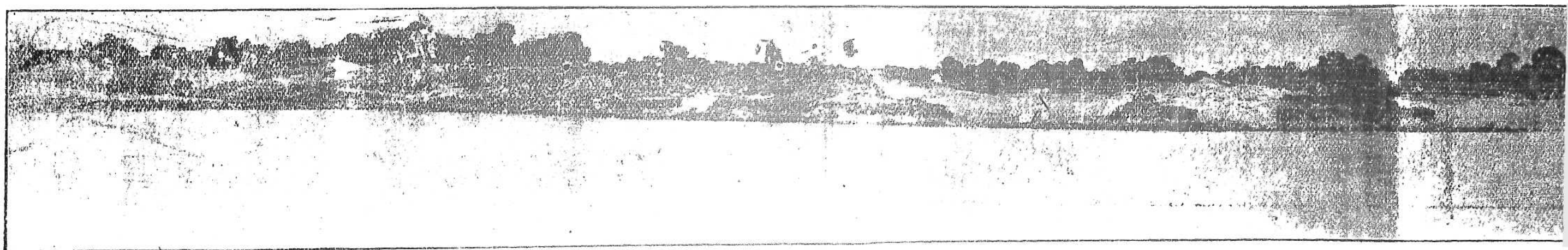
餘丈九計約澗深成由丈餘十二右長口徑近附台屋生倫廣爲圖本。◀-之口濱堤城洲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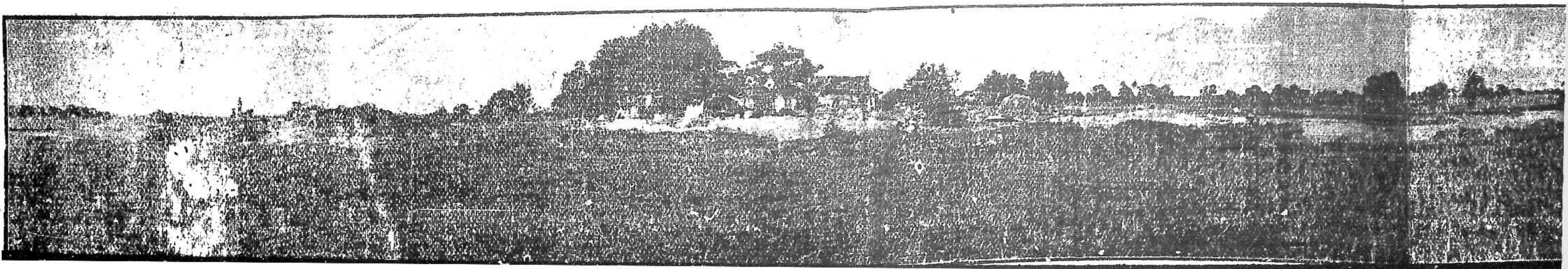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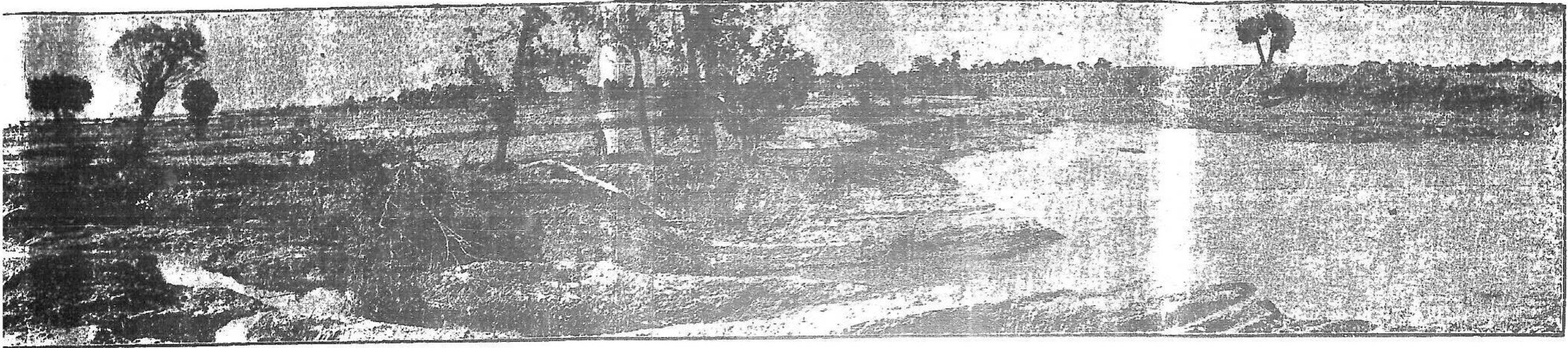
▲陰湘城堤潰口之三▽  
陰湘城外堤即吳家大堤堤有  
大閘名吳家大閘開即連堤之  
處沖口數十個詳見堤工局報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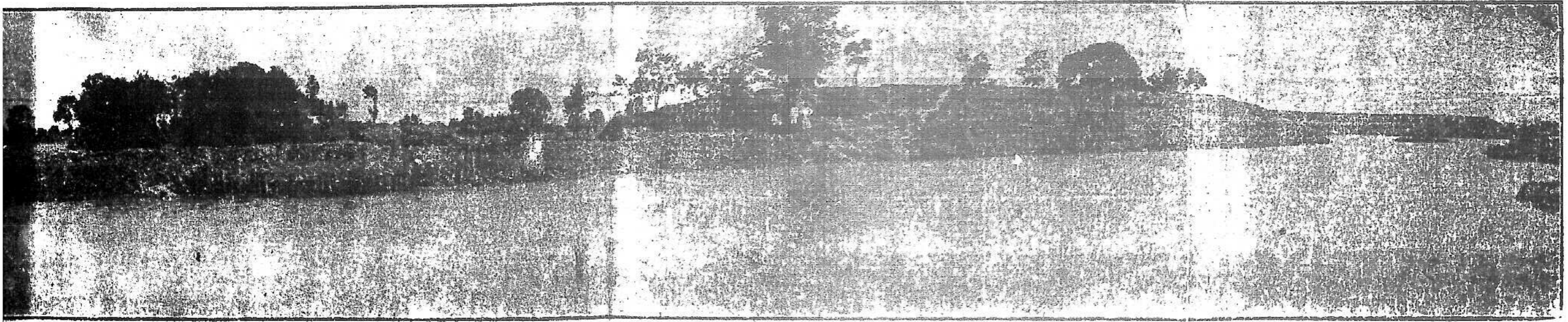
▲陰湘城堤潰口之四▽  
陰湘城內堤亦名方官堤  
上自葉林崗起下至堆金  
台止長約十里許本圖為  
該堤堤頭最大之潰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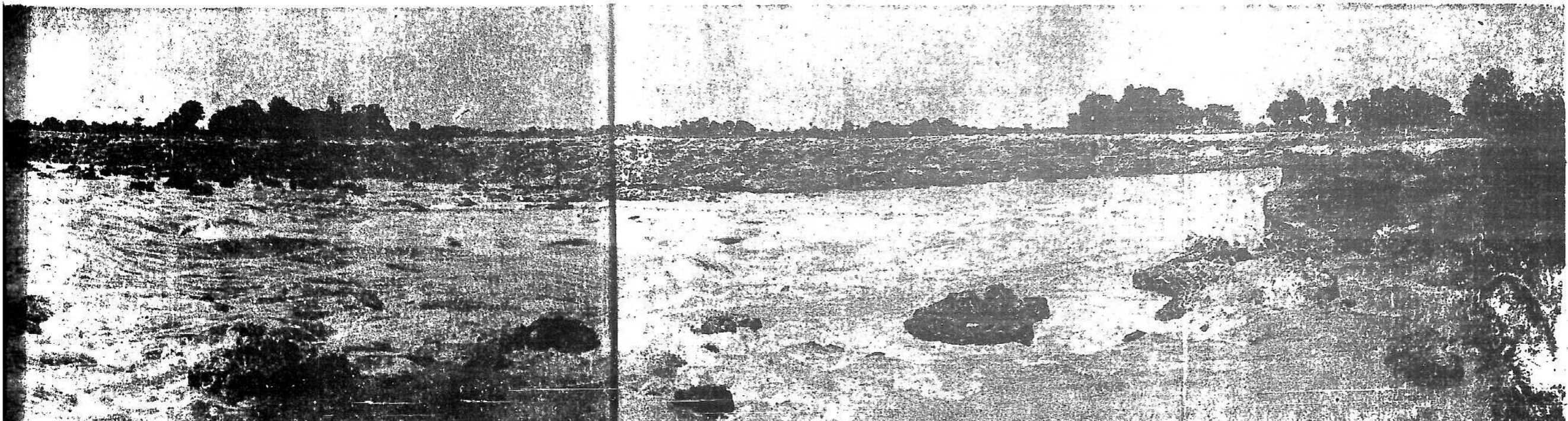
▲陰湘城堤潰口之五▽  
本圖為內堤朱家拐地方潰  
口長約七十餘丈深一丈有  
半  
(顯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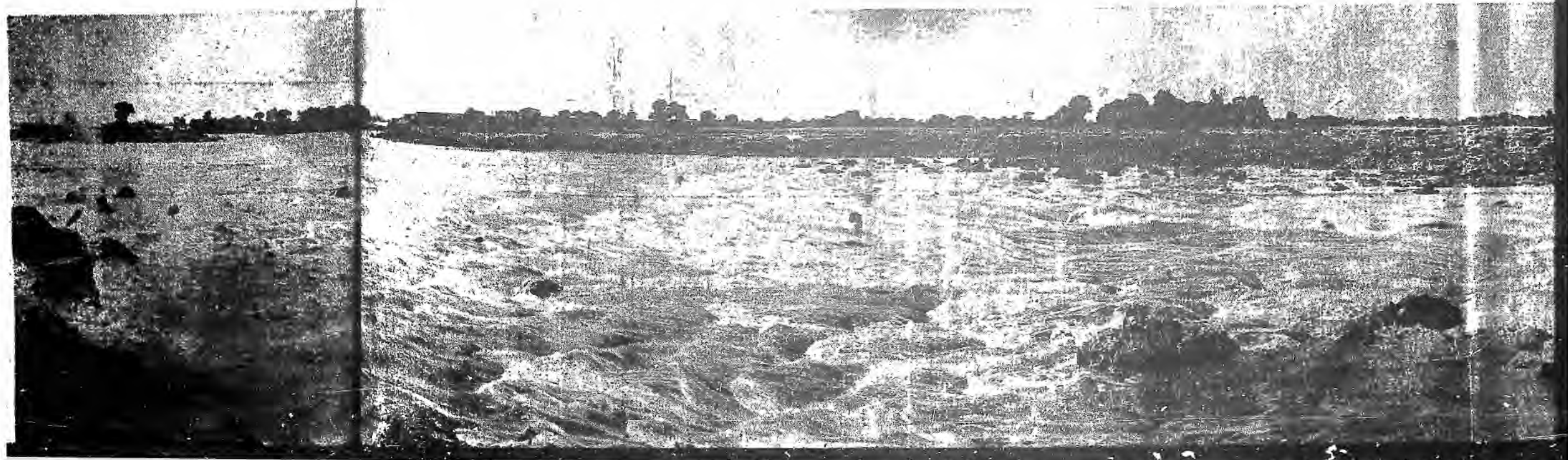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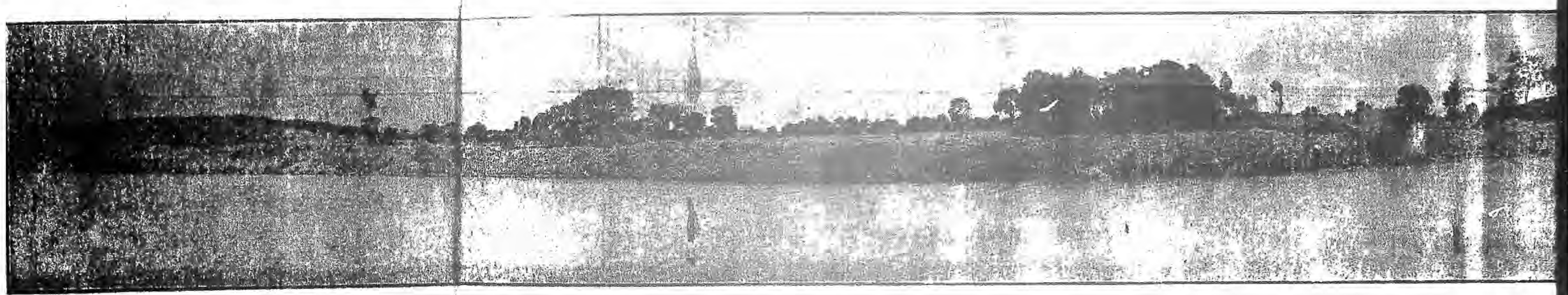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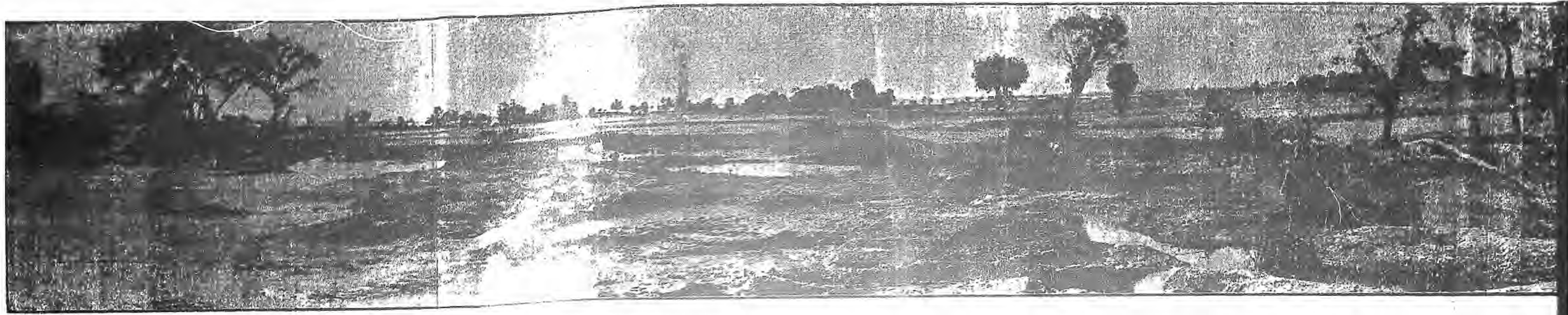
▲保陣院潰口之六▼  
保陣院楚家台南北兩大口修築斷  
流時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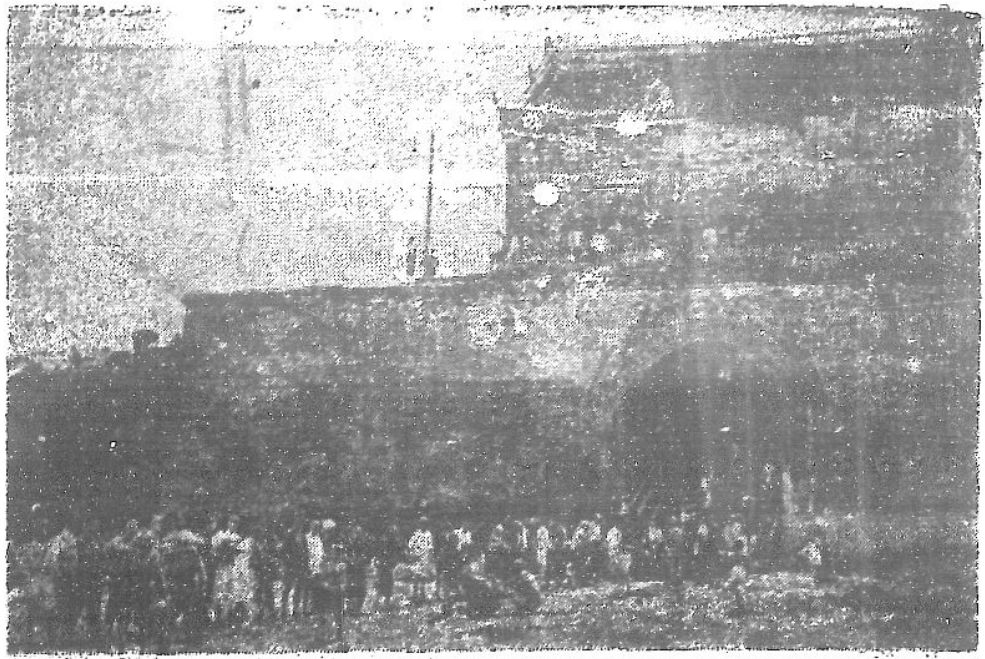


▲保陣院潰口之七▼  
保陣院金鈴嘴潰口爲該河流口  
最大之一本圖係修築後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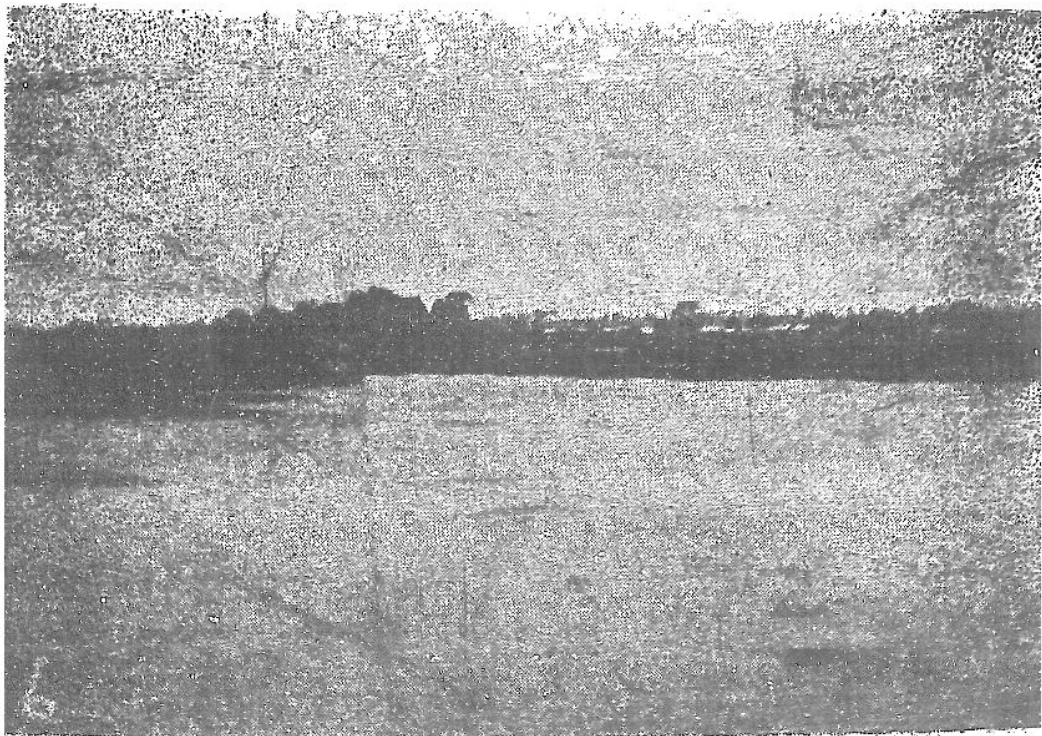


▲荆堤得勝台潰口橫流形勢▼  
荆江大堤得勝台潰口（此處亦名橫店子）被水冲  
破後洪水橫流滔滔不息詳見報告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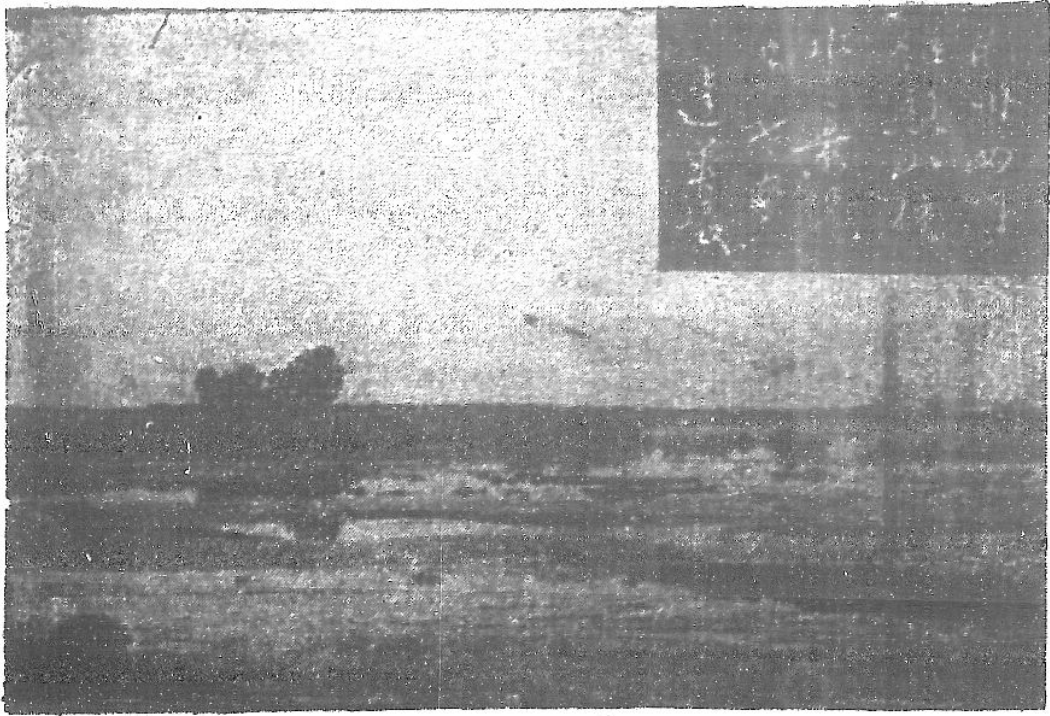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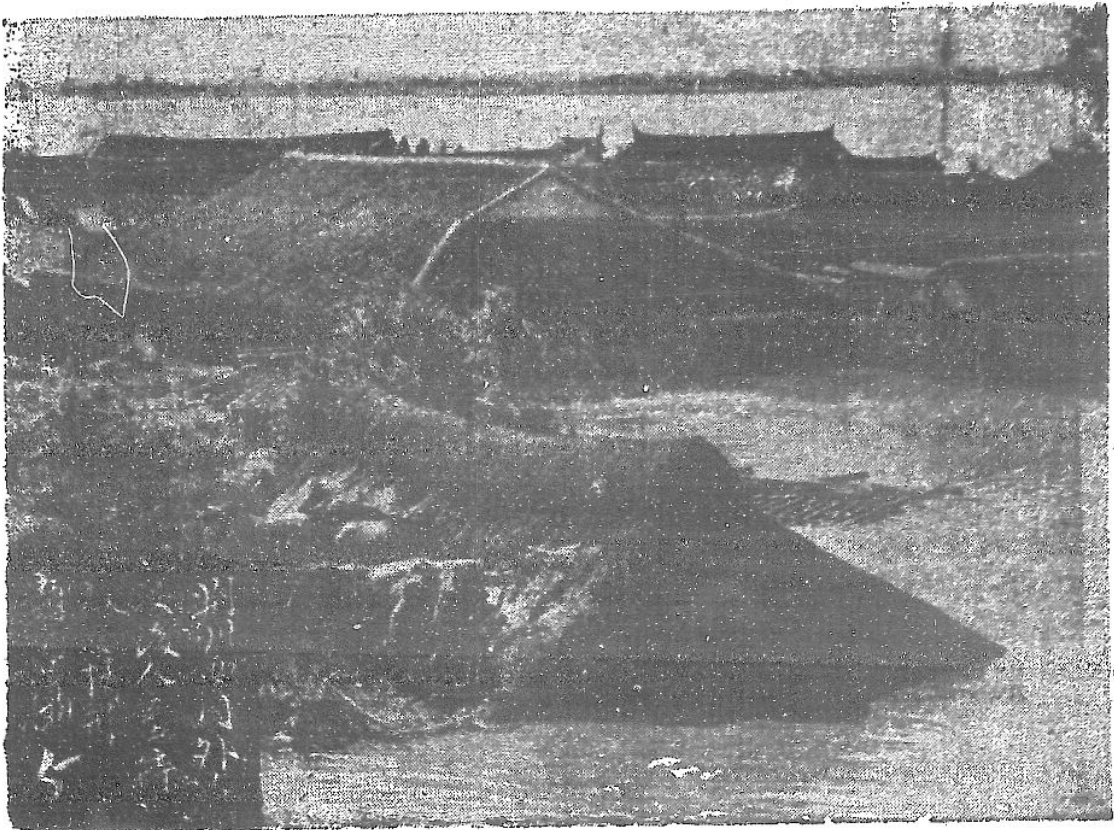
荊州西門第二道環城上開堆土工作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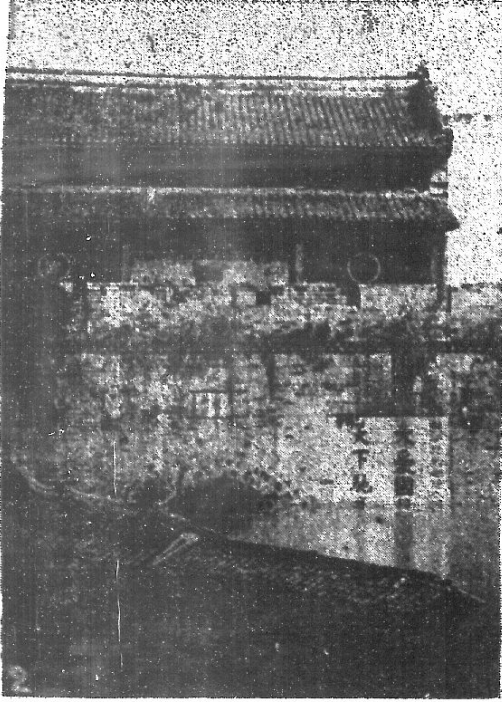
荊州西門外水位距城僅二尺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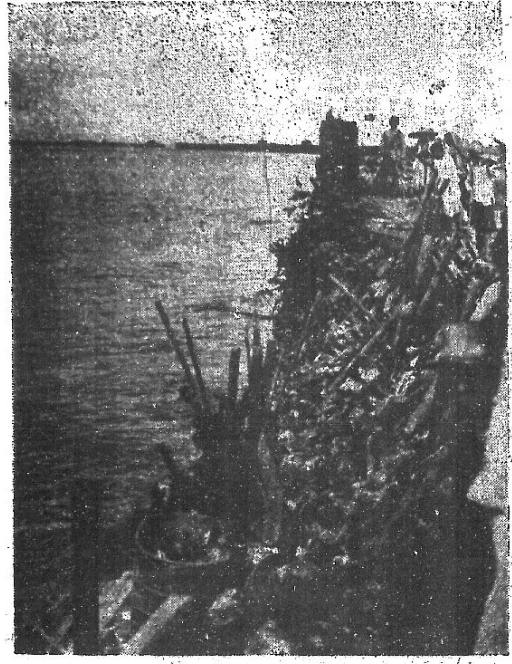
活佛之聖地，西藏之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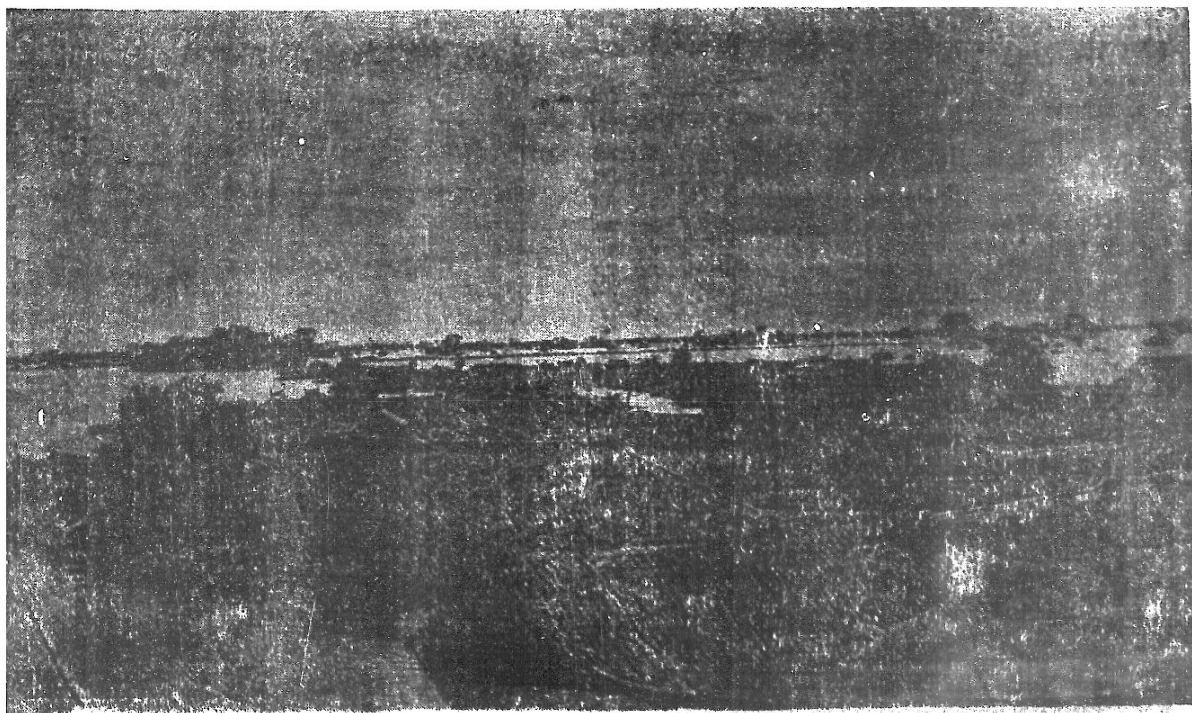
西藏之聖地，活佛之聖地。



荆州西門地勢最低，城門洞浸於水中，水平城上馳字。  
。本圖係水稍退後所攝。



荆州西門附近城墻被水冲毀崩陷之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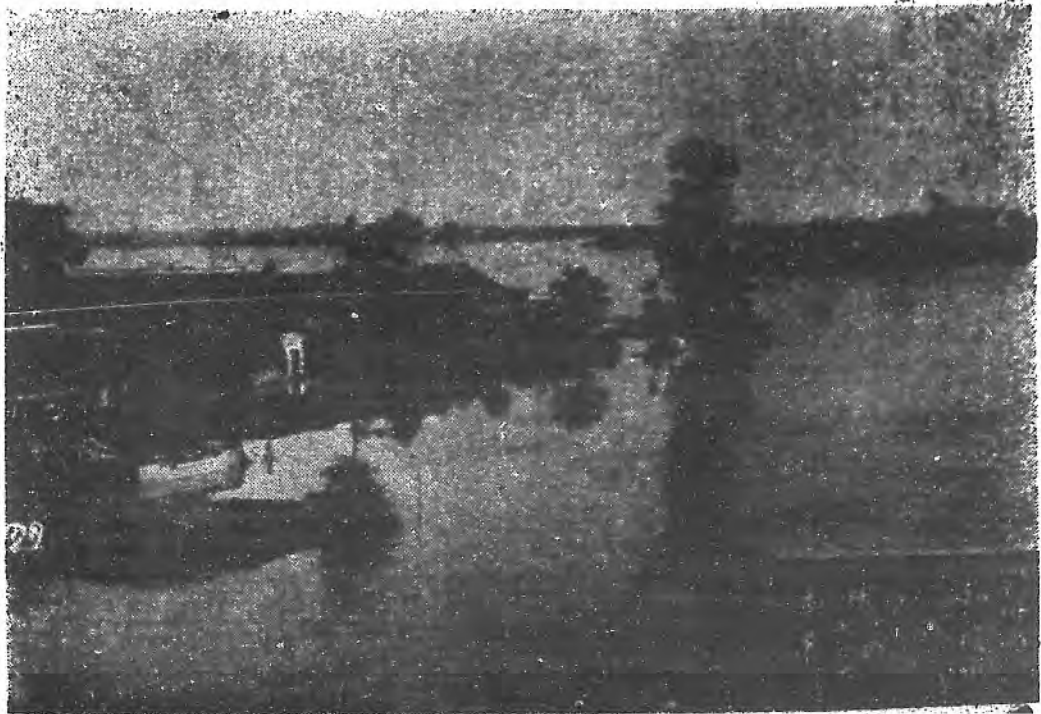


秦州西門外通雲水頭之衝，城外街市及附近鄉村盡成澤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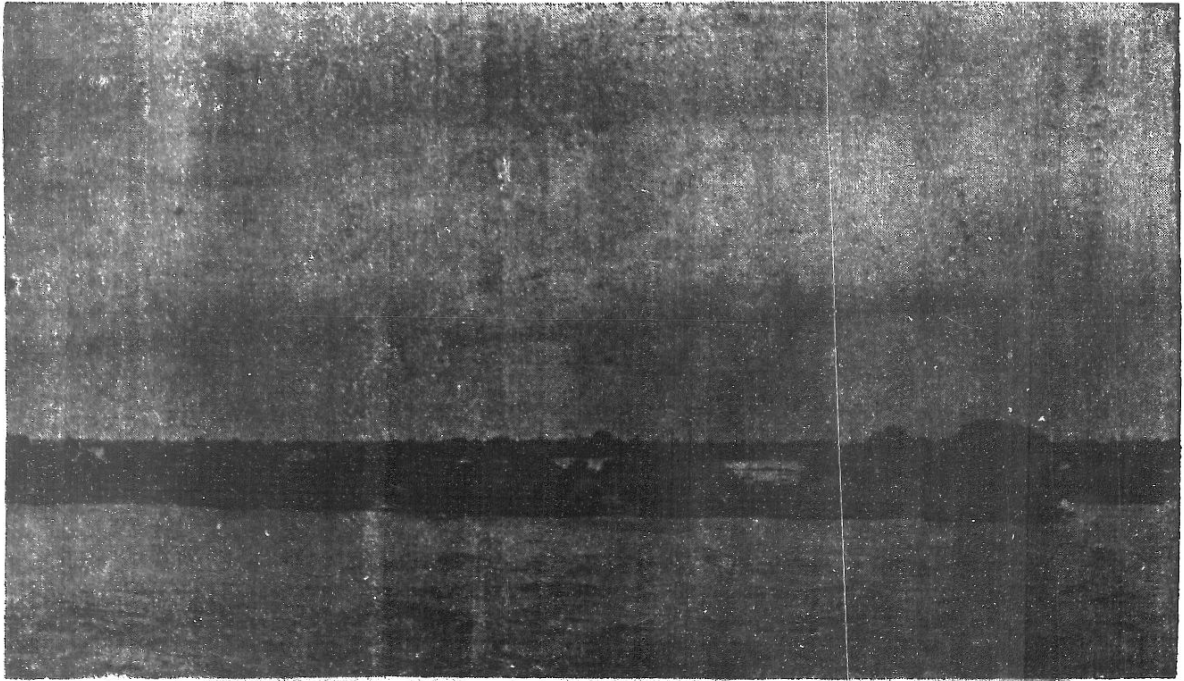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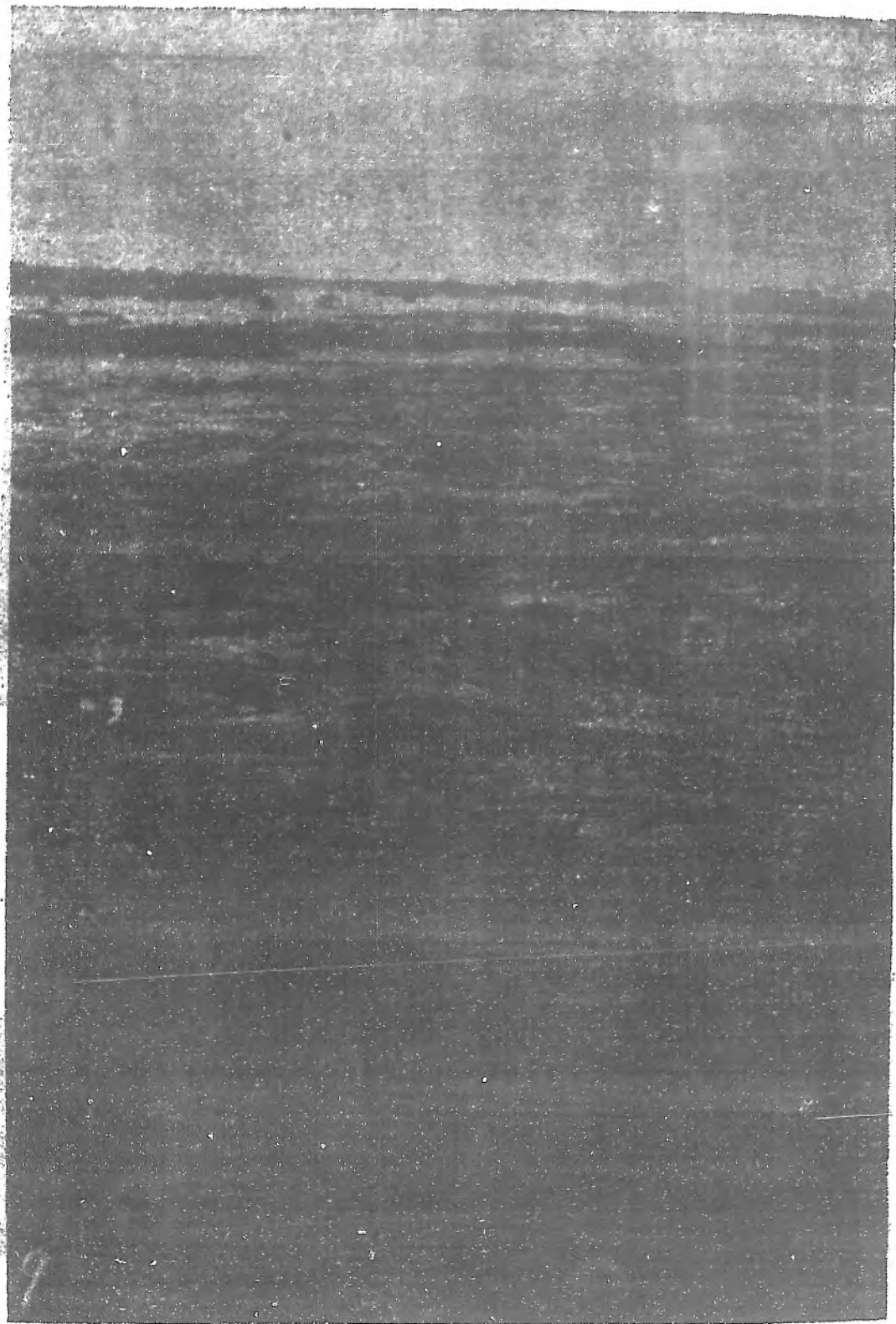
荆州西門內開元觀附近之積水，深可過膝，交通斷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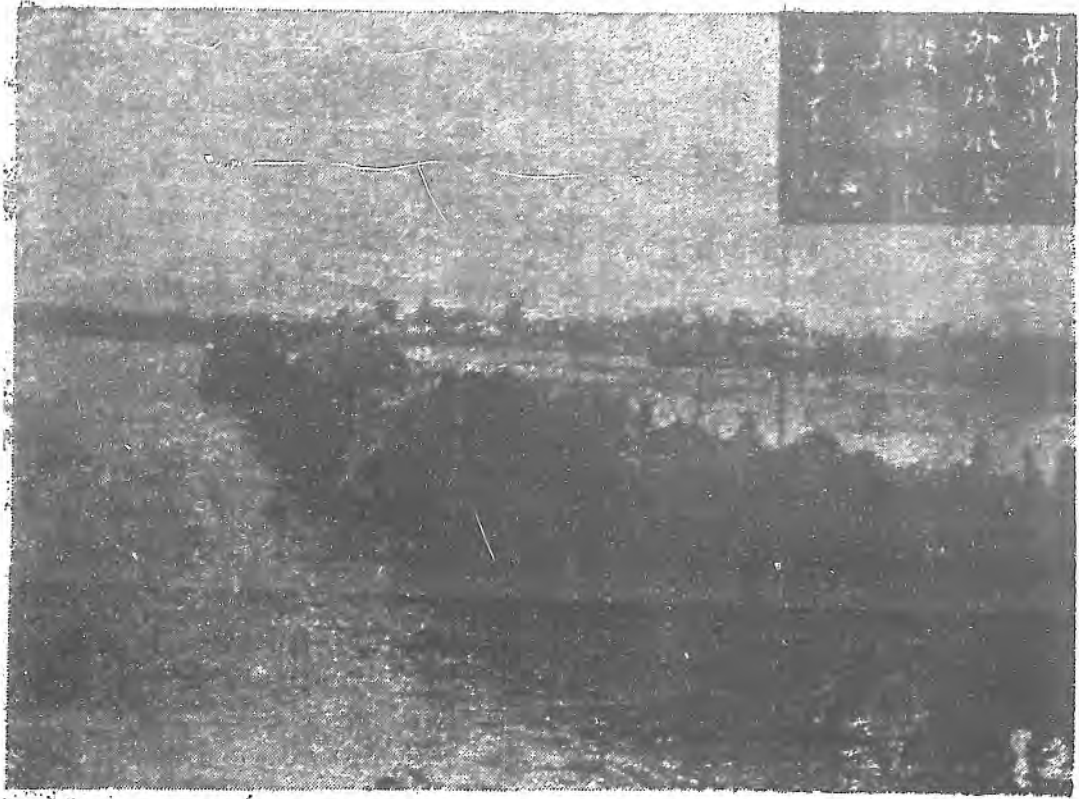
荆州西門外被水衝倒房屋之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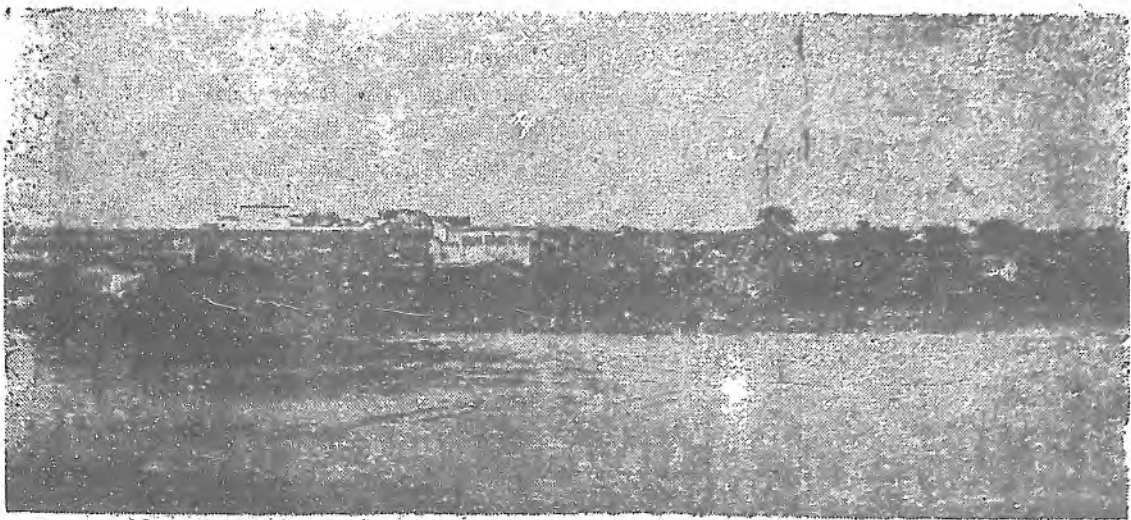
荆州小北門外房屋均遭淹沒。此乃水消退後所攝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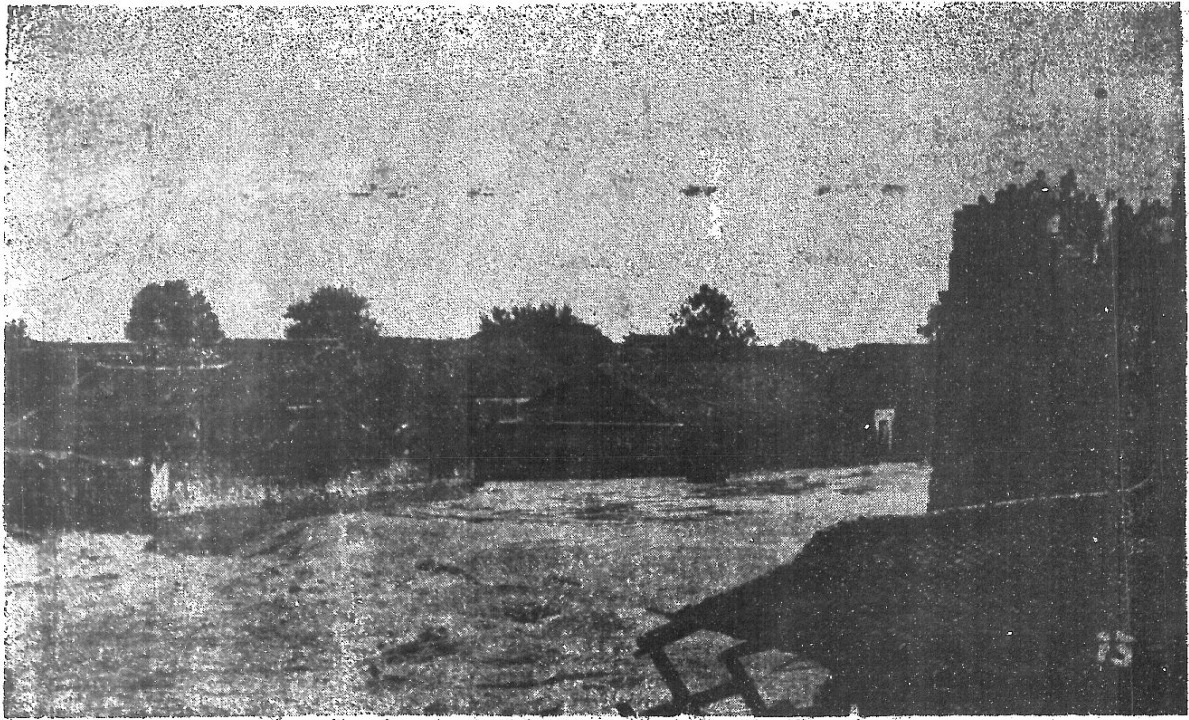
二 荆州北门外洪水激荡如飞，灾民逃至高阜待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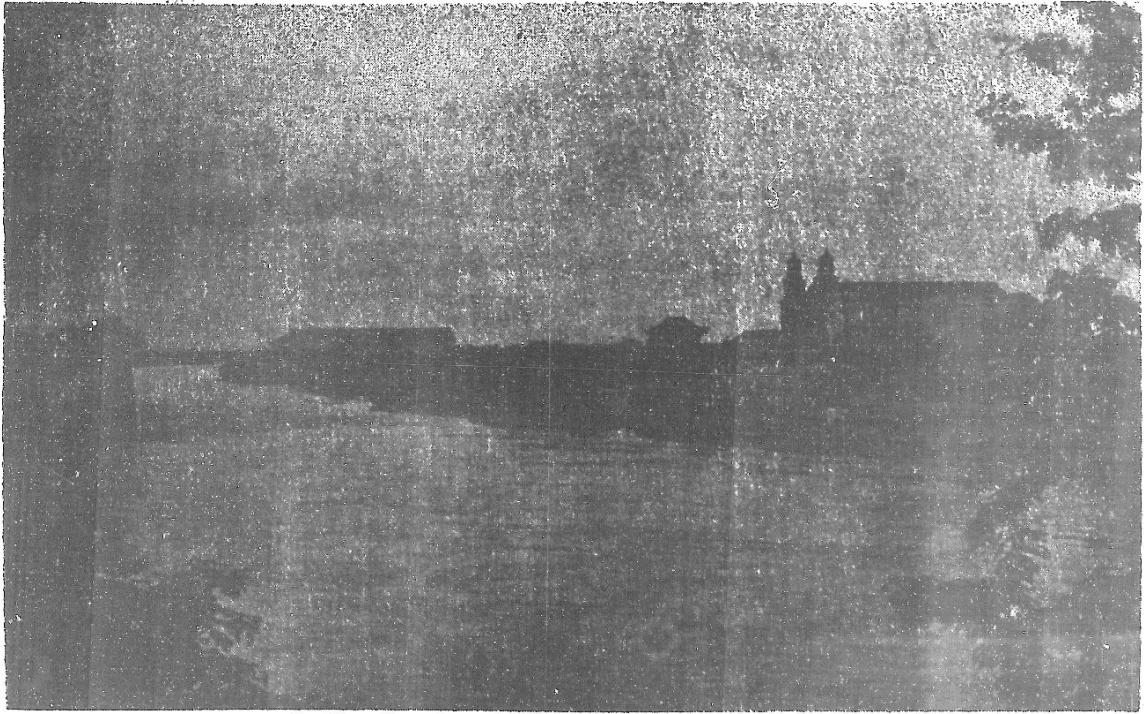
荊州北門城內外淹沒慘狀。八日城墻又低陷一段，岌岌可危。



荊州北門外房屋均被水中壞。此乃水退後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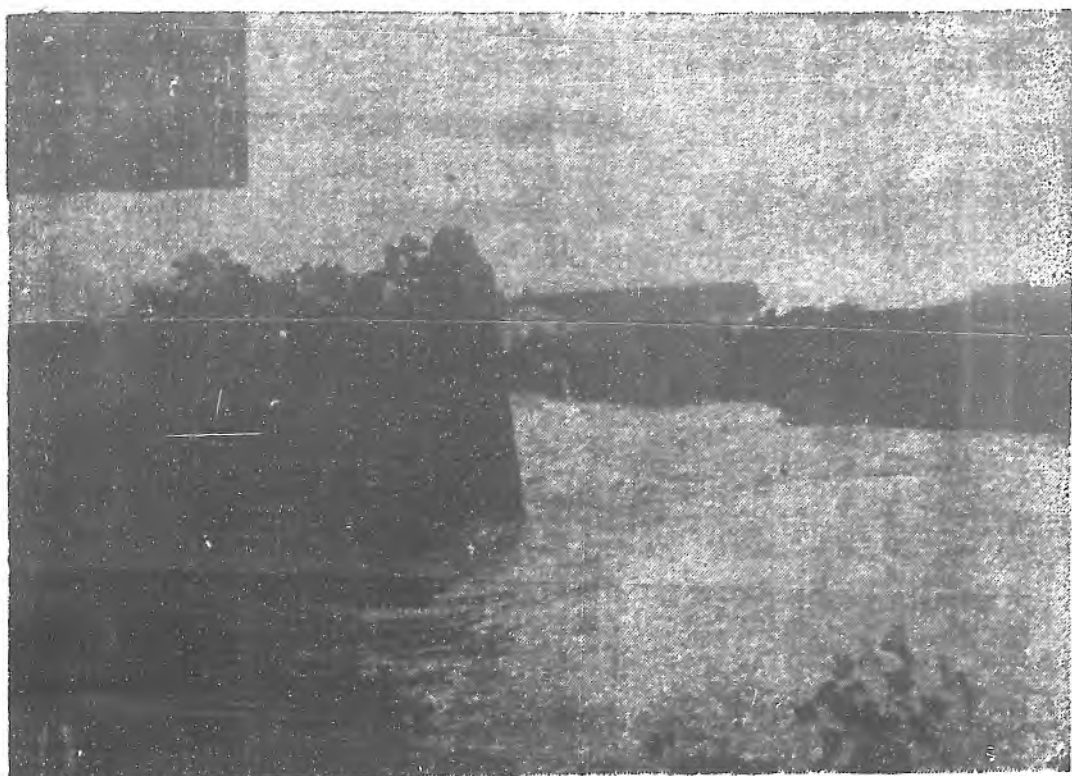
◀ 荆州南门外流水涵洞情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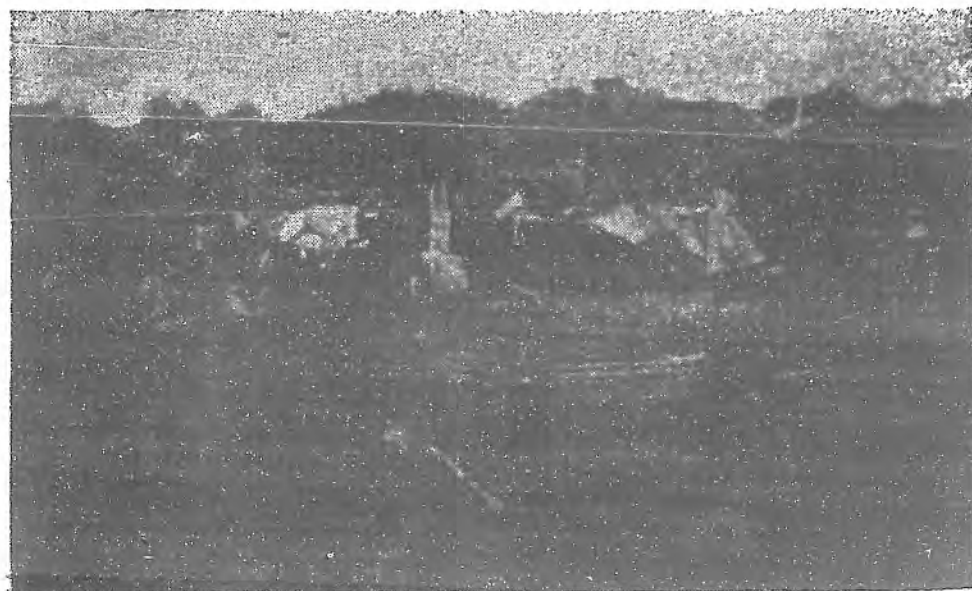
荆州南门外东埠地势较高，故未淹没。但沿城河堤房屋仍被淹没，且中毁甚多。中有洋房  
矗立者乃天主堂地址也。



荊州南門外遠望荆堤以內盡行淹沒，近處爲上流頭之水直冲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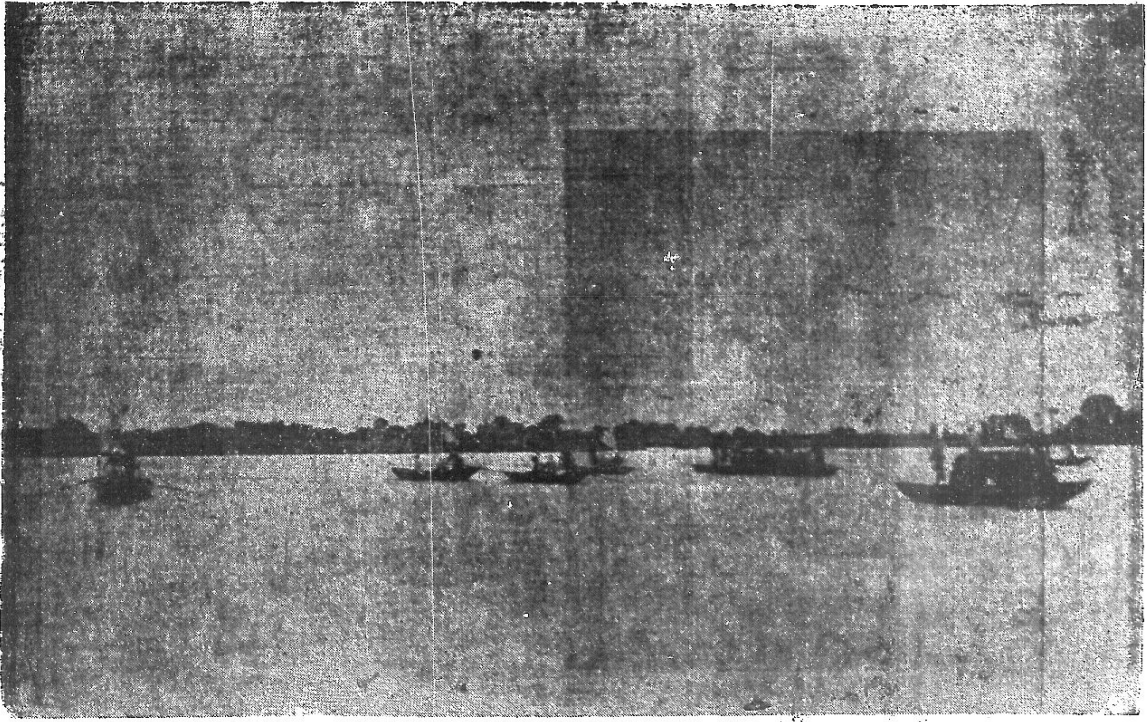


荊州南門外城河吊橋處流水特別湍急，較川中灘尤為洶湧。



荊州東門外城角地勢較高，為災民棲止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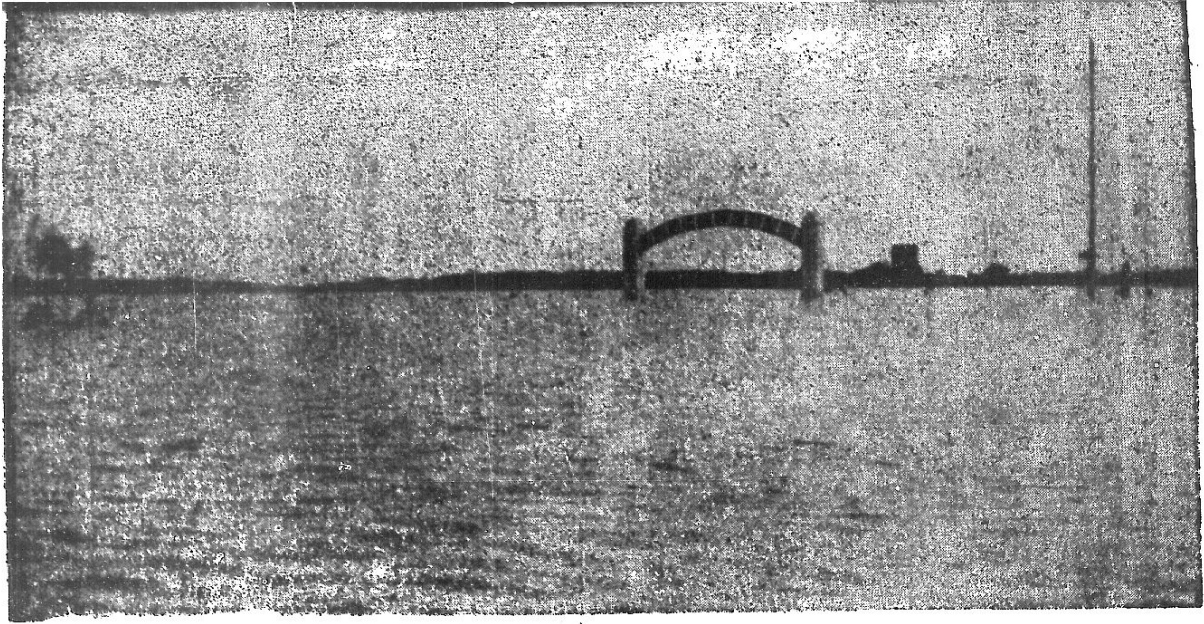
◁第十軍特務團救護船出發情形▷ 此次水患以草市受災最巨，人民集居一隅，水來無高處可避，咸溺於水中，或騎屋頂以待救，特務團乃派官兵前往救生，本圖係該船由東門出發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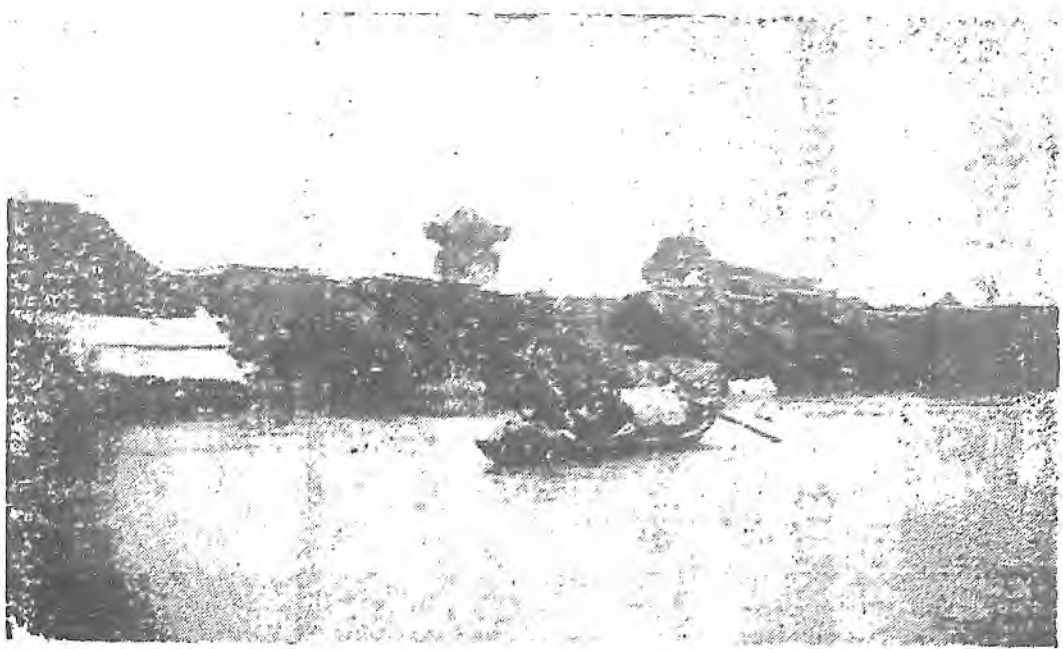
◀沙市塔兒橋淹沒情形之一▶



◀沙市塔兒橋淹沒情形之二▶ (橋外碼頭淹沒及半)



◀沙市塔兒橋淹沒情形之三▶ 此為美國農場被水淹沒情形。



◀沙市塔兒橋淹沒情形之四▶ (橋外房屋全部被淹)



沙市公共體育場全部被淹，且與中山公園低處之水接流。

# 江陵全縣水災情形表（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

## 調查）

| 災區範圍  |  |
|-------|--|
| 第一區   | 本區以楊秀橋師橋梅槐橋李家埠被災最重上獨陽中獨陽下獨陽裁縫店次之以全災區而論災情尚屬較輕                   |
| 第二區   | 本區被災區域最廣四陽鄉丫角廟朱家場觀音鄉打羅場白水舖徐家橋彈子廟太師淵柳林鄉草市齊家冲均成澤國僅沙市未全湮以全災區論災情最重 |
| 第三區   | 本區災情與二區幾相等現除岑河口外餘尚深沒水中   |
| 第四區   | 龍灣地低窪遭水患此次更慘以全災區而論亦屬最重之列                                       |
| 第五區   | 本區之荆穴濱山胡家橋熊家河水道峽峙各堤既傾全區被淹達二分之一但以全區災情而論則屬較輕之列                   |
| 第六區   | 本區被淹區域佔四分之三因對防水素有準備故災情尚屬次等                                     |
| 災戶數目  | 約八萬戶以上   |
| 災民數目  | 統計全縣人口約四十餘萬此次被災者佔十分之八災民數目約二十萬以上                                |
| 受賑災民數 | 一十二萬八千二百十二人  |

# 本社代災民乞賑啓事

荆沙不幸，突遭空前水災，人畜漂流，田舍蕩然，哀鴻遍野，嗷嗷待哺，關於救濟事宜，已由荆沙各界呈准省府分別組織湖北水災會江陵分會，及沙市分會負責辦理，惟災區至廣，災民衆多，非廣籌賑款，不足以資救濟，集腋成裘，衆擎易舉，尙希全國仁人義士本已飢已溺之懷，慷慨解囊，共襄善舉。如蒙惠款，請寄交本社代收不誤（或逕寄沙市水災分會，江陵水災分會亦可）謹此佈達。

緒希

諒察

沙市荆報社謹啓

# 荆沙被水紀詳

此次荆沙水災，誠屬空前浩劫。自防湖荆江等幹堤潰後，各院良村，盡行淹沒。廬舍蕩然，閭閻爲墟。生命財產之損失，始難數計。創巨痛深，決非短期間所能恢復。國步維艱，禍亂相循，哀鴻遍野，哭告無門，未來歲月，誠不堪設想！吾人痛定思痛，覺過去之危難，堪供未來借鑑者實多；爰將荆沙此次被水詳情，略述如次，藉外界人士明瞭此次恐怖之真象焉。

此次荆沙水患之來，初非偶然。大江水位，自六月底即開始增漲。據荆江堤工局水位報告：七月一日漲○·五二五六公尺。二日漲一·一四五公尺。三日復漲○·三九五公尺。是日江漢工程局局長楊思濤氏由沙洋抵此。垂詢荆江堤工局本屆防汛情形，並詳加指示。是日大雨。

## 四 日

因連朝大雨，各地山洪暴發，此間水位，繼續增漲。上午沿江路尙可通行，午后，自大副院起至交通路止，竟全被淹沒，水深達三尺許，交通斷絕。自谷碼頭至大灣沿江一帶堤外民房，大多進水。大慈菴破僅餘三級。劉公菴堤外，棚場民房數間。沿江居民，紛紛相率遷避，或登樓暫住。社會人士，咸引起不安。康家橋江邊王鐵店房屋，于午后四時，因江岸碼頭爲水中激，致被震倒塌；全家六口，逃避不及，俱被壓屋內。幸經鄰家營救，始撈起四人，餘一母一子，竟遭壓斃，亦云慘矣！

是日上午，江漢工程局長楊思濤氏，偕同荆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工程師盧君，乘安瀾專輪赴荆江大堤，暨南岸枝松濱江各幹堤，巡視各段險工。下午返沙。略憩後，復赴監利等處巡視。旋楊氏接江漢工程局兩次來電，催速返漢；因漲水急漲，一切防汛事宜，需人主持故也。楊氏當即乘利農輪返漢。是夜荆江堤工

局規定夜晚分段傳簽，俾全堤每段日夜水位，得隨時明瞭。截至晚止，本日外江水位，增漲三尺餘。內河亦漲數寸。荆城因陰雨連綿，溝壑充滿積潦。人民昧于往事，不知大禍之將來也，對於預防工作，毫未加注意。

是日沮漳河水由鐵頭山脚澎湃而來，水勢洶湧，衆志院橫堤及保障院，於深夜潰決。陰湘內外堤亦同時漫潰。

## 五日

雨不稍殺，江水續漲，較民二十年最高水位，僅少二寸。計自七月三十日起，水距堤頂高度爲六·〇五〇公尺，截至本日止，則僅二·九一五公尺矣。此一週間，計漲三尺一寸三分五，（公尺）合市尺一丈三尺四寸五分五，其來勢洶湧，當可概見。本日寶塔河堤外江防街進水，高與屋脊，居民遷避一空。堤工局門首，僅餘石坡五級。劉公巷七里廟兩處，水近埠街。康家橋水距埠頂僅五市尺餘，該處茅屋一間，被水沖去，內夫婦二人，同時畢命，婦人並身懷有孕。大慈巷至橫劉家場一帶，沿江房屋，均被淹沒，居民紛紛遷避。再洋碼頭附近各巷中，均已進水，深丈餘或五六尺不等。交通右路，水抵長江旅社門首。由此至打包廠，已不能通行，往來均用小舟。文星樓至青龍觀一帶，水距堤頂僅五尺餘。（市尺）玉河坪附近，盡成澤國。是日青龍觀下十餘里沙灣子地方，堤身發現崩坍一處，寬二方丈，深約丈餘。下午三時，始經堤上分局高員查覺，當即報告總局，經派員督同民夫百餘，用麻袋內裝礮豆及泥土等物填築，約一小時，始行完竣，方告無虞。另有劉公巷，文星樓，紡紗廠三處隄身，發生漏洞。尤以紗廠一處，最爲危險。當漏洞發現後，附近居民，曾三度赴隄工局報告，而該局均未派工堵築。直至晚七時許，始派員至該處巡視，猶言待明日堵築。幸商會聞訊，即召開緊急會議，購備麻袋二萬七千五百個，蠶豆八千餘包，繩索，扁担，籬筐各一千件，由浙江保安七團奮勇搶救，十軍特務營亦派出官兵協助，徹夜堵築，始轉危爲安。



然全市人民已略受虛驚，是亦未來恐怖之預兆也。堤工局之玩忽怠事，於此可見！

本日市民赴江干觀水者特多；康家橋，寶塔河，洋碼頭等處，幾如山陰道上，絡繹不絕。大雨淋漓，紙傘齊撐，口講指畫，水聲盈耳。好事者藉此消閑，神經稍敏者已深抱隱憂！

本日航政處沙宜班小輪，駛至太平口附近，因風雨交加，波浪洶湧，船身顛簸，不能前進，當即折回沙市，自此沙藕，沙松，沙公等班，同時停開。紡紗廠，亦於是自由堤工局通知，停止夜工，俾免震動堤身，以防意外。連日江流急湍中，有人畜死屍，及屋架器物甚多，隨波漂流，厥狀慘極！

下午二時，十軍參謀長楊紹東氏，公安局李代局長，警軍部羅科長，孫副官等，由文星樓至寶塔河沿堤視察。復至堤工局垂詢一切防汛事宜。並諭令該局星夜趕築堤身低處，不得再存觀望。並規定防汛事項如下：（一）防汛民伏，由公安局負責代雇。（二）寶塔河以上，至堆金台，由十軍特務團負責防汛。寶塔河至黃龍觀，由浙江保安七團負責防汛。（三）防汛費盡量籌用，再行呈報核銷。（四）速辦防汛材料，器具，以資應用。並派羅科長孫副官等駐局督飭趕築。楊氏旋即返部，于下午六時，召集本市軍，政，紳，商，各界，在軍部開會討論防汛事宜，及籌備防汛材料，計劃至爲週詳。九時許，始行散會。堤工局方面，即遵楊氏諭令，採購大批草豆，麻袋，並雇工多名，於下午六時后，開始趕築本市各段堤身低處。

內河水位，今日亦暴漲二尺。便河橋孔，距水僅五尺餘，（市尺）稍大之船，已不能通過。橋與中山公園馬路毗連處，已被水淹沒，交通斷絕。本市各校集團農場，經縣府慘淡經營，所費不貲，此次連日天雨，該處與旅寄園附近，已一片汪洋，農作物蕩然無存。是日晚風雨更烈。江陵縣府下令城內各門水關，限本日一律安放齊全，以備萬一。西關外府商民，開始遷移貨物入城內。人民際此，方生戒心，但未料及大難之不旋踵至也！

是日午，荆江大隄之堆金台，得勝台，開始漫潰。而堆金台與得勝台中間之橫店子，即於是日晚潰決。洪

水逐險洲城垣之狂濤，向荆沙猛撲。荆江堤工局際此猶圖掩飾，毫不使人民知聞，致荆沙草數十萬生靈，死已臨頭，猶懵然無覺。

## 六 日

天氣放晴，外江水位略退數寸。沿江堤外民房，仍淹沒水中。大慈寺以上，堤工局以下，茅屋倒塌甚多。器物亦漂流不少。三北公司堆棧，及滄大堆棧，均於是日倒塌，損失糧食約一千餘包。玉河坪一帶民房，僅微露屋頂於水面，災民均屬集大同四街。本日搶險工作，隄工局自昨日奉到十軍部楊參謀手諭後，於下午六時，即購置草蓆袋木椿等件，會同浙江保安七團所派出各連士兵，於大雨滂沱中晝夜趕築本市隄身。低處自昨晚八時起至今日下午一時止，計築竣者有二磯頭起至堤工局門前一段，劉公巷至康家橋一段，文星樓至青龍觀一段，及土城之三民街尾一段，趕馬台白忠誠街尾（三叉路）一段，泰山廟橋口一段。均用蘆袋盛土，砌高二尺餘，工程至爲浩大。兩口附近幹堤，因隄壤城堤及荆江大堤潰決，致內河水位飛漲，本日午發生潰口，當經保安七團夥同巡緝營一部努力搶堵，奈水勢洶湧，此築彼潰，午后復隄雲四合，雷雨交加，該搶救人員仍毫不退縮奮力以赴，可謂勇矣。上午四時，紗廠附近隄身又發生漏洞，大尺餘。經廠方與隄警發覺，由隄工局雇夫填築，一分局加徵民夫四十名協助。十軍副官，公安局劉警察，市委會王工程師等均到場監督。臨隄堤險（即綢樓附近）由浙江保安七團三營九連全體官兵堵築，該連連長奮勇異常，場工局發給蘆袋三百個，經一晝夜之努力，方告竣事。是日公安局派出長警沿堤分段護守；計大同四街一帶由分駐所負責，瑤灣附近由三分局負責。並於該處設臨時辦事處，以資策劃防險事宜。沿江一帶由十軍特務營第四連日夜巡邏。紗廠本日起，日夜停止開工。上午十時，徐國瑞偕同工程師赴葛城馬山一帶觀察。下午四時始返。旋備辦三牲，於大灣堤街設香案奠祭江神，儀式隆重。各機關領袖暨商會何主席均往參加。本日內河水位，於數小時內竟飛漲四尺有奇。沿河各街，盡被淹沒，深處達五六尺。白鹿

船埠蔡裕昌門首起，如軟脚坡，便河曠，南嶽廟街尾，汽車站，中山公園一帶，俱一片汪洋。上午十二時，水漲南湖，金龍寺被淹，市民恐慌異常。金龍寺，寶塔河，馬王廟，及拖船埠口等處，觀水者絡繹不絕。下午三時，內河水位續漲。趕馬台等處全被淹沒。水溜東趨，與農場積潦連成一片。同時塔兒橋橋孔亦被淹沒，該處民房沉沒波底，人民遷避一空。

是日雷專員令沙市公安局，迅派員警雇小划赴荆城拯救災民。該局奉令後，即雇民划二十餘隻，駛往荆城，船行中途，因水流過激，不能前進，旋即折回。商會於下午七時，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分組救濟荆城等地被水災民。荆城西門派劉子賢，陳善先二人。北門派胡子仁，王克明二人。草市派李鍾農，李舜卿二人。南湖派甄欽珊，吳繼賢二人。北湖派蕭子因，陳榮堂二人。洪家院派林舜臣，張仙洲二人。塔兒橋派施懋甫，侯仲濤，汪潤之，余克明四人。統於明晨出發，並函請十軍特務營派憲兵十六名隨同保護。沿途除救護外，並散發麵包。本布貧民，因內河水勢暴漲，深恐一旦泛濫，食糧斷絕，咸紛紛購米以備不虞。而米商同時乘機抬價，上米每石由八十二串漲至八十六串，復漲九十二串，至一百餘串。其餘中米，次米，及雜糧亦均飛漲。復有一股奸商，意以奇貨可居，竟將米囤集不售，致萬千貧民，又多一重恐怖。

荆州自陰湘荆江等堤潰口後，水速猛襲而來，波濤澎湃，勢如萬馬奔騰。西關廂人民，於杖晨三四時，多從夢中驚醒，室中器物，自行移動，床如搖籃，隨波顛盪，始知大水降臨。隨而號呼之聲，起於四處，天壤地慘，滿城鼎沸。少壯者捷足遁入城內，幸免滅頂。老弱及逃避不及者，均上樓暫避，但水勢洶湧，瞬間又追蹤而至，不得已跨上屋脊，望城呼救矣。當水入西關，縣府立令保甲從速將各城門上關搶堵。大北門餘烈山旁有水洞一，水即由此湧進。正設法堵塞之際，全城已被圍於滔滔洪流中，時本日上午十二時也。

考荆城建築，極爲堅固，較江堤實過之。惟西北城較東南城爲低，故城中居民向有：「西城水淹屋脊，東

城水僅覆脚」之成語。據整個觀察，江隄較荆城高二丈，江心之高於荆城，更不待言。故人民視江堤如命，江堤保，則數十萬生靈即可無恙。所謂：「荆州不怕刀兵動，只怕黃昏一夢中。」即此故也。因此人民心中多集中於江堤之安危，荆城則次之。

大水逼近西城時，一般人民，對於水之來源，咸認爲係山洪暴發。以方向論，則來自西北。以水勢論，則汴緩輻漲，來勢並不猛烈。以水色論，微黃，沙泥不大。根據上述，其爲沮漳水潰堤泛溢無疑。而當時荆江堤工局猶言荆隄並未潰決，使滿城人民，咸度爲吳家大開發生危險，因相距於三十里外，且有馬山中隔，故水雖泛溢，以爲無大危險。而不知荆堤實已潰決多時，數十萬生靈，已置身死境，固仍懵然無覺也。雨止後，搶險工作，進行頗爲順利。沿城險工約六七處，除四城上開外，大北門水洞有堵塞希望。餘僅小北門邊水洞一處。旋西北兩城垣又潰坍數丈。軍警竭全力搶堵。下午，城外水勢仍繼續增漲。且水色深紅，波浪洶湧，大異前狀。此時荆江堤工局始有萬城堤將溢之報告。至此人心動搖，咸感不安。同時各處險工，時堵時潰。搶險鏖戰，不絕於耳。

入夜，風雨交加，全城勢將陸沉。狂濤之聲，有如地裂山崩。防險工作，愈感困難。幸第十軍特務團李團長，及雷專員等，督率官兵，分頭工作，宵夜奔馳，衣服盡溼，盡一夜之力，各段險工，始保無虞。但城內池塘及飛機場，因積水均已化爲澤國。是夜居民，莫不岌岌自危，咸鵠立城上，有如水雞，亦云慘矣。草市當其潰口激流之衝，房屋倒塌無數。人畜被淹斃者尤多。

## 七日

大雨不止，外江水位回漲，各段險工，幸軍警防護得力，差音無虞。詎上午十一時許，忽青天霹靂，雷傳二碼頭堤身潰決。一時全市騷動，秩序大亂，怒風號雨，颶風驟降。全市男女，咸噤聲奔走，若大難已臨；扶老攜幼，自相踐踏。哭泣聲，呼喊聲，轆轤汽車聲，呼而喚子聲，益以風聲，雨聲，怒海狂濤聲，誠

所謂吳天不弔，神鬼爲恫矣！堤身地勢較高，而民咸競相奔赴。於此恐怖凄慘局勢中，皆面無人色；或張惶失措，或呆若木雞，或失其妻，或失其子，混亂擾攘，危萬生命，實不啻與死神作最後之掙扎。群碼頭各旅館，頃刻無一絲隙地，其中胥壯年男子，及資產階級；貧苦者雖殘廢，老弱，婦孺，不得過門而問津焉。大陸旅社門前，有老嫗數人，因不堪人叢擁擠，擡入內暫避，詎財扇緊閉，門神似虎，稍一不慎，即拳足交加。在此時無公理，無道德，更無所謂仁愛。此惡怖局面，繼續約一小時，嗣經證實，全屬自相驚擾；稍具胆識者，始相率歸去。胆小者，仍貯立觀望。而富有者自受此一度虛驚，咸惴惴不安，深慮恐怖變成事實；於是多赴打包廠暫住，該廠每一房間每日取租金六元。洋碼頭附近小別，亦乘機苛索；由此至太古碼頭，或打包廠，每人需船資五六角至一元不等。此時寶貴者爲生命，金錢其糞土矣。

恐怖之由來，實緣二碼頭江濤洶湧，將堤上茅屋一間，捲入波心，浪花復向堤面衝蓋。而三數觀者，睹情駭極，認爲已罹危險，遂狂奔妄喊。附近居民，早成驚弓之鳥，即羣起隨聲附和，頃刻全市騷動矣。比經浙江保安七團，十軍憲兵，公安局警士，堤工局員警夫役等，約五百餘人，用謀豆，樹椿，泥土等物，趕築堤梗，高約五尺，浪勢稍殺，方告無虞，亦云險矣。後本市復愛鎮張主任，率領各保甲長，會同公安一分局張局長暨警士等，向各處雇得民夫六百餘名。又民權，和平，建設各聯保，雇得民夫五百餘名；將二碼頭隄身，重行加高培厚。下午四時，由公安局飭令保正，分向各馬路巷口等處鳴鑼曉諭，市內人心，至此方告安定。是日公安總局及各分局，在轄區各堤街內設護堤臨時辦事處，工作人員，極形忙碌。紗廠險工，仍由浙保安七團担任。疏濬方面，由該團三營九連連長率領全部官兵防護。十軍參謀長楊紹東氏，諭令全鎮四聯保，各徵民夫二百五十名；分派沿江一帶，培築堤身。於各段低處，均堆置土袋，如劉公巷以上，堤工局上下，紗廠等處，俱佈置完善。

當市中紛亂之際，中山二馬路和豐榮，與滄巷口王恒昌兩米店，因高拾米價，與貧民發生糾紛。結果兩店

略受損失，旋告解決。各機關以民食關係重要，特由公安局出示嚴禁抬價。一面派業科員會同米業公會負責人，調查各米店存米數量，以資統籌。同時由營業稅局，商會，公安局三機關，電懇省府，迅予派輪運米前來，以資救濟，而防萬一。其電文云：

特急：湖北省政府主席張，民政廳長孟，財政廳長賈，建設廳長劉鈞鑒；竊近日霖雨為災，江水暴漲。本市江面，水位至下午止，實已超過民二十年最高水位四寸有奇。所有沿江堤岸，高者離水僅三四尺，矮者不過尺許。而寶塔河，劉公巷，文星樓，三處堤身，在昨日下午，則已發現罅隙，滲漏頗鉅。第十軍楊參謀長，率同當地各軍及各機關團體，會同搶救，幸皆無虞。詎昨晚江陵縣管之陰洲吳家大堤，忽然潰決。麻晨水頭，已及荆沙。復經極力防堵，奈水勢洶猛，灌入市區二尺餘。現僅中心街巷未淹沒，環市均成澤國。而大雨滂沱，迄未少止，江流繼續。距市面約六十餘里之萬城堤，現猶危險非常。本市數千萬財產，十餘萬生靈，危在旦夕。調查全市存米，僅能維持五日；即無漂沒之禍，亦有餓殍之虞。職等儼滿在懷，拯濟乏術。惟有電懇鈞座，迅予派遣輪船，輸送米糧，以資接濟，兼防萬一。臨電迫切，不勝剴切待命之至。沙市營業稅局局長李傑，商會主席何瑞麟，公安局長李根雲，叩陽。

本日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部，及公安局，為維持本市民食，先後頒發佈告。總部佈告：

為佈告事，查現時洪水為災，四鄉均成澤國。僅存沙市一隅，幸賴保全。所有本市柴，米，油，鹽，各種物價，應照常售賣。而食米一項，最關重要；俱宜激發天良，共相維護；庶幾全體于遺，同慶甦生。倘有無知奸商，藉此水災時期，將一切日用物品，故意抬價，或不肯售賣者，一經查明屬實，定予嚴行重懲，決不寬貸。合特佈告週知，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佈！

公安局佈告：本市江堤，已由各機關團體聯合進行防險工作，絕無危險。倘有乘機造謠，或高抬市價，致妨害地方安甯秩序者，定予革辦不貸。但灰磚廠本日已止停發售，各分銷處每斤漲價一百文矣。

是日總務處參謀長，以本市災情慘重，特于下午二時，召集各聯保，暨各機關團體，開會討論救濟方法。並組織一水災救濟委員會，從事積極工作。除對城鄉各地災民設法救濟外，並兼籌善後方法。復有人提議加修荆江大堤，自萬城起至沙市止。經費在本市籌措，由各方攤派。或預籌經費十萬元，將環市土城，敷築水泥。至防險方面，已由鄂湘川邊區勸匪總司令徐源泉氏，電請經委會撥款救濟。並電呈湖北綏靖公署何主任，省府張主席，轉電經委會立撥鉅款匯沙，以資應用。其電文云：

漢口陳處長漢存兄：密，請由漢轉南京全國經濟委員會。查荆江大堤，關係下游數十縣兩千萬人民生命，至爲重要。刻因連雨連綿，洪水暴漲。據荆江堤工局報告，水位已高民二十年度數寸，堤身異常危險。敵部駐防斯士，萬難忽視，連日督同軍民人等漏夜搶險，加高培厚，臨時購置工作材料，所費不貲。現仍在繼續搶築中。大會關心民瘼，對於此種重大工程，諒邀特別顧及。敬祈俯賜，迅撥巨款，俾防險有著，以免溢潰，而重民生。情勢急切，不勝企禱！鄂湘川邊區勸匪總司令徐源泉叩陽印。

漢口陳處長，速轉主任何鈞鑒：張主席岳軍兄助鑒：口密，查連日洪水泛漲，沙堤危險各情，已於昨（五日）麻（六）兩電詳報在案。現雨仍未止，水猶繼續漲。本部督同堤工局，暨地方人士，分途搶護；自麻（六日）晚起，至現時均在盡力兜緊中，大堤一律加高五尺，其他低凹處所，亦同時搶築，總期挽此狂瀾，力全生命。惟是工程浩大，一切防險材料工食，在在需款，情勢至爲緊急。用特電懇垂念險狀，俯賜飛電全國經濟委員會，立撥鉅款匯沙，俾得防險有著，救此眉急；則不僅沙市數十萬生靈，同拜再生之賜，而鄂中下游數十縣人民，亦賴保全矣。臨電迫切，無任屏營，曷弟徐源泉叩陽申沙祕印

又電請省府張主席撥款派員來沙賑災之電文云：

武昌省政府張主席岳軍兄助鑒：○密，查連日連雨成災，洪水泛漲，業將荆沙危險情形，暨本部督工搶護荆江大堤，以及召集地方人士，分途救濟難民各節，於昨（五日）麻（六日）兩電，報告在案。自麻（六

日)晨，江陵縣屬之陰湘吳家大堤潰口後，水頭數丈，直貫下游。午前四時，荊州城外暨草市一帶地方，均已水深及丈。不旋踵，而沙市土城外，輾成澤國。其來勢之洶湧，有如萬馬奔騰，四野之田廬淹沒，牲畜漂流，瞬即一片汪洋；所有人民男婦老幼，一時哭聲震天，羣呼救命，或同趨高阜，或攀登樹嶽，其凄慘之狀，誠屬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凡距大堤較近之村落，即羣聚堤上，而大雨淋漓，又復無可棲止。弟比時目擊心傷，當飭本部副官，會同沙市公安局，將便河大小船隻，一律督往四鄉，分途救生。自麻(六日)午起至本晚止，連續救出難民無數。一面召集商會暨各團體，分途發給餒首，俾免飢餓。惟是粥少僧多，災鉅人衆，杯水車薪，殊難濟事。而時機緊迫，又慮稍涉遲延，即不葬魚腹，亦均成餓殍。用特飛電奉懇，即乞我兄垂念災黎，迅撥急賑，飭派委員來沙，尅日啟放。則嘉惠于遺，不啻來蘇之慶。臨電無任企盼，並希見復爲禱！弟徐源泉叩陽亥沙祕印。

商會自昨日決定備辦食糧，派員赴各地啟發，並拯救災黎後。原準備即日出發，詎一時雇船不及；且麵食等物，因未先交定金，一般餅店，多未着手。致各委員焦急萬分。幸臨時有某善士，捐資購辦錫塊五千斤，草市等處，始得出發發放。至其他各地，統於今晨由特務營代雇大批船隻，各放賑員，於上午六時在商會集合，略進茶點，即分途出發。

下午荆江隄工局局長徐國瑞，於堤工局門首，擺設香案，二度祭奠江神。同時朗誦祭文，隨將三牲祭禮，投於江中，並傾葉茶葉白米，經一小時許，始行竣事。本市自前日起實行禁屠後，總部特發出佈告：爲佈告事，照得現在霖雨連綿，江水暴漲，洪流泛溢，浸沒田廬奇重，災情慘不忍觀。亟應出示禁屠三日，自本月七號起，九號止，冀以挽回劫運，感召天和。合行佈告，仰軍民人等一體遵照勿稍延違，致干查究，切切此布。

又公安局布告：案准荆江堤工局函開，敬啟者，近日霖雨連綿不霽，江水暴漲，災情奇重。擬自七月七日



起，至九日止，禁屠三日，冀感天和。除呈報總司令部外，相應函請查照，出示曉諭爲荷。等由，准此。查事關祈禱，本屬迷信，然好生而後得生，惜福便能獲福，天理昭彰，古今不爽。放下屠刀，未始不可挽回末劫，立地成佛也。准函前由，除分令各分局所查禁外，合先佈告各色人等，一體遵照勿得放違，致干重責爲要。此佈云。

內河水勢，自六日晨一度激漲後，至下午四時，已漸趨穩定。連夜大雨，本日黎明又繼續增漲。便河東西兩街，旅客坊、桂香街，克成路尾，及童園等地，均先後被淹。至正午，川主宮，瑤草巷背後，及洪巷口內，鹽倉一帶，亦被淹沒，水深二三尺不等。至午後四時，水續漲，該處竟深達五尺餘矣。居民因遷避迅速，尙未演出慘劇。下午石關門之碼頭，突被水冲塌，壓斃五人，並兩耕牛。同時該碼頭附近堤身潰決一處，由巡緝營兵士前往堵築。本日市內災民逐漸增多，街頭巷尾，絡繹不絕，顛沛流離之慘狀，誠目不忍睹。感應堂曾施借布幕，但幕少人多，露宿者仍到處皆是。商會特擇定第二小學，及貧民工廠二處，以資收容。荆沙交通，本日完全斷絕。當昨（六）日晨，由此間進城，尙無阻隔。中午，白雲橋始水深尺許，九眼橋尙未平橋。午后二時，九眼橋亦被水淹。由東門乘船渡九眼橋，猶可直抵本市。詎四時許，白雲橋竟全部淹沒，僅餘石欄於水面。九眼五眼二橋，均被水冲走。浪洶澎湃，舟楫難通，水面交濤，竟告停頓。入晚荆沙間電報電話，亦完全不通矣。幸晚間風勢轉趨東南。外江水位，退落五寸餘。（市尺）至五時，復跌三寸，形勢轉佳。同時傳言江南奪金洲，金城院，兩地潰決。入晚沿堤街各商號住戶，均由公安局勸令一律燃點門燈。並由商會租汽燈多盞，分段懸掛，防險人員，於是稱便。本市與漢宜間之長途電話，及有線電報，至此已完全不通。

荆州方面，各處險工，仍時生變化，麻包被絮，徵發殆盡。拋卸水底之大豆，爲數亦巨。工作雖仍繼續進行，而人民之疑慮橫生，謠言四起。小北門之漏洞未已，北城之崩塌處又行告急，堵塞之員役官兵，疲于

奔命。喪鐘似之鐘聲，時起于街頭巷尾，陸沉之恐怖，佔據人民之整個心靈。商店和糧食市。民居多集於街中切切私語，每一面孔，皆顯呈憂鬱神氣。西城人民，咸攜老扶幼，扛箱提籃，開始向東城移動。拖泥帶水，在大雨中來去如落湯雞，秩序紊亂已極。幸駐軍早已佈防，得免發生他故，但全城已成死市矣。城內食糧，最感缺乏；食米早已賣空，囤積之糧，無人敢於出售。百物昂貴，幾有錢無市。亂象既呈，尤以客籍人士，最為動搖；因不明地形，復無經驗，加之恃為唯一交通之電話，亦被水沖折，完全不通，最後生命綫，只得向東城移動，希冀沙市方面有船來救；但望穿秋水，終不見片帆隻影。下午十軍特務團部召開緊急會議，關於治安及食糧問題，多所決定。並藉四一師無線電，恢復荆沙間之交通。開放公安門，聽人民自由避難。對於防堵工作，更作有系統之決定，重整疲敝精神，繼續向天災奮鬥。是日第二區區長李萬城等三人，以大洋六元，雇一小舟來沙求救。

草市方面，全鎮房屋被水沖去甚多。人民多攀登屋頂，或樹枝上待援，呼號之聲，慘不忍聞。六日晚由本市公安一分局去船六隻，曾救獲五十餘人來此。本日上午，公安總局又派顯督察雇船四隻前往，復救得難民甚多。

## 八 日

天色放晴，外江水位退落；迄晚六時止，共退六市尺餘。堤工局門前石坡，全部退出。洋碼頭附近，有數處已能通行。內河水位亦跌落數寸。至此市面恢復，人心安定。

防險工事，本日繼續進行。堤身各段低處，仍由軍警民夫等共同加築；計天主堂上首碼頭，地低約二丈，當加高一尺餘。鄂四旅駐附近，地低約長三十丈，當加高二尺餘。新馬路以上，至青龍觀下峭口止，地低約長三百丈，當加高三尺餘。上列各工，七日已趕築三分之二，本日下午完全告竣。

市內食糧，計調查所得：各堆棧米店，僅存齊米一千數百包，蠶豆萬餘包。十軍楊參謀長爲接濟民食，主張籌款赴漢購米。下午六時，商會召開緊急會議。當經決議：將市內存米，一律收買發售。作價七元三角，麻袋發還。蠶豆每包（磅秤一百四十斤）作價三元四角。並決定在漢辦米六千担，交快利輪原班運沙。由商會向市政管理委員會借洋一萬元，交中國交通二銀行作担保，一面請十軍駐漢辦事處代爲採辦。

救護工作，因水勢稍殺，各救災團體及私人方面，相率分路出發，散發食品。計昨日自晨七時至晚六時止，先後救得難民計一百七十餘人，分住貧民工廠及縣立二小校內。聖公會亦雇船數艘，赴荆草兩地搭救教友。又市民陳紹堯陳如淵數人，經兩日之勸募，得洋百餘元，當購買麵食等物，隨同商會放賑股散發。

下午謠傳仍熾，有謂重慶方面，又有水頭三丈。衆口嗷嗷，自相驚擾。總部爲安定人心，特繕發通告。文云：昔爲佈告嚴禁事，查連日淫雨成災，洪水泛濫，雖險象環生，而本總司令部，刻正督同堤工局長，暨地方人士，組織防險會，派隊督夫，晝夜搶護沿江大堤；將堤身一律加高五尺，培厚丈餘；一面將四週低凹處所，盡量兜築，計本市上白寶塔河起，下至洋碼頭止，均稱穩固，一時決不至發生若何危險。凡我本市商民人等，務各安心，照常營業，勿得自相驚擾。倘有不肖之徒，故造謠言，淆惑觀聽，以及乘機搶掠，妄生事端，一經查明屬實，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假。本司令救護地方民衆，不遺餘力，而治安所在，斷難姑息養奸，除派員隨時稽查外，爲此合特佈告週知，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佈。

本日商會召開救災委員會。荆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氏，向江漢工程局電呈搶險經過。文云：漢口江漢工程局長楊鈞鑒：荆江水自六日晚十二時，復漲二尺，險象百出，危險萬狀。沙市以上堤段幸十軍特務團李團長，浙江保安團朱團長，江陵保安隊，督率官兵員替民夫，搶救得力，未遭漫潰。下游至郝穴，迭出奇險均擒安。金龜危急，正在搶救。得勝台被沖流口，刻正趕運材料修築，請速匯款救濟。沙市幸楊參謀長預

沮防汛委員會，搶救得力，尚安，現仍繼續防護。南岸松江幹堤險工，連日搶護。七日下午三時，金城隴岩板瀾浪潰開。監利二十弓亦潰。職徐國瑞卹齊。

荆城水位穩定，人心轉危爲安。詎驚魂甫定，謠言又起；云西城水內，有類似動物之水貓，勢欲撞城。因是附會者復從而云：有花水貓二隻，向在太暉觀前，因前被江陵中學拾置該校，今須拾回原位，水患始能倖免。此倡彼和，咸以此次水患之來，完全爲石貓移動所致。愚昧人民，遂復將二石貓拾回西城，頂香膜拜，吟經求救，所有醜態，筆難罄述。於是全城，頓成神祕世界，人人均將未來命運，付諸石虎。

西城水勢稍緩，傾倒之屋宇較少。大小北門，因當激流之衝，破壞極巨。南城地狹水急，南湖全沒水中，直抵大堤。東門雖未上水，但極目外望，仍波光浩渺，屋宇零亂。草市僅露尾脊一段。白雲橋早淹沒波底。至此荆城如盆，浮盪狂濤駭浪中，水雖微落，顧險象未減絲毫也。入晚水退約一市尺。各機關復於中心小學，成立救災委員會。關於食糧問題，派縣黨部幹事蔡錫鳴出城赴沙，接洽運米辦法。

至於災區情況，至爲淒慘；甬隴市區，卽一片汪洋，呼救之聲，起於四處，災民或待救屋頂，或攀登樹枝，見有船來，卽高呼救命，遠近相應，慘不忍聞。救災者雖竭力以赴，奈水逆浪激，勢有不能。災民力竭聲嘶，多撲水希泗至船邊而遭滅頂者。茲將本報特派記者，災區視察寫真錄后：

記者隨同商會放賑委員吳繼賢，李鐵農二君，赴荆城西北門外實地視察。上午九時，船由便河前進，循金龍寺抵白雲橋，安心橋。沿途房屋，全被淹沒，高大者尙留窗門於水面，低小者僅微露屋脊，而被水冲毀者亦復不少。人畜死屍及家具樹木，隨波逐流，所在皆是。極目四週，汪洋一片，舊有農村，頓改蕪觀。草市只餘一溝烏痕。舟抵五眼橋，水流甚急。呼救之聲，不絕於耳。馬河中流，波濤洶湧，見災民十餘人，或身坐木盆，或手挾木板，有尙未落水者，有半身入水者，極流衝激，左翻右蕩，時東時西，忽起忽伏，口呼救命。距記者所乘船約十丈。同人不忍，均以木板代棹，極力推進；奈水流湍急，浪湧入船。同人

不顧危險，仍奮勇以赴，數進數退，均未越過。浪中災民，亦相去漸遠。本船方擬再進，忽狂風大作，險遭覆沒。再觀呼救之人，已湮沒波心，呼聲於怒濤澎湃中已不甚了了。嗚呼！慘矣！

記者方嘆歎間，突見距船約二丈處，湧出一人，身伏木板，手握一盆，方出水而，復行下沉。同人急將船推近，始將其救起。擱置船頭，已奄奄一息。旋將其溼衣換下，因吃水不多，移時甦甦。據云：姓趙，草市西北鄉人。因前日水來過猛，左右隣居，多遭滅頂。捷足者均逃赴高地，或攀登樹頂，呼號待救。已因三日未食，飢火中燒。旋於水流中撈獲屋料多件，因繫成木筏，欲借此逃生。同行者十七人，詎行至中流木筏被浪冲散。已幸手握一盆，復蒙諸公救援，方免於難。餘十六人已不知去向云。言罷淚流不止。記者當親加撫慰，餉以麵食。船由馬河旁之地母廟左首渡河，向荊州公安門進發，幾經危險，乃抵北岸。當將麵食分發此間災民。途獲舟登陸。公安門並未進水。即令趙姓災民，入城暫住；復給以乾糧二錢，稱謝而去。移時再登舟，沿城前進，水勢較爲和平。經東門，小北門至大北門。城上觀水男女甚多。右首樹林中時有呼救之聲，觸耳淒厲，不忍卒聞。樹下浮屍，所在皆是。大北門外，形狀更慘；房屋大半倒塌，淹斃人畜，尤難數計。鳳凰台高地，尚有數百災民延頸待救。據云：已三日未食，多奄奄一息。同人因麵食告罄，且船小浪大，危險殊甚，鳳凰台之行，只得作罷，迴顧荆城，屹立波心。城外民房，倒塌十之七八。西門已被水封。人民皆鳩形鵠面，長吁短歎。市面冷淡，大有今昔之感。此情此景，觸目愴然！船進公安門，記者驟遇故友李君。劫後重逢，不禁歎歎！承告以城內防水及前夜虛驚情形，言之甚詳。蓋城內防水，雖事出倉卒，幸指揮人調度有方，軍警用命，始轉危爲安。當洪水初至，已召開緊急會議。除四門上關外，並增雇民夫，分途防堵水洞。西北城外災民，亦曾設法救濟。西北門最低處，因閘板及水洞被水浸入，深尺餘，高處無水。李君並云：當六日夜大雨傾盆之際，忽謠言四起，咸云大堤潰決，（實大堤已潰決三日）全城將淹沒波底。一時秩序大亂，均冒雨奔赴城上，相互擁頭跪伏。情狀之慘，目不忍睹。迨翌晨

見水未增漲，始相率還回。然因此飢火夜寒，其苦難言。七日午，又發生二度恐怖，慌亂較前稍減。現雖暫告安寧，惟城內食糧不多，且災民增加，是亦一大問題耳。談至此，相與喟然！旋因時間不早，遂握手告別。返棹南向，困難有如來時。船抵便河，驚魂始定。已下午六時半矣。

## 九日

天氣晴和，江水續退。自七日上午十一時起，至本日下午十一時止，共退丈餘。（市尺）本社記者，特於是日馳赴各災民收容處及本市附近水區實地視察。茲將經過詳情，誌如次：

出發後，沿中山路前進；沿途行人如織，市面已恢復原狀。男女老幼，多暢談此次水中瑣事，及江水回退情形；懷往熙來，非復過去之慘黯景象矣。由巡司巷前進，抵慈林椿茶樓；旋登其平台而眺望焉！第見長江水位，已跌落河心。對岸沙洲，亦浮出水面；洲上之蒹葭樹林，界乎水天之間，更青翠欲滴，連日經大雨洗滌故也。極目北望，則洪流滔天，波濤洶湧。昔之民房田疇，今成一片汪洋；僅數處高地，略現翠綠色隱約蕩漾於水波深處而矣。低處民房，或全被水淹，或僅露屋頂一角。當時榮迴於吾人腦際者，僅無數未來之恐怖幻影而已。悵望多時，因樓不甚高，未能極水區之大觀，遂喟然而下。

復經九根桅向洋碼頭進發；沿河谷巷口，仍貯立多人向江心眺望；並有數處有力夫挖掘淤力。記者詳察積泥，雖僅此短暫數日；而積泥竟厚八九寸。且層積堅固，有非鋤蹶而不能動者。以此觀之，吾人深覺逐年僅加高堤身，誠屬非計。一水漲船高一可用以擬江水與江堤；蓋隄身加高，竭民力每年多不過數尺；河床之淤澱，每年將不知超出若干倍也。欲免水患，非從根本着手，實行疏濬不可。

再前行，見堤街居民，倍形忙碌。有打掃房屋者，有將移出器物陸續還回者，有將衣服被絮曝曬於烈日下者，零亂萬狀，狼藉不堪。茶寮酒肆，亦均告客滿；人語嘈雜，聲達戶外。談話資料，十九取材於水；本市之水，外埠之水，大江水，內河水，結果門前貯足而聽者，竟擁擠水洩不通矣。白楊巷口，有民夫數十

人加築堤身，挖掘挑抬，工作異常緊張。夫役由各聯保處徵雇。至洋碼頭，該地已無水踪；由此可直達江邊。惟太古堆棧附近淤泥未剷除，路人尚不能通行耳。後由三北公司路口經打包廠直達沿江馬路。路上水已退出，車輛行人，可自由往來。路邊石欄，有一二處被水衝倒。石欄被衝毀者數處。水力之猛，可見一般。復向文星樓進發，隄面低處，鋪有麻袋，爲浙江保安七團所築。該團於本市防汛工作，異常努力。日前各堤發生漏洞，全團官兵，冒雨搶堵，毫不畏縮；卒挽回頽局，轉危爲安。此堅苦卓絕之精神，足使吾人欽佩。且官兵動作敏捷，臨事毫不張惶，設非平日訓練有方，又曷克臻此！剡沙十數萬生靈之得以保全，得該團官兵之力實多。由此至文星樓，堤外民房，多被水衝倒。堤與江間，原爲平埔，今則汪洋一片；情況與內河水區同。由此下堤，向太師淵前進。甫入章台道上，即覺一幅流民圖呈入吾人眼中。蘆席棚沿途皆是，蜿蜒如長蛇。路旁水中，泊小划甚多。陸續來此者，猶絡繹不絕。划上三五災民不等，多攜帶碎器物，有搬運被衝毀房屋之椽柱來此求售者。道旁衣物狼籍，人畜雜居，爲狀極爲可憫。所搭之棚，但不能遮避風雨，值茲炎炎夏日，熱氣薰蒸，尤爲難受。復向章華寺進發，途中逢一老者。據云：一家七口，倖存者僅三人，老妻小孩及己身而矣。居關咀口。大水之來，時在深夜，俱懵然無覺。迨天明，水已浸簷。且狂風怒濤，呼救無門。不得已洞穿屋頂，蛇行而出，大呼求救。奈附近缺少船隻，即聞有一二，自救遲暇。旁午，風助浪勢，轟然一聲，屋被衝塌。已及老妻孫兒，幸各手握木板，小舟過此始被救起；餘二媳一女，另一小孫；已捲入波底。今三人雖脫險來沙，奈身無半文，棲止無所；未來歲月，將不知如何度過。語至此，聲便淚下。記者告以貧民工廠及二小校暫可棲身。食糧救災會必按時發放也。撫慰有暇，始悵然而別。入章華寺，擬登巖經樓視察附近水區；樓低未果。旋在附近店中略進茶點；鄉村風味，區別市廛。繼沿土城前進，內外一片汪洋。抵石關門，防水麻袋猶存。坍塌欄柵赫然在焉！詢諸該地居民，云前面不能通過，因中山公園旁開口潰決故也。記者因路已及半，殊不願再返來途，仍鼓勇復前。抵公園

果一體飛流，截斷去路；咫尺故居，可望不可及矣。方失望間，忽一小舟由北而南，內備器物，並三男二女。遂急呼引渡，幸未遭拒絕。鼓掉南向，清風習習，襟懷爲之大暢。環顧兩岸房屋，多半淹沒波心。公團門前，及便河馬路，已水深數尺。便河橋孔，僅微露一棧，瞭於水面而已。舟子因健談，據云：章市人。此次水患之來，彼顯絕未料及如是之速，如是之鉅也。當江堤初潰，水來尚緩，彼等猶從容收拾器物。迨入晚，洪流挾風雨至矣。漲勢之速，誠出人意料。片刻屋中水深及人頂。旋登樓，又追蹤至。不得已，將屋頂洞穿，相繼爬出。風狂雨激，無物遮避，相互抱頭蹲伏。入夜，寒風刺骨，飢火中燒；極目四顧，無半點燈火，呼救已告絕望。且怒濤狂嘯，屋被撼搖欲傾；一家數口，際此魂飛魄散，身寒腹飢，不覺也。翌晨，雨勢稍殺。顧此非長久計，遂將白布臥單，繫於竿頭，使之隨風招展。後一小舟過此，見之始悉屋頂有人；乃撥掉駛近，大小始獲更生。現田禾淹沒，秋收絕望，一家數口，衣食無着。昨日始將家中小舟冒險取出，駛抵沙市，據備運乘客，藉謀日食而已。談語間，舟抵蔡裕昌門前。給洋二角，稱謝而去。記者仍循中山路返社，已下午三時矣。

本日救護工作，除各銀行各業幫自行散發外；商會分十組進行；攜帶大批糧食，赴各指定災區散發。因內河水勢跌落，進行較前順利。大饒巷縣立二小校內，陸續收容災民逾六百八十餘名。貧民工廠收容者已歸併該校。由商會辦米煮粥，按日分發兩次。粥中搗大豆少許。災民陸續來此者絡繹不絕。

荆沙水災救濟會，本日開成立大會。於下午一時，在商會會議廳舉行。到各機關團體，及紳商各界一百五十餘人，由鄂湘川邊區勸匪總司令部參謀長楊紹東氏主席。公推黨政處韓處長崇景，彭秘書鳳昭，四十一師政訓處韓處長楚新，法院張院長有樞，鄭委員哲丞，汪委員潤之，臥委員濟川七人爲起草委員。擬定組織章程。由韓處長崇景負召集責任。會址設市商會內。旋討論賑濟辦法。賑濟經費，決議製定捐簿，分途募集。該會委員無定額，凡熱心公益者暨慈善家均得加入。復於下午三時，該會仍假商會召開起草會議。



川南和青赤員七人；主席韓濟。決議：推黨政處秘書鳳昭負責起草。分設秘書處，及籌賑，放賑，監賑三股。籌賑股分組織，調查，募捐，保管，交際，購置六股。放賑股分賑濟，賑糶，賑貸，工賑四股。監賑分監購，監放，監募，稽核四股。全體委員，除推十五人爲監察委員外，餘均爲執行委員。復由執委中推十九人爲常委。大會設主席一人。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各設主任委員一人。秘書處設主任一人。籌賑放賑兩組，各設正副主任一人。監賑組設主任一人，每股各設股長一人。

本日徐總司令，爲江陵民衆請賑，特再電省府張主席，暨綏靖公署何主任，請迅撥鉅款，派員來沙放賑，以救眉急。其致張主席電云：漢口陳處長，譯轉武昌張主席岳軍兄助鑒：○密。致亥麻陽迭電具報荆沙被災搶險各情，計邀青及。（電文同前）用特再電詳情，即乞吾兄俯念垂危災黎，立刻籌撥鉅賑，派員星夜來沙發放；一面督飭武漢各慈善團體，同赴急難，救此于遺，則數萬之奄奄一息者，永拜再生之賜矣。臨電不勝禱盼，並希覆示爲荷！弟徐源泉叩。楊紹東代庚亥沙祕印。

致何主任電云：漢口陳處長，譯轉主任何鈞鑒：○密。庚未參三電奉悉。本日外江水勢，因天晴北風，自晨至晚，共退四尺有餘。堤內之水，僅漲三寸。市面人心，較前略定。大堤搶險工作，仍由特務團浙保安團巡緝營各部，會同堤工局，漏夜趕築，迄未稍懈。並據報萬城隍離沙三十餘里之處，與二磯頭發生險象，當經加工搶築完固，或可無虞。惟此次水勢極猛，災區尤大，搶險之工，固不可緩，救災之舉，更爲迫切。自麻晨江陵縣管之陰湘大堤潰決後，水高盈丈，直冲荊州草市而來。荊州之西北兩門外，人民房屋，淹沒殆盡。草市則全鎮滅頂，人民登時淹斃者，幾及三分之二。沙市土城以外亦溺斃無數；其倖存者，或坐樹頭，或坐屋頂，或登高埠，均鵠立水中，延頸待食。災情之重，災狀之慘，即鄭俠之圖，亦難盡繪。曠比時於搶護堤防之次，即召集地方人士，暨慈善團體，臨時派船四出救生；並攜帶糧首乾糧，隨處放放。所有兩日來逃至本市難民千餘，當即設法收容，勿任失所。旋據散賑諸人稱四鄉難民，觸目皆是，均已

三日不食。而浮屍遍野，亟待掩埋。且荆州城四面皆水，居民數萬，平時糧食，均仰給於沙市；刻爲水阻，無法購運；倘不急予救濟，則不死於水者，將悉死於飢。並見有飢餓不堪之老婦，將其所生之子，剖而食之，尙存兩腿，置諸懷中。此情此景，恐較之古人易子而食，殺妻餽兵，尤爲痛心。現在地方人士，聞茲慘狀，已即日組織救災大會。集款購糧，分途出發，一面救生，一面撈屍，一面組織大規模之收容處所，所以明救此殘生，同登衽席。第沙市原爲產米之區，刻下四鄉來源斷絕；就本日調查所得，全市存米，僅二千餘石，勉敷三數日之需。要以災區如許之廣，災民如彼之衆，不僅米糧一項，感覺缺乏；而待賑方殷，縱全部市民，竭其全力，搜冠往救，亦恐不免有杯水車薪之歎。用是再電詳呈，仰懇鈞座，俯念垂危災民，立飭武漢各慈善團體，每日派員來沙，領放急賑。一面通知總商會，轉告米商，迅速大宗米糧，到沙接濟。仍由沙市商會，負責備價照買。庶幾無數災民，不致有餓殍之虞，而同拜再生之賜。急切陳詞，不勝待命！職徐源泉叩。楊紹東代庚亥沙祕印。

本日行營主任張學良氏，乘巨型機由漢來此視察。午後四時，即聞機軋軋，破空而來。在本市頂上盤旋一週，繼飛赴荊草一帶。旋即渡江而南，視察公安及縣屬虎渡一帶後，復回繞本市多時，始循原綫飛漢。紅萬字分會以荆沙水災慘重，奉徐總司令暨馬副軍長電飭，召集會議，以沙市紅萬字會名譽，通電全國紅萬字會乞賑。該會於本日發出通告；定下午七時，召各堂監開緊急救災會議，於救災事宜，多所決定。本市存米，商會作價收買後，八日即分送和豐榮豫興兩米廠晝夜趕碾。並決定明日（十日）起，仍在和豐榮豫興兩處平價發售。每石價人洋八元八角，每人暫時准購兩升。時間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本日碾米廠門首，均由特務營派兵駐守，以防宵小乘機滋擾。

荆城水勢，本日退落一尺餘；人心安定。零碎防險工作，仍繼續進行。公安門雖開，但船隻缺乏，且水勢

難渡，逃出災民不多。城內居民，在前數日內，多自備木筏，作萬一之準備；故多不願出城。由此知吾國人民之安土重遷；非至危殆，不願輕離故土也。江陵縣黨部幹事蔡鵬鵬，前日來沙與商會接洽完竣。本日凌晨由商會運去米麵二百餘袋。駐軍方面，亦運去大批食糧。城內軍民兩食，至此差告無虞。

## 十日

天氣晴和，外江內河，水各退尺許。打包廠碼頭石坡退出五級。公園附近高地，已能通行。各方救災工作，仍異常努力。災民本日被救來此者，計數十名；由公安三分局詳加登記，以資考查。下午一時，水災救濟會舉行首次會議，假商會地址；到會委員百五十餘人，邊區勸匪總部參謀長楊紹東氏主席；對於救災計劃，多所決定。並於本日以大會名義，通電全國，爲災民乞賑。電文云：

（銜略）天禍荆沙，洪水泛濫；數十萬生靈塗炭，半葬魚腹，半作哀鴻。十餘縣田廬禾黍，或成澤國，或付東流。慘目傷心，實爲近百年來未有之奇災。本年水勢，原屬平穩；詎至本月三四等日，大雨滂沱，晝夜不止；以致山洪暴發，江流續漲。截至五日，水位竟與廿年相等。於是各處堤防，瞬呈險象；旋因搶護得力，未遭潰決。迨六日午前四時，忽有江陵縣管之陰湘城吳家大堤以潰口見告；水頭激增盈丈，直貫江陵中心。比將荆州城外之西北兩門，及草市全鎮，登時滅頂。而沙市附近之土城外，及便河兩岸，亦水深八尺以上。而大江水位，已高二十年一公尺有餘。沙埠僅餘一綫江陽附近之街道，未即淹沒；猶復險象環生，時現漏卮。斯時雨猶未止，四面激流，風狂浪湧，難民環呼救命之聲，與市民奔走呼號之聲，幾如天崩地折，其慘狀殆難以言語形容者。幸賴本埠駐防軍事最高長官，督同全部防兵，會同荆江堤工局拚命搶築；將沙市全埠堤防，暨上下游六十里以內之江堤，與堤內環市一帶土圩開口，在萬分圖搖緊急中趕修完竣，本市中心，差告保全，否則同逐波臣，盡入汨羅矣。刻下風定天晴，江流略形退落；堤內之水，亦未

繼漲，人心始稍爲安定。惟目下災民麇聚，延頸待斃。沙埠雖爲產米之區，此時已屬青黃不接，存米告罄，來源中斷；長此以往，勢將同歸於盡。同人等坐困愁城，目擊心傷，一息尚存，義難坐視。用是即日組織水災救濟委員會；除一面籌集鉅款，購辦糧食，分途出發，救生撈屍，收容難民，設法安置，並通電呼籲外；特電懇乞痼瘼在抱，迅購急賑，或派員來沙直接放放，或立應鉅款，接濟糧食。總求救此千遺，同登彼岸，以免劫後餘生，永淪苦海。所願一涓一滴，同拜義粟仁漿之賜；半絲半縷，咸收解衣推食之恩。臨電迫切，不勝待命！荆沙水災救濟會全體委員同叩青牛印。

又四十八師特黨部，爲此次江陵水災奇重，特分電中央行營，報告災情；並懇轉知經委會及賑務會，迅撥鉅款，趕築堤防，並賑救災黎。文云：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武昌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鈞鑒：○密。荆沙連日淫雨不止，沮漳河山洪暴發。至麻晨江陵縣屬之陰湘吳家大堤連告崩潰，水頭續漲數丈，直貫下游。荊州草市及沙市低下街道，頓成澤國；江陵縣境被淹沒者，亦達三分之二以上，田禾屋宇，人民畜牲，損失不可數計。該水並沿直路河，泛濫潛江，監利，沔陽等數縣。又長江水勢，同時亦高漲；沙市水位，打破二十年洪水最高紀錄。關係十數縣生命財產之荆江大堤，亦險象環生。本師留駐荆沙部隊，冒雨日夜搶險，幸免潰決。本會連日會同本師政訓處，督同地方保甲壯丁，協同搶築；並同時協同地方慈善團體，備就艘頭，救生船隻，救濟難民。現江水回退，江岸轉危爲安。荆草一帶，難民正在陸續施救。惟泛則未了，江水回漲至堪憂慮。難民衆多，杯水車薪，於事無濟。特將經過情形，電呈鑒核；並懇分別轉知全國經濟委員會，迅撥鉅款匯沙，分別趕築堤防，賑救災黎，以全人命，而救災黎。陸軍第四十八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叩佳。

本日上午九時，有巨型機一架，破空而來，飛繞本市數週，即散發彩紙佈告。約十餘分鐘，趨向東飛去。佈告文云：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佈告：現在江水暴漲，上游各堤，形勢危急；其已潰決成災者，情形尤爲慘重。各地方長官，務即督率民衆，不分晝夜，切實搶險。各駐在部隊，並妥維防區秩序，不得因循坐視，貽誤事機。仰各遵遵勿忽！此佈。委員長蔣中正。二四，七，八。

荆沙交通，本日完全恢復；由荆城乘船來沙，規定每人船費一角。

十一日

外江水位，續退二尺。內河亦退尺餘。沿江路衝毀處，已動工修理。各茶肆相繼復業。災區淹斃人畜死屍，由水災會飭派紅船及小划，分途打撈。市內災民，計太師淵方面有一千九百七十一名，平民工廠有六百二十餘名，縣立二小有八百八十六名，三處共三千五百餘名。佛教居士林，於本日煮大豆七担，分往災區散發。

水災會平糶米在和豐榮豫興兩處開始發售。商會並揭出通告，俾衆週知。文云：

爲通告事，現時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因本市米糧缺乏，特購備米若干石，分發和豐榮豫興兩米店出賣，藉維市價。每人限定二升，每升暫定價七百五十文。時間每日上午七時至十一時，又下午一時至五時。仰居民人等一體週知。此佈。本日兩處購米貧民，異常擁擠。

本日下午四時，水災會舉行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到各委二十餘人；決議要案多件。復由該會函請江陵縣政府，將積穀准即開倉分發，以資救濟。函云：啓者，此次荆沙水災，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一切慘狀，諒已洞悉。惟據城沙商民報稱：現時兩地積存米谷，僅敷數日之用，人心甚爲恐慌。貴縣政府前次辦理積谷，已存有萬餘石；用特兩貴縣長請煩查照，准即開倉分發兩地應用，藉資救濟。即希見覆爲荷！此致。

復由該會電請財部孔部長，及上海經濟委員會宋常務委員，於荆沙災區，設法救助。並公推荆沙關許監督

鳳藻，赴京滬代表面呈一切。電文云：南京財政部孔部長，上海經濟委員會宋事務委員勛鑒：荆沙本年水災，災情重大，哀鴻遍野，待哺嗷嗷。對於疏江滙湖，尤關治本之計。茲經組織水災救濟會，先行借款檢險培堤，並統籌賑濟。特行公推許監督鳳藻代表趨前而陳一切，乞賜教救助，萬民感戴。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

本日徐總司令，爲災區災民請賑，特電呈林主席，汪院長，請立撥鉅賑，派員直接發放，或飭交省府，趕速救濟，以拯民命。文云：

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汪院長，內政部黃部長，鈞鑒：竊查荆江大堤，位於長江上游北部；關係鄂西鄂中數十縣人民賦命，至爲重要。慨自二十年大水之後，堤防遂歲加修，安瀾共慶。本年水勢，入夏以來，尙稱平穩。不意本月二日以還，大雨滂沱，連綿數日，以致山洪暴發，江流陡漲。至款辰，水位高度，已與廿年相等，所有堤防，均呈險象。比經職部，督飭駐防荆沙之特務團，與浙保安第七團兩團全體士兵，出發會同荆江堤工局，分段搶險，勉告無虞。乃麻日午前四時，忽據報荆江大堤上游離沙七十里，江陵縣管之陰湘城吳家大堤，因年久失修之故，突遭潰決。同日江流水位，竟漲至與二十年最高時，猶加一公尺有奇。水頭激增盈丈，堵立如牆，直貫江陵中心，有同萬馬奔騰；於是荆州城四面皆水深丈餘，而尤以西北兩門外，暨草市一帶地方，登時房屋牲畜，盡數漂流，其人民驟遭淹溺者，幾及全數三分之二。沙市附近，僅餘近堤之中心街市未及淹沒；凡土城內外之地形凹低者，以及便河兩岸，亦水深數尺。人民或攀樹顛，或登屋頂，或躋高阜。而沙堤因大雨未止，四面急流，頓時險象環生，發現漏洞數處，風狂浪湧，難民環呼救命之聲，與市民奔走呼號之聲，儼如天崩地拆，一種淒涼慘狀，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幸賴各部官兵，晝夜拚命搶築，始將沙市全埠堤防，暨上下游六十里內之江堤，與堤內環市一帶土圩開口，在萬分搖搖緊急中，一律趕修完整，粗告保全；否則於麻午人聲鼎沸中，盡赴汨羅江矣。庚日天晴風定，

水勢逐漸退落，人心略形安定。惟是四境嗷鴻哀鳴，水棲露宿，待哺方殷。且續據報稱荆江上游，枝江、麻陽、江口、董市兩鎮，全被大水沖沒。下游監利縣屬之二十月堤，以及北岸江陵縣保境院，樂志院，六合院，謝下院，青安二聖洲，周公院，石首縣復興院，張復南院，護堤院，永固院，與南岸松滋縣岩板院，江陵縣金城院，公安縣柳家院，秦家院，石首縣大興院，均于七八兩日，先後潰決；或南入洞庭，或東趨洪湖，汪洋浩瀚，莫知所屆，要不僅荆沙一隅已也。先是興山縣，地處高原，陡發蛟水，急流入江，以致墊成洶湧，潮沒無涯。綜此情形，災區之廣，自興山枝江而下達漢沔，幅瀾千里，縣治數十，凡鄂中鄂西向稱富庶之區，至是已淹沒無遺。人民之死亡者，殆不可以數計。際茲禾稼待登之日，驟成一片汪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生者猶冀免其復死；此數百萬鳩形鵠面之無告災黎，逃生無路，就食無方，倘不急施大批賑濟，則垂成餓殍，悉填溝壑，默念前途，何堪設想。即以荆沙而論，常年米棉出口，不下數千萬元，倘有餘蓄，以供民食，今則生計全絕。調查現時存米僅二千石，在平時已不足數三數日之需要。況此無數災民，刻正延頸待食，雖已由職會同地方紳商，於搶護堤防之次，兼施急賑之方，籌款購辦雜糧，派遣船隻，分途馳救，當已救出難民數千，現仍繼續收容，妥為安置，不令失所；究屬杯水車薪，恐未克拯其萬一。職駐防斯土，目擊心碎，伏思鈞座軫念民瘼，深切飢渴，用敢繕呈慘况，據實上聞，敬乞俯賜垂鑒，立頒鉅賑，或派員直放，或飭交鄂府，總求趕速施行，並懇酌籌接濟食糧辦法，以拯民命，而解倒懸，災區數千萬人民，實同拜再生之賜。迫切陳詞，千鈞一髮，諸乞鑒允示覆，無任禱禱！徐源泉叩蒸祕職印

沙宜沙瀾各棧航輪，亦於本日復航，乘客異常擁擠。

十一日

水災會於本日下午五時，開第二次常委會；關於各項救災事宜，多所決定。救濟股本日開股務會議；決議

：定十四日分組出發調查。計（一）草市，南湖，鳳凰台等處，推閻慶素王克明二委員調查。（二）李家埠一帶，推余克明鄭著安二委員調查。（三）荊州西北門，推韓憲先侯仲濤二委員調查。調查方式。一，口須方面，設法與災民，地方士紳，及保甲人員聯絡談話。二文字方面，每人須備日記簿及鉛筆各一，將調查經過及其建議筆記，撰具總報告提會核奪。

市商會以此次荆沙水患，異常危險，幸各駐軍人士等拚命搶堵，始轉危爲安。本日特電呈蔣委員長，暨徐總司令，請從優獎敘，以資鼓勵。文云：

武昌行營蔣委員長鈞鑒：敬呈者，此次荆沙水災，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一切慘狀，已由徐總司令電呈，諒蒙垂察。幸賴浙江省保安第七團團長朱奇，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鄂湘川邊區勸匪總司令部特務營營長蘇耀增，禁煙督察處巡緝第三營營長吳剛，荆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各督所部，拚命搶救，夙夜不懈；荆沙數十萬生靈得慶更生；詢屬再造殊恩，永垂紀念。用特電懇鈞座，准予特別優獎，以資鼓勵。無任祈禱！沙市商會及全鎮居民人等公叩真。

邊區勸匪總部，以江水退落；于本日揭發佈告，令四鄉災民，回家補種秋糧，以謀生計。文云：

爲佈告事：此次大水爲災，四境田廬，多被淹沒。其居住低處民衆，流離失所，惻惻殊深。但現在水勢日漸退落，凡已來沙市避亂者，應速轉回鄉里，查看情況，補種秋糧，以謀生計；萬勿長此坐食，致使公私交困，終受艱難。縱水未退盡，暫須棲身本市者，即應恪守秩序，服從軍警指導，守分安常。倘有藉端滋擾，妨害治安者；本總司令職責所在，決不寬容，即以軍法從事也。其各凜遵！切切此佈。

佛教居士林，本日煮大豆十八担；分三組出發救賑。計第一組赴關津口一帶。第二組赴北湖尾等處。第三組赴潘家台李家台等處。第一組因風大水急，當日未返沙。此次水災聲中，本市各慈善團體，其施賑程途最遠者，當首推居士林。



公安局本日將災民戶口查編竣事。

江陵縣府，今日派李南山赴陰湘城堤修築潰口，夫役由第一區公所徵募。辦法以工代賑。

十二日

水災會開第三次執監常委會；決議：災民衆多，由購買股及衛生股辦理防疫。災民每人每次發銀頭四個，米豆每日五合。請總部出示，禁止賤價出售耕牛。等案。並增設葺華寺，金龍寺，馬王廟災民收容所三處。衛生股實行防疫注射，全體人員，分赴各災民收容所工作；函請公安局派警士隨同辦理。

本市義成昌藥號，因市內災民麇集，特虔製萬應救急散，捐送水災會二千包，散發災民。

各界助賑，極形踴躍；水災會今日收到：第十軍部李殿元處長餽餅五簍。巡緝第三營麵粉六十袋。劉欽珊仙鶴寶丹一百小包。魯賢貴餽餅三簍。

浙江保安第七團朱團長，復購辦大豆赴收容所散發。天主堂修道數人爲災民診疾。全市道友，爲禱解災患，特發起萬民清醮七日；本日起十九日圓滿。並歡迎各大善士，沐浴參加，增設文廟巷內明德堂。

本日徐總司令，電請水災會設法救護災區未脫險難民。文云：楊參謀長紹東弟，林祕書長鏡清兄：○密。譯轉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鑒：真電誦悉。荆沙不幸，慘被水災，遠念災黎，實深懸惻。區區捐助，不足以言謝也。刻聞水勢已定，殘破之區，或可暫保。惟逃難來沙，及尙在原地未脫險者，想亦甚衆。甚望我僑商各界悲憫爲懷，會同努力設法救護，以延難民殘喘，泉力所能及及無不竭誠協助也。徐源泉叩。文已施祕印。

外江水位，自八日穩定後，即繼續退落。前數日雖兩度回漲，幸旋即復跌。據海關記載，一週間計退一丈有奇。本市沿江一帶，完全退出。惟數處淤泥未乾，尙不能通行。

內河水位，本日愈形低落；各街巷多已退出，公園路交通恢復。靈官廟巷，軟脚坡，因地勢低窪，尚水深尺許。

本日公安，謁穴，潛江，仙桃鎮等處，電綫修理完竣，交通恢復。其餘被水各地，亦正趕修中。下午南湖災民代表，向水災會請賑。

十四日

水災會舉行第四次常務會議，決議：保障院潰口由該會借洋一千元修築，辦法以工代賑；並由監放工賑兩股前往辦理。荆江大堤之得勝寺堆金台潰口，電請湖北省政府，江漢工程局，迅撥鉅款，並函荆江堤工局從速補修。等案。

荆江大堤潰口開始堵築，所需材料，本日先後運往。

水災會發出捐啓，並捐冊多份，分送各機關團體同業公會，廣爲勸募。捐啓文云：

××先生惠鑒：荆沙此次水災奇重，爲六十餘年來所未有。各界人士，發起水災救濟委員會，以期羣策羣力，拯救災民；若非募集款項，不克濟事。夙仰台端德望優隆，仁慈在念，特送上捐冊一本，即祈廣爲勸募，成斯善舉，多捐一圓，多活數命，不僅己身造福，厚德必蔭及兒孫。惟現在待賑孔殷，並望收到捐冊，於五日內募集成數，並將募得之款，隨時送交本市中國交通兩銀行代收，掣取收條爲據。每冊捐數，固多多益善；而最低限度，亦須二百元。刻下災民衆多，需款緊急，亟盼仁人善士，踴躍輸將，俾得集腋成裘，共襄善舉。特此奉佈，祇頌喜祺！

公安局准水災會衛生股擬訂暫行辦法七項，派警會同衛生股組織掩埋隊三隊，分途出發。復於本日令飭各分局分駐所，逐日在市區內巡查，如發現屍體，立予掩埋。原令云：案准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函開，查關於掩埋屍體事項，經本日常務會議決，衛生股擬定暫行辦法七項：（一）勿論人畜屍體一律掩埋，（二）

掩埋深度，至少須達一，五公尺。(三)掩埋屍體，須避開水井及市民飲用水源以及人烟稠密之處。(四)掩埋時須加入相當之石灰。(五)屍體有傳染之疑者，應由衛生股施以檢驗後，再行掩埋。如時間不許可，可照第二項之深度，加倍掩埋或燒燼之。(六)掩埋屍體，例應連同死者隨身衣物等一併掩埋。(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相應錄案，函請貴局，煩為查照，轉飭掩埋隊知照，迅速進行。等由，准此。查本局業經會同救災會衛生股，組織掩埋隊三隊，分途出發，經派警前往協助，但災區遺屍，均應遵照來函辦法，立予掩埋，以免腐臭，妨害衛生，茲經製定掩埋屍體牲畜報告表，令發該局，仰即遵照辦理為要。此令云。

市區災民，水災會組織股特擬定災民組織辦法，災民卹式，災民證等件，送請大會秘書處查照。並於本日由公安局令飭各分局所，切實辦理組織災民事宜。其辦法：(一)本市指定貧民工廠，為第一收容所。第二小學，為第二收容所。馬王廟，為第三收容所。趕馬台，為第一集合處。章台坊，為第二集合處。所有災民，應由各分局所，引至上列各指定地點，不得聽其散佈市面。(二)災民收容所，或集合處，由該管分局所，派員管理，酌派警士承辦一切。(三)各該管分局所，應將轄區災民，依照表式，造具清冊二份，以一份存查，一份呈公安總局存轉。(四)調查災民時，應仿照保甲編組，以十戶為一甲，編甲長一人；十甲為一保，推保長一人。調查完畢，即編列號數，每人發給災民證一方，以憑給賑。(五)凡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身體強健之災民，應另造壯丁冊三份，照第三項存呈。(六)領有災民證者，應各照指定處所居住，不得推雜。每日由管理員，不定時點名一次或二次，如有三次不到者，即繳銷其災民證。(七)無災民證者，放賑人員，應停止放賑。(八)續到災民，由各地管理員，隨時登記造冊，並發給災民證；仍照第四項之規定，補編保甲。(九)災民離沙時，應向直轄保甲長，報告離沙日期，並須繳銷災

民證。即由該管之保甲長，將災民證，轉繳管理員註冊。(十)各地管理員，於每日上午八時以前，將先一日實際工作情形，暨災民增減數目，報總局彙轉。(十一)災民如疾病死亡，以及在衛生上，必須急決之作，應由各管理員隨時用電話報請核辦。無電話，用簡單報告。災民冊式：(一)姓名，(二)性別，(三)年齡，(四)原有住址，(五)到沙日期，(六)離沙日期，(七)編列保甲號數，(八)備考。本日救護工作，佛教居士林仍繼續赴沙災區放賑。康生醫院院長李星階，率醫師多名，分別赴各收容處診治受病災民。水災會放賑股，放賑人員不敷分配，特於本日召集各同業公會主席討論放賑事宜；決自本日起，以後放賑人員，由各公會輪流分配工作。

### 十五日

水災會開第五次常會；決議：凡各處請賑者，應責成該地聯保主任或保長，遣其災民冊，由調查股會同請賑代表，實地觀察明確後，通知賑濟股收放蠶豆。一面由監放股派人會同賑濟股前往監督，以明實惠災黎。該會本日起並停止收買糧食。市內災民患病者衆多，由衛生股指定康生醫院治療。購置股並購長春丹五千包，交放賑人員分赴各災區散發。打包裝此次水災所收租金，派募刑股前往接洽請全數捐出，以襄善舉。開放各堆棧存米，准許自行出售。平糶米每升減售七角文。等案。公安局准水災會函，令積水已退地之災民歸家。邊區總部，嚴禁米糧出口。

### 十六日

水災會開第六次常會；決議：呈請總司令部，令江陵縣府及荊江堤工局，限期修築荊江大堤，及各民堤潰口。等案。

商會本日接到徐總司令獎勵此次努力搶險各聯保主任來電

水災會調查股，本日派員赴貧民工廠，章華寺，縣立二小，馬王廟等處，調查災民，並無懸。

### 十七日

水災會開第七次常會；決議：由調查，組織，保管等股，將各該股辦理情形，詳細列表，送交秘書處；具報湖北水災救濟總會乞賑。搭棚收容災民。推國醫公會主席羅楚元爲大會委員；並促從速組織國醫，協同防疫，治療患病災民。

保障院潰口，今日開始堵築；在災民中挑選壯丁，派往工作，以工代賑。

外江水位回漲，本日堤工局水位爲三九·五三〇，較昨日計高〇·二〇公尺。

### 十八日

水災會開第八次常會；決議：請託十軍駐漢辦事處，代辦蕪湖粟谷，救濟災區旱田補種。假公園中山紀念堂放映有聲電影募賑；影片由天主堂義務供給。等案。

市內災民增多。荆江大堤得勝台潰口，已堵築三十餘丈，高出水面約五尺。

江水本日續漲，堤工局水位報告：爲三九·六八公尺，較昨日計漲〇·一五公尺。

### 十九日

水災會開第九次常會；決議：由邊區總部派兵一排，前往協助堵築保障院潰口。將各潰堤實地視察經過，及被災實況，轉呈行營及省府。等案。

四十八師政訓處爲經募賑款，召集市內各聯保主任會議。災區發現急性腸胃結膜炎。江水回退。

### 二十日

水災會開第十次常會。

本市義成昌藥店，虔製萬應救急散，函請各機關散發災黎。

二十一日

水災會開第十一次常會；決議：在青龍觀外搭棚一座，收容災民；以五百人為限。凡瀟道來會請賑者，須具呈文，由該地保甲長領取賑物。等案。同日由該會函慰林椿茶樓該復上碼頭跌姓堤身。

省水災救濟總會，江陵縣查災委員覃行言，於本日凌晨乘寶和輪抵沙；下榻崇文街福記旅社。旋赴本市水災會商洽一切；並會同邊區總部救濟處韓處長，視察本市附近災情。

本日徐總司令，接到國府文官長魏煥燾電。文云：

沙市徐總司令助鑒：蒸祕電經呈主席閱悉。奉諭分交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等因，除函交外，特運查照。國民政府文官長魏煥燾印。

巡緝第三營捐洋五百元助賑。徐總司令慰勞荆沙團體士紳。邊區總部出示禁宰耕牛。武漢黃陂等處災民，約三百餘人，山水災會與三北公司商妥，免費派輪運漢。並由該會每人補助火食洋三角。本日由公安局派警護送上輪。

本日災民統計；共二千八百八十二名。

江陵第二區觀音塔等處，各保代表向水災會請賑。

二十一日

水災會開第十二次常會；決議：彙編總工作報告書。災民收容所改搭中山公園附近。災民食糧，改發四成米，六成蠶豆。並由購置股另購烘糕，酌給被災小孩。等案。同日公佈收支。分別批示荆沙附近請賑各區。省救災協會，江陵查災委員覃行言，今日乘船赴荆州視察。邊區總部特務營捐洋二百元助賑。國醫徐萬

青，黃公遠，余蔚青等，各就寓所，爲災民施診。

一一二二日

水災會開第十三次常會；決議：由會函江陵縣政府派員調查各區被災輕重，及受災人數，並派調查股赴漢陽附近被災較重各地調查，以資核情賑濟。國醫公會就市內設施診所六處；由該會會員輪流擔任應診。由會製發聯單，指定何春茂，魏成昌，大順生，杜同興，同春有六家取藥。由會函致建政廳，請通令沿江（宜昌至武昌）各處，如有災民指稱回籍者，請准予免稅；並由該會發給火食，製發證單，以資識別。等案。該會於本日電致省救災總會，請發給防疫藥品。文云：

湖北水災救濟總會主任單鈞鑒：荆沙災民數萬，一部居集城市，一部散居鄉間，值此大氣如蒸，水源涸竭，窮愁辛苦，餓殍滿野之際，瘟疫傳染者爲數甚多。局會經費困難，購藥有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仰會仁愛心懷，痛癢在抱，敬祈多賜協助注射藥品及人丹救濟水，八卦丹痧藥等，分惠仁黎，拯此千遺，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謹此電陳，仰候慈音。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叩。

紅卍字會遺隊出發，率領夫役，隨帶木匣多具，分赴各地，搜殮死屍。

水災會在中山紀念堂試映有聲電影。

本日災民統計：共三千八百零九人。

一一二四日

水災會開第十四次常會；決議：於災民中組織壯丁隊，送往保障院築隘；由組織股編成三隊，請公安局派員率往。等案。

五十八師師長何濟時，捐俸二百元助賑；由該師駐沙團長朱奇轉交水災會。

徐總司令爲沙市駐軍搶險努力，特獎給浙江保安七團士兵洋三百元，巡緝三營洋一百元，該團暨該營全數移捐水災會助賑。

沙宜漢各地電報恢復。

一一十五日

水災會開第十五次常會；決議：函請前外交總長陸徵祥募捐。等案。

全國經濟委員會觀察委員席桐青氏，本日會同堤工局韓股長，赴得勝台，保障院，隴湘堤等處視察。

水災會派員分赴各區視察災情。

江漢工程局查勘委員常百川抵沙。

一一十六日

水災會開第十六次常會；決議要案多件。

經委會席觀察委員，江漢工程局常查勘委員，同在荆江大堤得勝台等處視察完竣，本日返沙。

省查災委員覃行言氏，本日赴草市，關咀口，打銅場，觀音壩，了角廟，岑河口，隴湘等地視察。

水災會派員赴了角廟，觀音壩兩地放賑。災民二百餘名，由三北公司鴻元輪運漢。

一一十七日

水災會開第十七次常會；決議：再請省府加撥賑款。等案

蔣委員長對於荆沙水災，極爲關懷。水災會本日奉 委員長覆電。文云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真電悉；已令湖北省政府統籌救濟矣，特覆。蔣中正，發行政民印。

水災會派員赴打銅場，白水壩等處放賑。並分函國內聞人，及慈善團體乞賑。文云：



敬啓者：荆沙此次水災，空前未有。自江陵縣屬險湖吳家堤，衆志，保障等院，及得勝台荆江大堤潰決，江河并汎，荊州草市一帶，皆爲澤國。沙市附近，亦爲水淹。同時上下游之松滋，枝江，公安，監利，石首等縣，堤院復決口多處；沖沒人民生命財產無算。其災黎之僅存者，或栖息水泥，或逃赴沙市，奔走呼號，饑寒載途，慘不忍觀。所有前後災情，地方駐軍會同搶險，及籌集船隻食品，分途救濟情形，歷詳各次文電，計蒙均鑒。本會成立於災情吃緊之時，適丁夫青黃不接之際，雖自願任重力樞，而以數十萬災黎，待賑孔殷，不能不勉爲其難，力籌補救。惟是災區過廣，已到災民，雖經竭力設法安集，而四處扶老挈幼，磨集本市就食者，尚復源源而來。各地災民，雖已派員分批放賑，而散處大江南北，方在飢渴昏墊之中，嗷嗷待哺者，爲數猶不在少。重以田禾淹沒，復業無期，遍野哀鴻，何以爲繼。敬維先生念切痼瘼，情關一體，體贊呈捐啓一份，伏冀量力傾助，登高一呼，效潮危之援手，拯此千遺，酌一勺之廉泉，回斯浩劫；涓滴悉荷仁施，捐瘠胥萌生意。此則本會同人於馨香禱祝之餘，所爲荆沙垂死災黎，九頓首以謝者也。肅函奉達，敬頌台祺！

經委會觀察委員甯桐奇氏，本日乘輪赴監利東湖一帶視察。

學生暑期服務團，加入水災會調查股工作。

本日災民統計：共二千四百一十二名。

二十一日

水災會開第十八次常會；決議：對於災民賤價出售耕牛，或宰殺，由籌劃賑貸兩股，切實計劃，再行核辦。呈請邊區總部，禁止耕牛出境，與任意宰殺。呈請蔣委員長電飭農民銀行，從速來沙成立農村放款部。兩請華洋義賑會，派員來沙放款。災民需要種子，先向賑濟股登記，以便統籌購買發放。等案。同日該會

派員赴梅桃橋，太和港，及陽湖城一帶放賑。

## 二十九日

省水災視察團一行十餘人，由教育廳長程其保氏領率抵沙。水災會開會歡迎，並報告災情。當日旋赴貧民工廠，縣立二小，飛龍寺，各災民收容所視察。

荆江堤工局函請商會轉知各商店，凡搶險料具，不得高抬時價。

公安局分令各分局所，補報此次水災情況，及搶堵隄險經過。

江陵中學（前省立八中）學生組水災視察團，分赴四五六區調查。

## 二十九日

水災會開第十九次常會；決議：函本市六銀行，照華洋義賑會辦法，組織放款團體，救濟農村。並由本市農民銀行，呈請總行，從速來沙成立農村放款部，實行賑貸。等案。

省水災視察團赴荆城草市一帶視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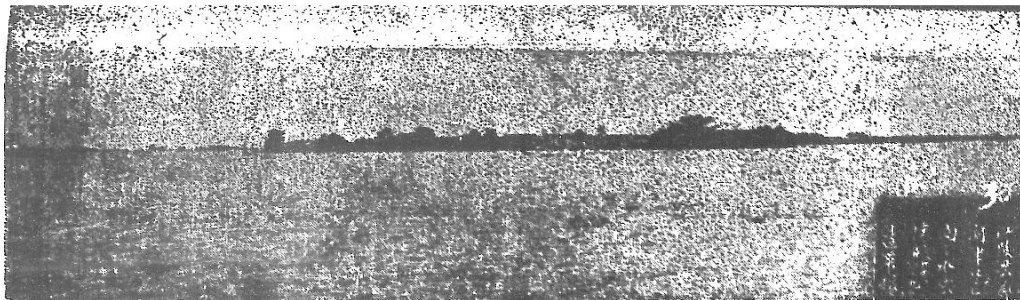
省查災委員單行言，在各災區視察完竣返沙。

## 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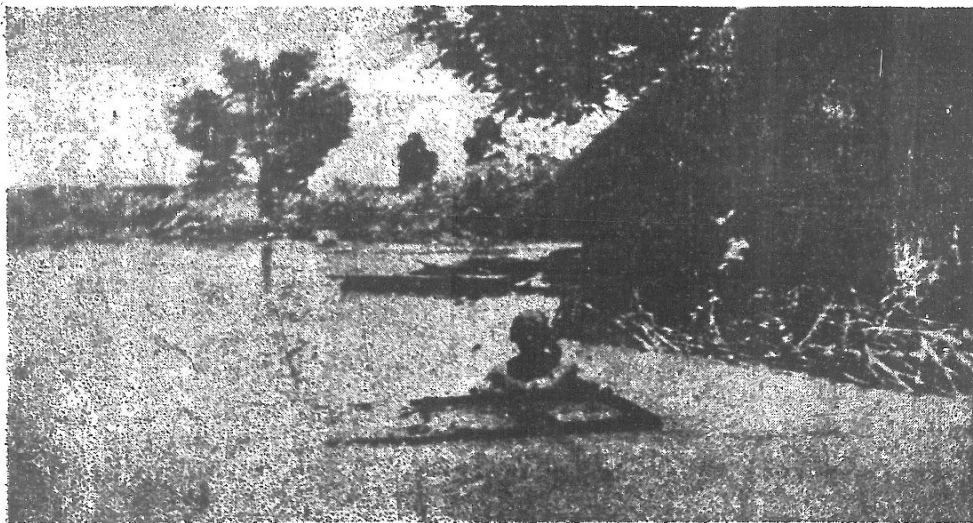
水災會開第二十次常會；決議：暫購粟穀，提前發放，俾災區趕補秋種。等案。  
省水災視察團赴萬城一帶視察。

（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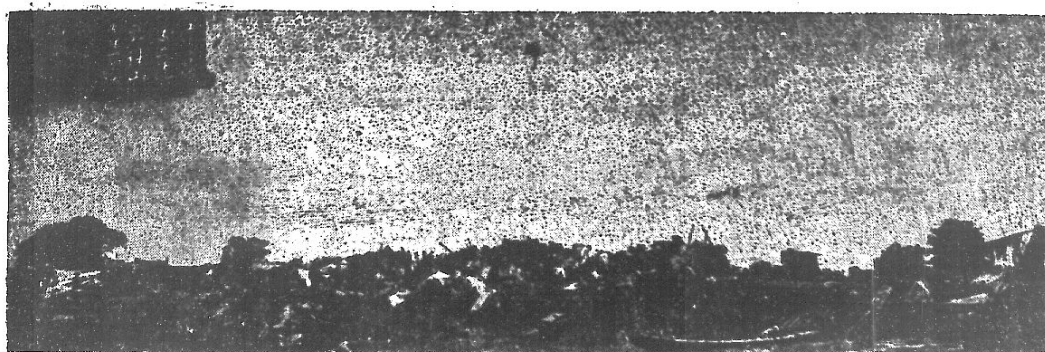
關隘口距本市十里，四面盡成澤國



洪水橫流中災民遷徙情形



草市外關咀口附近有二龍  
藏珠山，避難災民萬餘人逃居  
於此，嗷嗷待哺，慘不忍睹。



草市地形最低，素稱澤國之區。此  
次洪水橫流，該地受災特甚；房屋滅頂  
，倒塌甚多，人畜淹斃亦夥。本圖為該  
地南市之一角，因地勢較高，災民咸逃  
居於此。



# 草市大水剪影

緣發

端節過後，就小病了我的我，醫生囑咐要住在空氣流通氣候乾燥的地方。屋子本是舊雜而潮溼的，因病的關係，當然要想法解決住的問題。乾燥當然樓上較好，空氣流通呢？在原有窗戶的樓房，對面再開上一個，於是因陋就簡的整病室就這樣的完成了。移居樓上，較地下住室安靜得多，一切用具同書籍，也隨了他的主人遷入新居。病本來是苦痛的，好好的人誰也不願病，誰知這小小的病痛，竟救了一切器具同書籍逃出了水厄呵！

一個人住在樓上，非常的寂寞，加以連天大雨不止，整天的臥着，翻翻所有書籍，也是寂寞如故。說起了那幾天的雨，真是下得太凶！雨的狂打屋瓦聲，常常將在午夜熟睡中的我喚醒。夜是那樣的靜寂，本來清靜的樓上，到了午夜真好似深山中的古寺禪房。雨聲的凶殺，如萬馬奔騰似的一陣緊一陣，午夜熟睡醒來，真令人可怕，好是象徵着人間大難將臨，這樣的大雨鬧了三日夜，終到了一傷浩劫，可惡的大雨，真的成了大難的預兆。

夏曆六月初六晨，醒來時因夜間睡眠不足，已是樓下開飯的時候，衆聲嘈雜中，傳入我耳鼓裡的是大水來了。數十年經驗的父親，很有把握的說：「水本是漲了，也不過同往年一樣，定是沙洋倒了堤漫過來的水，不要大驚小怪。」

早餐在家人議論水勢中草草完畢。在樓上的我這時已洗過了臉，嗽完了口，靜臥在床「聽候解決」。天空已有了晴意，好似工作過重的人要舒口氣一樣，雨是停止了，太陽三天來未照臨大地，此時也羞答答的懶得出來。樓下傳來消息，是水漸漸的漲到了後門口了！北街已上了水，堂屋陰溝的水道，水不止的漫

出來，如滾水一樣，望望到有點意思。樓下鬧翻了天，由橋望望後面，水面平鋪，並非秋天，到有一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奇景。事情是有點不好了！素有經驗把握的父親也忙了手脚，指揮家人搬這樣又搬那樣。生在樓上好比在另一世界的我，這時實在安耐不下了，慢步的下樓，看看景况。天呀！望屋已滿是水。雖說水漫紙及牆，你想想在江中那需要船來制伏的東西，一旦作了不速之客跑進你家裡來，你要不要害怕呢？涉水的走到後門口，後門閉着，水不止的向屋內猛灌，如惡犬奔噬生人，其形可怕，轉頭來再涉水到大門。街心這時雖沒有上水，可是北街溼了半身的人們一羣一羣的擱男扶女的在向南街奔命，片刻前尚稱悶熱的市裏，這時毫無秩序可言，面熟的人，會面總是要問一句，「那裡來的水」？於是人言紛紛，羣議粥粥；甲說：沙洋那邊來的水，乙說：橋河（指拾週橋）來的水，丙說：南江堤倒了！打電話罷，電線是斷的，已打不通，派人打聽罷，往塘裡去九眼橋不能過，往沙市去，護國寺前面早有了水，這門怪物，駭死人的怪物——水，四面衝鋒的包圍而來，將我們草市的人羣，困在水中，舉步無路，求救無法，在驚濤駭浪中，誰都不知道水的來源呵！

水並不如此的就停止了他的雄威，在家人搬移東西的時候，愈漲愈凶，真是一轉瞬間，變幻無窮，到了大門口街心上水的時候，顏色也變了，先來時還是白的，這回來時是紅的，紅得可怕！是的，世界上顏色祇有紅的最怕人。你想想紅軍，現在雖說已被中央肅滅，說起來誰不談虎色變？你再想想流麻，殺人或械鬥的時候，血流出來的顏色，也是紅的，可怕不可怕？現在水也紅了，想必是連年天災人禍，殺人過多，如白鶴灘老七之吳稚暉所云：「恐不赤，血染成之歟」罷？總之可罷極了！一看了水的顏色來的是紅的，大家那知道糟了：真的怕是南江堤倒了！這時父親下了停止的命令，東西不要再搬了，就是堆在樓上，也無濟於事。我想這時全鎮人的心理，看看紅水，看看自己創造的房屋，房屋中的貨物，一定是想到：「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縱非心理大家，這種心理，我不猜就不猜，「一猜就是八九不離十」

人們在平時總是足智多謀，計劃週密的，一到了大難臨頭，就心慌意亂，什麼計劃也沒有了，像我們這一家家人，大小男女足足有十六個，還加上前後店員夥友，看看水勢來得如此這般的凶，三個鐘頭內，不折不扣的足足平地漲了五尺水，還不是度量衡的市尺，什麼保障也沒有，其將如何？

草市也有河道，南達沙市，東北達漢口，來往船隻亦多。在每年新穀米新棉花上市時，草市大碼頭，雖說沒有漢口大碼頭的沿江馬路，走襄河的輪船，像漢口大碼頭泊的那些民船，草市大碼頭也是有的。這時是六月初，正是麥子上市的時期，大碼頭的船隻，每天泊岸的也大有可觀。那時泊着這些船隻，在大水的當兒，是應該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同財產呵！然而，唉！還不是然而，大水一來，流氓和土匪也隨水而俱至；鵬不單行，這句過於武斷的話，這時草市的人誰也不能否認。船隻全被他們封着不能移動，看看全鎮人民在大水中挨命！草市人根本不是自縊，船老板也根本不是見死不救的大惡人，祇怪他們的生命太貴，不得不將船隻一律封鎖來自衛。

求救無望，退而自思解決之方。於是街市上一時又忙亂起來，家家門口都忙着紮筏，用竹子，木柱，上面架門，用鐵絲紮得緊緊的，作為水上臨時的保險住屋。本來價賤的鐵絲，這時一塊人洋，買不來四兩，幾百錢一團的繩子，非賣二串不可。街是素來窄小，加上各家門口的木筏，街上什麼人也不能走了！不能走人有什麼關係呢？根本還有誰能在街上走呢？除非他有分水法。木排笨重而飄蕩的放在街心，上面坐上幾個人，看看水由木排下流去，消逝了市面的叫賣聲，消逝了交易的爭價聲，消逝了機房的織布聲，消逝了榨坊的榨筒聲，消逝了米廠的機器聲……消逝了一切，佔有了一切，這就是今日前鬧熱的草市，這就是草市的市面！這就是大水中草市的輪廓。

人們最寶貴的是「生命」，其次當然是「財產」，在這大水洶湧而來的狂浪中，人們還可以同大水掙扎，「生命」暫保無虞，誰也捨不得睜着眼睛自己的貨物，財產淹沒在水中，水已深及大腿了，仍有人出入水

中強救衣箱，笨重的貨物，仍有人捨得出高價遷移樓上，仍有人垂涎高價，而站在洪水中流出額上的汗，搬取笨重的貨物。這時什麼都沒有定則，比如一包川鹽，你要愛惜轉在高處，起碼半元，甚至高到二元，你想不出這二元，就難得救出你的價值三十餘元的貨物；出汗的人們呢？開口就是說這錢不好賺，完全要拿性命來拚！北街地勢較低的店舖的貨物，全搬到南街，結果，第二天水勢猛漲，搬了的貨物也就隨着波濤流去，各貨物的主人，白白加上了一些運費在上面，受了夾料損失。水是故「平」的，無論你是窮富，你是大商家或小商家，水波過處，窮的是祇剩一雙手，富的也還不是祇剩手一雙？，大商家大的房屋同多的貨物全被水沖走，小商家小的房屋同少的貨物也全被水沖走，其實一也，到頭來，各看每人祇徒有一雙垂着的空拳赤手，誰有辦法？不過大家仰天長嘆而矣。

六月的天氣是長得一日如年，就是大水襲來，時間之輪並不見得轉得比平日快，人民卻度着這變則的生活，舉步維艱的如坐針氈，本來長得要命的夏日，這時真令人過一點鐘如行萬里路，又是毫無事事的抱着腿子閒坐着，四圍的水波滔滔，加以狂風大雨，波濤澎湃的向着街市上衝來，正是六月六的今天，人們穿上大棉襖，也敵不過風雨的侵襲，真的，不料炎炎的夏日，還能感受到如嚴寒的冬天。

### 到了夜晚。

靜寂的夜，也有巨聲狂號，犬吠雞啼之聲，雖說是聽而不聞，那波濤的巨響，在這夜裡，聲聲擊動人們的心房，在這巨聲過後，不知要犧牲多少人的生命，也不知要損失多少人的財產，這平如鏡的水呵，真如魯迅先生所說一樣：「看起來這樣柔滑的液體，誰想得到牠會要人的命呢！」一到下半夜，情形更加緊張了！北街房屋被水沖毀倒塌底陣陣慘痛底音浪，如天空巨雷般底連擊而來，使人們個個畏怕，都怕這無情底摧毀底巨力，要臨到自己頭上來。個個隱泣站在木筏上，在驚濤駭浪中，狂風巨雨下，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飢餓，忘却了全身被大雨浸溼已透，忘却了兩腿站在狂濤中受大水底洗滌，忘却了天地，忘却了人間，人



們都在另一世界裡摸索，那時唯一底要求是「生命」，唯一底希望「是光明早時到來」——漫長底黑夜，暗底黑夜，雖說是夏底夜，沒有一點星光，沒有半點螢火，祇有掀天動地底大水底波濤，大雨底浪花，全市鎮五千人底求救底慘聲，在調和中奏着慘痛底悲曲，度着夜底進行。

雖然抬頭望見沙市，全鎮電燈光耀照如白晝，想到那電燈光下底葡萄酒杯，陶醉在大飯店裏少們迷戀着的醇酒與少婦，真令人恨入骨髓，這近在咫尺底災民，你們在電燈光下安住底沙市人們，都不想法救濟麼？那時我要是能放赫瓦斯，一定要將大量底赫瓦斯放出，來毀滅沙市安逸底人們。當夜這樣底一時感情衝動，後來水退後才知道沙市當天並有救生船前來救生，因水頭高猛，不能划上，不得已退而設法。知道是一時興奮底囁語，是誤會了！現在作爲代沙市人祝禱底頌頌罷。

換命底好容易到了初七日早晨，地球雖說已接受了太陽底光射，然而雨仍是下得起勁，太陽深藏着不肯與世人見面，街市上祇有一大堆一大堆木筏，木筏上一大堆一大堆全身皆溼而且睡眠不足底人們，喝着大北風，望着紅底大水，用一句老文來形容，真是「沐雨栴風」——這不是人間，這不是街市，這完全是水底底大本營，是水底世界！

人們坐在南街木筏上，北街流水巨聲，很清楚底傳入耳鼓裡，實令人難堪，好奇心底趨使，逼迫着我約了一個同伴，每人拿上一根竹杖，跳下水去，在水深沒頭底街市上涉水到北街，幾次危險，全爲竹杖所救。平時不要一分鐘就能走到底北街，這時足足費了五分鐘，千辛萬苦底冒險才到了北街。不看則已，這一看，有分叫：

「愁腸千萬結，災疢實難忘！」（用富春堂本白兔肥語）天呵！從一家花行起首，一直到北頭東關橋，一家門面也沒有了！這八十餘座舖面，舖面內底人口，全數不見了！祇有由荊州小北門直流而來底紅水，在層層樓沖流無遺底墟地裡拖展地展成，因水而高出東邊水面八尺餘底掛簾流法，像一匹長綫在江心底

白布，流去了北街的房屋，流去了北街的財產，流去了草市的北街！人呢？還不是：

「有命的活了！無命的死了！」（用富春堂本白兔記語）到如今，熱鬧的草市的北街，祇落得「水裡撈月

「呵！

悲嘆了半天，帶着如弔古戰場的情緒涉水歸來，滿以為草市人民之禍，止於水，再沒有什麼厄運了！然而，這是一種理想，天地間事實與理想往往相違背，擺在眼前的事實，一大羣一大羣人們，很自由的跑向人家家裡，拿上一些自己認爲可以的東西走出，沒有誰敢放個屁，草市人雖說在大水中掙扎，眼睛還不會瞎，誰沒有看見一大羣一大羣糾糾的人們呢，管他媽的，有這大的水，自己生命都不知道能否生存於世界上，要東西幹嗎，自由的人拿去讓他拿好了，在這大水中東西無法保存，放在自由人那裡讓他永遠保存，也未嘗不可，橫豎東西不被自由人拿去，也要被水龍王拿去，同一不能保存也，讓自由人拿去，還有東西存在世界上，與物主無害，與自由人有利，吾人何樂而不爲？這樣一來，水經過後，貧富平等的草市，又可以自由了！謝謝上帝，大水之來，到將草市釀成了一個自由平等的市鎮！

不過自由平等底草市鎮底油水隨大水去了！現在留存底是街市的慘狀，災民的悲痛。大水的波濤聲是遠了！遠得聽不見了！災民底啼飢號寒底慘音呢？不知道何年才能在草市聽得見！

（大水週月忌日追寫於草市）

# 漢倫蘇



沙市

地址：中山二馬路

電話：一三二號

營業

##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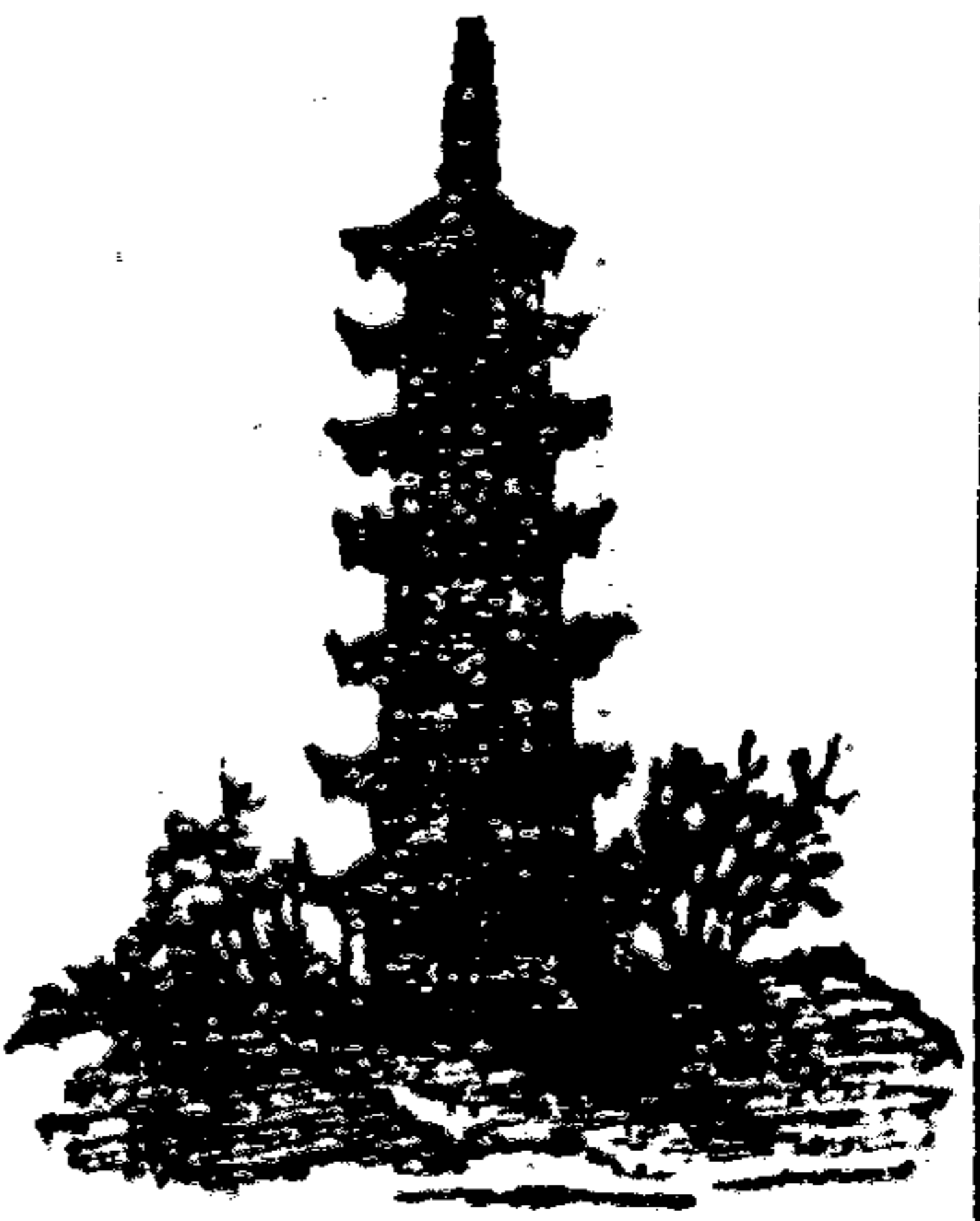
- 專售硃蠟貢宣
- 圍屏對聯文具
- 精製京式賬據
- 蘇裱名人字畫
- 承印軍政文件
- 禮帖信封信紙
- 匯票商標傳單
- 各種印刷俱全

## 達華日日夜夜照相

價目經濟  
出品藝術  
規模壯麗  
設備摩登

地址：中山

一馬路



荆沙首屈一指之

# 復和醫院

病房構造精良

各科設備完美

電療器械齊全

看護服務週到

地址沙市黨化巷

電話：三十六號

△出品精良 價目克己▽

沙市  
荆州 顯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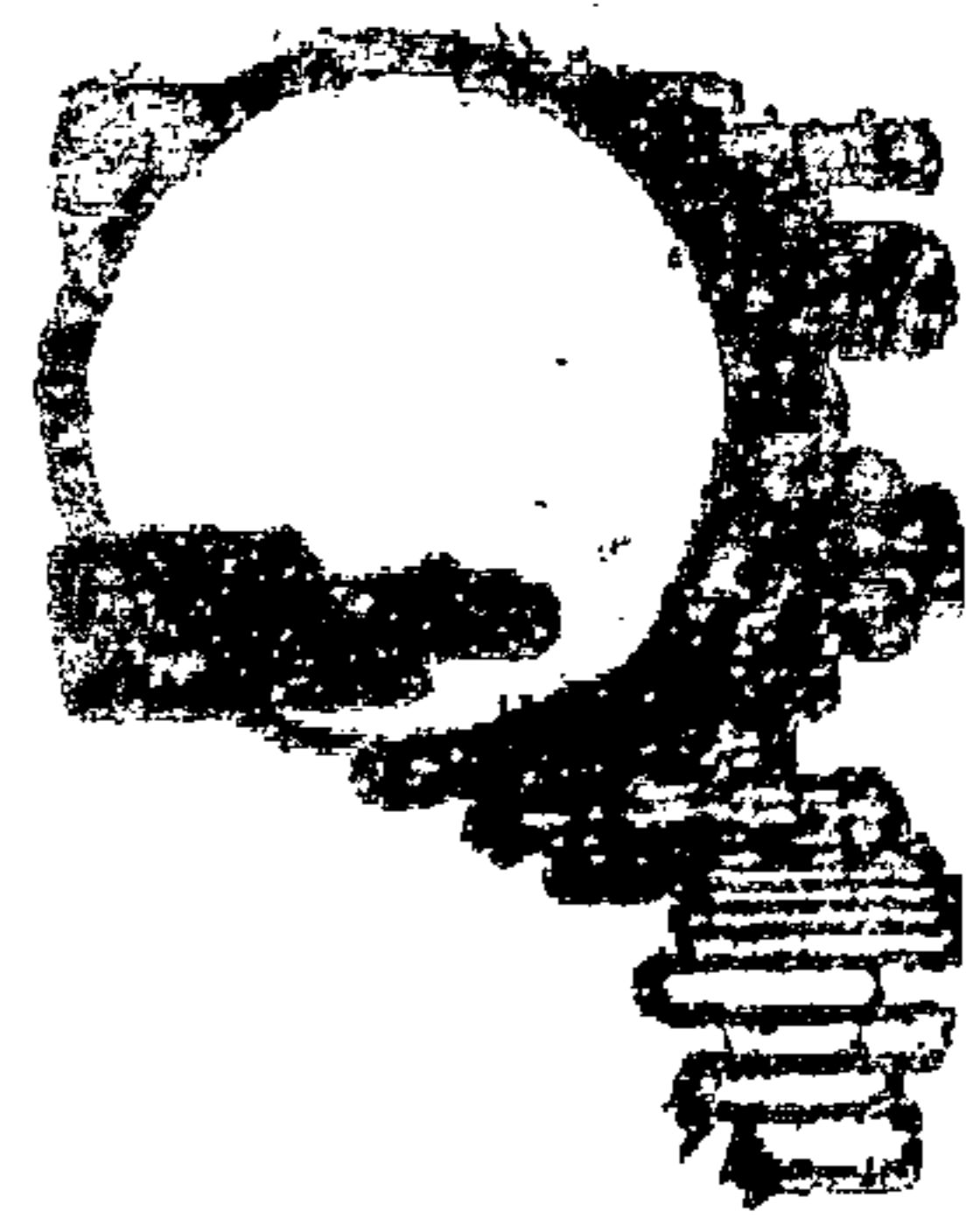
照

相

館

本刊水火險片

多係本館出品



## 搶險救災工作

# 浙江保安縱隊第七團沙市水災搶險報告

### 一、概述

此次長江上游，雷雨成災，山洪暴發，水位激增，本（七）月四日，沙市水位已與二十年之紀錄相等，沿岸多被淹沒，險象環生，同時雨大風狂，晝夜不休，堤身或漫或漏，顧慮堪虞，而沙市民衆，咸存僥倖心理，以百餘年來未受水災損失，此次雖江水暴漲，亦未必定遭陸沉。其鎮靜態度，非常人所可及也。殆七日上午十時，二碼頭堤身漫水，全市民衆驚慌大作，奔跑呼號，秩序紊亂，滅頂之禍，即在目前，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團奉令駐防沙市，休戚與共，存亡相關，四日晨迭據各營報告水勢暴漲及堤身低凹情形，竊以二十年洪水爲災，國脈斷傷，民命倒懸，種種慘象，如在目前，倘坐視不理，不特有忝厥職，亦屬有乖人道。乃於據報後即冒雨由文星樓至寶塔河沿岸視察，回團部後，復奉指揮官俞電令，以長江水位驟增，有加無已，沙市低凹，類同斧形，該團應協助人民搶險，

勿稍鬆懈，當即分別令飭所屬各營，並指定地點，分段担任搶險工作，幸我團官兵，咸具已溺已饑之心，於五，六，七，八，等日，努力搶救，雖狂風暴雨，不敢稍懈，沙市一隅，未罹水災，亦云幸矣，茲將各營連分段搶險情形，略述於後；

### 一一，第一營

該營担任泰山廟附近及純正街金龍寺大同一街各處搶險任務。茲將該營各連排搶險情形，列表於左：

### 甲 第一連

| 日期   | 搶險地點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泰山廟附近 | 距堤約二尺 | 官兵九十餘人 | 掘土担土另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完成十八丈長高二尺之堤身 | 二百八十餘個 |
| 六月六日 | 同     | 距堤數寸  | 同      | 同              | 繼續築高至三尺五寸    | 二百個    |
| 七月七日 | 同     | 午後漸退  | 同      | 右              | 兩端加長並築高一尺    | 二百個    |

## 附記

該連駐地荆不祠四週甚低，因荆江堤（壽勝寺）及陰湘堤於六日午後沒漫，該連駐地四週均遭淹沒水深丈餘，該連除一面搶築堤身外，並派一部回連搬運公物，同時並派兵一班將該連所屬民船施放人民計救出者三十餘人

乙，第一連

| 日分區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大同一街 | 距堤約二尺 | 官兵九十餘人 | 掘土用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完成廿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三百個   |
| 六月六日 | 同 右  | 距堤數寸  | 同 右    | 同 右            | 繼續築高二尺       | 二百餘個  |
| 七日   | 同 右  | 午後漸退  | 同 右    | 同 右            | 兩端各加長一丈並築高二尺 | 三百餘個  |

附記

該連駐金龍寺，屋舍被水淹沒，同時因數日晝夜疲勞及遷移駐地關係，於八日午後休息待命，旋以水位陸續降落停止搶險工作，

丙，第二連

| 日分區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純正街金龍寺一段 | 距堤約尺餘 | 官兵一百〇八人 | 分掘七擔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純正街地勢甚低計本日搶築廿餘丈長兩尺高之堤身 | 三百餘個  |

|    |             |              |   |   |                   |      |
|----|-------------|--------------|---|---|-------------------|------|
| 六日 | 泰山廟         | 距堤約一尺        | 同 | 右 | 繼續搶築完成<br>40丈長之堤身 | 四百餘個 |
| 七日 | 純正街金龍寺泰山廟等處 | 距堤數寸<br>一尺不等 | 同 | 右 | 該連分三處工作積極補修加高     | 未詳   |

# 附記

該連於七日午後，已將純正街金龍寺泰山廟各處，分別補修完好，并報告工作情形待命。

## 丁，機槍第一連

| 月  | 日  | 分區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 | 五日 |    | 大同一街 | 距堤約一尺      | 官兵九十人 | 掘土填土裝袋搗築四組分工合作 | 完成廿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三百個                     |
| 六月 | 六日 |    | 大同一街 | 同          | 同     | 同              | 完成梓堤一段      | 一百餘個                    |
| 七月 | 七日 |    | 大同一街 | 水位已漫梓堤之第三層 | 官兵九十人 | 同              | 繼續加高梓堤工作    | 因麻袋不敷改用麻袋裝填中填泥土計用麻袋八十餘個 |
| 八月 | 八日 |    | 大同一街 |            | 官兵九十人 | 同              | 繼續補修        | 九十個                     |



# 附記

- 1, 該連搶築梓堤一段，因水勢較猛，故八日仍繼續補修，以防不測。
- 2, 該連駐閩省老會館，地勢低下，亦遭淹沒。

## 戊，小砲第一排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泰山廟左側  |      | 官兵三十一人 | 該排協助三連担任挑土工作 |        | 未領麻袋  |
| 六月六日 | 泰山廟後左側 |      | 同      | 右            | 同      | 右     |
|      |        |      |        |              | 加高堤身一尺 | 三十餘個  |

# 附記

- 1, 該排駐閩省老會館，因地勢低下，亦遭淹沒。
- 2, 該排七八兩日，均參加機一連協同工作。

## 三，第二營

該營担任馬王廟晴川寄園後馬路及紗廠至大同一街一段搶險工作。茲將該營各連排搶險情形列表於左：

## 甲，第四連

# 附記

## 乙，第五連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馬王廟  | 距堤尺餘     | 官兵九十人  | 掘土增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完成廿五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三百五十個 |
| 六月六日 | 同右   | 與原堤幾成平行線 | 官兵九十人  | 同右             | 兩端各加長一丈五尺又加高二尺 | 四百個   |
| 七月七日 | 同右   | 同右       | 官兵九十八人 | 同右             | 兩端各加長一丈又加高一尺五寸 | 二百卅個  |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泰山廟   |       | 官兵九十人   | 掘土担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築成二十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三百個   |
| 六月六日 | 紗廠至大街 | 距堤一尺許 | 官兵一百零二人 | 同右             | 築成一百米達高六十生之堤身 | 五百個   |
| 七月七日 | 同右    | 繼續增高  | 同右      | 同右             | 繼續工作的增高至八十生的  | 二百個   |

|          |             |        |        |                         |     |
|----------|-------------|--------|--------|-------------------------|-----|
| 七日<br>午後 | 晴川寄園<br>後馬路 | 同<br>右 | 同<br>右 | 築成長一百米<br>達高六十生的<br>之堤身 | 五百個 |
|----------|-------------|--------|--------|-------------------------|-----|

## 附

## 記

1、該連除努力搶險外，並於七日午後，派遣士兵一班，僱請民船往塔兒橋一帶施救災民，計救出男女老幼四十餘人，

2、該連於七日晚餐後，據報紗廠門口至大同一街一帶，水勢驟漲將與堤平，復集合全連前往搶築加高補厚，至晚十二時始告完成，

### 丙，第六連

|          |                  |                     |                     |                                   |                         |                |
|----------|------------------|---------------------|---------------------|-----------------------------------|-------------------------|----------------|
| 七月<br>五日 | 紗廠至大<br>同街一<br>帶 | 距堤約三<br>尺水勢仍<br>在續漲 | 搶險人數<br>官兵一百<br>零三人 | 分組工作情形<br>分掘土坦土裝袋<br>構築四組分工合<br>作 | 工作成績<br>築成廿丈長二<br>尺高之堤身 | 用麻袋數量<br>二百八十個 |
| 六月<br>前日 | 同<br>右           | 距堤約一<br>尺餘          | 官兵九十<br>八人          | 同<br>右                            | 繼續協同第五<br>連加高補修         |                |

|    |      |            |   |   |                    |
|----|------|------------|---|---|--------------------|
| 六日 | 塔兒橋土 | 官兵一百       | 同 | 右 | 派兵二排搶築塔兒橋城脚漏洞其餘寶塔門 |
| 午後 | 城寶塔門 | 零五人        | 同 | 右 |                    |
| 七日 | 同    | 官兵九十<br>三人 | 同 | 右 | 繼續補修昨日未完工作         |

## 附記

1、該連於七日午後四時復奉令前往晴川寄園左翼馬路修築堤身。晚餐後，又往紗廠至大同一街，協同第五連趕築該處一帶加高補修工作

2、該連派兵一班施救，塔兒橋附近災民，計救出男女老幼二十餘人

### 丁，機槍第二連

|    |          |      |            |                 |                     |        |
|----|----------|------|------------|-----------------|---------------------|--------|
| 六月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七日 | 紗廠附近堤身漏洞 | 距堤二尺 | 官兵一百<br>五人 | 分掘七担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夜以繼日將各漏洞堵好並將堤身加高三尺許 | 二百四十五個 |
| 六日 | 土城       |      | 官兵九十<br>八人 | 同               | 協同第六連搶築土城加高補厚       |        |

|    |   |   |   |   |   |   |               |
|----|---|---|---|---|---|---|---------------|
| 七日 | 同 | 右 | 同 | 右 | 同 | 右 | 續昨日工作<br>分別補修 |
|----|---|---|---|---|---|---|---------------|

### 附記

該連除搶築紗廠堤身及補修土城外，并於七八兩日，派兵前往馬王廟一帶維持災民秩序，並代辦災民登記事宜。

### 戊，小砲第二排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蔴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紗廠右翼 | 距堤約尺餘 | 官兵三十人 | 掘士也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將該處堤身增高一尺許   | 六十五個  |
| 六月六日 | 同    | 右     | 同     | 右              | 繼續加高該處堤身一尺五寸 | 八十個   |
| 七月七日 | 同    | 右     | 同     | 右              | 繼續補修完竣加高堤身一尺 | 五十個   |

### 附記

### 四，第三營

該營担任石閘門，章華寺，劉家巷，青龍觀一帶搶險工作，茲將該營各連排搶險情形列表如左：

### 甲，第七連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石閘門一帶 |      | 官兵九十人   | 掘土担土裝袋，築成二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築成二丈長，二尺高之堤身  | 二百九十個 |
| 六月六日 | 同右    |      | 同右      | 同右                  | 繼續補修加高，一尺五寸   | 二百個   |
| 七月七日 | 同右    |      | 官兵一百零五人 | 同右                  | 繼續補修加高，工程之功不測 |       |

### 附記

### 乙，第八連

| 日期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月五日 | 章華寺附近 |      | 官兵六十人 | 分掘土担土裝袋，構築四組分工合作 | 將各堤低處加高 | 三百個   |

# 附記

|    |    |   |   |   |   |   |             |       |
|----|----|---|---|---|---|---|-------------|-------|
| 六日 | 同日 | 右 | 同 | 右 | 同 | 右 | 繼續將全段加高一尺五寸 | 二百五十個 |
| 七日 | 同日 | 右 | 同 | 右 | 同 | 右 | 繼續全段修補工作    |       |

## 丙，第九連

|    |    |       |      |      |         |        |        |       |
|----|----|-------|------|------|---------|--------|--------|-------|
| 五月 | 五日 | 近劉公巷圍 | 搶險地點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周蓆袋數量 |
| 六日 | 同日 | 右     |      |      | 官兵一百零二人 | 同      | 繼續加高五尺 | 二百二十個 |
| 七日 | 同日 | 右     |      |      | 官兵九十人   | 同      | 繼續修補工程 |       |

# 附記

### 丁，機槍第三連

| 日  | 月  | 分區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七日 | 五月 | 青龍觀一帶 |      |      | 官兵一百〇三人 | 掘土填土裝袋備築四組分工合作 | 將低處加高長約卅餘丈 | 三百五十個 |
| 六日 | 五月 |       |      |      | 官兵九十人   | 同              | 繼續補修並加高一尺  | 二百七十個 |
| 七日 | 五月 |       |      |      | 同       | 右              | 修補該段工程     |       |

## 附記

### 戊，小砲第三排

| 日  | 月  | 分區               | 搶險地段 | 水位高低 | 搶險人數 | 分組工作情形  | 工作成績 | 用麻袋數量 |
|----|----|------------------|------|------|------|---------|------|-------|
| 月八 | 七月 | 石關門章華寺觀公巷青龍觀一帶巡察 |      |      |      | 分四組出發巡查 |      |       |



## 附記

該排於五，六，七，八，等日，均分別派任石門關，章華寺，劉公巷，青龍觀一帶視察，負維持秩序，及報告水位之責，故該排未參加各連協助搶險工作。

竊此次荆沙洪水爲災，幸經努力搶救，沙市一隅，得慶安全，惟因荆江陰湘兩堤漫漶，荆州草市一帶，頓成澤國，人畜死亡，田禾損失，此時尙無從統計，惟自八日起各處災民環聚沙市，嗷嗷待哺，爲狀至慘，本團除派遣醫官爲災民施診疾病，官佐捐俸二百三十六元四角助賑外，復由

指揮官俞捐俸二百元用救災黎，嗣後又承

鄂湘川邊崗勛匪總司令徐以本團士兵搶險有功，蒙賞菜金三百元，以資鼓勵，拜受之餘，既感且愧，除函謝

徐總司令外并將獎金三百元悉數捐助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散賑子遺。又七日午後，水勢降落，本團搶險工作已告段落，惟念伏汛將屆，若不思患預防，仍屬功虧一簣，復於八日分別令飭各營連排繼續將各段堤身修補完好，以竟全功，現在荆沙水災善後，已由地方機關士紳等組織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負責辦理一切救濟事宜，奇亦忝列委員一席，並負工賑責任，此後當竭盡棉薄，努力赴之，俾受災民衆，早安生業，斯不啻爲奇日夜所馨香禱祝者也。浙江保安縱隊第七團團長朱奇

# 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特務營報告

本團對於此次水災搶險，保衛治安，救護災民，執行臨時戒嚴，暨派兵隨同堤工局人員趕得勝台等處堵築潰口，與災民收容處之維持秩序情形，報告如左：

本營執行憲兵職務，為勤務部隊，責任糾察紀律，保護安甯，維持秩序，溯自七月初四日夜，沮漳河洪水暴漲，後江水日漲，加之陰雨連綿，人心惶七，日夕數驚，本營以非常時期，為鎮定人心，而防宵小起見，當即下令官兵全體出動，晝夜梭巡，并於沿堤上自寶塔河，下至文星樓以下，分配哨兵，專負護堤之責，如堤身發生險象，即便搶護之，晝夜不息，風雨不停，所幸官兵尙能努力，梭巡以來，計先後察覺劉公巷文星樓等處，堤身發現漏孔，均經隨時協同友軍及堤工人員，竭力搶堵，得告無虞，亦云險矣。迨至六日陰湘堤暨荆江大堤所屬堆金台得勝台中間之橫店子，先後潰漫，直貫下游，荊州城外，草市一帶，暨沙市土城內外，與便河兩岸，頓成澤國四野之田廬淹沒，牲畜漂流，男婦老幼，哭號之聲，慘不忍聞。當時僅沙市中心街市未遭淹沒，而寶塔河上之二碼頭，因堤低漫水，尤岌岌可危，在此嚴重期間，本營一面派兵隨同救災人員乘划赴災區散放食物，及收容災民，一面協同友軍，督飭民快，搶險築堤，並在水面派出划哨多隻，以維水上治安。正在兼籌並顧，喘息未定之際，不意於七日之午忽謠傳二碼頭決口，霎時秩序大亂，人民驚恐呼號，奔逃哭泣，莫知所措，商業停用，形成慌亂狀態，大有不可收拾之概，本營乃力持鎮

靜，以作最後之努力，此即加強官兵，分乘汽車，沿各馬路往來梭巡，並曉諭商民，照常營業，勿自驚擾，其餘徒步者，騎車者亦加派巡察，於各街巷極力鎮攝，因而轉危為安，人心始定，事後思之，猶令人不寒而慄。蓋當時若非佈置嚴密，則沙市恐將為奸人所逞，不堪設想矣。當日并奉到

鄂湘川邊區勦匪總司令部命令，於即晚十時起，至翌晨五時止，宣佈臨時戒嚴，以防意外，施行兩日，復奉令延至夜十二時施行。於維護治安之中，而予商民以便利，他如派隊隨同堤工人員赴得勝台等處，堵築潰口，維持工人秩序，及災民收容處所之監護等，均皆本營對於此次水災前後之實際工作情形也。

#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報告

## 荆沙水災救濟事項節略

(截至七月二十七日止)

- 一，救濟委員會成立前軍政各界搶險救災概況。
- 一，關於搶險者：由鄂湘川邊區勦匪總司令部楊參謀長負責主持。
- (一)巡視江堤：楊參謀長於本月四日，由漢返沙，以雨大風狂，本市水位暴漲，沿

岸多被淹沒，頗爲憂慮。特於當日下午三時許，冒雨偕同公安局李代局長，暨總部羅科長孫副官等，由文星樓至寶塔河沿岸視察水位與堤身之高下，復至荆江堤工局垂詢防汛一切事項。

(二) 規定防汛事宜：楊參謀長巡視沿堤後即諭令堤工局星夜趕築低處並規定防汛事宜如下：1，防汛民夫由公安局負責代僱，2，寶塔河以上至堆金台由十軍特務營負責防汛，寶塔河下以至青龍觀由浙江保安第七團負責防汛，3，防汛經費盡量籌用再行呈報核銷，4，速辦防汛材料與器具以資應用，防汛事宜規定後，即通知各方遵辦，並派羅科長、孫副官等駐局督飭趕築，各部隊遂從此冒雨工作晝夜不休。

(三) 召集防汛會議：楊參謀長爲迅速搶險起見，首將防汛事宜規定交各方趕辦旋於午後六時許召集本市軍政商紳各界領袖，在總部開會計到數十餘人，討論防汛事宜，及籌集防汛材料，關於各種事項，均有週密規定，

(四) 電經委會撥款防汛：徐總司令以本年水位特高堤身危險，特電經委會，撥款防汛，並電何主任張主席轉陳需款情形，

(五) 河水狂湧江水瀾漫中之搶救江陵縣管之陰湘城吳家大堤等，潰決於六日，上午十時，水向草市荆州鋪天蓋地而來，流行急湍幾如萬馬奔騰，鄉村盡成澤國，草市登時滅頂，荆州城隨即被水包圍，至下午沙市，沿便河一帶，低地悉被淹沒，僅餘沿堤一線，同日因大雨滂沱外江水位暴漲較低處水已平堤，且有數處漫潰，形勢極爲險惡，幸搶救得力

致成災，茲將當時搶救情形，分述於後：

### 1. 沙市搶救情形：

(一)二磯頭危而復安。七日下午十一時，沙離二磯頭處，有三丈餘寬之堤瀾漫，水勢洶猛，形同潰決，一時馬王廟以下沿堤及金龍寺，沿堤居民，暨觀水者，紛紛向市上奔跑，全市居民，均大為震動，恐駭萬狀，上下奔跑，有如湧水一般，哭號之聲，不絕於耳，此時，浙江保安團巡緝營總部、特務營及公安局警士，堤工局員警，夫役共計五百餘人，捨命用黃豆蔴袋樹椿泥土等件，搶築堤梗。施行急救，經二小時許，將堤梗築成五尺餘高，水始停止漫入，隨後黨政訓練處韓處長，派員召集保甲長協助，遂由本市博愛鎮張主任，率同各保甲長，會同公安一分局張局長，與警士雇夫，六百餘名，又民權和平建設各聯保約雇夫五百餘名，同往二磯頭，再行培厚加高，於是該處始告安全。(二)沙岸荆堤加修低處，黨政訓練處韓處長，連日巡視沙岸全堤，以各段低處，險處，仍須加修，乃會商堤工局核定天主堂上首碼頭地低，約長二丈餘。當加高三尺餘，水府口下地低約長百丈，當加高一尺餘，鄂西旅社地低約長三十丈，當加高二尺餘，新碼頭以上至青龍觀下，峭口止地低約長三百丈，當加高二尺餘，係飭令本市聯保主任等率領數百人分段修築，並分派政工人員担任監工，已則親身到處巡查，不稍鬆懈，全部工程於八日築成三分之二。至九日上午一律完成，沙堤遂益增鞏固。計自四日下午起至九日止，浙江保安團巡緝營總部特務營及堤工局員警夫役搶救沙堤晝夜未息，七日以後本市各聯保主任，及保甲長，在韓

處長領導之下，復竭力協助沙市十餘萬人生命財產，賴以獲免浩劫，各部之熱心救民，殊爲可感，而楊參謀長遙承徐總司令之命，提綱挈領，廢寢忘餐，督率之力，爲尤足多也。

2) 寶塔河以上高城堤及荊州搶救情形。

(1) 御路口以上至關廟十餘里之搶救：寶塔河以上，至堆金台原規定由十軍特務團負責防險自六日水圍荊州李團長德惠奉楊參謀長命守城，僅留該團劉營在寶塔河以上一帶維護六日該處已極危殆，六日晚至七早江水復漲四尺，御路口以上關廟十餘里，均屬漫險象萬狀，當經特務團劉營長督同兵夫，拚命搶救，所有浸漏，均於十時鞏固。(2) 荊州城之搶救，荊州城自六日上午被水包圍，特務團李團長德惠氏督同官兵冒雨拚命搶救，經幾晝夜未息，全城賴以保全，尤以該城小北門數度漏水，險象環生，該團再接再厲，傾全力堵築，未致浸入，荊州二萬人之生命財產，得以無恙，莫不歌爲李團長之賜也；

二、關於救災者：寶塔河上下一帶沿荆沙之隄賴軍隊搶救得力，均未潰決，本可不致成災，距江陵縣管之陰湘內外堤及衆志保障兩院橫堤同時潰決，以至荆江大隄得勝寺堆金台一帶，內外水浸，亦遂衝潰，江河並泛，釀成空前浩劫原此次沮漳河洪水由鎮頭山脚澎湃而來，於四日夜將江陵縣管之衆志院橫堤保障院橫堤，及陰湘外堤（亦名吳家大堤）陰湘內堤（亦名方官堤）次第衝潰，於是荆江堤工局管之荆江大堤堆金台得勝寺一帶，內外水浸無力抵抗，即於五日夜漫潰，計保障院大小決口十三個，楚家台東西兩口，長約八十餘丈，深一丈有餘，橫堤口長約六十餘丈，深一丈有餘，吳家大堤潰口五十個餘個，其餘長

者有三（1）吳家大堤上首長約三十丈，深約一丈（2）官家窪，（3）黃家岔，各長二十餘丈，深五六尺一丈不等，方官堤潰口三十餘個，最長者爲朱家拐，長七十丈，深約一丈其他各處共長百餘丈，深約數尺一丈不等，得勝寺堆金台中間之橫店子沖五十餘丈，深二丈有餘，保障院橫堤，地勢高於橫店子丈餘，故橫店子水流特急，潰口特深也（按十二日雷偏函各處謂「派人查勘，吳家大隄並未潰決」又十五日所發表之洪水圍城記謂：「實地調查結果吳家大開安然無恙，又謂「陰湘城潰四五尺不等皆失真」此次潰決既如此衆多，水流方向，自極複雜，激盪所至沖毀特酷，由是南北兩湖各鄉村落，淹沒殆盡，田地禾苗，房屋牲畜，均被水飄流農民男婦老幼，有被水淹斃者，有攀登高樹者，誠極盡人間之慘事矣，值此一髮千鈞之際，本市軍政各界，本自救救人之目的，一面致力搶險保全荆沙，一面從事救災，賑濟子遺，奔走呼號，夜以繼日，急迫之情，真不可以言語形容一僅述其要點如次（一）派船救生：總部以災民或棲高阜，或攀樹顛，而待救濟，特飭副官處會同沙市公安局，將便河船隻督往四鄉，分途救生，從六日午起至七日晚止，連續救出難民無計州數，遂召集商會暨各團體，分担發給餽首，俾免飢餓，惟六日下午放民划二十餘隻，前赴搶救，行至中途，因水流湍急，不能行駛，遂折回。又各部隊扣有若干船隻放筒子彈，總部爲廣行救濟起見，於八日命令一律開放，藉資應用。

（二）收容災民：自六日起至八日止，救出災民甚多，遂在二小及貧民工廠，分設收容所，俾便照料，其在金龍寺一帶堤上之災民，則由自誠堂散發救火災棚數十架，免致露宿，

(三) 散發急賑：總部於六日下午七時，召集商會緊急會議，決定分途救濟水災難民，散發餛飩，分西門、北門、草市、南湖、北湖、洪家院、塔兒橋，七處散放，於七日早七時出發，並由總部特務營派兵十六名協助，此外各慈善團體及商家自行僱船四出救人放賑者甚夥，因此災民雖苦，並無餓斃之情事。

(四) 維持糧食：1 禁止居奇：自六日便河水漲，糧食商將存貨陡抬價格，米每石漲價二圓有奇，麵每斤漲價百文以上，甚有存儲不售，冀圖居奇者，因此貧民生活失據，市面頓成緊張氣象，總部特出示禁止，規定不得超過原有價格，並由韓處長分派政工人員，親赴各糧店調查並勸導，價格遂復歸平定。2 辦理平糶，一面由商會買米八百石，以平價出售，一面由六銀行電漢購米三千石，運沙平糶，均由楊參謀長韓處長督飭辦理。

(五) 電請賑款：徐總司令以災情重大，特電省府張主席及各層峯撥款派員賑災，對國內各慈善團體，亦均致電請求。

二，本會之成立及組織：本月初五以來，一切搶險救災，全由總部主持惟，災情重大，來日大難，善後問題，須賴羣策羣力，始克負荷，總部楊參謀長有見及此，特於八日午後一時，召集各界領袖及地方士紳假商會開緊急會議到會者凡一百餘人，當場決定組織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推人起草簡章，九日下午，復開第二次會議，通過，簡章，選定職員，遂正式宣佈成立，會中計設主席一人，由徐總司令兼任，下設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各推常委若干人主任委員一人，執行委員會下設秘書處及籌賑放賑兩組，監察委員會下設



監賑組，各處組織各視情形分股辦事，此組織大概也。

三，本會辦理賑務之經過：人類賦有互助之天性，本會同人既以拯溺拯飢爲己任，自當手腦並用，勞怨不辭，從救濟會成立以至現在，無時不在奔走呼號之中，雖赤日炎空，大風捲水，未曾少懈，茲將各組工作情形，簡述於後：

甲，放賑組：過去放賑情形，已於上述，該組於七月九日起，即繼續租用民船率領夫役攜帶麵餅粥菜，向各鄉村及本市災民施賑，縱因地區寫遠，或爲風浪所隔，放賑者以菩提之心，亦必設法前往，故此次放賑情形，尙稱普通而週密，在此十餘日間，發放賑品數量 and 救濟情形，俱附載於總報告表。

乙，籌賑組：關於籌募巨款，以應燃眉之需，實難之又難，幸當道諸公及地方好善之士，竭力捐助，廣施仁漿，故截至本日（二十七）止，已募集現洋元，賑米賑麵其他物品，亦源源不絕，對於調查統計，組織收容設置管理，籌劃分配，種種手續，亦甚完密妥善。

丙，監賑組：歷來地方會議，對於經費公物之用途，百弊叢生，此次該組對於放賑購置等項之監察工作，十分嚴密，而于會計出入之稽核，尤爲注意，故本會經費開支，非常節省，其用於賑災方面者，爲百分九一，一，而用于各項開支者，爲百分八九比。

丁，秘書處：秘書處綜合全會會務文件出入，報告之整理，及其他不屬各組之事項，其工作極爲繁瑣，然自司書以上，均爲兼職，但大多數均停放本身任務而來會辦公，其熱

仗仗義，實屬難能可貴，至於會計收支，衛生管理，亦均於報告表敘明之，戊，會議，本會執監常委聯席會議，每日舉行一次，每次三小時至五小時不等，截至七月二十七日止，共開會議十八次，所有討論議決之重要案，不下百餘件，一俟整理清楚後，自當另行述敘，災區範圍：災戶數目：災民數目：受賑災民數目：（俱見江陵全縣水災情形表）收容災民：前後共收容四千四百二十九人現尙有一千五百零三人。返籍災民數目。由交際股送返漢口者，三百五十九人，前後送回各鄉者，二千五百五十七人。賑款來源及數目：領款；領到徐總司令轉來省府賑款五千圓，捐款；共收到捐款一萬零五百零四元一角。借款；由沙市市政整理委員會，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部及交通銀行，共借款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三元七角八分。賑款付出數目：賑災用費；五千九百四十三元九角三分。買平糶米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五元六角六分。各項開支；五百六十四元零四分。賑糧賑物來源及數目：購買方面；賑糧，麵餅，三萬一千四百二十斤。豆，一千〇〇一石五斗，食米六十四石六斗。川鹽，一百四十斤。醬菜，五十五斤。烘糕，十斤。賑物，長春丹，五千包。煤球，四石，乾柴，四百四十斤，松柴，二千五百七十斤。煤油，三十斤。捐助方面；賑糧，麵餅，二千九百四十七斤。麵粉，六十袋。賑物，長春丹，六千包。仙鶴丹，二百袋。濟衆水，二百四十瓶。救急散，二千包。發放賑糧賑物數目：賑糧；麵餅，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白米，九十二石零四斗八升，豆。九百三十九石二斗五升。食鹽，一百八十斤。醬菜，五十五斤，烘糕八十斤。賑物；長春丹，五千七百五十包。救急散，一千八百五十包，仙鶴

丹，一百六十包。濟衆水一百瓶，煤球，四百斤，松柴，二千六百七十斤。蘆柴，四百四十個，煤油三十斤。

組織情形：收容災民，指定趕馬台，馬王廟，江陵二小，台寺坊沿堤，貧民工廠，十方菴，武郡寄園，韋華寺，爲收容所，並另于公園西端，搭蓋可居千人之新收容所一處。清查良莠，爲恐匪類混跡，特製發調查清冊，責由管理人員查填，以資攷核。組織戶口；爲維持秩序及便利賑物起見，並製發組織災民辦法，按照保甲組織，將各收容所災民，編成戶口並發給災民證。監護災民；爲維持秩序及便利收容起見特請公安局，各增加崗位二所，又派長警數名，巡視維護，並搭蓋棚屋，勒遣回籍，查明有家可歸者即給資或賑糧，勒令回家，以免流離，衛生組：掩埋。組織掩埋隊三隊，收埋人尸十五具，畜類十九具。防疫；注射災民，虎列拉腸壑扶斯等疫苗約二千人，並印發衛生須知一萬份，張貼災民住所及通衢，並由各股隨時赴四鄉，散發防疫藥。醫療；由本會指定康生醫院，負責治療，患病災民，另由本市中醫十餘人，分途向各災區醫治，藥費由本會開支。宣傳，派人分赴災民居留住所，講演衛生須知。募捐情形：捐冊：本埠，共發出捐冊一百七十八本。（現已收回二十三本）外埠，共發出捐冊一百六十四本。（除俟續發）捐款：除徐總司令捐助一千元，省賑務會撥來急賑五千元，及楊參謀長紹東等，樂捐二千二百四十二元五角外捐冊上截至二十七日止，實募得洋七千二百二十二元六角整，平糶情形：來源：1，由漢購遺一千五百石，2，由三北公司購進九百四十六石。價格：買入，1，漢米每石八元二角五分。2，

三北公司米每石七元三角，賣出，零售，每升七百五十文，後減為七百文；蕪穀，上等熟米，七元七角，次等熟米七元。零售：共售出二百四十七石六斗五升，蕪穀，六百石。現存：一千五百九十八石三斗五升。賑貸情形：已辦事件：增加裕農興放款。業已商請中國農民銀行，呈請總行，先行增加該興放款三萬元。裕農興滿當展期，已商請該興最近滿期各營，訂定展期辦法，以利貧民，業經同意，允為統籌。計劃事件：擬就經濟能力範圍以內，統籌實施，貸糧，貸錢，貸種，貸牛，貸農具，以廣救濟，並擬呈請中央賑務會，省救災總會，籌撥巨款，派員前來刑沙。實施賑貸善後工作。特請華洋義賑會等團體，及救濟農村各機關，予以協助。附記：一、本表統計，係由本會成立之日（七月八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七日止。

二、本會賑災用費，與各項開支，百分比九一，三四，比八，六六，因限于格式，未能列入。三、購置項下，尚有細賬，未能列入，另表報告。四、災區範圍欄，各區係指江陵縣屬。五、款物來源，及發放數目，間有不符者，係報告時間不同。

四、今後賑務進行之計劃，本會自成立以來，為時兼旬，施放急賑，辦理平糶，堵築保障院潰口，皆為最重要工作，惟災區廣大，災民衆多，善後問題，千頭萬緒，今後賑務進行，不能不有確切計劃，茲述其要點於後：

一、確定急賑之分配及結束之時期：前此因洪水陡至，災民有轉徙市者，有棲息高阜者，有高舉橫枝或暫登屋頂待救者，情事急迫，須臾難緩，故隨時派員施放急賑無一定

情緒，現時水已退落，各港口亦次銷修後，安撫流離，使之歸家恢復生產，實為目前第一要務，惟禾苗淹沒秋收無望，短時間之急賑，萬不可少，應確切調查災情輕重，災民數量，予以一定編制，妥為分配，並視補種情形，規定結束時期。

二。耕牛之籌辦與維護及種子之散發：大水陡泛，耕牛被淹死者甚多，即耕牛未被淹死，人民迫於生活，多以賤價出售，為恢復牛產縮短災期起見，對此重大問題，應迅籌救濟擬由本會商同銀行放款，或以本會名義向銀行借款，用互助會辦法，轉借農民，其有耕牛者，即以耕牛作抵押品，仍讓其飼用，不准售賣，其缺乏耕牛者，則借錢購買耕牛以備使用，又目前水退較速，尚可補種秋苗，亟應調查各處適宜之農作物，由會代為籌辦種子，散發應用。

三。積谷之公平放借與平糶之繼續辦法：江陵各區積谷不在少數，擬請上峯准予給借災民，藉度目前難關，一俟明年秋收，即令照數歸還，如此，災民得以維持劫後餘生，於積谷亦無損失，似屬允當可行，此點如蒙上峯批准對於放借手續，應嚴為規定，並須派員監督辦理，免滋流弊，又本地附近各縣，秋收既已絕望，所有糧食價格，勢將日益增漲，市民生活，必大受影響，故籌辦米麵調節市價，為後此最要業務，本會辦理之平糶，須設法繼續推進，不可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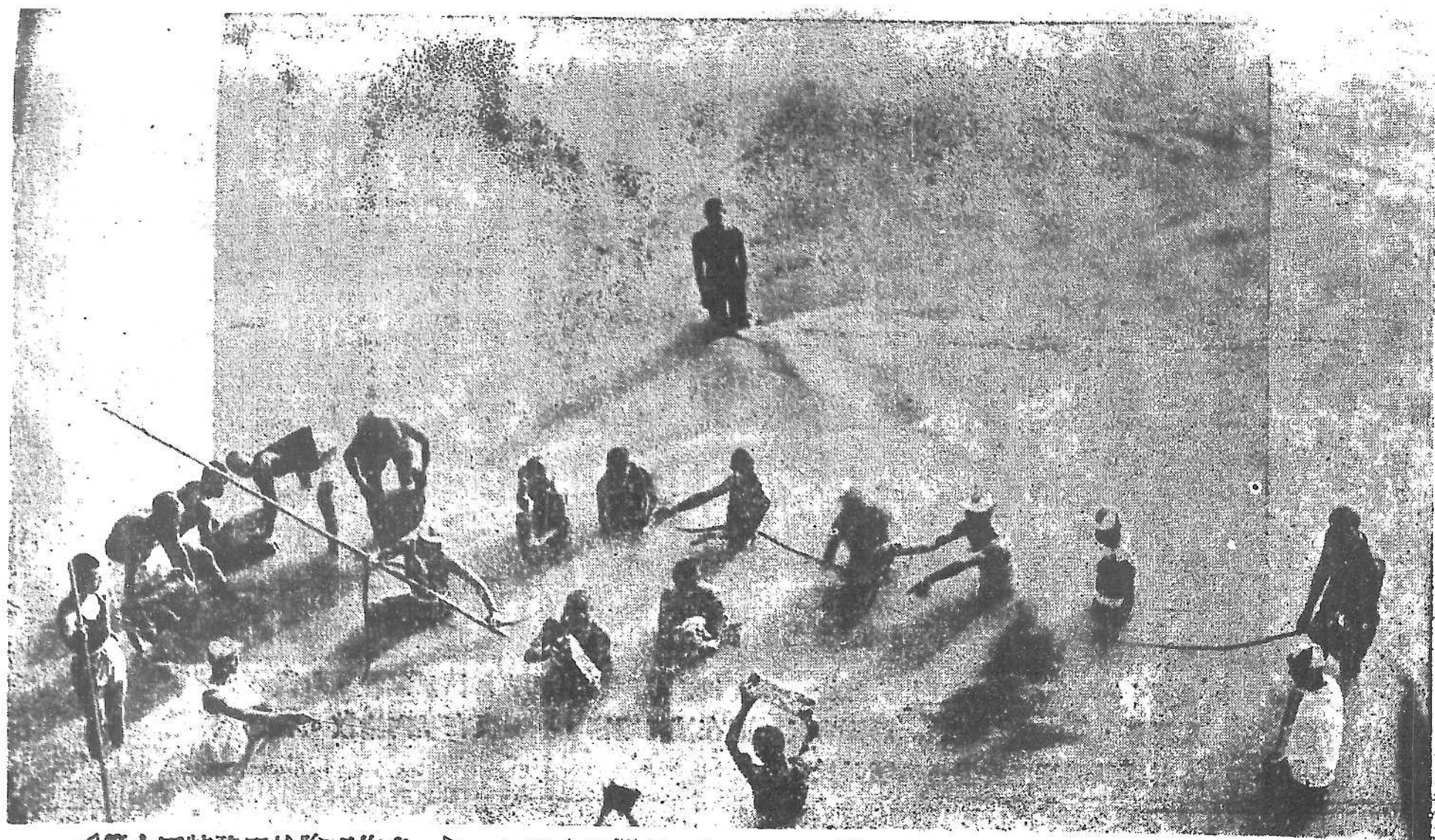
四。典當期限之延長與資本之增加：本市僅一裕農典，合原有資本與銀行貸款為數五十餘萬，在平時自可週轉裕如，水災驟至，當衣服者增多，資金已感受拮据，加以人民

此不測之禍，在近數月內滿當者，實無力贖取，擬請展期三月，以示體恤。但當期延長，資金停滯，爲事實上必不可免之困難，本此種種情形，擬請原貸款之中國農民銀行及湖北省銀行，廣爲增加貸款數量，一面維持興業，一面救濟災黎，蓋一舉兩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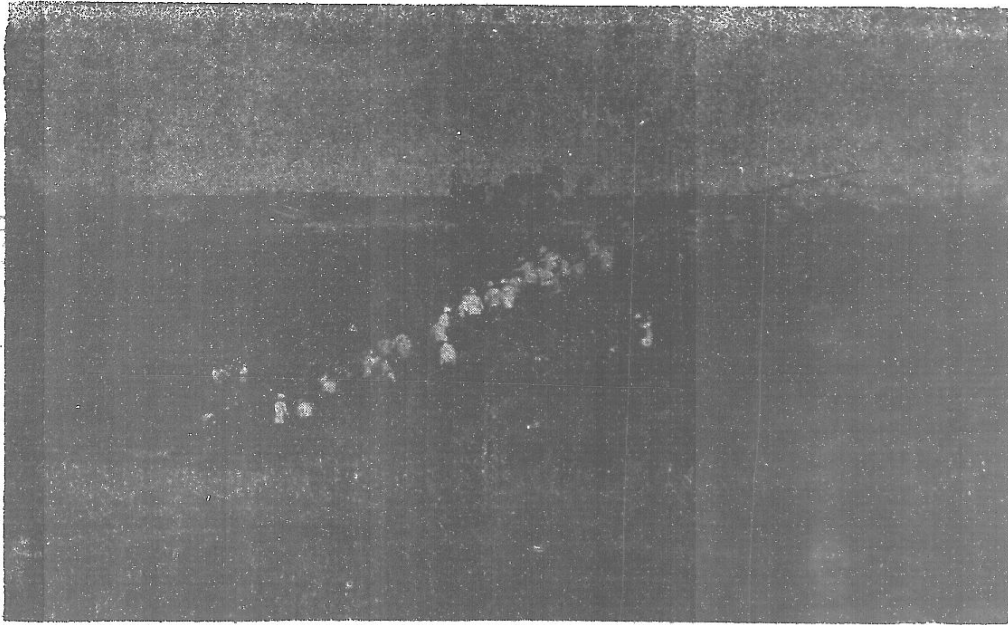
五、疾病之救治與瘟疫之預防：災後因種種關係患病者甚多，本會除在沙市已設有施診所六處外，擬相機在鄉村設法增加，藉廣救治。至預防瘟疫，清潔須時刻注意，注射尤爲重要，本會財力，只能施行少數注射，及湖北救災總會請求發給藥品，一俟奉到，即實行各項注射，藉以防患未然。

六、失業與失學之救濟：本市紡織紗廠及打包廠，凡有男女工人數千，女工佔大多數，皆依此爲生命者。今年附近各縣棉花收穫有限，該兩廠勢將停辦，或縮小範圍，原有工人，生活失據，擬請上峯特予設法救濟，又本市私立小校林立，平時經費，均成困難，然尙可勉予維持，災後商業蕭條，私校教費，均陷於無着。停辦勢所難免，兒童將因之失學，擬懇湖北教育廳在特種教育經費項下，或其結存項下，暫予撥給一部補助，藉資維持。

七、冬賑之籌劃：冬賑與冬防關係極鉅，過去四年歲豐登，無衣食者佔極少數，冬賑由各慈善團體，自由辦理，可資應付，本年災情奇特，對於冬賑，非有整個計劃，不易維持治安，故本會須爲之籌劃也。



◀第十軍特務團搶險工作之一▶ 荊州小北門外，水勢極大，內有水池一二個，均被水衝，水漲至此，山洪陡至，不及堵塞，水來之後，灌入城中，急如湧泉。比經荊州水災搶險會雇工用蠶豆堵塞無效，十軍特務團官兵乃冒險下水堵塞，圖即該團官兵在城外工作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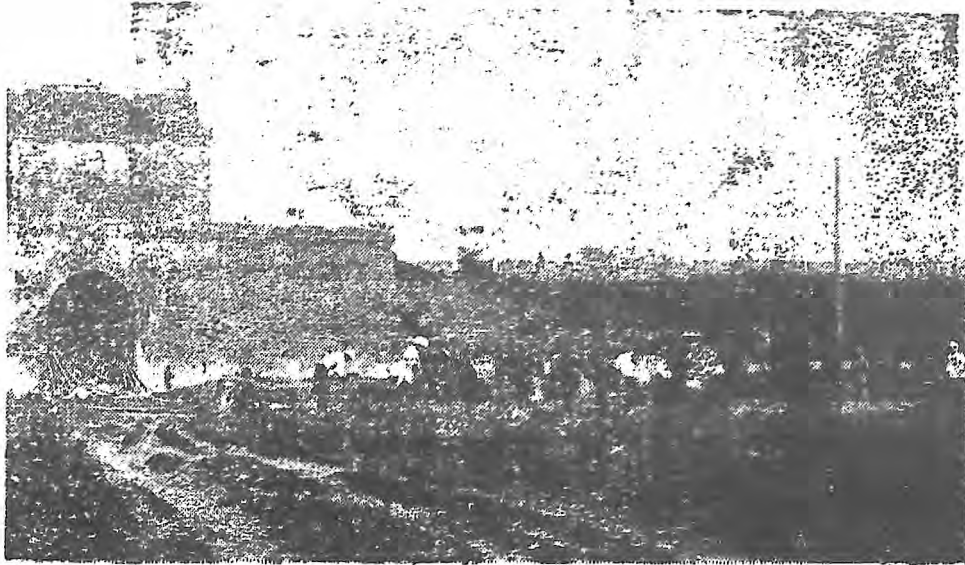
◀第十軍特務團搶險工作之二▶ 小北門之水洞在城內方面因無隔板，水灌入甚多，低處水已過膝。該團官兵一面在城外堵塞，一面復在城內搶救。有△者為該團第二營營長侯斌傑氏。





◀第十軍特務團搶險工作之三▶ 荊州西門附近城牆，於八日崩潰一段。特務團官兵拚命搶救，幸未出險，有○者為該團團長李德憲氏。有×者為該團第三營營長周蔭祺氏。

此係填築情形之一耳



〈第十一期防務工作之四〉 西門附近城牆崩潰一部份之後，西城牆下，土壙單薄之處，更爲危險。該團官兵搶救愈力，官兵抬土填築，晝夜不息。圖係填築情形之一耳。



荆沙道上之白雲橋一帶，一片汪洋；昔日走車馬者，今日行船筏矣。

#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江陵防水日記錄

七月五日

⊙ 本日上午十時奉

參謀長楊命令以江水陡漲，沿江陽岸，危急萬分，着本團派隊担任防護事宜，當即派第一營劉營長紹坪率兵三連，前往馬王廟，御路口，胥箕窪一帶，勤慎防護，並架設臨時電話，（由御路口至荊州城本團部）以資聯絡，俾隨時增加部隊，搶護迅速之用，

⊙ 下午四時據城門衛兵報稱，西北兩城門外，水位增強，濠橋將就淹沒等語，即時以電話通知七區專署，漲水情形，並請其準備本城防水材料，

七月六日

⊙ 本日黎明，於傾盆大雨中，突來丈餘水頭，西北兩門及小北門，平地水深丈餘，但事出倉卒，水流湍急，居民廬舍，淹沒者不勝其計，所幸城門守衛各連會同保甲長數人，搶堵剛板，未遭波臣之患，然水勢陸續增漲，大小北門兩水洞洪水內灌，情況危急萬分，地方行政機關，事前毫無準備，且無負責人員，以致民衆各顧生存，公益不暇，本團以爲保衛地方，職責攸關，荆城安危，千鈞一髮，行政機關雖不負責，武裝軍人決不能民命兒戲，本諸城存國存之目的，乃授各營口運命令如左：

四城門歸第三營趙營附孫璇，負責搶堵，無論晝夜不得疎懈

大北門及附近涵洞，歸第三營周營長陸寶，無間晝夜負責搶堵之，

小北門及附近涵洞，歸第二營營長侯斌傑及孫營附元基，無間晝夜負責搶堵之，

南門城河之連李連長無聞晝夜，負責搶堵之。

○東門城河，歸第六連趙連長無聞晝夜，負責搶堵之，

○至晚雨如傾盆，風又狂作，周圍城牆，千瘡百孔，冒雨巡視之餘，以為非徵民夫協助，不足以救  
○第一，乃督調七區雷專員，請其連派民夫，協助搶救，渠謂已打爛出示招集矣，民夫不去，渠亦無法云云  
，適西門告急，刻不容緩，於是辭出，再調第三營周營長增加部隊，前往西門，澈夜防護。

○是夜全城人心惶悚，商店閉門，謠言四起，有謂專員已經搭船他往者，有謂躲往某處者，蓋因民  
乘船終未見專員之故，本團為顧全街市治安起見，於各街口均派哨兵警戒一切

## 七月七日

○本日上午四時，小北門水洞，徵到民夫百餘名，惟以縣府無人督率，且以雨大風急，民夫不堪其苦  
，一到即行逃散，致將本團險險士兵，衝到數名於城下，跌得頭破血流，聊誌之，以為水患之記痛焉，

○黎明擬將水情報告楊參座，兩電報電話兩綫，均已被水沖斷，滯流之急，亦云洵矣，

○上午六時許，西北南三門，同時紛紛告急，並謂各連士兵，因在狂風暴雨中，赤臂搶救晝夜之久  
，目不交睫，僅食一餐，多有口吐白沫暈倒在地者而以水勢仍在增漲，情況不容稍息，為應付緊急計，當  
召集地方各法團及紳商等，組織江陵水災防險委員會（午前九時開籌備會，正午十二時，開成立大會，議  
定會址在中心小校，每日開常會一次）由本人提議，借用豐年米廠之存米，擲為民夫之酬勞，每一民夫，  
日給大米一升，日食稀粥兩餐，此法施行之後，每日可徵民夫三四百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甚矣哉。

○午後二時，西門水位，漫沒兩板，水流入城甚急，因城內麻袋，搜羅殆盡，於是派本團軍需及各  
團官，各處倉庫守備，嚴加防範，當晚由一四二團，借到麻袋一守條，四一師六連，並將本團各連裝米  
之麻袋，搜出三百餘條，共得一千四百餘條，編裝土豆等物，始將西門漫水險，防堵嚴密，然軍民兩方

合作，數夜始克完工，亦云疲矣。

⑤ 午後十時據侯營長報告，小北門附近水洞，搶堵雖自費無功效等語，當即增加部隊，仍繼續努力搶堵。

七月八日

① 本日水勢雖未減退亦無增漲，城裏人心稍安，城外哀鴻遍野，於是徵船十餘隻，派員押護，開往東北城外及草市一帶分別救濟難民來城，前後共計五百餘人。

② 大北門東側之城牆於上午九時坍塌，約有七丈餘寬，當即冒雨搶築，幸皆無恙，軍民努力，勇義堪嘉，同時據報，西門開口，年久失修暨左近城牆，均皆裂縫，倒塌堪虞，乃於城內，釘以木椿，覆以鐵絲，萬一之保全。

③ 下午一時，水位約退二三寸。

④ 是夜西門迤北約二百米遠處，城牆崩潰十餘丈寬，適當水洞正衝，形勢極危，亦於當時堵築，未成大患，

⑤ 本日傍晚，因水勢有漸退模樣，而西南兩關商民財物，尚有未經漂流者，紊亂無序，當為預防不肖之徒，乘機竊取起見，即派官兵，駕船巡查，以資鎮懾。

⑥ 參座楊顯全城內軍民，派趙李兩副官送來麵粉二百袋，並麻袋二千條，為救險之用，據云：自六日晨由沙市出發，因水流湍急，駛行極難故遲之今晚始到云：

七月九日

① 本日上午五時許，大北門東側，又塌城牆一處，約七八丈之寬，當時堵築完畢，

民矣。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陸軍第十軍特務團團長李德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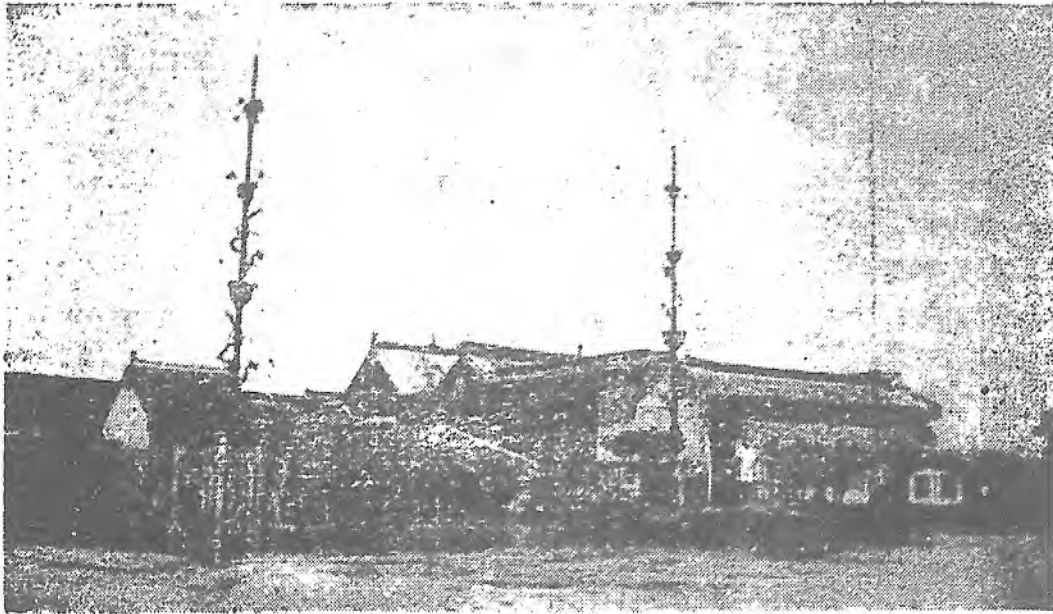


製造兼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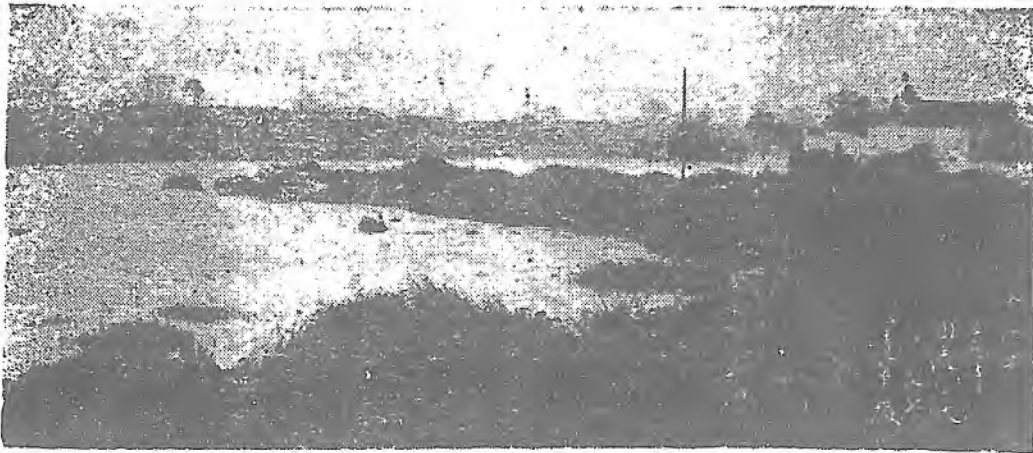
廣州太平路逢生藥房

鄂西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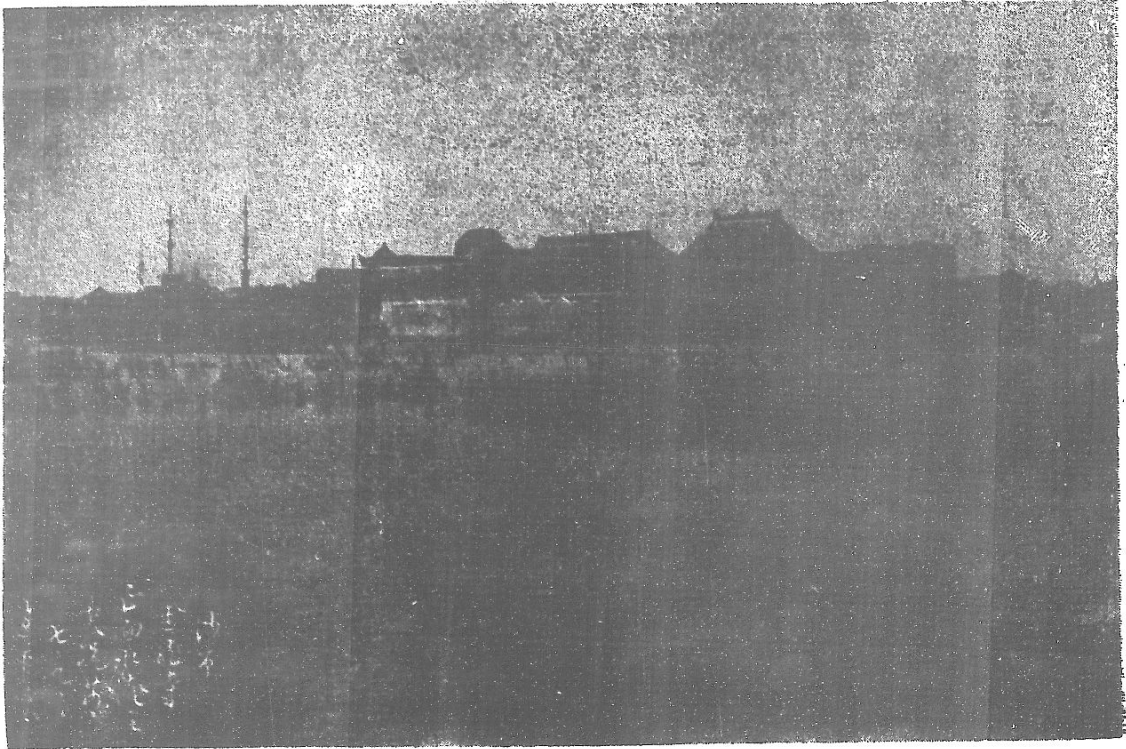
沙市屈臣氏藥房



沙市金龍寺一帶被水淹沒情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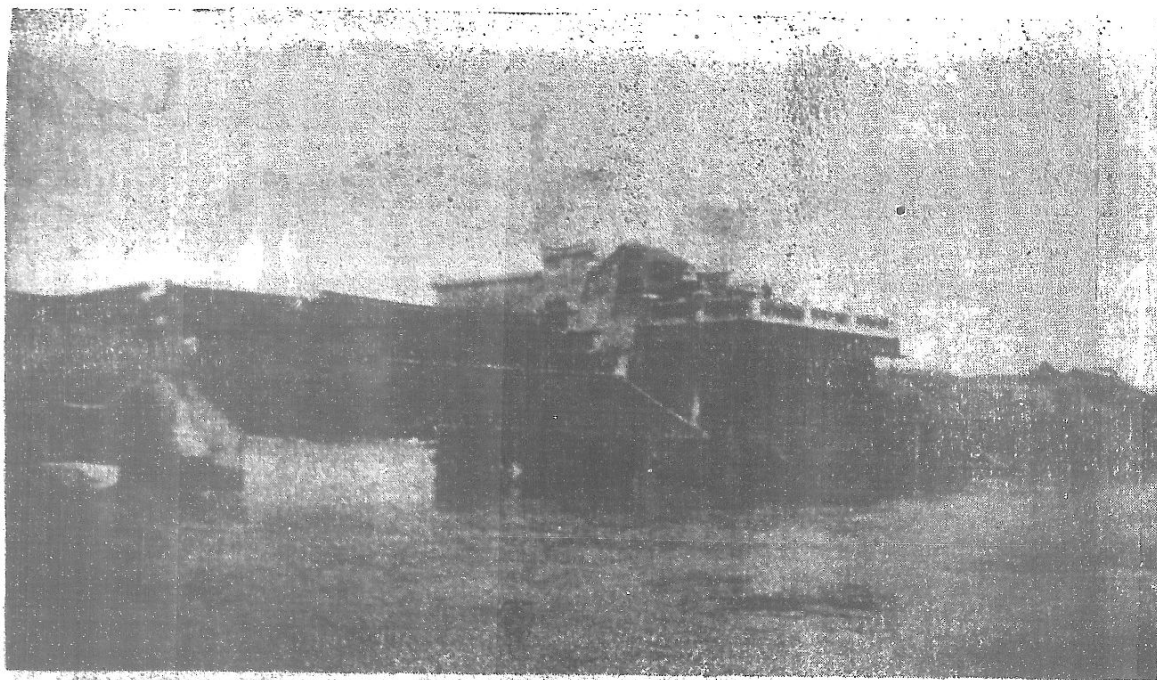


沙市金龍寺一帶被水淹沒情形之二（金龍寺後面大水回流  
洶湧）



沙市金龍寺一帶被水淹沒情形之三





被市金龍寺一帶被水淹沒情形之四（連屬台沿河房屋被淹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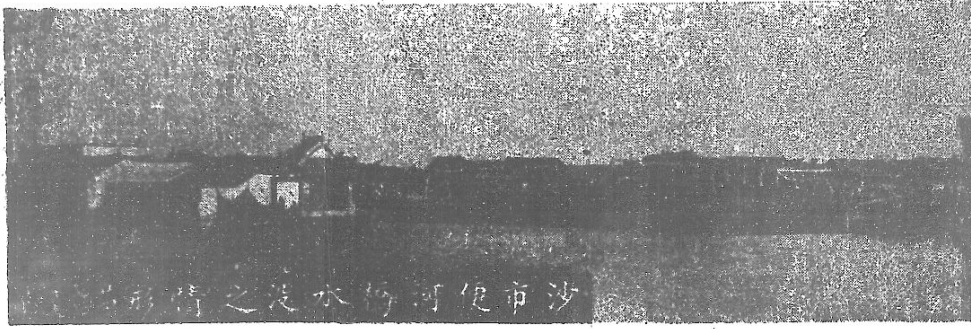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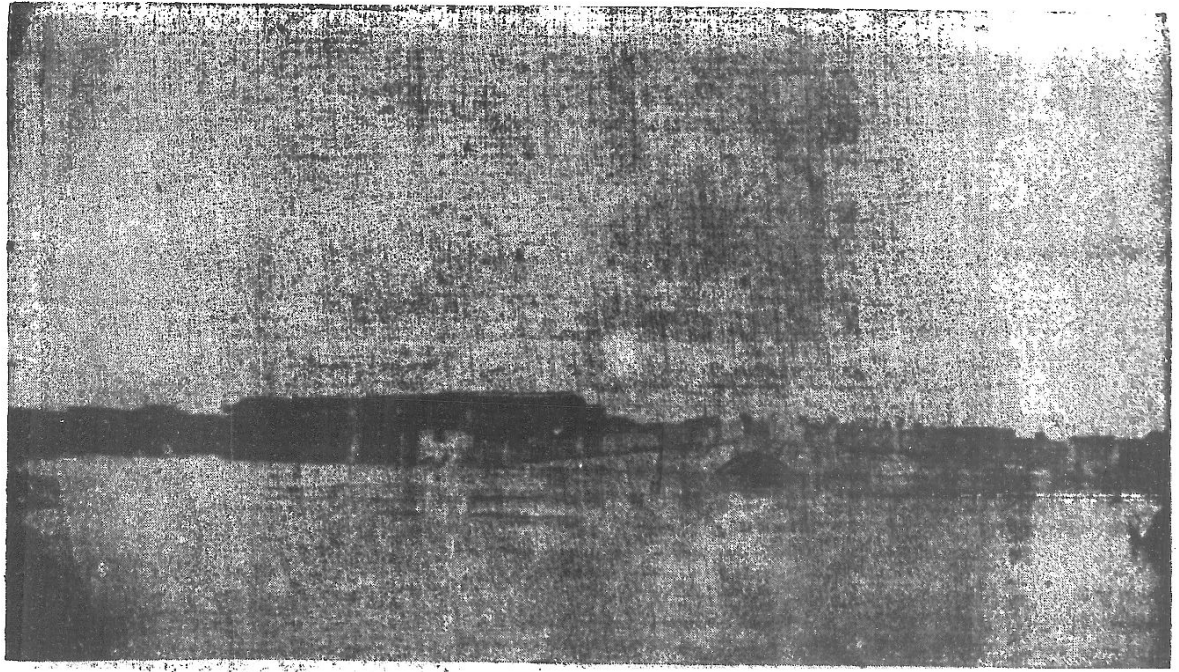
沙市金龍寺一帶被水淹沒情形之五（信義麵粉廠後面水深丈餘）

沙市便河一帶水流情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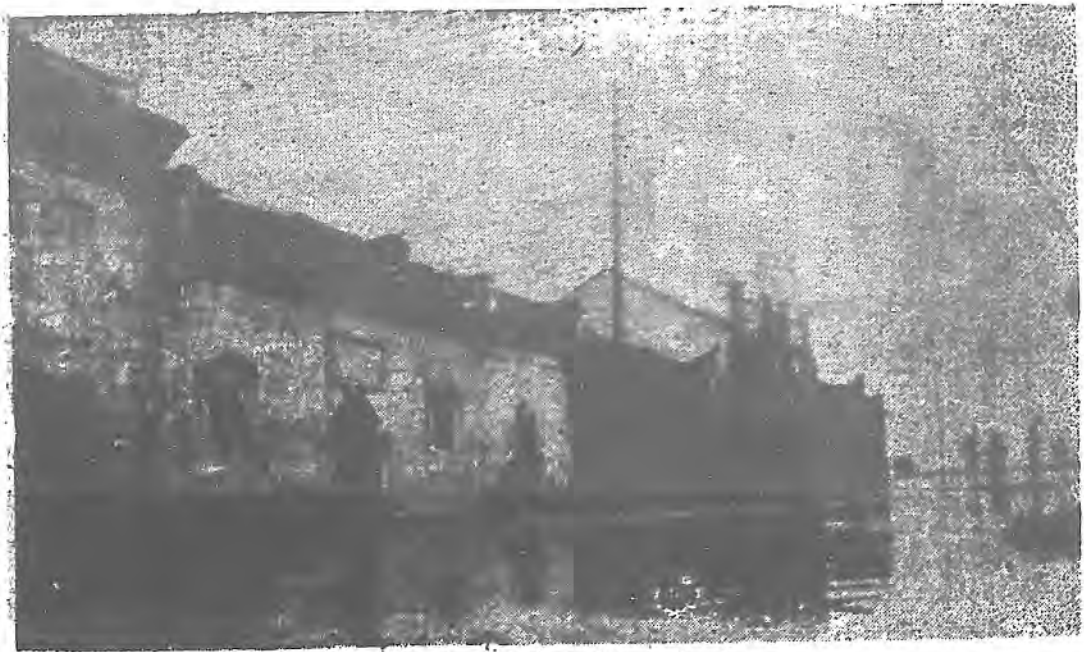


沙市便河一帶水流情形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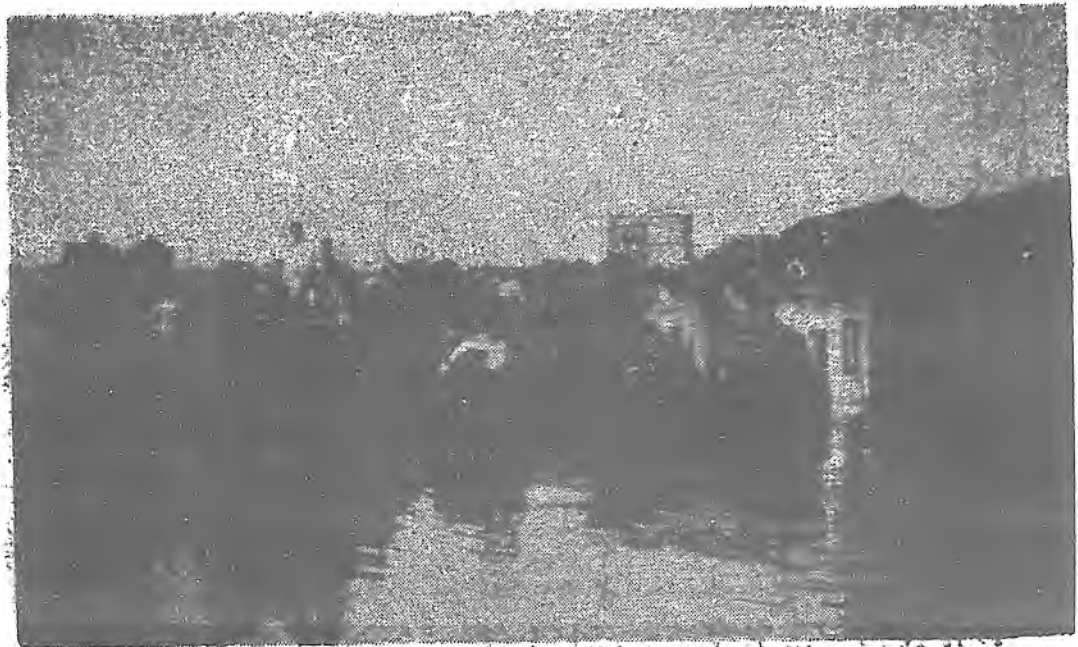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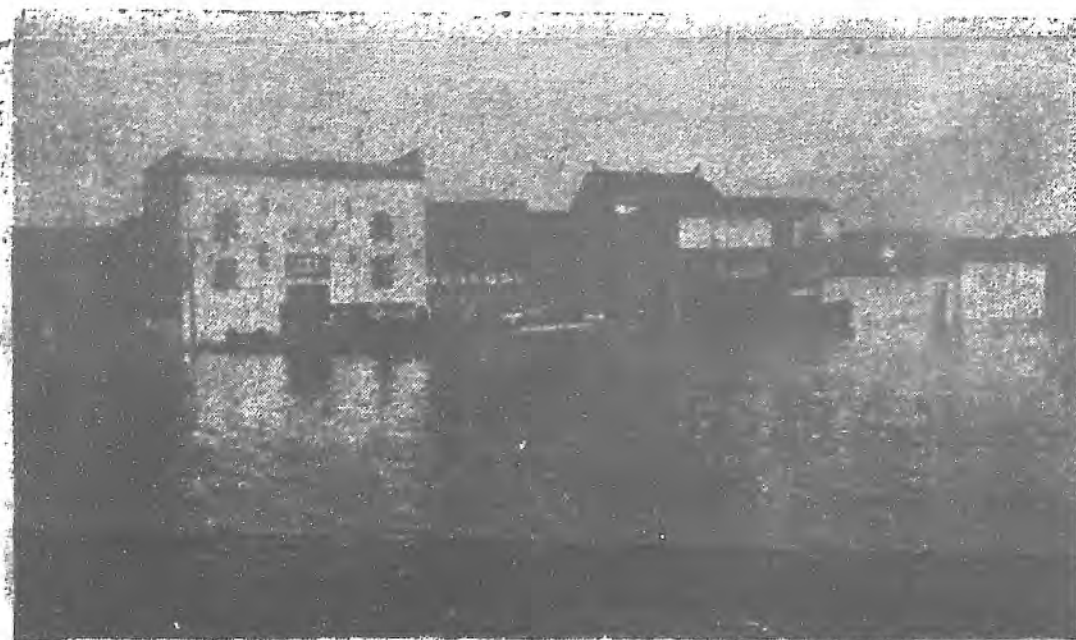
沙市便河一帶水淹情形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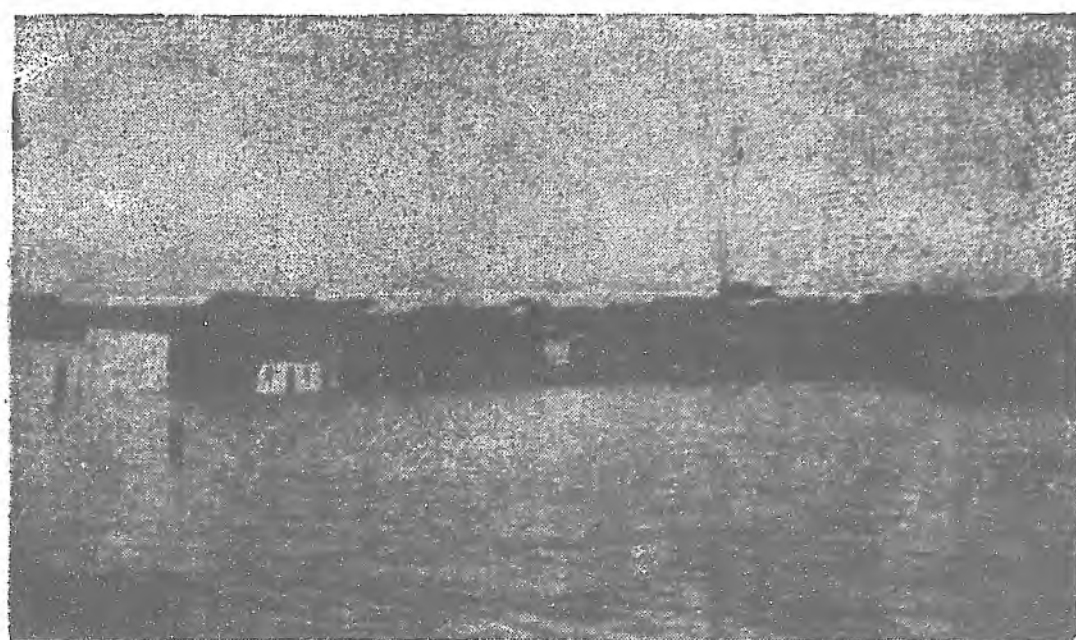
沙市便河一帶水淹情形之四（便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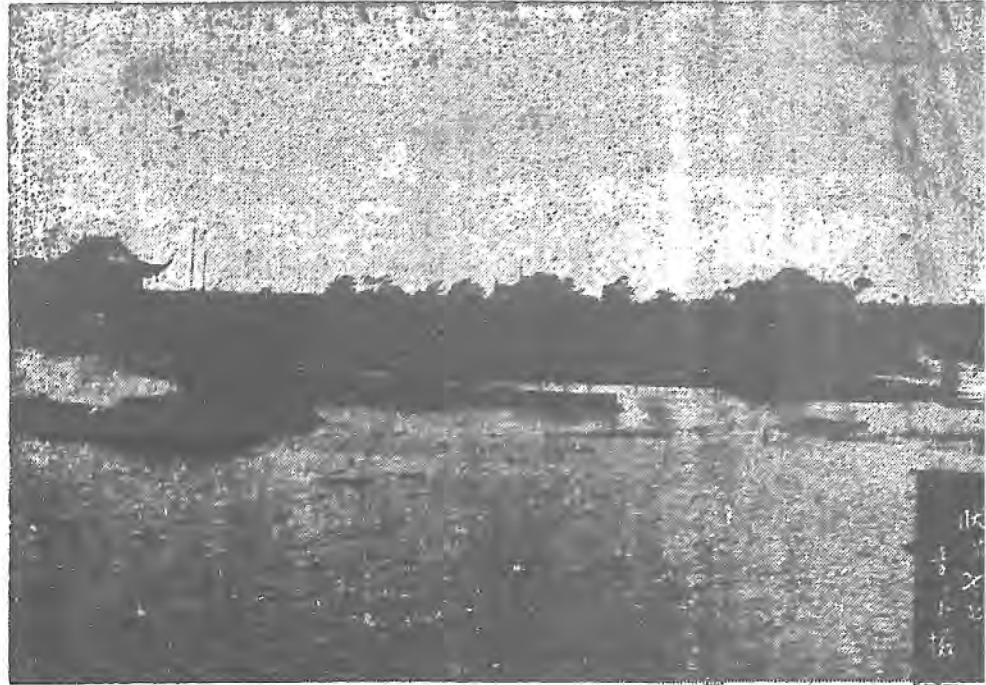
沙市便河一帶水淹情形之五（便河腦）



沙市便河一帶水淹情形之六（便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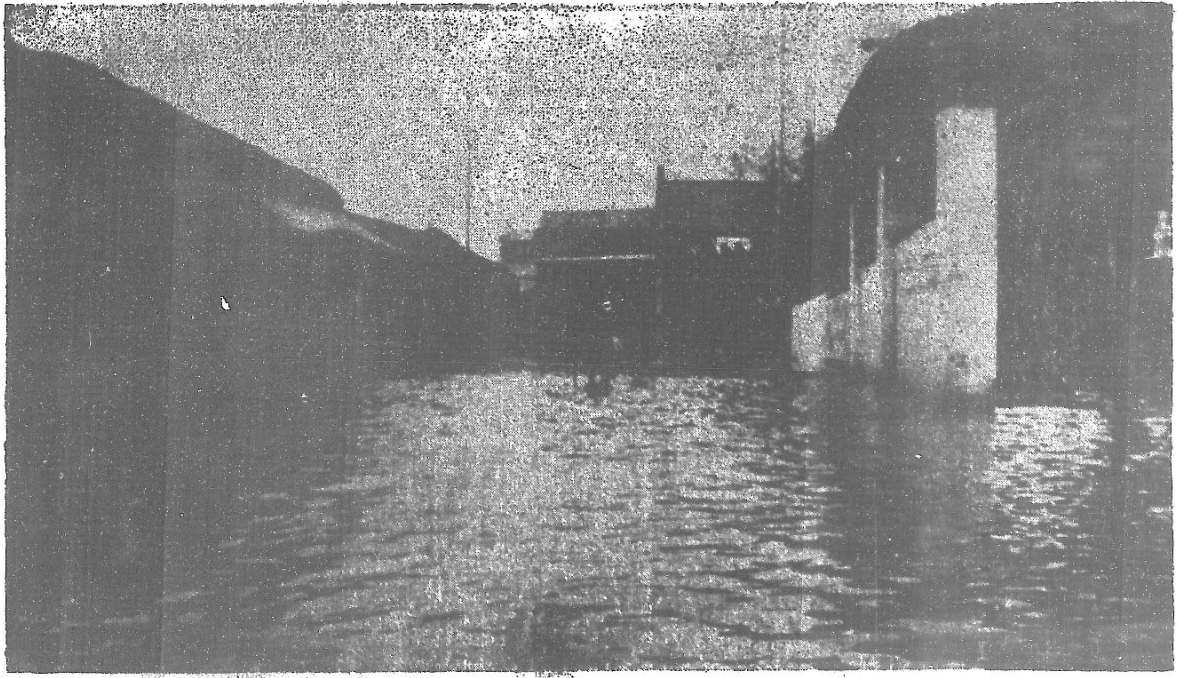
沙市便河一帶水淹情形之七（便河匯及便河東景况）



沙市體育場全被淹沒



沙市商會出發放賑時情形，執旗者為代表賀吉甫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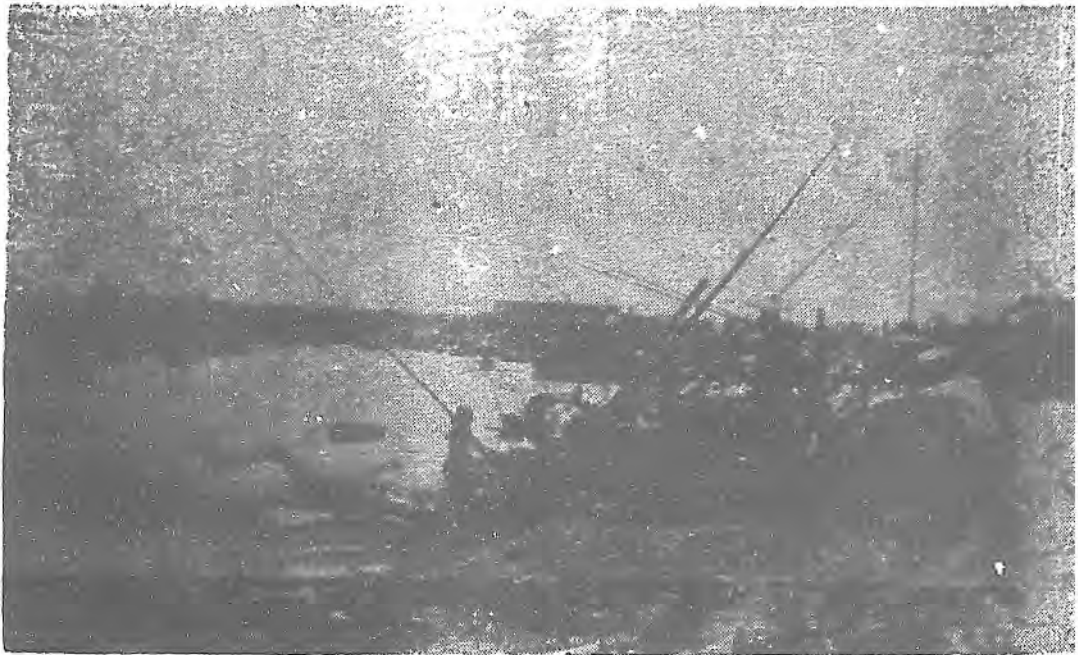


沙市汽車路全被淹沒，白牆廳屋即汽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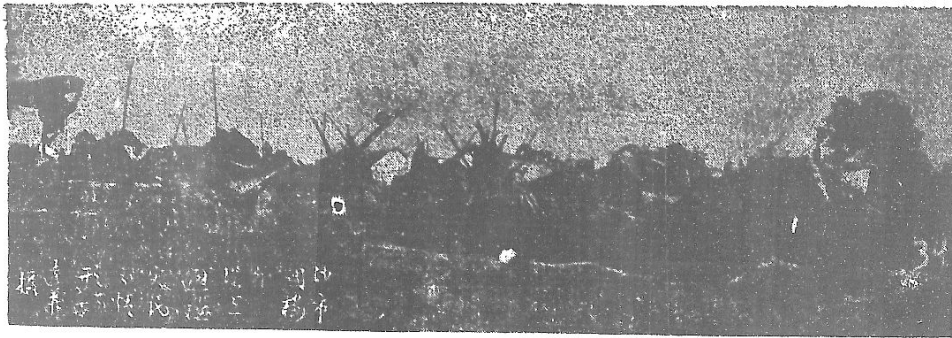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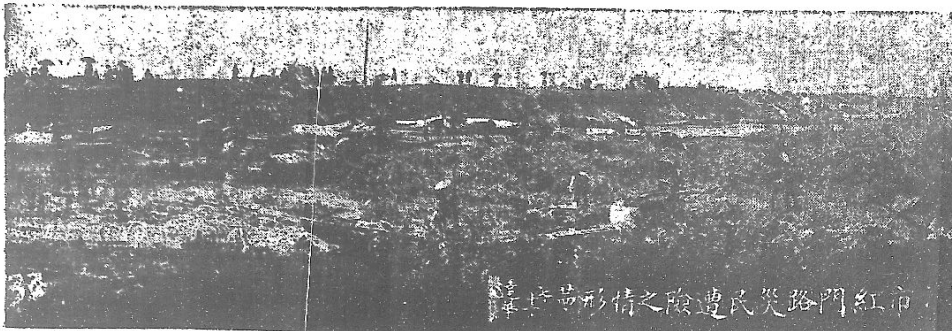
沙市二磯頭堤身極為險要，水流湍急，



沙市太師淵堤身高處，為災民聚集之所。



沙市 隔樓外 災民 避難 慘狀



沙市 紅門路 外堤頭 災民 逃險 情形

# 報告文件

##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

### 視察員勘查潰口報告書

竊查此次沮漳河洪水爲災，由鎮頭山脚澎湃而來，衆志院漫潰後，同時影響保障院，荆江大堤，向東南流直冲荆州草市，以及監利其他各縣，縱橫千里，一片汪洋，田畝損失，災民流亡，其災情之廣，爲近百年所未有，卽等奉命前往萬城，保障院，荆江大堤，除湘大堤，（內堤爲方官堤外堤爲吳家大堤）衆志院，一帶實地視察，謹將各堤漫潰情形，分別列呈於後：

#### （甲）保障院

本月四日夜沮漳河水勢洶湧而來，至鎮頭山脚即漫潰衆志院橫堤，保障院以及荆江大堤，該院計大小決口十三個，楚家台東西兩口長約八十餘丈，深一丈有餘，橫堤口約六十餘丈，深一丈有餘，現在仍未斷流，據居民倪智卿面稱，該院冲壞民房百餘戶，田七千二

百餘畝，死亡人口約五十餘人。

竊查此次保障院堤身漫潰，荆江大堤受其影響，究其原因皆由於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之關係，查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清末始築，當時爲捨小救大起見，並規定春挖秋築，江陵縣府有案可查，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保障院修院主任劉善章，挖去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以減少鎮頭山水勢，而衆志院修防主任羅秀章向江陵縣府一再控訴，要求保障院賠償，結果判決賠民夫六千餘工修復，劉善章以無力抗爭，遂行逃避，故此次鎮頭山水勢洶湧，不特衆志院橫堤崩潰，反而累及保障院荆江大堤之安全，根據該處地形及水源，衆志院橫堤之柳港一段，實有廢棄之必要，即不能長期廢棄，亦須根據清末之規定，實行春挖秋築辦法，則保障院以及荆江大堤庶可免於危險。

### （乙） 荆江大堤

該堤之堆金台，得勝台均於五日夜漫水，而得勝台堆金台中間之橫店子，即時漫潰，沖口五十餘丈，深二丈有餘，計沖壞民房百餘戶，田約二千餘畝，由堤工局用蔴袋日夜搶築，打樁下包，現已做出水面三十丈長，七八尺寬，高出水面約五尺，惟因保障院潰口水源未絕，該處亦不能即時封口斷水。

### （丙） 陰湘內堤（亦名方官堤）

該堤於四日夜漫潰，上自棗林崗起，下至馬山拐止，堤長十里，潰口三十餘畝，最長

者爲朱家拐，長七十丈，深約一丈，其他各處共長百餘丈，深約數尺一丈不等。

李家山爲陰湘大堤之起點，其堤高與寬，不過四五尺而已，與田埂相等，計該處漫水冲毀房屋百餘棟。

### (丁) 陰湘外堤(亦名吳家大堤)

該堤於四日夜漫水，上自張家山，下迄堆金台長十六里，潰口五十餘個，其最長者有三，(一)吳家大堤上首，長約三十丈，深約一丈。(二)官家窪，(三)黃家岔，各長二十餘丈，深五六尺一丈不等，計內外兩堤，共冲壞民房千餘戶，田畝損失，未據確報。

該堤至九日晨，高處水勢斷流，十一日低處水勢斷流，又開口處自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水勢均向內流，十瓦以後，始向外流。

據吳家大堤附近居民而稱，聞江陵縣府已派員查勘，準備修築，但尙未施工。

### (戊) 結論

此次洪水爲災，以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關係至大，倘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廢棄，則保障院荆江大堤均保無虞，而荊州草市監利一帶，可免水災之患。本會爲民請命，應從大處着眼，會同江陵縣府規定衆志院橫堤柳港一段，仍實行春挖秋築辦法，以達捨小救大之目的，並勒石立碑以垂永久。

自保障院堤潰以後，同時影響荆江大堤，各堤相繼崩潰，以致縱橫千里，一片汪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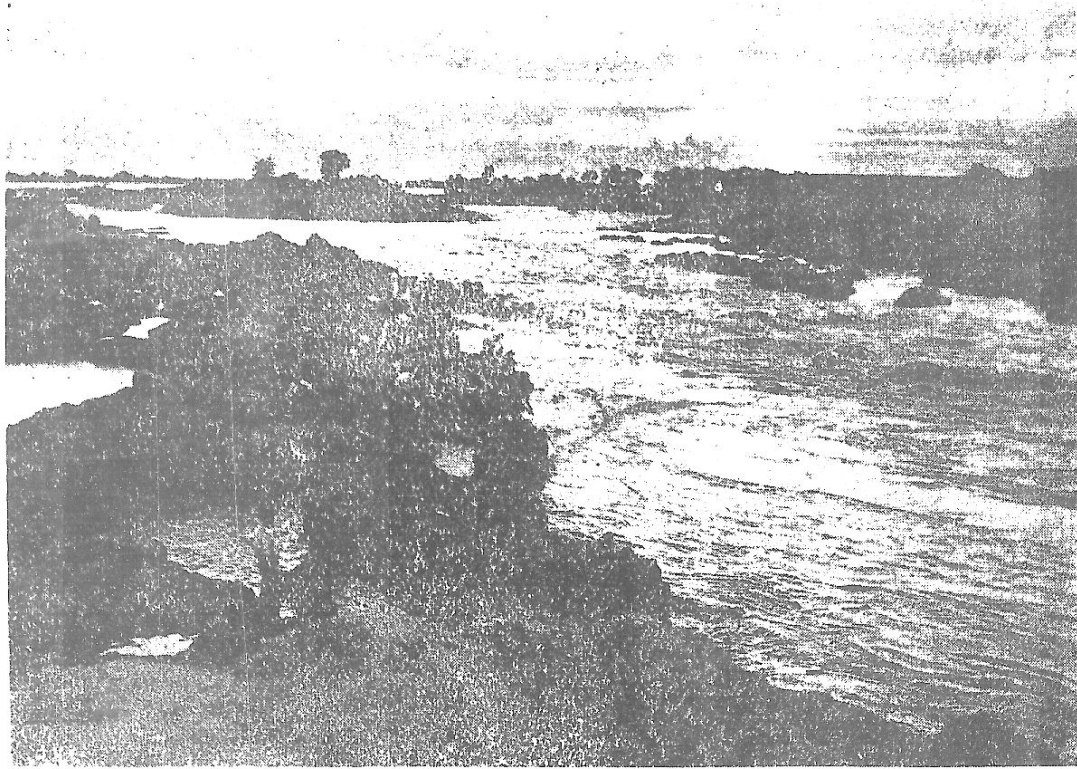
爲今之計，亟宜修復保障院潰口，以斷絕水之來源。查保障院水源斷絕，則荆江大堤（得勝寺附近）潰口始可修復，然後內地積水亦可排出，積水排出後，再發放晚穀播種，秋收民食，稍可補救於萬一，現在保障院決口已由潘等承大台之命，召集該處修防主任詹寶珩，用以工代賑辦法，積極修築，業於十七日開工，並由堤工局派魯子寬代爲監督，限五日完成其修堤經費由本會借洋一千元，已由該主任詹寶珩負責承領，並另文呈報本會備查。

李家山爲陰湘內外堤之起點，查該隄之高與寬，與田梗無異，倘若水勢稍猛，即無抵抗能力，該隄應由江陵縣府負責，積極加寬修高，以防不測。查江陵縣屬各隄所有堤工修築辦法，或抽餉捐（據報謝古等院每畝抽洋二圓，並聞已收一部），或徵民工（聞每畝徵民工三四名不等），現在各堤潰口，亟待修復，應由江陵縣政府撥款從速興工修復以保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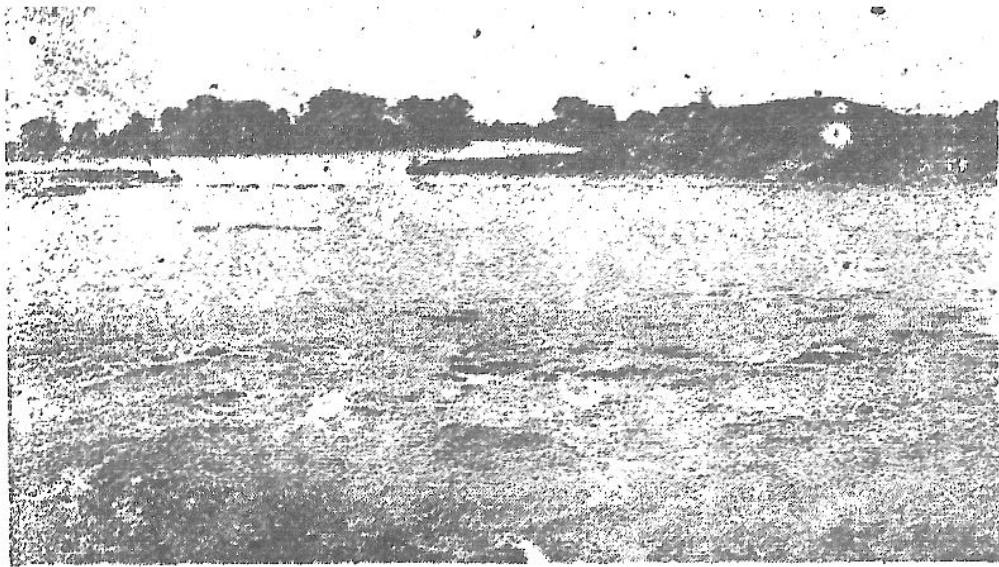
以上情形，均爲潘等實地觀察所得，關於各堤決口，以及被災房屋均分別拍攝照片，（照片尙在沖洗中）所有各種情形，理合報請鑒核，實爲公便，謹呈。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觀察員韓濬，朱奇，劉德裕，吳剛，晉汝金，何寄塵，李鐵農。（七月廿日）

## 荆江堤工局報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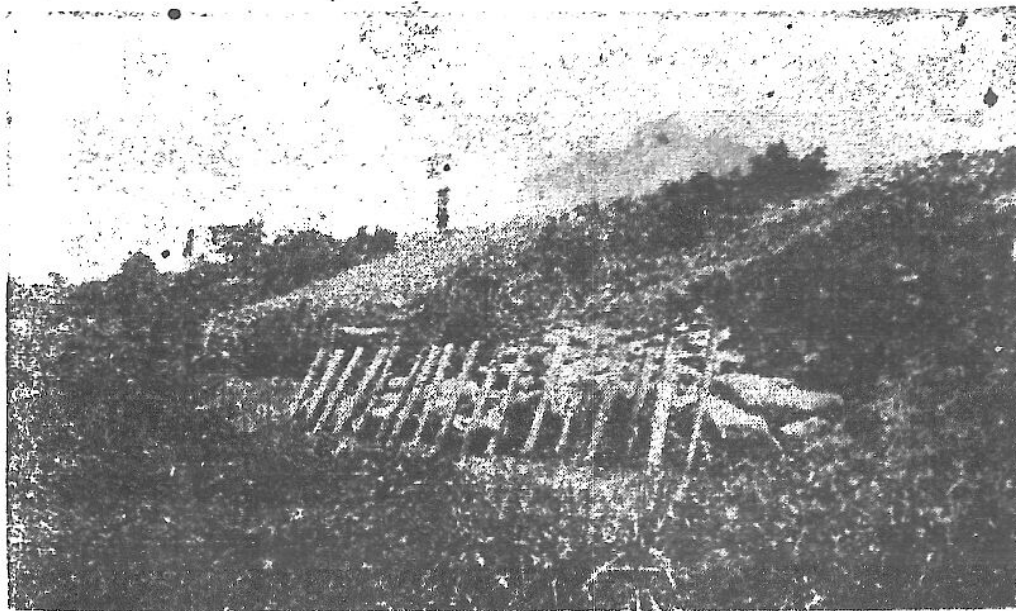
爲報告事，前次洪水爲災，波及荆堤得勝台上橫店子被沖潰口大概情形業經呈報省政  
府暨江漢工程局在案，七月二十七日奉江漢工程局馬代電開：「頃奉湖北省政府寒建二代



本圖係荆江大堤得勝台冲破後堤內之形勢，該堤自漫潰後，破口寬約五六十丈，深十餘丈，流成巨浸，由此經梅槐橋等處而達荊草，災民無食，咸以打魚爲生  
(顯容攝)



保障院潰破後沖破得勝台，潰口五六十丈，本圖係得勝台潰口正面，其翻波急流乃保障院之水流入潰口之形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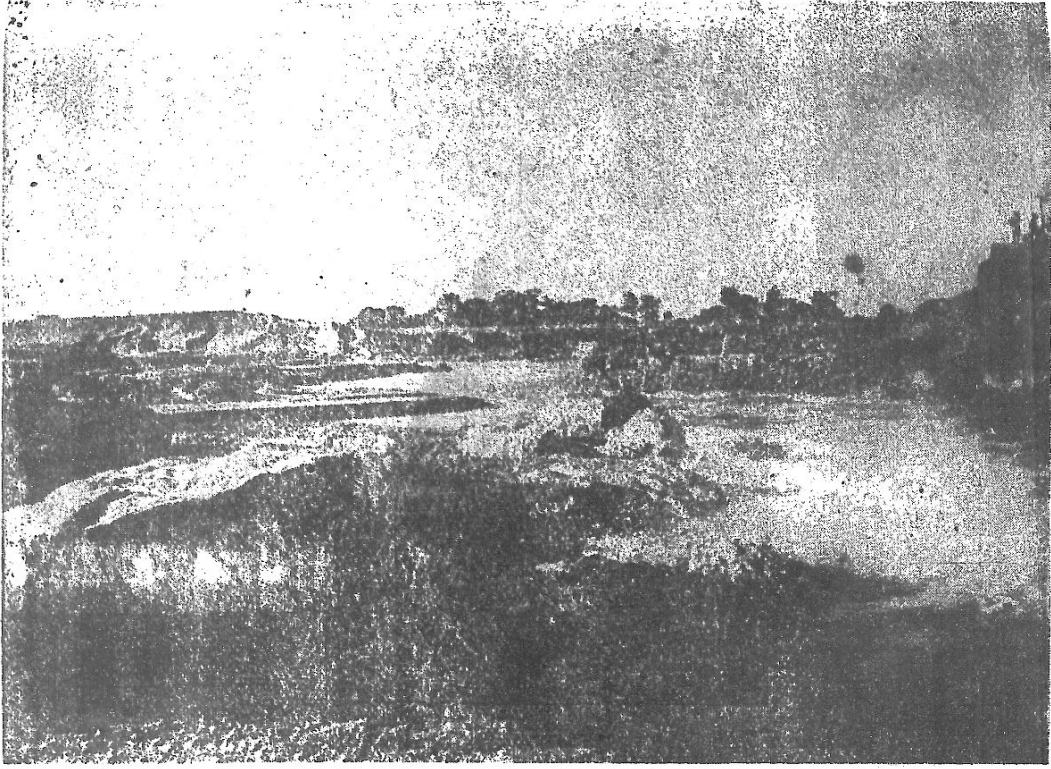


二碼頭大堤漏洩漫水形勢緊急幸搶救得力終脫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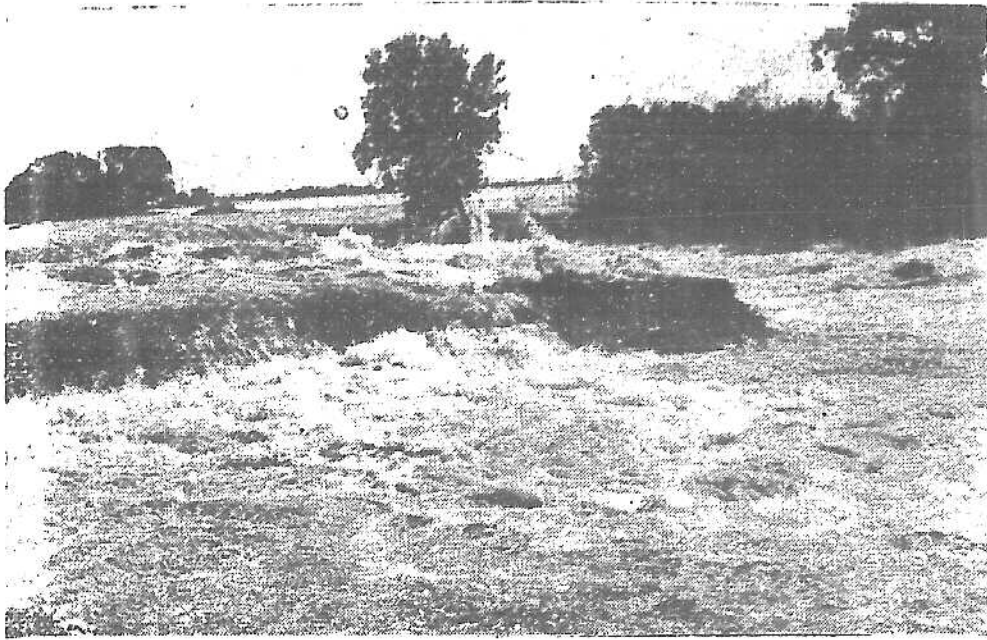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情形之一  
(顯容攝)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濱口情形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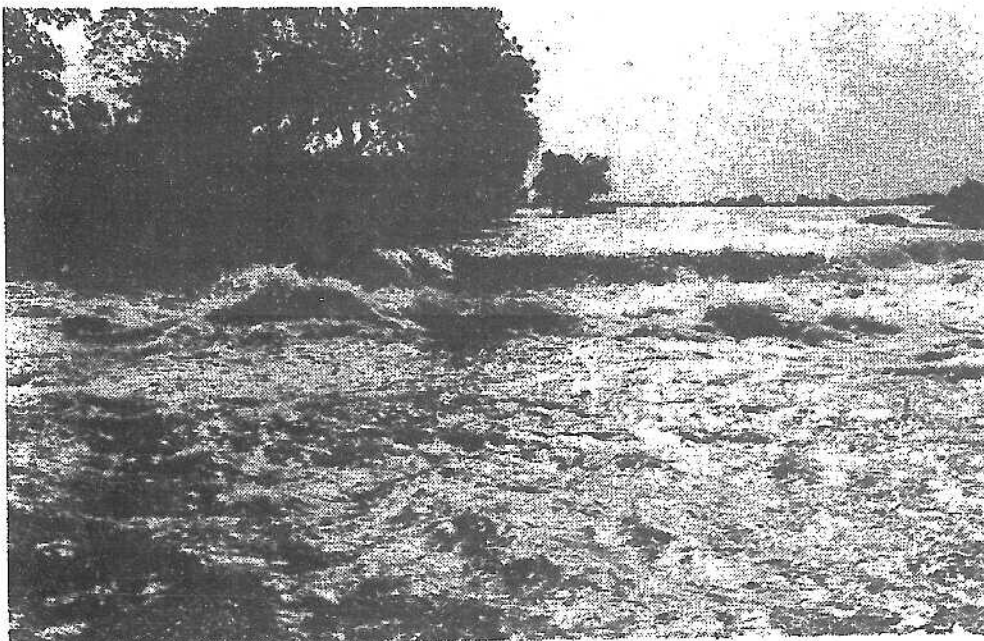
(顯容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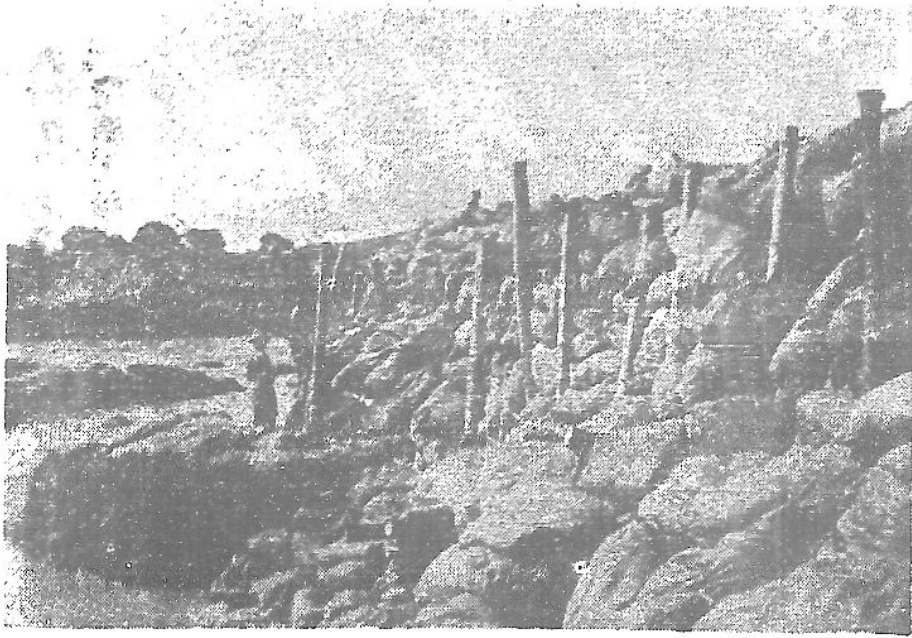
△保障院潰口之一▽  
保障院爲荆江大堤屏障此圖係保障院受衆志院積水壓迫灌入潰口疾流涵湧勢同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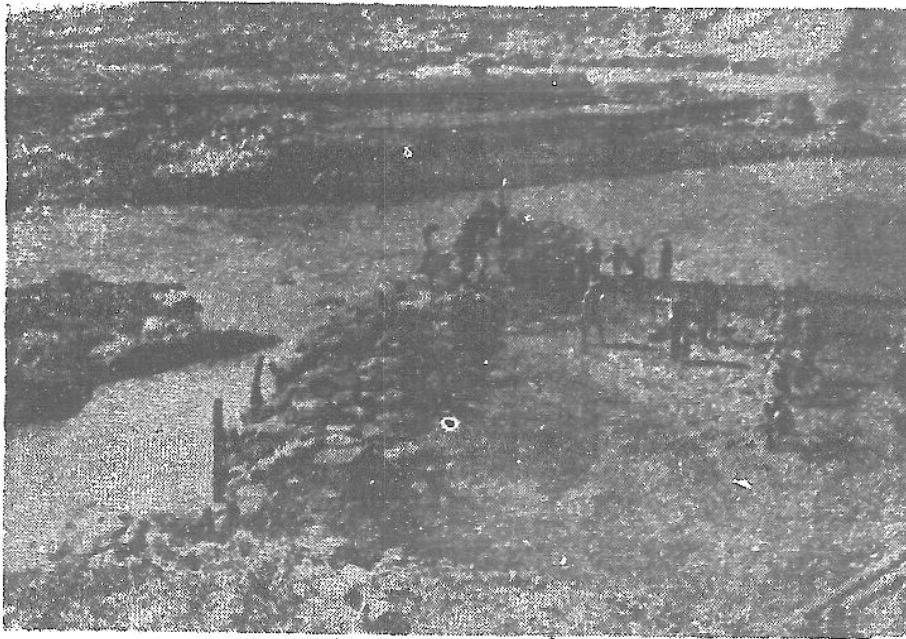
△保障院潰口之二▽  
急流狂浪向荆江大堤得勝台潰口一帶滾流



△保障院潰口之三▽  
保障院洪水橫流本圖係該院水頭經過此處流入得勝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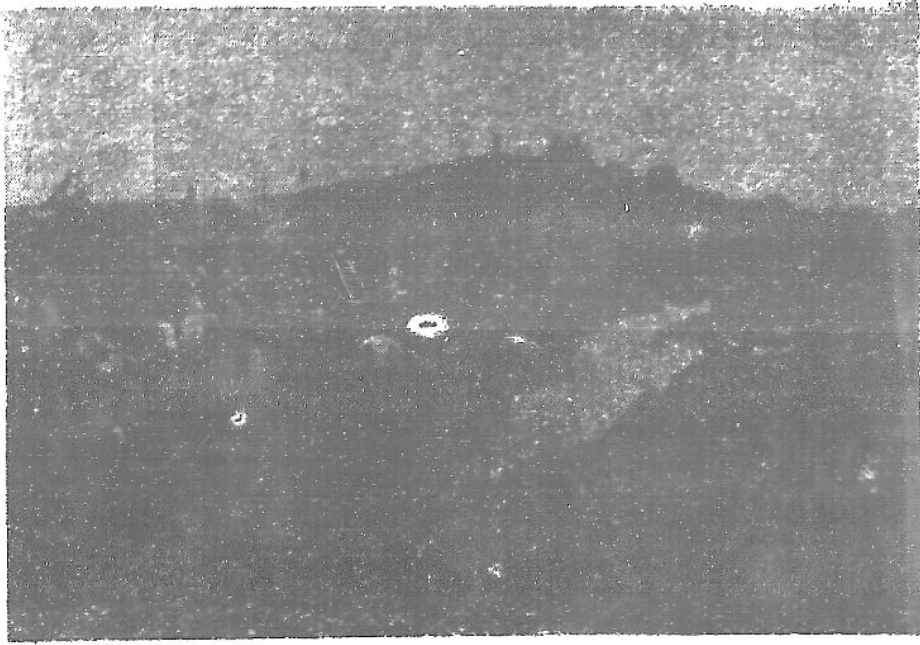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六▽  
建築斷流壩之深槽告成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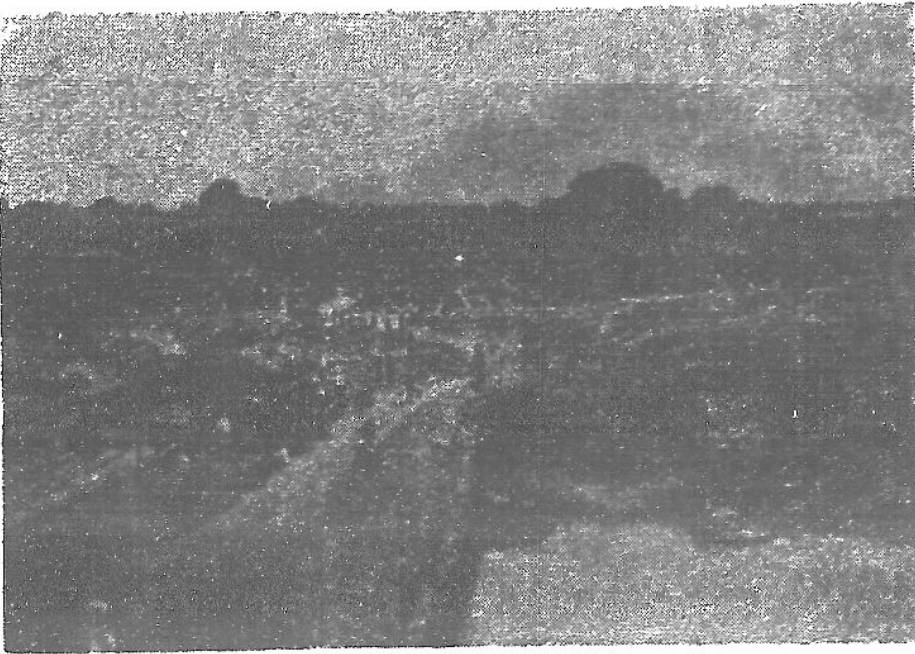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七▽  
建築斷流壩與土方同時並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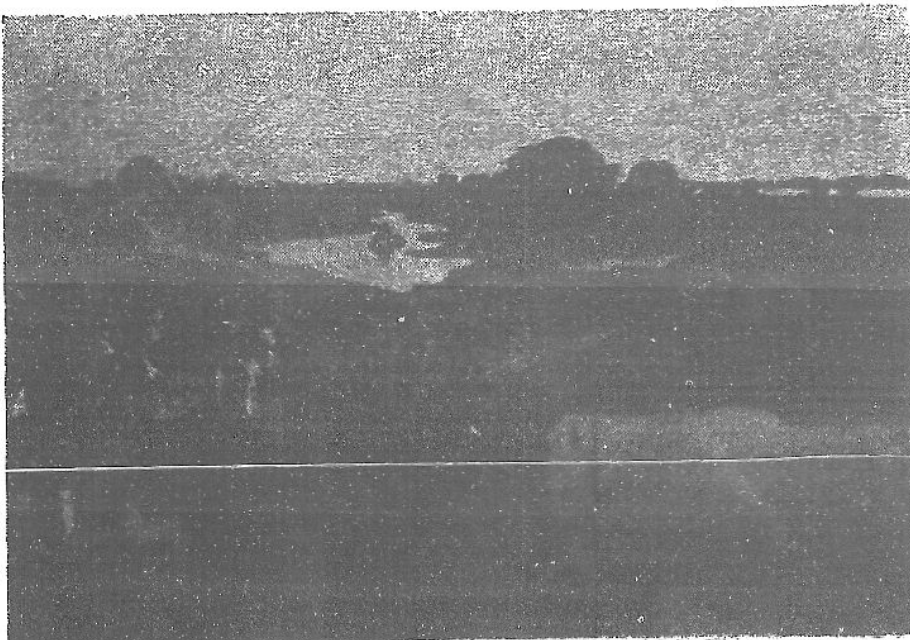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八▽  
堵築工程合龍成功 (顯容攝)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九  
堵築工程合龍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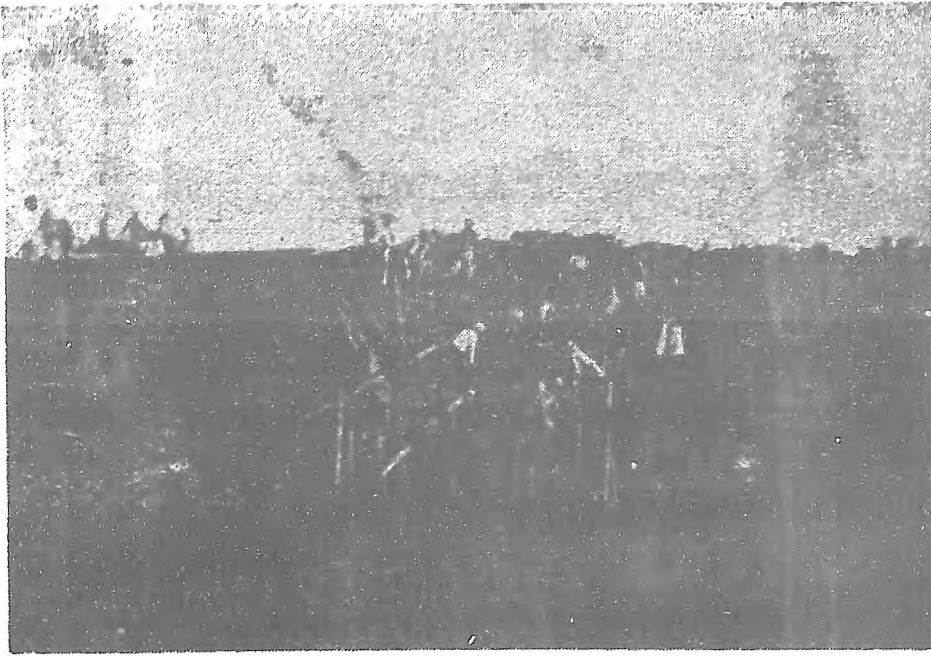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十  
合龍斷流復增高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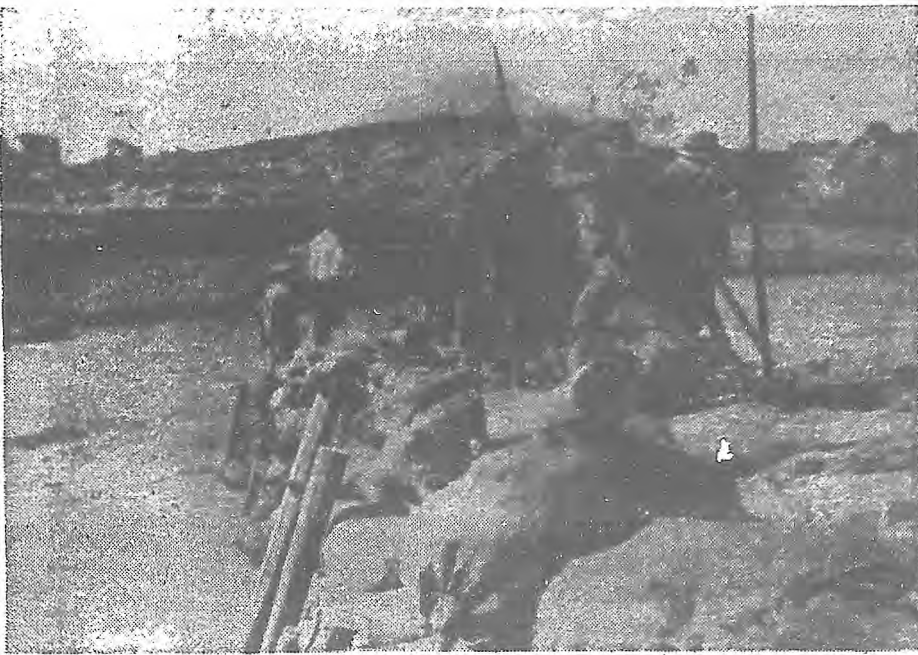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十一  
積極填土加高堤身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三  
本圖係開始進行斷水壩工程下樁  
後拋沉藤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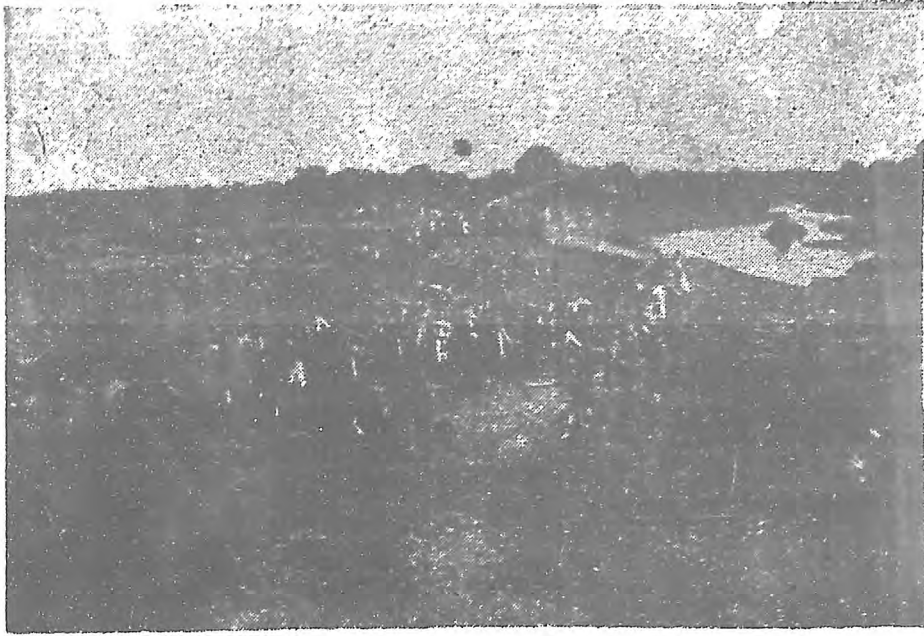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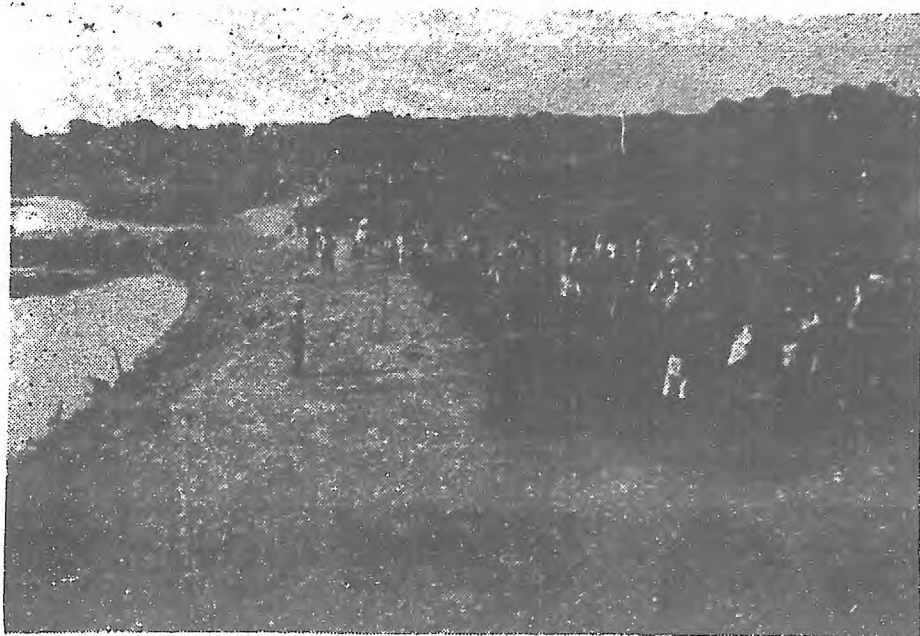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五  
堵築工程斷流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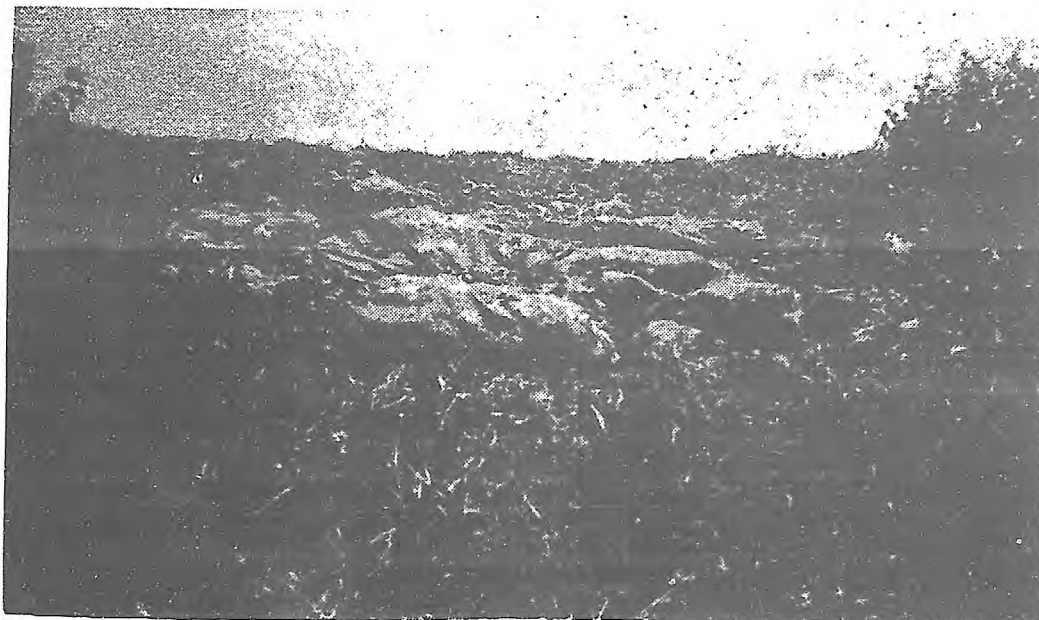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十二  
潰口填築與老堤將平



△荆江堤工局修築得勝台潰口之十三  
潰口修築堤身完成



御路口荆堤極為險要軍民拋以  
麻袋堵塞漏洞

電謂頃據江陵雷專員文電稱密江陵境民堤潰口業經督同紳民正修築中惟荆江大堤之橫店子地方潰口至今流水不止民堤雖築亦被冲毀沙市軍部日惟嚴責縣府饒民堤而不知大堤潰口顯驚異懸飛飭荆江堤工局速將潰口築好爲禱又據該專員文電稱密此次江陵大水沙市各界對屬峯文電皆言係江陵縣管之民隄吳家大堤潰決所致頃據職署派往實地查勘之科長戴九峯回報日昨偕同荆江堤工局盧工程師勘驗吳家大堤並未倒潰而荆江大堤之得勝台附近一帶潰口十餘丈洪水尚滔滔不息等情懇飭該局堵築以全民命並乞派員下縣查勘藉明真相爲禱各等情到府除以文日兩電均悉除電江漢工程師局速飭荆江堤工局搶堵並查明潰決情形詳報外仍仰督夫協同搶修勿誤等語電復外仰即迅電飭荆江堤工局遵照辦理爲要等因除呈復外仰該局長迅即遵辦具報等因奉此謹將詳情臚呈於後查七月四日早視察沙市下游各堤至拖茅埠五日沿堤回沙見江水洶湧房屋樹木人畜漂流無數沙登馬郝沿堤出險四十餘處均拚命搶救無恙半夜到局得上游各局報稱連日大雨傾盆山洪暴發沮漳兩河流會於當陽縣屬之兩河口，經鎮頭山洶湧澎湃於四日下午二時，冲破江陵縣修民堤之衆志院，至四時漫陰湘城外堤，即吳家大隄，六時漫陰湘城內堤，即方官堤，五日早漫江陵縣修民堤之保障院，即得勝台堆金台堤外民院，是日萬城上段同時告緊，沿堤民衆分段搶護，六日午續據報稱，在風暴雨，日夜不息五口半夜時保障院柳港，劉家台，楊家台，褚家台，東西等段各潰口五六十丈不等直冲得勝台，橫店子，水高堤頂四五尺，因內外瀾漫，無土可取，急拆該店屋房數間，以土磚搶加子填擋水，詎料該段外受保障院各潰口直冲內受陰湘城之瀾漫，轉角

八嶽山迴旋掃射波浪滔天致將該處搶險工人冲斃二名，人力難抗遂於六日早被冲流口愈洗深大，該分局員吳錦堂、防汛員楊玉農，分段堵搶萬城上下各堤如上下道遙湖，上下方城十餘里或水平堤頂，或跌窩溜壚，險形不一，危急萬狀，分督董保劉寶田、祝玉山等帶同壯丁三四百人不避風雨，不分晝夜，於三四五六等日，集千餘人工之力搶護穩妥，未遭危險，堤董兼該區聯保主任朱鳳卿率壯丁三百餘人，搶加堆金台子堤長千餘丈，未遭瀾漫，盧工程師毅六日夜乘騎馳赴橫店子查漫口水深五六尺長十餘丈，七日晨盧毅帶江利小輪裝運搶險料具，行至江神廟，被水所阻，八日續往至李家埠災民劫輪毆傷大車，水勢更湧，交通阻隔，電報電話，悉被冲壞，自是流口深長愈無法堵築，此出險先後搶護之情形也。至十一日奉雷專座命令如下：呈一件，奉令飛派人員馳往大隄潰決處尅日修復等因：新鑿核備查由內開一呈悉此次大水荆江大堤之橫店子地方，明明於本月五日夜半潰決四十餘丈至今潰口流水不止，該局所派萬城堤工負責人吳錦堂當大堤出險時藉祭關公爲名，於五日傍晚七時許即逃走無踪，僅留一無謂之職員楊玉農在萬城發洋六十元，希圖應付羣衆，至於防險材料，一無所有，以致坐視堤潰，貽害生靈，事實具在，萬目睽睽，潰口橫流今猶未已，豈能掩盡天下人耳目，乃不自凜職責，事出後，妄行捏詞自諱，始終不肯言大堤潰口，並欲朦蔽沙市各界，將大水責任完全諉爲江陵縣之民堤潰決所致逼發宣傳品，以冀淆亂聽聞售其奸計，其奈欲蓋彌彰何，卽如來呈，自稱本月五、六、七各日如何派員搶險如何備受周折，然吳錦堂之於五日傍晚逃走萬城市上，千萬人見之該局能狡飾否大堤潰口流水至



今不息該局能諉之於民堤否。除嚴飭江陵縣府限期將民堤潰口修築，不許稽延外，大堤潰口不築，則荆沙水圍，永遠莫解，該局如不在十天內，將其堵築完畢。本署爲無數人民生命財產計，定將該局應負職責之人查拿痛懲也。凜之勿忽此令。一、等因，同日又奉命令如左：（一）查確查荆江大堤之橫店子（在江陵縣萬城市以上），得勝台（在江陵縣境之保障院上）兩段均於六日以前先後潰決，以致冲破民堤，釀此鉅浸。（二）仰迅即派員攜帶材料馳往該兩地，修築潰口，以防復水，而使人民迅播秋種，不准片延。（三）除派員分赴荆江大堤各段履勘并分令各地民夫團隊協助該局人員修築潰口外仰即遵照一、等因奉此。瑞於前一日已派盧工程師毅韓股長毓蔭並請十軍特務營排長袁振亞率軍士劉紀芳，柳盛義，李玉和，尙文斌，孔獻章等五人乘江利小輪，押運麻袋二萬個，杉條一千五百根，並工作器具多件，馳赴該處設法搶堵，一面佈置全堤暨代辦各堤搶險事宜。十三日瑞赴該口查勘寬五六十丈，深一二丈流量甚激，堵築匪易，不謀根本救濟，即搶堵成功亦難終期鞏固，保障院長十五里，潰口十二個，大口四個，各長五六十丈，水流洶湧，直射橫店子沖口柳港居中上接衆志院潰口之流，下瀆沮漳河水之匯地勢水頭高橫店子丈餘，應先將保障院潰口堵築斷流橫店子堵口方可奏效。彼時雷專座尙不知保障院潰口如此之多且大也。瑞一面以建築海壩方式在急流洶湧水深一丈四五尺中，實行堵築橫店子流口，用麻袋鋪土代石拋沉加釘梅花式木樁，壩後隨時填土支撐，以免崩決，一面飛報荆沙救災委員會派知工程大員馳勘災黎並出險暨堵築情況，十六日農大會派秘書主任韓仲錦賑務主任劉德公幹事李鐵農工

程主任代表何代表攜帶饅頭六十筐赴保障院陰湘城散發災黎十七日實地查勘實查得保障院長十五里大小潰口十三個。其最長深者爲楮家台東西兩口，劉家台，楊家台，柳港各潰口長五六十丈深一二丈不等，水流甚急其餘各口，業已斷流，當招集該院修防主任詹寶珩隄董易智卿等開會詢問災情，據云本院良田七千一百餘畝悉被水淹。冲壞房屋二百餘棟，人畜死亡無確數，當經決議，由救災會撥洋千元以工代賑，趕築各口，限期斷流並由得勝台工次接濟麻袋杉條當由會付洋五百元，工次撥麻袋千條杉條五十根交詹主任具領趕堵，翌日奉大會函着瑞以救災委員會名義主持一切並指導工程蒙十軍軍部派王副官光炬率特務團劉排長帶兵一排駐柳港督工瑞亦派陳英明駐港監工，後二日江陵縣亦派有宋副官德輔駐港催夫，此橫店子外遭江陵縣民堤保障院潰口之冲，內受江陵縣管陰湘城堤漫潰迴流之射，兩面夾攻內外無土可取，以致漫潰，暨堵築橫店子冲口必須先將保障院潰口堵築斷流之情形也十八日早赴陰湘城外堤（即吳家大堤）上自張家山起，下至李家山止（即堆金台北面）擋衆志院外來之水，計長十六里潰口五十餘個，未成口者，亦皆形如鋸齒，倒壞不堪，其長大者有三，（一）吳家大開堤頭上面口長三十餘丈寬深各丈餘，（二）官家窪，（三）黃家汶各長二十餘丈吳家大開外上腮冲壞，正在整修，自四日起，開水向內流，十五日開水始向外流，其他各口長六八丈十餘丈不等堤基殘缺，寬深不一，通堤無五百丈長之完整者，隨查內堤，亦名方官堤，上自棗林崗起，下至堆金台止，長十里，擋九冲十一汶內積之水，潰口三十六個，其長深者有六，（一）陰湘城堤頭，即棗林崗附近長一百四五十丈

深四五尺（二）張倫生屋台附近口長二十餘丈，沖有潭深約九丈。（三）張倫營屋台附近口長二十餘丈，沖有潭深約七丈餘（四）張家灣口長約四十丈深三四尺（五）熊家院接連口長六十餘丈，沖有潭深約四丈（六）朱家拐口長約七十丈，深寬各丈餘，均以轉機拍照，其餘殘缺長六八丈或十餘丈，深數尺不等，當詢問該處災民云，自四日下午四時外堤全部漫水，水高堤頂四五尺，至六時內堤瀰漫直下荊州，五日夜將西門外街千餘家水淹屋頂，由外堤至縣城約六十里，被水沖壞房屋二千餘棟，人畜死亡無確數，田地損壞待調查，至九日高堤斷流，十一日低口斷流，城草水退三四尺，下午二時轉至橫店子查勘，沖口長五六十丈，深一二丈，在水深急流中，以蔴袋儲土下椿搶堵沖口，完成三分之一工程，水內深一丈四五尺，出水高四五尺，其沖口外邊帶崩南北兩濠，正面流崩兩溝深一二丈，寬三四丈，損壞田百餘畝，內被沖長三百餘丈，寬五六十丈，兩邊沙壓水潦見方一百四五十丈，通共損壞田地三四百畝，房屋三十餘家，人畜死亡無確數，災民均云潦荊州城之水陰湘城占十之八九，此水災救濟委員會各委員帶同顯容照相館吳先生馬山聯保主任朱鳳卿調查災况之情形也，保障院即於十九日徵伏搶堵，陰湘城內堤亦於二十三日徵夫二千餘修築，雷專座同縣黨部蔡幹事陪省府查災委員單行言赴保障院，荆江堤，陰湘城等漫口，切實查勘真相諒自明晰，端以職責所在，自奉江漢工程局電令暨雷專座命令荆抄救災委員會函知，搶堵得勝台潰口，並以救災委員會名義主持堵築保障院潰口，指導工程，限期斷流，惟有待罪工次不分晝夜，不避風雨，一言不發埋頭苦幹，總期堵口速成，解除荊州水困，

此種浩劫無論是否純由荆堤釀成，然目視災黎困苦，雖萬死不足以減罪愆，何忍辯爲，需專座事未查虛實，鑒以輿論報紙正確貢獻，遷怒於瑞故有省政府文日兩電之呈，茲更爲陳明，藉明浩劫之由來，而知責任之所在，查陰湘城外堤（即吳家大堤）長十六里，潰口五十餘個，內堤（即方官堤）長十里，潰口三十六個，七月四日下午一律瀾漫，水高堤頂四五尺，直灌荊州，勢如倒峽，五日夜西北門外已受浩劫，荆堤橫店子六日早外受保障院潰口之冲，內受陰湘城迴射之逼，初漫十餘丈，深四五尺不得謂荆草水劫，純由橫店子所致，至冲壞堤內民堤釀成鉅災，此語誠不可解蓋以隄段地位言，陰湘城內堤在橫店子上五六里，外堤又在上七八里，其地勢與橫店子堤頂實高七八尺，如云陰湘城係橫店子潰口流冲，則是水不就下而反攻上，斷無是理，况橫店子潰口係在七月六日早，陰湘城潰口係在七月四日下午，相距一日夜，豈有先潰口之水不淹城草，後來之水而淹城草乎，且城草受災是在五日夜，自是陰湘城潰口之水奔到而非橫店子六日早潰口之水無疑，至保障院潰口應先堵築斷流然後得勝台，橫店子堵口方可安然無恙，待至二十六日晚據報該院各口先後斷流，而橫店子即於二十七日早合堵，詎料褚家台西口於二十七日早三時浸破四五丈，水流汹涌，牽動本工，一而將本工外圍加高藉防冲射，一面親赴該口指導搶築，而軍部王副官光炬同本處派駐監工陳英明晝夜督工搶築，始於二十八日下午六時搶築斷流是役非王副官佈置有方暨陳監工督搶嚴厲，宋副官備夫踴躍，萬難奏效，計斷流四口，備夫約三千人，本處撥麻袋一千八百四十個，杉條一百一十六根，救災費洋千圓已付八百圓餘二百圓，發

交該修防主任，將各口加高培厚，藉防伏秋兩汛，雷尊座自二十三日親勘後，深知該堤關係重要，業於八月一日派員估修，加高培厚矣，而橫店子堵口先一日斷流，則正加高水面五尺，業已脫險。雷尊座謂大堤不堵，致將該縣已修之民堤冲毀，實不知指冲毀何堤，雷尊座素性明察，觀其先後命令本局電呈省府各文件，似覺純屬偏聽，與事實完全相左，瑞非敢與雷尊座辯論者，如僅奉雷尊座任何嚴令，只有隱忍承受，不辯一辭，致蹈干上之嫌。今既奉省府命令飭將實情具復，故不能不將堤段地位，出險日時，搶築情形，詳細呈明，庶省府得明受災真相，如謂瑞擅發宣傳，捏造事實，推過於人，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各報縱輿論，自有公斷，豈瑞一人所能左右。而責瑞未備材料，殊不知瑞業於七月二日運蘆柴二千捆，蔴袋四百個，杉條一百四十根，按照防汛預算，均已運足。奈水勢過大，出於意料所不及何，且陰湘城外堤，統與吳家大堤，業潰口五十餘個，不得謂吳家開之一段長二百五十丈未漫潰，即代表十六里之吳家大堤完全未潰也。陰湘城內隄全長十里，潰口三十六處，又均在四日下午，豈得謂被橫店子六日早潰口之水反冲乎，荆江大堤長二百八十餘里，自七月四日搶險起，至二十日止，費時半月，搶護大小險工，一百八十餘處，除橫店子一處，因內外受逼，無土可取，致受波及，漫潰五六十丈，業於二十七日堵築斷流，加填土方過半，擬十日修復還原，尤賴廬工程師毅千辛萬苦，設計周到，十軍特務營排長袁振亞，軍士劉紀芳，柳盛義，李玉和，尙文斌，孔獻章，暨臨時監工員李華農等督率之力，其餘各堤，均賴各分局局員會同沿堤董保督率民伋，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將

極險堤段，臨時搶救得力，事竣整補有方，故全堤尙屬整齊，無一缺痕其沙市上下十餘里，於五六七等日發現險狀，層出不窮，幸未潰決者，實賴浙江保安第七團朱團長巡緝營吳營長，十軍特務營蘇營長督率官兵，暨政訓處韓處長黃處員，督率四聯保主任帶領壯丁千餘名，協同晝夜搶護，始得轉危爲安，沙市以上自御路以至關廟十餘里水平堤頂，未遭瀾漫者賴十軍特務團劉營長督率官兵協同本局員夫搶加子堤之效，設似各院堤平時修築不堅，臨時搶救不力，又不知潰若干口矣，惟念此次江陵突遭水災，人民損失之鉅，情狀之慘，實爲從前所未有，竊負責別堤，無論因何漫決口長若干，總由事前措施無方，臨險督搶不周，實有負民衆倚托之重，政府委任之殷，清夜思維，良用疚心，應如何嚴加懲處，以謝災黎，而爲修防不力者戒，應俟層峯卓裁，除分別呈報外，理合報請鑒核。

荆江堤工局局長徐國瑞

## 江陵洪水圍城記

雷嘯岑

記者先生左右，此次江陵水災，爲百年所罕見，所有災情，曾蒙陸續披露，然以事出倉卒，交通斷絕，各方消息，或據傳聞，或出逆臆，多不翔實，而江陵城被圍困情況，外間尤鮮知悉者，茲將經過詳情記出，送請審核披露，諒承贊許，文中所述各節，岑負法律及道德上之完全責任，後有災情，再當續寄貴報也，專肅敬此撰祺，雷嘯岑再拜，七月十五。

江陵以水爲國，倚堤爲命，荆江幹堤貫其中，無數民堤布於境，幹堤若安，則雖有水災，尙不致釀成大患，否則，下游六七邑，皆受大害，而荊州沙市兩地，首當衝要，大有陸沉之虞也，自遜清乾隆時，該堤一度潰決後，國家設專司修防之責，重視異常，故以民國二十年之大水，而獲無恙，民衆視該堤爲鐵壁，國府且以「續著安瀾」之褒語，錫之荆江堤工局長徐國瑞，初不料此次洪水襲來，竟以潰決聞也。

本月三月起，江陵大風雨兩三晝夜未已，大江水位激增高度，而山洪暴發，江陵縣西北方之沮漳河荃角湖等內河。水勢更爲洶湧，南漳保康一帶山洪，經當陽河溶，澎湃而入江陵枝江境地，水位高出民堤四五尺以上，枝江之董市江口兩鎮，受山洪與大江之水夾攻，復遭滅頂，大江北岸各地區，氾濫不可收拾矣，荆沙人士，平日最關心者爲大隄之安全，平居一聞「萬城堤倒」四字，無不驚惶疾走者，每年汛期，輒以荆江堤工局之每日水位報告單爲安危標準，本月四日報單，水面距堤陡高九尺六寸，午後，民堤謝古院乘志院（與枝江界）以漫潰聞，夜間，大雨傾盆，急詢堤工局以幹堤如何，答言安穩，五日中午，雷雨仍烈，傍晚，民堤保障院陰湘城均告急，夜十二時，堤工局仍稱萬城大堤平安，衆以民堤縱有潰破，然幹堤既安，當無意外，六日黎明，洪水淹至，不一時，將四圍包圍，水位高與城門齊，色帶土紅，疑爲江水，入夜，水勢更猛，人心已慌，然荆江堤工局仍

堅稱大堤無虞，詎知其五日午後十一時許，荆江幹堤之得勝寺與堆金台一段即已潰決五十餘丈，該局懵然無知，或係諱疾忌醫——秘不通告，民衆漫無準備，迨大水到來，猶酣然臥臥，夢中葬入魚腹，其慘痛爲何如也，大堤潰處距荆沙約五十里故洪水於六日曙到，縣城被水包圍，內外交通斷絕，孤城獨立駭浪中，有如死島，外間消息，渺不可聞矣。

## 乙、洪水圍城之經過

江陵城垣，重在防水，而防匪次之，故各城門（除東門因其地高也）及城下洩水涵洞，皆備有木閘，皮於商家及附近各寺廟中，然以數十年來，未經巨浸，間有缺而不全者，亦有不知何時，在寺廟中被駐紮兵士劈燒取燬者，五日夜間，縣府已下令商會及保甲人員，將接近大堤方向之西北兩門木閘，分別配置一半，以防不虞，六日晨五時廿分，洪水襲至，余急馳西北門督同兵民急閉木閘，而城外難民，紛紛攜同箱物及牲畜，爭先入城避災，哀懇緩閉，略稽半時，水已入城，急掩之，然倉皇間乃忘記先將城門關閉，以致水仍從閘縫中洩漏而入也，

六日午前，四門緊閉，尙無特殊險象，惟北城下一大涵洞水流冒入頗急，駐城保安隊僅有一個中隊，除守護監獄及各機關勤務外，所餘不過三十名，尙須四出征夫，殊覺棘手，幸駐軍第十軍特務團長李德惠，督飭所部兩營兵士，（有一營在南門外守護大堤）分赴各處搶護，而對於北門涵洞，搶堵尤力，縣府警士及團隊，亦協力將事，此時人心尙安定，蓋



以爲荆江大堤既未潰，則此忽爾而來之洪水，必係山洪，其進銳也其退速，毋倉皇急也午後，水勢愈猛，高齊城門，而北城之涵洞，又將晨間所堵築之蠶豆布袋等冲散，水湧入城如急弩，飛機場一帶，瞬時積水盈尺，西北兩城垣，又以潰坍數丈聞，時大雨如注，朱團長率部以全力搶築涵洞，余則率同全署職員，分赴四街鳴鑼，征夫協助軍警搶險，而居民多事收拾家物圖逃難，應者寥寥，急回書寫緊急標語，遍粘通衢，謂「北門城潰，水洞亦破，全城危在旦夕，望民衆速起搶救」仍少應者，乃派兵持槍四出強迫，而此拉彼逸，時逢災患，又不便施以拘德，費盡氣力，拉來者不過二百人左右耳，西城外居民甚多，適當水衝，除房屋冲毀，人隨波臣而去者外，餘均僵立於屋簷上待立，五時以後迅雷烈風雷雨交作，余欲設法往救，而沙市方面大小船舶，無一開來城邊者，繼見西門套城內放有小划一支即派兵取上城，再用大繩放置城外水中，以兩兵繩城下，駕往救護，至八時，救出一百三十餘名，因天色晦黑狂風雨不止，尙有數十人未能續救矣，晚間，接沙市水災防禦會電話，謂此次洪水，完全係因江陵縣管民堤吳家大堤倒潰所致，應速修堵云云，余以沙市消息較靈，亦信以爲真，（其實非也）然城內外交通，盡被封鎖，雖有人員材料，何由飛越前往築耶，束手皇皇，仰天長嘆而已。

七日晨五時，得荆江堤工局電話，謂萬城大堤漫水，不能保險，希準備等語，余遂認定大堤已潰，此乃通詞耳，惟困守孤城，無計可施也，幸天色放晴，雖水勢繼續漲，而人心稍定，迨午後二時以後，大雷雨又作，益以北風狂吼聲，房屋樹木倒折聲，城外驚濤駭浪

聲，已令人聞之心胆悸裂，繼而電報電話均斷，城內監獄大牆倒坍，囚犯四百餘人洶七鼓噪將越獄，同時，西門城又告入水，城垣潰塌數丈，誤北門水洞仍無法堵築，全城民衆，就相呼號奔馳，然城被水封，逃生無路，乃羣向地勢較高之東南城狂走，秩序大亂，余急加派保安隊赴監獄守護，復親入獄中對囚犯訓話，告以四城爲水包圍，縱越獄，無處逃逸，城外難民無衣無食，你等在獄中，衣食住均不愁，實較外面舒適也，羣犯悒然利害，暫示平靜，夜間，仍有數名越逃至已倒之大牆下，經哨兵鳴槍始退入居民，又起一度虛驚，經時風雨不輟，西城垣低處，離水面不過三四尺，若再有潰坍，全城沒矣，駐在城中之保安隊百餘名，盡已負擔勤務，班訓所學兵，昨夜已派五十人負巡防四城之責，蓋恐有匪類潛入，將各處木門，隨意折毀少許，則舉城二萬餘人之生命財產，皆葬水中，關係特大，不可不慎也。李團長仍督飭所部及專員公署員警與一部分學兵從軍搶護各地水險，晝夜不休，其辛苦情形，實非筆墨所能罄，而其爲民衆利害而犧牲之精神，尤爲近代軍人之罕見者，殊堪感佩也，城內各機關，及縣黨部商會等，於六日午，卽由李團長會同專署召集，在縣立中心小學校組織災防禦委員會（現改爲水災救濟會），負徵集材料及民夫之責，然縣城商務素蕭條，欲尋一麻袋亦不可得，專員公署更於六日下午，囑沙市辦事處在商會領取麻袋兩千枚，運至中途，被軍隊截去，不得已乃飭各綢布商店，將粗布疋交出，雇工剪裁，縫成布袋，裝土防水，其他工作器具，如筐挑扁擔鐵鎬等，城市人室甚少，乃聘保安隊所存者盡用之，城內民食恐慌，災民僑集城上數百人，嗷嗷待食，余乃一面布告統制糧食，

規定米價，一面勒令各米商將存米一律平糶，復將廿六軍存放某商店之軍米八十餘石，暫行借用，局勢勉強維持，晚間，水仍飛漲，余將署內財政方面之卷宗及各種印信，裝入兩個洋鐵箱，持寄東城天主堂樓上，以防不測，（本署在西城）其餘文卷及公私什物，則處置辦公廳樓上，冀洪水破城而不滅頂，他無所望也，另將電桿及門板，編製木牌數座，以大繩繫諸本署東花園池中，備城破時登之待救，綜計大小圍城三天中，以今日爲最艱危也。

八日晨，忽聞西城下人聲鼎沸，疑因犯越獄矣，急往視，則見多數壯丁蟻聚，聲言省立第八中學校長程旨雲，不該將城外太暉觀旁之明襄王墓前石虎一對，移至校內，此乃鎮水之「水貓子」，因程移動，遂召水患，宜將其抬出置西城上，虔誠祭奠云云，一呼百諾，不可理喻，壯丁人人自告奮勇，願往搬抬，（抬險則無人來矣）呼聲震屋瓦，余知其愚不可及也，派副官楊素率赴學校，允其抬出，但禁止軌外行動耳，俄而一羣愚民，簇擁「水貓子」至西城上，強商會常委王顯卿主祭讀祝文，並稱須余前去頂禮，余應之，但囑稍待，午後，天忽晴，如是羣相歡告，謂「水貓子」之靈佑也，其實，今日水勢稍退原因，乃昨夜北風通宵猛吹，水勢受壓迫，激趨南岸，而將沙市對面之江陵第六區金城院堤冲破所致也，如此公民，將何以禦侮圖存耶，吁可嘆已，下午，北門涵洞已堵塞大半，流水不急，傍晚，人心漸定，秩序復元矣。

九日午前，奉沙市總司令部命令，各軍隊所扣留之船舶，一律解放，如是荆沙交通始告恢復，余急派員赴吳家大堤查勘潰決情形，下午據江陵縣之第一小學校長蔡祖璋，由萬

城市逃離入城報告，謂荆江大堤已潰之一段，在五日下午即漫水，駐萬城之堤工局主任吳錦棠，聞警聲言先往關廟祭奠，旋即潛逃無蹤，局內防險材料，一無所有，僅留一職員楊玉龍與衆敷衍，傍晚方取出大洋六十元爲防險費，而無法購得材料，馬山市之聯保主任朱鳳章，率領壯丁二百餘人前來搶險，而無人接洽，坐視該堤於晚十一時許潰決云。

### 丙、民堤幹堤之潰決實情

當六七八數日洪水汹涌時，各方交通阻塞，消息不明，荆江堤工局既隱諱幹堤潰口，聞言乃民堤倒潰，釀此大災，并偽造圖說，送請當地報紙宣傳，沙市人士，信無其言，退而再三研究，若非江陵民院之吳家大閘倒潰，必無若大水患，蓋該堤爲陰湘城外圍，位在菱角湖畔又通襄河也。故一面囑本署速修該堤潰口，一面文電紛呈上峯，謂吳家大閘年久失修，以致倒潰。至荆江大堤，則因搶護得力，上下游六十里以內轉危爲安等語，本署以沙市消息必較縣城被水封鎖者爲較確，亦曾具報上府如上述。不料實地查勘結果，吳家大閘安然無恙而幹堤在萬城附近處，竟潰五十餘丈，洪水今猶滔流不止，且於五日晚即潰。不特此也，濱江幹堤在枝江境之陳家灣地方，亦潰二百丈左右，在松滋境內之王爺廟潰廿餘丈，筲灣潰七十餘丈，胥屬荆江堤工局所管轄者，惟其潰決時日尙不明耳，如是乃證明行營張主任甘處長七日乘飛機來荆沙一帶偵查後，謂「沙市附近一潰口，在機上視之甚晰一語」，乃屬確切，蓋萬城大堤所潰之一段，距沙市不過五十里內外，在飛機上觀察，自然爲沙市附近也。至江陵縣民堤之告潰者，有謝古院衆志院及保障龍洲兩院，陰湘城則漫

潰三五尺不等，早已斷流，且其地勢較上述各院爲高，已在修築中。若不雨，十天內外可完成也。然大堤潰口不塞，則大患依然潛在。伏汎一至，荆沙又危矣。

#### 丁：江陵全境受災概況

此次水災，江陵受害最烈，其詳情已分途派員實地查勘，就現在約略可知者：第一區財物及農作物損毀十分之九，第二三兩區亦然，第四區之直路河堤幸未潰，然上游潛江地之蓮花寺堤潰決，因而受淹，而荆沙方面大水，又輾轉浸入，亦毀損十之六七，第五區亦然，第六區之虎西大院，因松滋七星院（幹堤）破決之害，漫潰一處，虎東金城亦破一口，幸在高地，約計共損毀十之五六，至房屋及人類與畜類之沖毀死亡確數，此時尙不詳悉也，縣城東門外草市地方，除被水淹外，更遭匪徒劫掠，大小商家，少倖免，據難民二人入城報告，凡逃至屋簷上者，亦多被搜劫，彼時洪水奔騰，交通梗阻，地方軍政當局，均無法馳往援救，嗚呼慘矣！七、一五、於江陵縣府

（武漢日報）

## 駁江陵洪水圍城記

皮震

此次江陵洪水爲禍，震因服務沙市，舉凡搶險救災，靡役弗隨，一切經過情形，知之甚詳，閱七區專員兼江陵縣長雷嘯岑所著「江陵洪水圍城記」，覺與事實相去太遠，如鯁在喉，難安緘默！故不嫌辭費，俾關心荆沙水災者，得明真象焉！

雷氏來茲士數載政績如何？其所作所爲何似？社會自有公論，上峯自有考核，不待吾人之嘖嘖也，獨是疏忽堤工，具有確證，卽其自記，亦無形處處暴露，蓋是非須依據客觀事實，決非舞文弄墨所能終於掩飾者也。

陰湘內外堤，在江陵縣府收有北土費，隨糧帶徵，固其絕對負責者也，衆志保障兩院橫堤，人民每畝年負二元以上之堤工費，由江陵縣府所發之防汛主任抽收辦理，受其指揮監督與支配，亦屬責無旁貸者也！縣府於此數堤之經費，對上峯如何報銷，吾人不得而知，但證以此次成災事實，則其平日未增修，臨事未搶險，固彰彰明矣！當洪水成災後，雷氏於十二日遍函各處，謂「派人查勘，吳家大閘並未潰決」，記中則謂「沙市人士文電紛呈上峯謂『吳家大閘年久失修，以致倒潰』本署以沙市消息必較縣城被水封鎖者爲較確，亦曾具報府如上述，不料實地調查結果，吳家大閘安然無恙」，又謂「陰湘城潰三五尺不等」，上述各節，全係虛構查吳家大堤者陰湘外堤之一部份也，縣府既收有土費，卽負有全責，時值春夏之交，水勢增漲不已，爲縣長者，卽應親往勘修，或派員督工搶險，果搶險有人，則情況如何？自時有報告到署，何至堤已潰決，臨時毫不知悉？（以沙市消息爲消息）而事後尙須調查耶？且關係人命財產之吳家大堤，江陵婦孺皆知之矣！雷縣長聞此堤潰決，乃臨時遍查卷宗，查卷宗不得，猶疑爲屬於當陽，此其致函於人所自述者，足證其不但未增修搶險，且不知有此堤，而未一巡視也，其草菅人命爲何如耶？

吳家大堤及陰湘城之潰決，是四日晚間，已經各方勘查之委員，確切證實。雷氏函各

處謂「吳家大閘并未潰決，」在十二日，距堤潰時凡八日；其稱「吳家大閘安然無恙」之  
記文，係十五日發表，距潰堤時已十一日矣，事實俱在，果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耶？  
查此次沮漳二河洪水爲災，由鎮頭山脚，澎湃而來，衆志院漫潰後，吳家大隄陰湘城以及  
保障院，次第於七月四日夜潰決，荆江堤之堆金台得勝台一帶，因內外浸水，亦於五日夜  
潰決，吳家大堤潰口五十餘個，最長者有三：（一）吳家大堤上首長約三十丈，深約一丈  
，（二）官家窪，（三）黃家岔各長二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陰湘城潰口三十餘個  
，最長者爲朱家拐，長七十丈深約一丈，其他各處共長百餘丈，深約數尺或一丈不等，保  
障院潰口大小十三個，楚家台東西兩口，長約八十餘丈，深一丈有餘，堆金台中間之橫店  
子，沖口五十餘丈深一丈有餘，除橫店子屬荆江堤工局外，餘均爲江陵縣府所負責者，吳  
家大堤潰口五十餘個，或長三十餘丈，或長二十餘丈，有照片可證，而雷氏則謂「吳家大  
堤并未潰決」謂「吳家大堤安然無恙」陰湘堤潰口三十餘個，朱家拐長七十丈，其餘共長  
百丈，亦有照片可證，而雷氏則謂「陰湘堤潰三五尺不等」其誰欺？欺天乎？！

天災之至，本有非人力所能挽回者，然盡力爲之，能挽回之處亦多，如沙市沿岸及荊州  
城與漢口張公隄武昌武惠堤皆以人力挽回劫運者也，查衆志院橫堤壩港一段，係江陵縣府  
實令保障院賠修者，因違背春挖秋築原則，以致壘塌，而陰湘內外堤，據聞人民曾請求荆  
江堤工局接管增修，堤工局亦曾加估計，至多費洋二千元，即可無虞，而縣府不注意及此  
，以致貽誤！似此雷氏對於負責之堤，不惟平日毫未注意，而臨時又未盡搶救能力，數百

萬生靈何辜？因此成葬魚腹，或成餓殍，究將何以償此損失乎？！

記謂「九日午前奉沙市總司令部命令，各軍隊所扣留之船舶一律解放，如是荆沙交通始告恢復」又謂「專署于六日下午囑沙市辦事處在商會領取麻袋兩千枚，運至中途被軍隊截去，不得已，乃飭各綢布商店將粗布疋交出，雇工剪裁，縫成布袋，裝土防水」，由前言之似荆沙之交通斷絕為軍隊扣船，由後言之，似荆州之搶險困難，由軍隊截袋，實皆非也。原總司令部八日命令解放之船隻，為少數放置子彈之船隻，其餘大多數船隻，於六日下午起，即由總部督令公安局市商會四出救生放賑。二小學校與貧民工廠之災民多數為六、七、八、數日救來者，此其事實俱在。不待深辯！至荆州方面，則因水流湍急，西北風極大，船莫能進，六日下午，公安局會雇民划二十餘隻前往，以無法推行折回，七日之新沙市日報，曾載其事，且有公安局員警可證，九日荆州交通恢復，則以水漸退落，風回轉變，船可行駛之故，並非到九日始放船前往也。查第十軍駐荆州有特務團及各留守，迭電沙市總部求送糧食與搶險所用麻袋，沙市總部因水急風烈，船不能進，焦灼萬狀若云故與荆州為難，置城內生靈於不顧，豈其對於本部之特務團及其他留守倉庫等，亦不顧耶？至商會運荆之麻袋二千條，亦因水急折轉，迨八日始由楊公謀長派趙李兩副官連同麵粉二百袋送交李團長收執，商會諸人，及李團長均能證之，何嘗有被軍隊截去之事。如此信口雌黃果能負法律上之責任否耶，荆州麻袋缺乏自係實情，在七日午因西門漫開，曾由十軍特務團李團長向各留守處接洽借用，計借一四二旅麻袋一千條，四十一師麻袋六十條，該團騰



出裝米之麻袋三百餘條，共一千四百餘條。賴以防堵未潰，雷氏所謂「將粗布剪裁縫袋裝土防水」，亦係李團長商同荊州商會所辦理者。雷氏當時猶夢夢也，雷氏自六日以後，即匿居天主堂，無人得見者，荊州人且喧傳雷已逃矣。雷氏匿居後，直至十一日，水退險過始露而至防險會，荊州人均能道之。事後尙捏造事實，侈言此數日內如何如何，未免太自諱飾矣。

記又謂「見西門套城放有小划一，即派兵取上城，再用大繩放置城外水中，以兩兵繞城下駕往救護」，雷氏有無救護人民之事，未嘗聞也，但雷氏之眷屬於七日乘船來沙，其所乘之船，究係雷氏所言西門套城之船？抑係另僱之船？則非吾人所得而知也！抑猶有難已於言者，堤工在甲積谷，皆為蔣委員長所定之要政，雷氏疎忽堤工，已犧牲無數萬生命財產，其罪自不可道！以言保甲，荊州城為專署所在地，人口達二萬，當六日水來事急，不能指揮保甲長，集合壯丁使用，乃言窮而至於鳴鑼徵夫，貼標語徵夫，堪憐亦復堪笑，其平日之無訓練可知也，憶沙市二碼頭漫水，黨政處兼政訓處韓處長，以一紙命令，頃刻由各鎮聯保主任率夫一千六百餘人，協助軍隊搶救，得以轉危為安，其所以能如此者，則以沙市保甲長曾經黨政處政訓處特黨部會同訓練二月餘也。雷氏對保甲長平日不加意訓練，臨事焉有為之使用者乎？以言積谷：江陵積谷弊端，道路之傳說甚多，自有主管機關為之考核，姑不詳論，此次洪水為災，救濟會徇民衆之請，函請開放積谷，雷氏復函謂縣倉積谷八百石，已呈准省府推陳出新變賣矣，夫積谷所以備荒，其實際變賣時日

，必須等至水旱恐慌已過之後，此定理也！今新谷收穫，毫無把握，而即將舊谷賣出，其用意究何居乎？是否要改爲兒戲歟？國難嚴重，民族危殆，救亡圖存，匹夫有責，雷氏身居要職，而竟如是，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長太息耶！！



# 江陵縣旅省同鄉會報災請賑全文

江陵縣旅省同鄉會十日分呈行營、省府、救災總會、略以此次江陵大水成災之總因、實由於江陵縣長雷嘯岑、玩忽堤工、及荆江堤工局長徐國瑞、對於所轄堤防、未能完全注意之所致、請予權其情節輕重、分別撤懲、以爲溺職者戒、并懇豁免田賦、賑濟災黎、趕修堤院、一面將陰湘城堤、全部劃歸荆江堤工局管理、茲將原文披露於後、

爲江陵全縣災情慘重、籲請撤懲堤工局、負責人員、豁免田賦、撥款賑濟災黎、趕修堤院、並將陰湘城堤劃歸荆江堤工局管理由、

竊以江陵大水成災之總因、實爲江陵縣長雷嘯岑玩忽堤工、及荆江堤工局長徐國瑞、對於所轄堤防、未能完全注意之所致、謹將此次各堤潰決情形、縷述陳之、查陰湘城堤係防沮漳河水起聚嶺岡、下至堆金台、三十華里、是名北堤、由江陵縣長負責修理、荆江大堤、係防大江之水、上起萬城附近之堆金台、下迄拖茅埠、名爲南堤、由荆江堤工局負責修理、二堤緊相銜接、責有專司、同位于本縣上游之西部、爲關防腹地之第一門戶、本年七月、沮漳河水暴漲、四日下午、先後冲破吳家大堤、(即陰湘城外堤、亦由江陵縣長負責督修)陰湘城堤、及衆志院、保障院、兩橫隄、而荆江大堤之得勝寺等處、因受陰湘堤潰決影響、及長江水勢同時陡漲之故、內外衝擊、亦於五日先後潰決、水勢洶湧、直瀉而下、至五日夜半、荆沙兩處、同時震驚、風聲鶴唳、秩序爲之大亂、而縣城西北門外及

草市一帶淹斃人畜無算。倒塌房屋無數。六日下午，又將中襄河堤之雷家堵冲潰，澎湃橫流，而本縣全境，悉遭沉沒，竟釀成九十五年來未有之浩劫，損失生命財產，難以數計，水勢急轉直下，並波及潛監兩縣，下達漢河而出大江，受災區域之廣，固不僅江陵一縣已也。查江陵縣府主管之陰湘堤吳家大堤，事前既未培修，臨時又不搶堵，直至洪濤直犯荆城，雷縣長猶不知水自何來，倉皇無措，竟率衛士數名，藉詞巡查，潛往東城天主堂躲避，全城生命安危于不顧，幸賴駐軍團長李德惠督同軍民協力搶護，方告無事，其因循泄沓，情急規避，罪莫可道。荆江堤工局負荆江大堤全部責任，局長徐國瑞，素尙重視堤防，然僅注意沙市下游一帶險工而於上游得勝寺等處，恃其地勢較高未甚介意，故平日材料儲積，一無準備，臨事周張，莫知所措，其疏忽之咎，亦所難辭。夫天災之至，有非人力所能挽回者，然盡力爲之，能挽救之處正多，即如本年大水，沙市沿岸荆州城，及武漢兩地，皆由軍民協力搶救，終免劫運，其明證也。假使此次堤工人員，果能各盡其本身職責，竭力搶救，即不幸災終不獲免，吾民萬死，亦又何尤，乃縣府堤局不但事前未培修，臨時又不搶救，且於浩劫既成之後，互相攻訐，各自推諉，對於政府，始終未將受災實況，據實呈報，希圖脫卸罪責，而置人民之死亡流離於不顧，此應請政府派員澈查真象，分別撤懲江陵縣長荆江堤工局長，以明賞罰者一也。

江陵自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慘遭共匪蹂躪，除荆沙二鎮，地勢衝要，駐有重兵，共匪兩次進攻，終未獲逞外，其餘全境，造成赤色恐怖者，幾及四載，加以二十年大水，

全遭淹沒、人民之顛連無告、政府之賑款難及、以故餓殍載道、不死於匪、則死於饑、至今思之、猶有餘痛、此後二十二三兩年或被水漬、或遭亢旱、共匪雖已勦滅、而在荏苒地、瘡痍未復、人民從未得一日安居、蓋自十八年以來、固無日不在災深火熱之中也、政府軫念民瘼、力圖恢復農村、故將二十一年以前災區田賦、概與豁免、二十二三兩年、則緩征減免有差、此皆有案可稽、勿待縷述、至於本年、秩序漸安、農民歸田、而農村經濟凋敝、窮困未蘇、民皆典衣鬻食茹苦含辛竭其所有、以盡力於農事、滿擬秋穫有日、得慶更生矣、執意昊天不弔、入夏以來、江漢兩水與沮漳河同時暴漲、陰湘城隍、得勝寺、既潰於前、麻布拐蓮華寺復潰於後、四面爭流、合成巨浸、且江邑惟西北一隅較高、餘皆地勢低窪、瀦水難洩、一有水災不但秋禾全沒。春季亦難下種。哀此子遺。將扶亡救死之不暇。遑有餘力以供國家賦稅乎。此應請政府痾瘵爲懷。明令豁免本年正附田賦。以卹民艱者二也。江陵民衆、素稱醇樸、民皆知禮義尙廉恥、有餓死不爲盜之慨、近年以來、農村破產、十室九空、平時則衣食不贍、一遇兇荒則立呈饑饉之象、就最近情況言、被災之區、哀鴻遍野、餓殍塞途、良善者、挈妻負子乞食他方、貧弱者、困苦呻吟、朝夕不保、甚至聚衆強索均食者有之、合夥搶劫、行同匪類者有之、轉瞬嚴冬立至、飢寒交迫、積患何堪設想、此非故作危言、以聳聽聞也、誠以大亂之後、繼以凶年、人心惶惑、急不暇擇、有非禮教國法所可維繫者、政府爲拯救災黎計、爲防患未然計、撥款賑濟、實不容緩、然救荒無善策、古今所同、就最近言、急賑爲期已過、農賑則非鉅款、勢難普及、他若賑恤、

若平糶、不但動需鉅款、且使無數災黎、坐以待食、亦非持久善善之策、查江漢兩岸堤防至今潰口多未堵築、而腹地被淹民堤、大小潰口無數、且因水災後受洪濤內外沖洗、堤身大半崩潰、僅存堤根、設不通令各縣、勒令災區民衆、各就當地堤院趕築潰口、培修被災堤身、則險象環生、人皆視爲畏途、誰肯竭其資力以事耕種、以冀得此不可必得之秋穫乎、似此、則來年又不堪設想矣、爲今之計、莫若急於以下代賑、工賑之利有三、（一）可拯濟垂死災黎、（二）災民有食可求、有工可作、不至因飢寒而起盜心、地方可免不測之患、（三）則官堤民堤、培修完固、再用其餘力、疏濬內河、開掘塘堰、人民方詎放胆種田、此應請政府於萬難中、籌撥鉅款、而施工賑者三也、

江陵素稱澤國、南臨大山、北界襄河支流之東荆河、全賴南北兩堤爲之屏障、一、荆江大堤、上起堆金台、下抵拖茅埠、一名南堤、由本縣田賦帶征之南土費。及江漢工程局年撥數萬之補助金修理、荆江堤工局司其責、二、直路河堤、中襄河堤、及陰湘城堤三處、統名北堤、由本縣田賦帶征之北土費修理、江陵縣政府司其責、而北堤中之陰湘堤、與荆江大堤緊相銜接、利害亦係一致、此次陰湘堤潰、荆江大堤亦隨之而潰、卽爲事實之明證、而此次縣府堤局、兩相攻擊、各自推諉、則以南堤北堤責任分歧、事權未能統一之故、爲善後計、惟有將陰湘堤全部劃歸荆江堤工局管理、並撥北土費中一部、爲修理該堤工之經費、庶可統一事權、而專責成、此應請政府、懇前總長迅飭江陵縣政府將陰湘城堤全部劃歸荆江堤工局管理者四也。

本會迭接粵中報告，加以切實調查，觀此浩劫，情難緘默，謹代表各縣人民懇請鈞口俯賜鑒核迅將江陵縣長雷嘯岑、荆江堤工局長徐國瑞、權其情節輕重、分別撤懲、並予轉呈中央明令豁免田賦、撥款賑濟災黎、趕修堤院、一面將陰湘城隍全都劃歸荆江堤工局管理、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江陵縣旅省同鄉會。

## 沙市中法大藥房廣告

本藥房專運泰西各國名廠藥材，醫療器械，照相材料，化裝香品，衛生補品，注射新藥，血清漿苗，馳名良藥，醫院用品，沙布藥棉，牙科器具，自製良藥，凡屬藥內，應有盡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歷蒙各界採購嘉許，敝藥房素以薄利多售為宗旨，年來各地會與敝藥房交易者，無不贊稱，信用卓著，價廉物美，兼之敝藥房貨色齊全，萬藥雲集，貨物精良，價格克己，他家所不及，各埠來函購貨，點配慎重，裝箱堅固，寄運妥速，絕無耽誤，承蒙垂詢各藥價目，即當原班回覆，如荷賜顧，無任歡迎，

沙市中法藥房謹啓

地址：中山一街毛家巷上首

沙市

# 新新印書館

本館在沙創辦有  
年承印軍政商學  
各界文件印刷之  
精美無不同聲贊  
譽本館現又辦有  
長方仿宋體字可  
印各種文件定  
價克己如蒙賜  
顧無任歡迎

## 印中西各種文件

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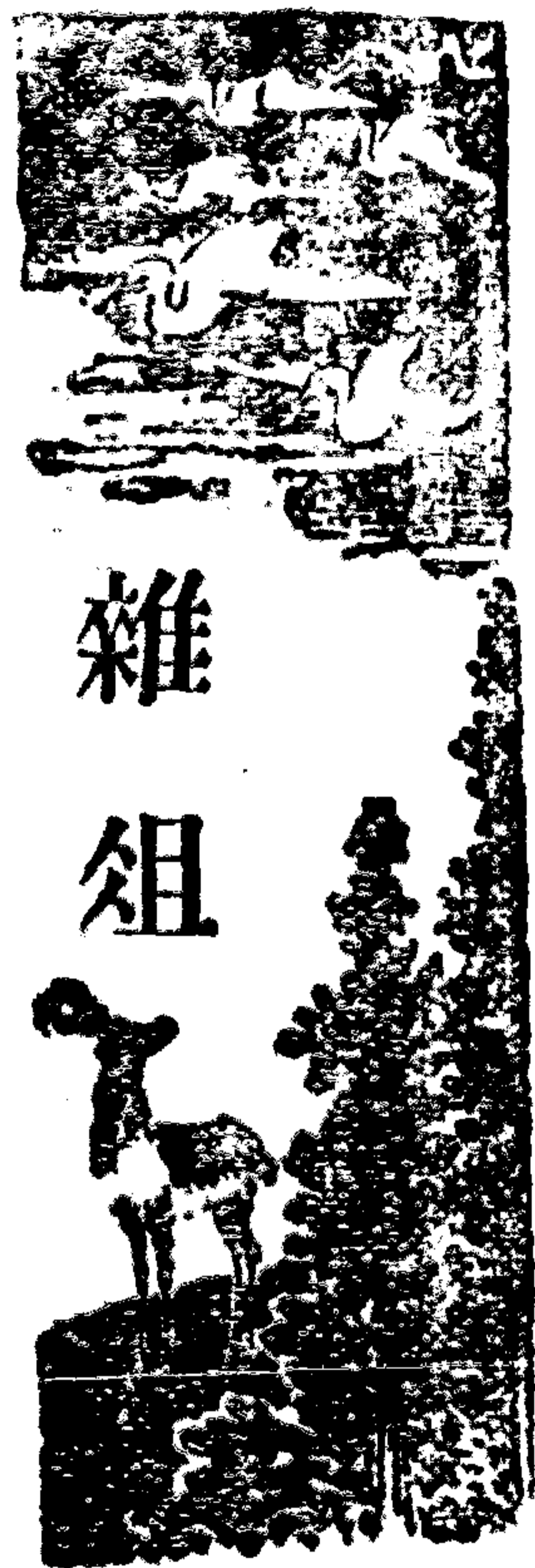
地址：沙市中山路商會下首電話二二號

### 營業要目

書籍報章  
軍政文件  
傳單廣告  
信封信箋  
中西名片  
彩色商標  
鉛石印刷  
各種俱全







## 顯微鏡下的荊草大水拉雜記

異於往年的今年七月六日，不特寒冷如冬日，人們都要穿着大棉襖，而打破近百年來紀錄的大水也是今年七月六日的一種特殊而在人們有深刻印象永難磨滅的一個慘痛的紀念！誰夢想到平時說說好玩的「六月穿棉襖」(此日正是陰歷六月六日)的一句話，今年會實現呢？誰又夢想到平時大家咀咒的「倒了南江堤大家到長湖去碰腦殼」一句戲言，在今年又成了事實，戲言變作讖語呵！現在大水已消逝了！在長湖碰了頭殼的人們也不知所終了！大水流去了地方的幸福，流去了多少人們的血汗；大水還留存着慘狀的災區，哀號的災民！每一念及，真令人百淚交流，仰空興嘆而已。

仍是一個與平時一樣的七月六日早晨，地球上接受了太陽四射的反光，雖說沒有看見太陽。雨是下得連貓兒也潛伏在窗台上懶得去從在房中跳去跳來的虎鼠，雨濛濛的洗着，

日夜的流着，流出了人們已忘了多時的冬天的衣裳，流着駭退了正是與人們親密的汗水，流着流着流來了萬馬奔騰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滔滔着天下皆是也的紅水。呵！今年七月六的大雨，你是我們水災大眾們慘痛哀號的苦淚罷！

科學家們長說：「電之速度，每秒鐘繞行地球三週又半」，這位短跑大王的速度，在世界上目前還沒有誰打破他的紀錄，然而今年的水，其來之速也。雖不能跑在電的前面，一定的要奪取第二名。那是開運動會而有人紀錄的話。我們記得，那晨早餐未了，街市上平地陡漲了足價不折不扣的五尺水！大家富然，是有些忙亂了。然而，誰也沒法？此地既沒有皇帝，也就沒有分水珠；又沒有一般劍仙俠客的神通。誰也不會「移山倒海」，或者「借水遁逃走」根本這裏就沒有山。至於常言所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一句屁話，終是屁話而已，草市市鎮雖小，還沒有癡如抱橋的危生那樣人，不顧性命的抱土堵水。說到水上比較安全的是船，草市並非只有陸路沒有水道的旱碼頭，你要不曉得草市土匪流氓等的生命是比草市市民的生命還要貴，那你只配到「長湖去碰腦殼」。無情的水，就是罵一聲「紅軍」也要提到什麼「甚於洪水」的拋閣下，與人們好像不共戴天之仇的緊逼而來，誰都不願隨便死去的人們。在奮鬥中掙扎出一條生路，加工速造的片時製成一大塊一大塊木筏。飄蕩在水面，一羣一羣的人們站在上面。危懼的看着紅水漸漲漸高，在恐怖中度着這夢也想不到忽然而來的災難。

災難臨頭，本屬大大不幸，誰又能料到「土匪流氓」着流，會乘「囤水捉魚」的來「硬

幹」一下呢？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實不信，到是孟先生自己給自己下了註解：「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大水時人們生命都是危乎殆哉，誰還管他娘的衣物銀錢？「土匪流氓，於是三五成羣一陣一隊的實行他們的職務，將人們不能在大水時保存的貨物銀錢，搬到他們住的地方，誰敢放句屁？他們有的是船，有的是比水還凶的那要人性命的買賣，結果，一家糕餅店共進去七次，大洋不必說，由別人腰裏移在他們腰裏，雖說不多，有數三百餘元，糕餅店的二老板，腰裏還吃了五「板刀」。店內洋油洋火洋燭，都有了一個洋字，在這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高潮中，全數掃除的搬走，也是大理，洗衣皂，都是人人必需之品，人們不是提倡清潔麼。懷而抱之，有的是水，各人清潔清潔衣服，更近人情。什麼花露水，洋襪，是日用品。醬菜，香油，川鹽，更是日食不可少之物，拾而走之，取而拿之，也合「明知王法，飢餓難忍」的社會法律，未敢厚非。

確確實實的事，一家賣蔴花，糖菓的攤販家裏，有灰麵一袋，大洋一元五角，大銅元二十串，也不翼而飛。後來，這小販再做生意無本，借除無門，衣食迫不得已，小販之妻，只得含淚的將親生祇有五月的小男孩，送給人家作義子，自己去做奶媽，用自己的血汗換少數銀錢來養活家人。我們試想七小販之妻當抱着旁人的小孩喂奶而想到了自己孩子的悲慘時，作何感想？

這樣的事多得更僕難數，那怕現在印刷術這樣的發明，也無濟於事，一件件的直書下

去，怕比廿五史還要倍而倍之罷？

大水時一看見了船，誰不目爲救星？你且慢喜，大水時的船戶，真是凶得利害，甚於「洪水猛獸」？到糧食行搶穀，搶雜糧，去而復返，轉而又運，誰奈他何？「隔山容易隔水難」，那樣大的水，舉步維艱，只有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血汗換來的東西，輕飄飄的移到他的船上。誰要是吶喊，他回答得更幽默：「沒有吃怎樣辦？白白餓死不成？我不借點去吃，水還不是沖跑了！何苦呢？這樣大的水！」好像他之挨餓就是你積穀在倉應負的責任；他之逃走，並不多謝你，是大水未沖走的惠賜，這樣的囉唆，恐怕天下少有罷？你要是想亡命到無水的高處，那時你真無法呢！那怕一矢之遙，船家也得要你三塊五塊，由草市到荊州，或由荊州到沙市，或者是草市到沙市，以人爲單位，他可以要你六元十元（平時每人大銅圓二百）以船爲單位，每航渡一次，非十圓甚至卅圓不能到達目的地，他還要說：「這幾塊錢真不易拿，完全是性命換來的」鬼話。錢是奉送的，不哀求或者說上一大堆好話，還沒誰願意渡你呢？因爲他們不賺你這幾塊錢，可以胡鬧的去尋財喜，上帝說：「大水時，有船的人有福了！」她媽的大水後船家腰裏滿滿的白花大洋，其有不成小康者，那真是他祖宗無德。誰不願「像這樣的大水，年年來都好」的多數船戶，我要是有槍階級，再遇大水時，捉來一個個槍斃，免得他們借水爲虐，還討好的害人。

草市北街有黃家山，雖名曰山，實係一小土堆。大水之來，只要你不願意就這樣的死，你當然要奔命的到黃家山。這樣一來，那又糟了！北街有幾家雜貨店將貨物同人逃難到

黃家山的，結果，五包鹽的只存三包，幾十石米的糙糧粒無存，香烟不必說，大家拿着就吸，你有什么法？看着東邊，西邊來了，看着北首，南面的走了路。這是地面上流氓地痞的黃金時代，只有「啞子吃黃連」至認晦氣而已！

大水時草市的市民，真是走頭無路！船早被土匪流氓把持着；幸而有一兩隻船被發現，又受經濟的束縛不能如願以償的逃到無水的地方，再加以大方的人太多，拿着別人的東西當自己的，自由的人太厲害，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拿亂翻，結果，大水過處，下焉者逐水逝去：上焉者隨手帶走，市民祇贏得一隻垂直的空拳赤手了！

初六日下午，狂風大雨與波濤澎湃的大水劇烈的在人間競爭着，看看自己住的地方，中午水祇深及大腿，下午就漸漸的爬到人的腰間了。爲保衛生命起見，不得不遷地爲良，然而那樣大的水，眼看着荊州城垣近在咫尺，有翅難飛，誰也沒法想。而院牆一排一排的倒下，使站在院中木筏上的家人們，無不面目失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在木筏上換命。謝謝上帝：由倒牆的破口處，進來了一隻祇能坐上四個人的小船，於是我們二十餘口家人，慢慢的去而復返的全渡到了荊州東門口，危險的情形，我這笨筆，實在不能形容，那時是那樣狂風大雨，在急流水波上，駕一葉之輕舟，的確是九死一生了！東門外九眼橋的南邊的水面較北邊的水面，高度總是丈餘，直掛着衝來，水波之聲，如劇戰時對方的大炮，小船行經其處，那有生命？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荊州六門早已緊閉，欲進城非設法不可，不進城水是一步一步逼着人們走近城牆邊，

商榷的結果，用繩繫而上之，於是見于舊小說中繫城而下的故事，不想生存二十世紀的我們要在今天重演一次。雖說前者是繫而下之求救，我們是繫而上之求生，上下之不同，繫之者，還不是一樣麼？費力繫上了城，滿以為離了危險地，到了安全地界，誰知城裏，大北門在搶險，小北門又在塞漏，西城的人向東城搬，東城的人往西城搬，人們畏水的驚慌情形，并不亞于草市。我們算是撞見了鬼，在草市冒了千萬危險的趕到荊州城裏來陪着荊州城裏的人民受苦受難。既來之則安之，愁又有什麼好處？不如馬馬虎虎的睡着，在夢中度過這危險的災難吧！

### 一夕無話。

第二天味爽。忙上城樓看看水勢，這茫茫的一片，舉眼四望，什麼也沒有，祇有水，是的，祇有水！好像天下皆是水一樣！完全是水的世界！我雖也姓夏，可沒有本家夏娃的神筆，不然的話，圖而繪之，絕不讓他的『長江萬里圖』專美於前。時間是那樣的早，東方還未現出魚肚色，水的巨響，佔有了我的整個細胞，安睡是不可能，信步的由城牆上走到公安門的望江樓，看看外江的水勢。城牆上的野草，蔓延的含着宿雨的水露，荊棘當前的，一脚一脚的分開，行過處，野草的水露，早溼透了我的褲腳。這種情景，在淵明先生看來，是何等的高逸事情，不免要唱他一句詩：

『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

可是在逃難的我，當時情感，全被大水波濤聲所麻醉，頭腦烘烘然的什麼感覺也沒有。行行重行行，好不容易分荆斬棘的到了望江樓。這時細雨已停止了紛飛，東方現出金紅色，躲懶多日的太陽，今天大概要與世人見面了！借着東方的紅光，在望江樓上向揚子江望去，我的天哪！不望猶可，這一望真叫我「魂飛天外，魄上九霄」，你道怎的？原來揚子江中停泊的帆輪，連船底也看得一清二白，揚子江的水，與內地的水，隔着一線南口堤，平行的如賽跑式的奔流着，這兩位難兄難弟，要是無論在那一地方把握一下，裏應外合，那才糟糕呢！荆州好比鍋底，內外處的水好比鍋邊的水直衝而下，我們只有在鍋底的荆州作「釜底游魚」了！

帶着滿身的不爽由望江樓返來，揚子江要是不即刻速落，生的希望，怕只有百分之一。果然，到了下午水陡退三尺，據說是什麼「水貓子」的力量呢！

在經了一種大混亂的事的社會，定有種種與那混亂事有關的神話，傳說播送着，這是中國普遍的現象，荆州是中國領土，荆州人民是中國人民，那能例外？於是「水貓子」之傳說興。

要明白這故事的原委，先得來一段溯原的記事：

話說：荆州自從曾祭東風的諸葛孔明久借不還而後，處處想法制伏一些爲害荆州的怪物。「蛟」這東西，是怪物之尤，要是蛟一起，大水即隨之而至，孔明先生乃在今之太暉觀前石橋下，放下了一柄斬蛟劍，從此荆州永無蛟患，受惠至今。（故老傳說，坐船過

讓石橋時不能睡在船上，否則橋過後必身首異處。這傳說無非是表明橋下斬蛟劍的力量。究竟有無此事，無人試驗，記者也不敢輕試，設不幸而有之，頭顱這東西不比別的，搬了家不能還原。傳說如此，靈驗與否，記者概不負責！你要是不相信的冒險去試驗一旦禍生頃刻，也與記者無涉，特此聲明。此種斬蛟劍，當然是一種寶物，有被人盜去的危險，於是在橋旁又埋伏了兩個石東西，一牝一牡，一善一惡，杜司發水，牝司收水，唯一責任，就是看守斬蛟劍。這石東西——就是現在故事的主人翁的——「水貓子」，相傳俗名「朝天吼」。

也是荊州人民合該有難，在本年三月間，省立第八中學圖書館落成典禮，圖書館前尚缺飾物，一般「丘九」們，不知怎的看到了這一對石怪物，東倒西斜的放在西城外太暉觀旁，形狀古怪，獅而不獅，象而不象，大有陳列價值，於是就自動的移在荊州城內第八中學的圖書館門前了。你想看守劍的蠢才，一旦要他文質彬彬的看守書籍，真是「文武不洽，大非所願，真不與波作浪者，未之有也！」

因此自將「朝天吼」抬入城內之日起，就連月陰雨，三月後好不容易挨到大水期的六月，「朝天吼」真的朝天一吼，大水響應，一吼而水圍荊州城，再吼而水漫荊州府，於是古怪亂石，也成了靈物，今日託夢某人說他們二位貴駕屈居圖書館門前不安；明日又託夢某人說要大水速退非將他們的大駕璧置原處不可！鬧得滿城風雨，昨日街談巷議總是離不了的今日有「水貓子」的故事來代替，此議一倡，早晚醒了全城的人民於是有力者又將他



抬到西門，面向着太陽觀的置放着，上面掛紅，建醮修齋。說也有鬼、當午水陡退三尺。這真是有點令人費解的事。荆江大水，是動了「水貓子」之故，其他各處呢？豈不是受荆江池魚之殃麼？三月前移動的東西，而三月後才能發威？原來看守寶物之一對寶貝的退水策，是當晚起了猛烈的北風，打破江南的堤院以救濟我們荆沙的人民！又何厚此薄彼呢？記者錄出這一大段富有神話性的傳說，並非提倡迷信，請不要誤會了。因為在大水中有這種故事的傳播，不過留作紀念而已。

在「水貓子」的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我們的專員，安閑的住在東城的天主堂裏。另一世界裏有駐守城內的特務團大家稱為李團長的親自督率軍民，在狂風暴雨下毫不疏忽怠惰的塞小北門的漏子，與搶救大北門的水。

人民在忙的忙死，閒的閒死兩種極端支配下度着災難的生活。我們這一羣——草市的一羣也流到這城市，而能看着「水貓子」的事，也可含淚的說：「未虛此來」聊以解嘲吧了！

## 龍灣之行

組琳

### 江陵第四區水災調查記

荆沙水災救濟委員會，為明瞭江陵各區水災情況，以便賑濟，除一二三各區已派人調查外，所餘三區，遂命八中青年勞動服務團，組織調查隊，分三區調查，記者奉派至第四

龍灣，七月二十八日下午，至救濟委員會，聆訓後，遂於二十九日晨七時乘枝江輪由沙出發，同行五人，皆係學友。故旅中不感寂寞，該輪因備貨過多，且船內未堆置平均，故輪身傾斜，加之人衆擁擠，顛簸不定。同輪多軍人災民，軍人無論服裝整齊與否，概不寫票，災民苦苦哀求。結果統括其囊中僅有之財產——數百文——而去。按此數百文不敷票資，災民又未得票據，此亦所謂公事（？）手續耶？

上午九時半抵郝穴，至第五區區公所，適劉升庭區長至龍灣未歸，與魏區員接談半小時，魏區員鼠鬚兩撇，頗現老氣橫秋之概，據云：龍灣前發生匪警，張金河被匪衆搶劫一空，且沿途上有土匪出沒，但吾等以無畏之精神，不懼艱困，仍堅決前進，遂請其代覓船隻，旋至飯店早餐。蛋飯每小碗五分大洋，可謂貴矣！飯後至區公所取行李，魏區員已命水保正覓得小船，十一時由郝穴起身，因張金河前曾發生匪警，故改道由六合院，新興院老興院而行，沿途災民用漁船載家小及搶救之零星物什，往各地逃荒者甚夥，問之何往，云係逃往公安荊門湖南各地者。坐船頭，張目望岸，較高之地，幸存荒土，餘則盡成澤國，十室九空，雞犬無聞，慘不忍睹。途中遇江陵縣教育科長戴九峯先生，由龍灣回郝穴有棹枝護送。船至小河口，已四時半，上岸飲茶，該地係一二十餘家之小鎮，商店多已收歇，聞土人云，耕牛出賣者甚多，原價百餘元或數十元者，今僅值數元而已，因欲趕抵龍灣，遂命舟子，加速進行，過院時，一望無涯，暮色蒼蒼，波浪茫茫，小舟孤行，心中忖忖行至萬佛關一潰口處，水流由上而下，波濤洶湧，船不能過，不得已遂上岸拉繩而行，時

晚風大作，舟人駕駛不力，船身在浪頭處倒橫，遂急退回，若稍加疏忽，吾等已身葬浪頭中矣。小河口至龍灣市尚有二十餘里，遇西大院時已是滿天星斗，入夜之時矣，以係逆風，不能張帆，船行甚緩，將進龍市，遠見市內燈火全無，八時四十分始抵市頭，在上街碼頭上岸，由舟子引路，照以電炬，至中街區公所，見李萬城區長，李區長殷勤招待，在會議廳揚談各地水災情況，及禦防施賑之方，據云龍灣區九萬餘人民中，受災者達七八萬人，八十一院盡成澤國，僅面積小而防禦得力之二院未被淹沒，然洪水內溢，亦不能種植大水時龍市市街，曾被水淹，區公所已上水四五尺，房屋多被沖毀，幸來勢甚緩，且住民多有漁船，尚可從容逃生，僅因不習水性，全區中淹死三人而已。該區共有九聯保，一百九十保，李區長代為計劃調查路線，約計須五六日，方可調查完畢，後記者詢防水及施賑之法，李區長云：「每年政府加修各堤，皆係徵捐修築，人民以為既納捐稅，則司堤工者必可盡力修築，遂不察堤之築固與否？余意以為與其徵款修築，不如徵集壯丁，自行督修，四區前數月曾徵集壯丁三千餘人，築堤三月，余日夜督促，成績良好，因堤之堅固與否？人民自知自己身之生命財產息息相關，必倍加努力也。然此不過治標之法，欲求根本解決，須疏通河道，于此國民經濟困難之時，祇不過妄想而已，若長此以往，數年後，長江兩岸不盡行淹沒者，余不信也。至於救災之方，古云「救災無善策」，然救急之方，雖在施賑，而最且能持久最能普濟之方，莫若平糶，以四區人民而論，田產雖被水淹，尚有其他技能可賺錢度日，且放賑之法，乃僧多粥少無濟于事，又可養成災民之惰性，故非平糶不足以救濟也。」

談話畢，區長招待夜飯，枵腹空空，蔬肴熱飯，不啻珍饈也、飯後沐浴、計劃明日事務，十二時半在會議廳就寢。

晨五時起身，洗漱畢，全體出遊龍市下街，街上行人稀少，店舖內多空洞無物，房屋東倒西歪，或缺瓦少牆，淒涼之況，觸目傷心，至街頭，見數廟宇，皆已頹圮，關帝廟前之戲台壁上，有張文華律師所題之「花好月圓人壽橫額」。廟前列雜糧攤，及魚米買賣者，僅數人而已，詢該地住民，詳談龍市最近五六年之情況，不禁感慨繫之。

回區公所，與李區長商談調查方法，分兩組出發，一組至張金河及洪家場，轉熊口調查，由該區彭區員嚮導，隨同保安隊乘船出發。一組至小河口及徐李家場，直路河，老新口，趙家腦等處調查，記者隨同此組，由該區派雇員汪先生嚮導乘船向小河口進行，約二十餘里，因風逆水逆，經六小時始達，上岸後，由汪先生引至蘇少全先生家歇息，蘇先生業雜貨及藥材，該地之剋楚者也。承蒙招待中點，旋暢談該聯保受災情形，後派人往尋聯保主任許永仁。

蘇先生對於調查及賑濟之意見約有二端：（一）農民有住在受災區域，而田產在未淹之院內者，有住在未淹之區，而田產均付之洪流者，故調查時不可不注意此點，（二）與其運米糶施賑，不如舉行平糶，如現價每升一串文之米，僅賣五百文，則以一次之施賑，用平糶之法，將所賣之錢，再行販米平糶，不啻行兩次之賑濟，既能持久，又貧富可均，復能杜絕流弊，如人民有實無購買能力者，調查確實，亦可施給，故賑濟之方，首在平糶

，並舉前數次水災時所行平糶之成績，以資例證，記者亦以為若欲實惠災民，誠捨此莫屬也。

蘇先生為吾師羅少玉先生之故舊，羅師為小河口人氏，家住該鎮附近，前數月曾回家修造房屋，并為小河口住民購買木料，修築橋樑，羅師以舌耕之資，努力加惠鄉里，誠屬難能可貴，故鄉人咸稱頌之。羅師有老母年八十餘，白髮蒼蒼，猶日行操作墾土種植，牧耘畜耕日夜辛勤，羅師屢請至荊州奉養，老夫人自以勞動為樂，以上壽之年，猶不辭勞苦，吾沙專事享樂之婦女觀之，可不愧耶。

尋聯保主任未遇，召小河口各保長，及公正人士考詢災情，復費蘇先生詳述一切，始查得詳情。

保長云：主任尚在易家口，有云已到龍灣，傳說紛紛，為使沿途調查計，決定至易家口，小河口至易家口約二十餘里，抵該處，時已晚炊嫋嫋矣，上岸後至聯保辦公處，未遇一人，遂落一小飯館內，旋即晚餐，飯菜粗劣不堪，飯後同一農民，在鎮之兩頭察看，見居民之食物，均係豌豆菜蔬，鮮有食米者，老年缺齒者，嚼豆之狀，睹之不禁淚下。

明月照耀，星光閃閃，緩步回店睡覺，店內無床舖，同行三人，各睡一方棹，棹短人長，惟盤膝斜躺而已，夜半東北風大作，風浪之聲，驚人心魄，裹氈閉目，不知東方之既白。

起身後，以冷水洗面，即至街頭閒眺，遇一青年農人，請引導察看西大院，及其對面

宋港之小院，時風浪未息，遠望洪水茫七，數萬畝之收穫，均淹入波濤，農民數月來日晒夜露之辛勤，毀于旦夕，是誰之過歟？天耶？人耶？

東北風呼號，波浪洶湧，船不能行，不僅預定至徐李家場之計劃未能實行即欲回龍灣，亦被風浪所阻。易家口人地生疏，加之所帶之銀錢，食物，藥品亦將用盡，且恐超過預定時日，同行三人，悶坐飯店中，心焦不已，

午餐後，街上行人漸多，有三五魚販，聚集市中，沉寂冷落之圯街中，稍現熱鬧氣象，但該地人民野蠻成性，言語偶有不合，即破口大罵，污穢之詞，不堪入耳，經人排解，亦不肯罷休，繼而演出全武行，甚至形成拖入水中之悲劇，記者于午餐前聞汪先生講述此地人民之野蠻行為，尚以為不足盡信，後自睹一油商與農人相爭之况，方知此種光怪陸離之現象誠不虛也。

下午二時，風浪始稍平息，因時間之限制，不得不冒險起程，記者當與汪先生商酌，命尉夫順岸而行，先至岑家河若風浪已息，則往他處調查，否則沿東大堤徒步回龍灣。至岑家河夕陽已將西下，上岸至橋頭忽逢往張金河調查之車君，相晤不禁失聲大笑，蓋兩日來分途調查，行程中彼此掛念也。車君亦欲回龍灣，遂偕記者等往晤保安隊陳教官，略事寒暄，僅記者與車君及保安隊兵士沿堤步行，餘皆乘船，于是水陸並進，兼程向龍灣進發。

保安隊士兵，均未着軍服，汗衫短褲，腰懸槍彈，三五成羣，自由而行，其平時之紀

物，當可想見。記者與車君且行且談，據云：前數日張金河曾來匪徒數人，將住民之銀錢財物，搶掠一空，有不從者，無懼部之炮烙其身，必盡括其所有而後已。並揚言于七日之內，須趕辦洋三千圓，米糧數百石。張金河為匪乘出沒之地，經國軍勦平後，年餘來人民漸能安居樂業，水災後而草莽復萌，溯思前申報記者陳彬蘇氏所論「勦匪與遣匪」一文信不誣也。行至中途，忽聞槍聲碰碰，恐發生匪警，遂與車君匍伏道旁，不禁惶惶失色。經陳教育前往詢問，始知有一兵士私逃，故開槍威嚇。驚弓之鳥。心中志心，至龍市已黃昏時矣。

李區長為同人等覓飯店，晚餐後，記者至區公所，與李區長詳談此次調查所得，時徐李家場、老新口、熊口、龍灣市各聯保主任皆在座，十時晤彭區員，在區公所將調查所得及各聯保主任談話之紀錄，並參酌該區所造之災民冊，製一簡單調查表，及調查報告，總各方面之報告，得知第四區九萬餘人民中，受災者達七萬餘人，八十二院僅兩小院未淹，然被水所漬，亦不能耕種，不來復水，則今秋可望下種，若洪水復臨，則明春能否耕種，尙難預料。難民劫後餘生，嗷嗷待哺，故記者代表全隊向李區長區員及各聯保主任辭行時，懇囑記者到沙後，向救災委員會請速放賑，殷望情切也。

回飯店，開會討論，決定于明早起程回沙，請汪先生覓船隻，略整行裝，遂寢。

記者身軀偶感不適，擬託沉睡船中途中所歷，與去時相同，午後二時抵鄰穴，至區公所，擬在該處打擾一宵，然魏區員推諉不應，結果至商會借宿。次日上午十時乘民泰輪回

沙，途中風雨大作，輪行頓慢，過斗湖堤，風雨始住，加速急行，五時許抵沙，在商會晚餐後。時水災救濟委員會開常務會議，楊參謀長垂詢一切，並向各委員作一簡單報告，使命遂告完成。

## 水災

夏善

假若你在夏天走進農村去，就無異置身於綠色的海裏，憑你兩隻眼望到那裏，那裏便是一片碧綠，是的在這時候，綠色簡直成了農村裏的喜色。假定這時的農裏不綠，便是飢荒的開端，這誰是也覺得胆寒的事。

幾天來，綠色的宋村裏的天空不見大雲塊，一陣又一陣送着南風，綠成堆的樹兒蠕動着，發出聲響，荷——荷，無邊際的秧苗們前俯後仰的一排排，一道道，做成綠海裏的波濤。在波濤柔蕩裏幾羣北草的黑眼漢，也戴着幾羣鋤草的紅臉姑娘，遊人們聽不見她們的笑聲，但一陣陣斷續的幽揚歌聲却會從黑腿漢們那裏被風送來。

村的塘裏，水田裏都滿了水，秧苗們再不會受旱了，這令他們工作得更加欣喜，在這種大暑天，他們不覺得熱，因為他們內心裏的希望之火有高過太陽的熱力呵！而秋收冬藏的歡欣便是這種熱力的因素。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總忘懷不了前幾天皇天的厚賜雨水。

那末宋村是各個兒給罩在欣愉的氣象下面了？  
看不：呵——柳溪邊的宋太婆，北村李大嫂不是焦七的在愁慮着嗎？

宋村是原有這樣的慣例：農忙的時候，自然大家工夫都用在田塍上，等到種子播上了或將稻子上了倉，其餘的事，紅臉老婆們能勝任的時候，黑腿漢們便做臨時的販夫，挑糞



頭豬兒趕兩邊的超市。或者驢兒馬兒載石米麥甚麼的（什麼可以賺錢便運什麼）上仙鎮，都是他們慣營的生意，雖然每去一趟要花十天半月的時日，但是都喜得抽出時間幹幹，除吃繳以外還可淨餘一兩塊錢，總是划算的，吃吃苦算什麼？所以宋太婆的兒子和李大嫂的漢子老早就備好了貨品，半月前暫別了家中去了。

「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初一裏就出門去了，十一，——今天十六了，該不……」  
唉！李大嫂又在嘆氣了，那知夏日的天也不好做，剛七下了幾天雨，宋村裏不至鬧旱災了，却又演成別處的水災，宋太婆得悉仙鎮淹了水，趕忙跑到李家去，李貴也沒有回來，李大嫂聽她說仙鎮淹了水，越發悶了眉嘆氣。

日子在田塍上的歌聲裏過去，在牽掛着遠行未歸者的她們倆的嘆聲中過去。

那天宋太婆真是興奮之極了，她自己也相信她心真意誠，不然，爲什麼昨夜才替兒子許的華陀廟裏的香願，今天他就回來了呢？她也相信算命先生的話，「人是一定要回來的，只是……」這時宋太婆的心裏像是悶着的一隻小猴子，看見媳婦已在廚房里弄飯，很想問兒子一個清楚，談個暢快，可是坐在棹上的宋四仍然催促：「快些弄飯吃吧！」她不能不也走進廚房裏去。

經不起兒子的催促，宋太婆只草索的弄了端出來。

宋四吃着，狼吞虎嚥般的，宋太婆不敢插嘴一句，

媳婦從廚房裏端着汗走出來，忙着又去喂豬，趕雞，而一種欣愉的光彩從那一臉紅肉

裏露出，只有親眼見了才知道她歡喜的程度。

第二碗飯添了以後，宋四才開聲腔：「他媽的又有兩天沒有吃飯了，泥路不好走，不回來又真有做餓鬼，還是死」宋太婆喊一聲「天哪」！嘆咳的神氣。

「他媽的水來的時候，鎮上：人大半還沒有起床咧！迷糊裏聽見一陣嘈，便知不妙，只大喊幾聲『不好了，跑吧！』管不了那些，就三步拚做兩步往外跑，水從山頭溪邊嘩喇喇的直滾來勢洶湧，兒子，媳婦，娘……他媽一陣亂哭亂叫，向鎮後山上跑，我跑到那裏，上氣接不來下氣，頂上已有不少的人，都急得慌，」他嚇了大口飯，這樣對媽說，暫且歇了一下氣。

「他媽的那水勢真大，等一會兒，山腳下來路，都湧滿白浪，鎮上的房子一排排倒下，嘩喇喇響，漩渦裏有人在打滾，飄起來的人，東西：像黑夜的星，等一會，鎮上的哭聲少了，又像是遠了，一會兒便聽不見了，接近的小土塚上人堆也慢七的被水沖——沖不幾下！就跟着浪圈去了，幾片屋露出頸子望大水，——仙鎮就完結了。」

「我們這山頭上的人更哭得厲害，他媽的還有跑出的小兒子還沒有帶來的，真悲慘呢！媽！我們這裏總算還好吧？」宋太婆聽得呆了，臉上紅一陣，青一陣，兒問，茫然的點點頭，接着他趕快吃完了飯，給過去的妻子去添，繼續的說：

「水三天才退水浪頂大的時候，離我們站的位置，只有一尺來低，那時，我們真嚇慌了，有的只顧嘶着喉嚨喊天，有的看見浪打來的呼救的人憑他喊得怎樣慘，再也不去援手

，漂來的箱子什麼的也不管怎樣值錢也不去撿，只呆着等死，天幸天幸，水沒有再升起來，就向下退了，退——退，直到昨天才落到裏河裏去。」

「起先賣米的時候，那經紀真壞蛋，欺我外鄉人，價定得低，量得又滿，當時氣極了，心裏想：破財可以折災，我才沒有發氣，好的那家伙準定淹死了，他抽鴉片，起床太晏，哼！不死那裏跑？不過，媽！受這種驚駭，快幾天餓也就夠受了，前天不知從那裏運來一船麵包，各人還不是一個半飽？」宋太婆像入神的聽完一個冒險故事，這才長吁一口氣，走近棹邊去收碗，且說：「當初，我是想叫你們不去，說是怕掙不到錢不幾天田里的草都長起來，那個去扯呢？歸終怎樣？別的且不說，若不是菩薩老爺保佑，不是你祖上的德義厚，怕連人都不得歸家鄉咧！再說，你們也太馬虎，去的時候也該先請陳三瞎子揀個吉日……」

猛然一片狗叫聲，接着跟了媳婦走進來一個女人，原來是李大嫂聞宋四回來，趕來打聽丈夫是否也回來，她不及等宋太婆「請坐」的話，便問：「李貴沒有同你一道回來？」宋四驚奇地站起來：「這時宋太婆才看見他一身的衣服全給泥弄髒了。」

「怎麼！李哥還沒有回來？噢！那真才：「那天水一來，我們就分散了，我倒以為他早回來了。不過他今天纔要回來罷，大前天水就在退，前天就可以走，到昨天山上都走光了，他要回來的話，今天一定就要到家，假若今天不到家，那就難免意外了，李嫂！這大水淹壞的人他媽的真多，我也是從死裏逃出來的。」

你快點回去看李哥大約回來了。」李嫂冷了一半截，心裏忒忒的跳了，木然好久，走出去，匆匆的給狗叫聲送遠了，——她家裏還有一半的希望啊！

李嫂還在半路裏就聽見阿桂在喊：「媽！爸爸買糖回來沒有？」原來當李嫂到宋家去時，阿桂也吵着要去，李嫂只得說：「好阿桂！給我看門，我去接爸回來，他一定買糖果給你吃，聽話些，乖！」這樣才走了，可是不一會，阿桂也跟來了，後來一條水溝截住路，才沒有再走。他坐在那裏幾乎望穿了小眼眶才瞧着媽，就欣然的喊。

李嫂走攏來，不作聲，牽阿桂就走，阿桂茫然。

回到家裏，從屋內傳出一陣喧囂，李嫂真明其妙，加速了脚步跨，

一到家，只見內外擠滿了人，人叢中沒有搜出一個像阿貴的爸爸的人，阿貴呆在屋角裏，李嫂却慌了，顫着聲音：

「怎麼！甚麼事？你們一夥做甚麼呀？」有的簡直不去理她，有的對她猶笑，有的却從內屋裏搜出米菜，忙着做晚飯，他們像主人一般自然，像歷來宋村辦婚嫁事一樣熱鬧，李嫂大嫂直覺的感到這就是土匪呀，便腦筋一昏，眼睛一花，哇的一聲倒了，阿桂跑過去哭。太婆的夢正甜咧，却被一陣不知趣的叫聲喊醒了，她悻悻然走出去開了門，原來是隔壁的長工——長期僱工趕來報告這段消息的：「村內來了無數逃水荒的人，他們走到一家就幫着吃一家，這家吃完了，再一道兒去吃別家。」

臨末，還說：「宋太婆，你快點，他們人衆勢兇咧！」

誰知道宋太婆忙得什麼時候？誰知道她什麼時候才入夢？誰又曉得她的夢是快樂的呢？還是悲哀呢？



此次荆沙及附近各縣突遭近百年來未有之大水災，究係天意所至，抑係人力未盡？吾人統觀經過，覺水勢之洶湧猛烈，固超過以往，然人力未盡，釀此巨災，則事實具在，無容諱言。負責者之心理，以巨大水災，荆沙數十年來未曾成見，雖民國二十年之大水，亦復獨安瀾渡過，對各堤工遂倚若長城，不加重視，益以近年來堤工失職者之懲處，又不若往時之嚴重，遂於無形中，對本身職責，因循怠忽，毫無戒心。而與堤爲命之荆沙及各縣人民，即葬送於此種心理矣！如陰湘城堤潰決後，而一雷縣長聞此堤潰決，乃臨時遍查卷宗，查卷宗不得，猶疑爲屬於當陽，此其致函於人所自述者。足證其不但未增修搶險，且不知有此堤，而未一巡視也。」（見皮履氏跋江陵洪水圍城記）再如荆江大隄得勝台處危險之際，而一該局所派萬城堤工負責人吳錦堂當大堤出險時藉祭關公爲名於五日傍晚七時許即逃走無踪，僅留一無謂之職員楊玉農在萬城發洋六十元，希圖應付羣衆，至於防險材料，一無所有，以致坐視堤潰，貽害生靈」（見荆江堤工局報告書內雷專員於七月十一日給該局之命令）凡此種種皆係鐵的事實，不容絲毫閃避，以堤工負責當局，竟如此爾爾泄沓，平日既不留心加修，臨險又不竭力搶救，是此次數縣水災之來，謂非由未盡人力而何？查洪水來自荆江大堤得勝台處者佔極大部分，荆江堤工局長徐國瑞氏固負重大責任，而雷嘯岑氏身任行政長官，平日「督」「察」何事，無論如何，亦不能辭其咎也。

抑尤有不能已於言者，當堤告潰決大水初來之際，在事者懵然不知來自何處，而荆江堤工局則詭爾不宣；及至洪水已告圍城，人民紛往沙市逃生，雷專員反出示禁止，而已之家眷乃於七日下午乘船抵沙，凡此行爲，不知是何居心？有爲之解曰，當時荆江堤工局不宜告荆江大堤潰口及雷專員出示禁止人民出城者，皆恐有碍秩序之故。但須知洪水之來，逃命爲要，苟羣葬魚腹，遑論其他，此固不可與兵匪災同日語者。萬城李家埠等險工處所皆設有警砲或響火，今年漢口當張公堤危險之際，亦備有警笛，蓋恐萬一潰口，則預先警告人民，逃往高處求生，用意甚善。至若上述之舉措，是直欲置人民於死地，何昏瞶乃爾！

再堤工局方面，有一重大錯誤，即僅注意沙市下游一帶險工，而於上游萬城等處，恃其地勢較高未甚介意。查荆堤於乾隆五十三年潰口，係在萬城至御路口等處，道光二十二年潰口係在張家場，道光二十四年潰口係在李家埠，均係上游一帶，該局獨未注意及此，而此次潰口處之得勝台，治亦在上游，蓋上游萬城等處當沮漳河合流之衝，舊有至江口之支流（江口係沮漳河支流入大江處，故名）亦復淤塞有年，加以御路口下淤洲日廣，水勢吐洩不易，洶湧衝擊，危險殊甚！今後防禦上策，在開掘江口支流及疏濬淤沙，爾目前對上游一帶險工自應特別重視，不得稍加疏忽。

吾人以劫後餘生，痛定思痛，以爲過去堤防之缺點甚多，而如何籌謀補救，尤爲當今要務。茲再就親感所得，略貢獻焉：

① 各堤工分局所應裝設電話，俾消息靈通，所費不多，而於預防搶險工作大有裨益。

② 堤身應根據水平線高度一致，此次荆江堤潰口之在得勝台處，不在其他附近各處者，據記者調查，蓋因該處前後均有屋台，往來皆經此處，復爲至江口所經之道，年深月久，該處堤身較他處低約二尺，萬城堤工分局又未注意增高故洪水一至，該處先告漫水，隨即冲刷成槽，以至潰口。又如沙市當大水之際，紗廠附近水與堤平，而大溝即割大人巷，尚距堤二三尺，此皆培修時偷工草率所致，而一切禍患大都伏機於

此，故堤身必須根據水平線務使高度一致，以免出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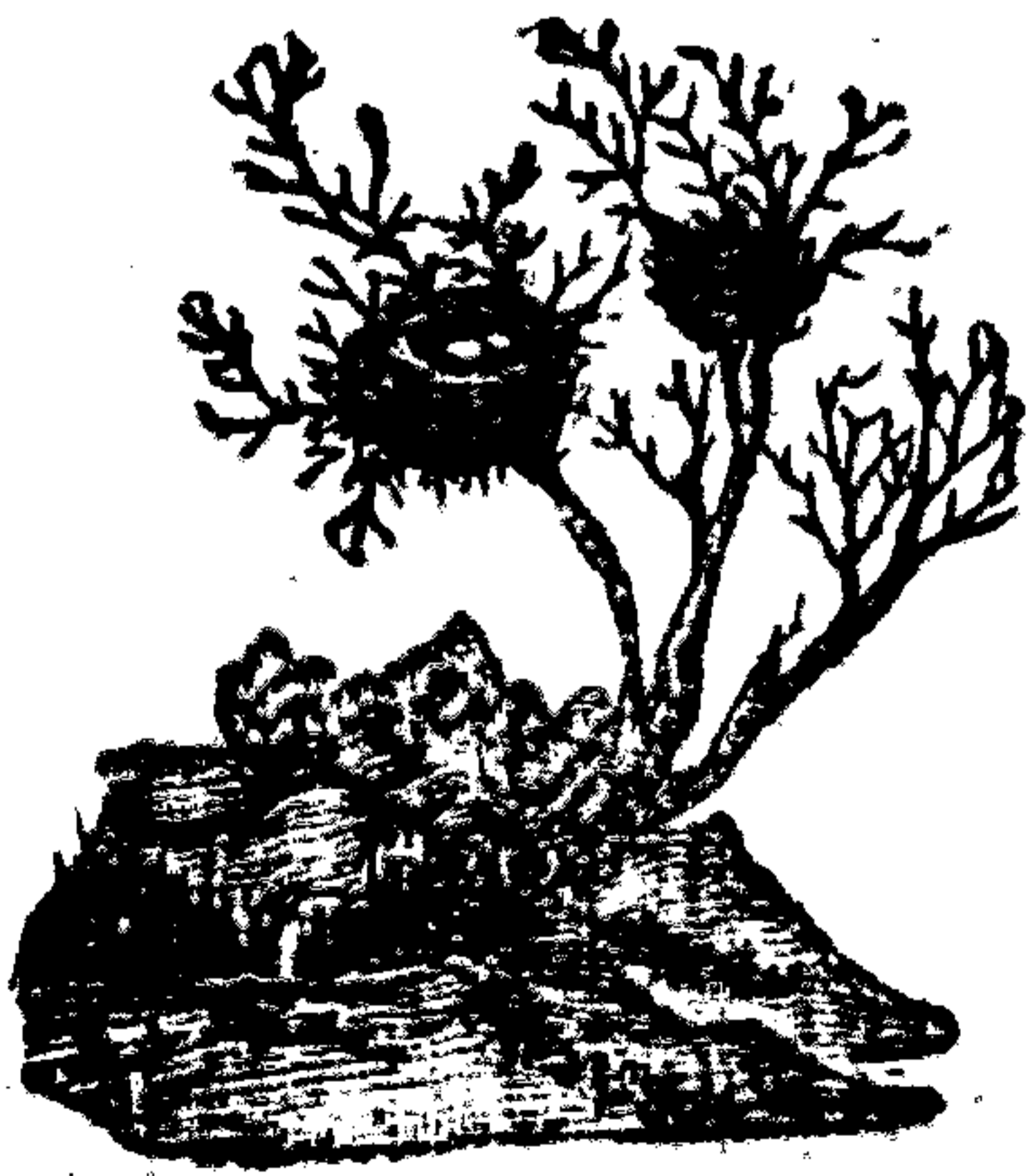
③ 充分準備搶險材料，此次陰湘城隄及荆堤得勝台潰口，皆因未準備多量搶險材料，致臨時張皇失措，束手無策。故平日對堤身自應加高培厚，而當水汛之際，充分準備搶險材料，乃絕對必要。

④ 訓練保甲，徵工築堤，此在 蔣委員長之通令中，言之甚詳。蓋必如此，則衆繁易聚，平日之加培工作既易見功，臨時之搶險工作，亦必呼應靈活，成效可觀。

⑤ 慎選堤工人員。堤工關係民命，至爲重大，絕對不容一般土劣濫竽其間，曠職廢事，必須慎選具有堤工智識，肯負責任者方可與此重任。

⑥ 嚴定堤工人員懲處規章。廢清之際，凡有誤堤工潰口者，動輒遭極嚴重之處分。觀乾隆五十三年萬城堤潰口之後，被參大小官員達數十名，（十年中承修堤工官員在內）並責令賠款修築，（見本書附錄內）其嚴寬之度以昔例今，良用慨然！夫必戒以嚴刑，然後堤工當局方能重視民命說之業業，阻勉從事。能如此，則今次負責者之顧懼泄沓，將來或不至再行發生。

。上列數點，皆根據此次水災實際教訓所作對症下藥之論。但均保關於鞏固堤防者，究係治標方面，苟不於治本方面同時進行，終非久安之策。所謂治本者即培植森林，調節雨量；疏濬江湖，暢流水勢是也。以時間經濟言，非一蹴可就，依目前情勢，自須標本兼治。國難日重，水旱紛乘，治水以培養民力，是所望於官民上下共同努力，急起直追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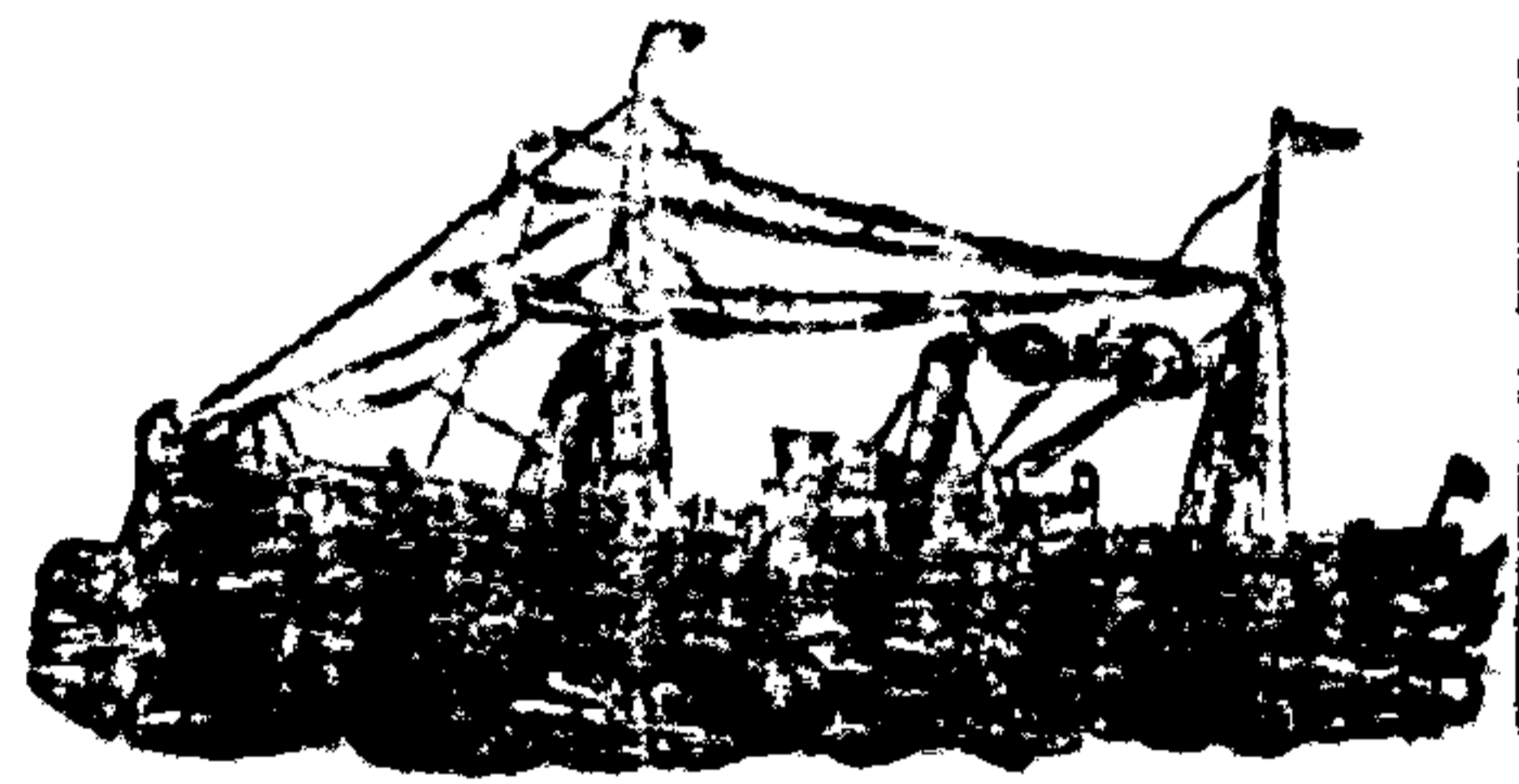
機煤製球！

機器熟米！

同時大放盤

貨美價廉！

任憑比較。



×……×  
×……×  
×……×

原料純潔  
火力強大  
經久耐燒  
價目公道

豫明機器製球廣告

×……×  
×……×  
×……×

白碾熟米  
顆粒長大  
色味俱佳  
定價克己

廠址沙市赤帝官街電話三十九號



德生祥綢緞疋頭商店

貨價：格外便宜！

花樣：特別新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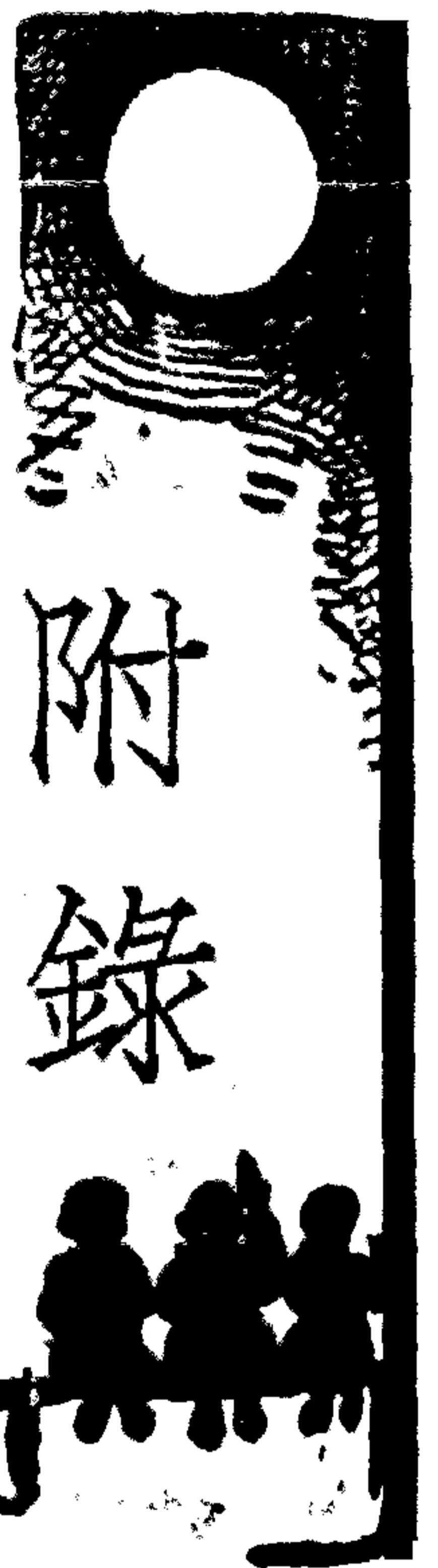
尺碼：加一放尺！

絲織品  
棉織品  
毛織品  
以及其他  
各種材料

地址沙市中山一馬路

敬啟者本號為擴充營業計劃因舊有房屋不敷應用今特遷移中山一馬路老寶成銀樓對面老丹鳳銀樓隔壁即拖船埠上首第三家自建新式石庫門面即日遷此照常營業本號茲就推廣生意之際將新運到各貨如緞葛綢緞呢絨等品無論批發零售均抱薄利傾銷為主意故定價特別低廉承蒙各界賜顧竭誠歡迎之至





# 第七區各縣水災概況

此次洪水為災，除江陵屬之荆沙及各鄉外，其餘七區所屬各縣，雖災情各有輕重，但皆同受此劫。茲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荆門，盛利，未接有報告）四縣災情概況分列於下：

~~~~~  
枝江  
~~~~~  
江 沱 分 泛 沮 漳 橫 流  
田 禾 蕩 然 廬 舍 為 墟

此次洪水為災，濱江一帶，受災區域，尤以枝江災情慘重，哀鴻遍野，待賑孔殷，現由枝江縣長兼水災救濟會委員長儲光兒代電乞賑，爰將快郵代電原文錄誌如下：（銜略）洪水汎濫，大地陸沉，災情慘重，以枝邑為最，本月五日長江水位突超二十年二尺以上，江沱分泛，沮漳橫流，加以連日風雨交迫，山洪暴發，濱江者既無倖免，近山者亦難圖全，田禾蕩然，廬舍為墟，人畜漂沒，齊伍波臣，即能幸延殘生者，率皆飢餓兩困，鵠面鳩形，連日不得一飽，謹將全縣災情分別縷呈，

(一) 城區 縣城當二十年大水之時，尚餘城石兩版，是後復行加修，此次江流陡漲，北門居然漫潰，居民驟不及防，僅能逃生，財產損失殆盡，官塘爲第一區水利所係，互數百年不曾變易，亦被山水冲倒，田園俱成廢地，洋溪爲商業重鎮，此次水勢過度，屋宇減頂倒塌及半數，

(二) 大江 以北，江北各地背山襟河，如長收院，福星院，三合院，余家溪院，五柳院，郭家院，以及江口董市兩鎮，皆外受江流之威脅，內受山水之冲洗，全行潰決，

(三) 沮漳 流域，第三區之六合院，下百里洲，共和院，皆濱沮漳河流域，山洪由北向南，汹涌較江流高丈餘，其勢尤猛，各院潰不成堤，災情奇重，且房屋人畜，損壞尤烈，而草埠鳳台兩鎮，更衝毀無餘矣，

(四) 江沱 之間，上百里洲，羊角洲，偏壩洲，介於江沱之間，附於上百里洲之外者，有廣復院，復生院，同福院，同新院，同德院，新利院，四面皆水，向堤爲命，廣復，復生兩院，地勢低下，故首先潰破，上百里洲堤，與該兩院緊相毗連，竟遭波及，受災極慘，附於羊角洲之外者，有中和院，濟漕院，中和潰，而濟漕隨之，濟漕潰，而羊角洲隨之，偏壩聯立之人和院，亦同罹浩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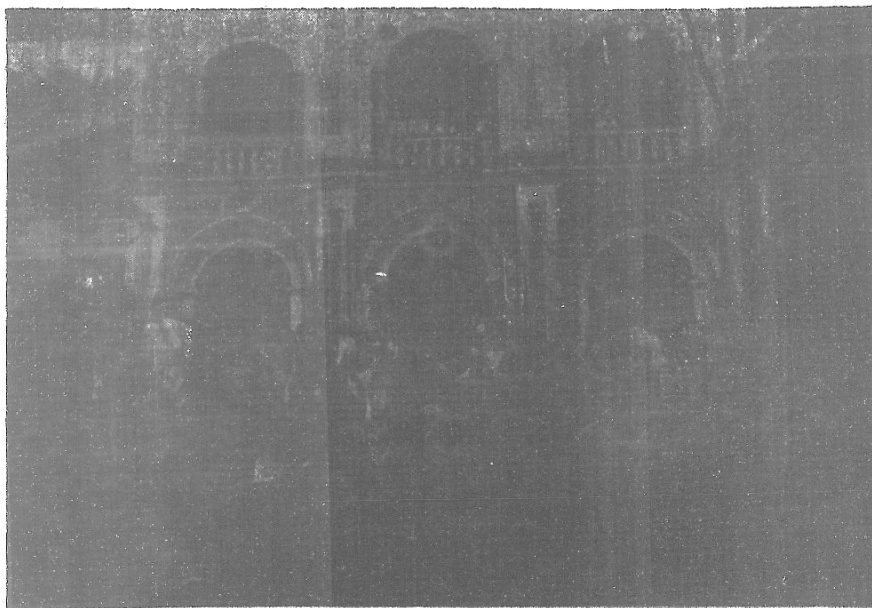
(五) 南河 以南，澌洋洲，蘆洲，同新院，衆城院，華洲院，皆在南河以南，位於松滋下游，自松滋北門外之堤潰，水勢如高屋，建瓶各院，無一倖存矣，總之全縣市鎮多遭毀滅，所有田畝悉被衝壓，災民約二十萬，損失達五千萬，目下江河水勢，漸次退落，本可趕種秋粟秋菜，藉圖補救，又恐江水復汎，且感種子缺乏，欲逃生他方，亦難覓一片乾淨土，苟一涉足災區，則餓殍載道，哭聲震天，真令人見不忍見，聞不忍聞，伏乞我政府，暨海內慈善君子，大發惻隱，迅予賑濟，出斯民於泥塗，解萬姓之倒懸，俾死者得慶更生，散者可以復聚，仁德廣被，甯有窮極，謹電奉聞，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枝江縣縣長兼水災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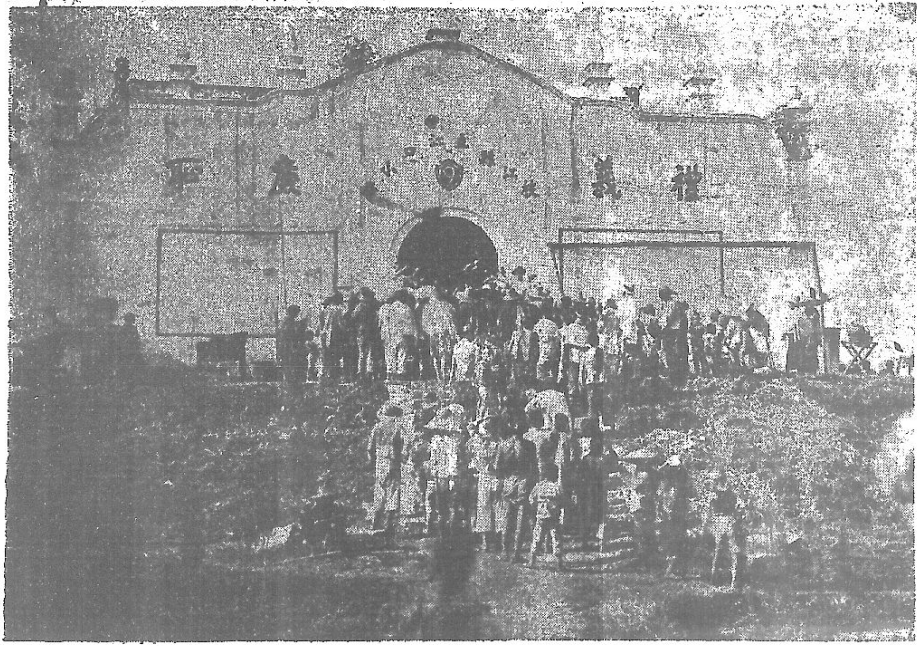
◀枝江屬江口鎮災况之一▶ 江口爲枝屬重鎮，與江陵接壤；地形低窪。此次洪水陡漲，該鎮以及附近鄉村受災最慘；房屋悉被淹沒，倒塌甚多。本圖係該鎮沿河災况之一部。



《枝江江口鎮災况之三》 鎮中災民無食，紳商乃發起救災會設臨時粥廠；此為災民聚集食粥情形。



◀扶在縣在甘肅災况之二▶ 江口鎮以及附近鄉村民眾，因水災淹溺，  
▶無高地可逃，乃聚集鎮中商會內避水。



◀枝江屬江口鎮災况之四▶ 本圖爲該鎮臨時棚廠門外災民擁擠情形

委員會委員長饒光亞叩。

## 枝江屬江口鎮

哀鴻遍野待賑孔殷

水委會向各界呼籲

江口地勢低窪，此次江洪暴漲，首當其衝，全鎮損失奇重，萬千哀鴻，待賑孔殷，且省賑會，所撥發之各縣賑款，枝江竟付闕如，被災難民，雖經此間商會暨各機關努力救濟，惟杯水車薪，無濟于事，且來日方長，設不急爲之所，則未來更不堪設想，此間水委會除先行聯銜具文，連同災區照片，呈請枝江縣轉呈省府設法賑外，并發出快郵代電，分向全國黨政軍商各界乞賑，以救危亡，茲將萬急電文錄后：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汪院長，各院部，成都蔣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全國賑災委員會，武昌張主任，駐鄂綏署何主任，湖北省政府張主席，沙市第七區雷專員，枝江縣長饒，各級黨部，各機關，各慈善團體，各報館鈞鑒，竊以天災流行，古今之常，無足深異，惟屬區此次所受水災浩劫，其損失之鉅，與夫情狀之慘，實有爲空前所未有，楮墨所難罄者，謹陳梗概，敬祈矜憐，本月四日上午，江水泛漲，來勢洶猛，數小時內，水位竟達丈餘之高，兼以狂風大雨，雷電交作，達三晝夜不輟，屬區江口鎮，商店因搬遷不及，或牆屋傾塌，或貨物漂流，鮮有倖免者，附近居民住宅倒塌百餘處，院堤如六合大院，太平，長收，共和等院同時潰決，緣大江水勢，縱長增高，西北高原，如紫蓋寺，玉泉寺等處，山洪齊發，有如高屋傾瓶，洪濤沖溢，所至村莊倒塌，食糧漂沒，死亡人畜無算，全區盡成澤國，各院堤受害之烈，更不問可知，當風雨飄搖之際，人民拚命搶險，原冀僥倖萬一，如無水勢洶湧，此築彼潰，或竟漫堤而過，千瘡百孔，

施救無術，致令數十萬膏腴，頓成汪洋，此外如下百里洲，復興等院，不終日相繼告潰，其潰口之多，有數年後亦難恢復原狀者，如葛城大堤，地居下游，係屬餘波爲害，其上游受害之烈，更可想見，全區內僅餘長堤數段，爲難民棲息之所，終朝暴露，又復半立泥淖之中，半受風雨侵凌，有若澤畔水雞，終日鵠立於孤洲之上，有二三日未得一食者，因水勢狂漲時，飛流急湍，舟山難通，人人自危，援手無術故也，當水勢稍殺，由江口商會趕製麵包，雇小划分送，并由各紳商捐助設立設廠施粥數日，以維現狀，惟哀鴻遍野，來日方長，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嗟彼萬千災黎，庇身無所，果腹無資，設不急爲之所，勢必相繼轉於溝壑，且地方秩序，恐更有不堪設想者，本會目擊心傷，徒喚奈何，除已由江口鎮商會，第三區公所，先行聯銜具文連同水災照片，呈請枝江縣政府電呈湖北省政府設法急賑外，用特代電呼籲，即乞蒞衆爲懷，一視同仁，准予設法賑濟，以救災黎，而廣德惠，臨電迫切無任待命之至，湖北枝江縣第三區臨時水災救濟委員會敬叩真印。

## 枝江災區視察記

記者於七月十九日由沙市乘輪沿途視察，所到枝江所屬各地，廬舍蕩然，田禾淹沒，情形至爲慘重，茲將視察所得及受災詳情，分述於左：

(一) 枝江 枝江當江水湍激之衝，此次因受江洪激增，突於六月四日夜，水漫城垣，次日晨漫潰該城北門，潰口長約十丈，深一丈，城內各商店居民，一時搬遷不及，所有貨物，概行流去，房屋倒塌者百餘家，全被沖毀者，亦數十戶，並淹死數人，幸潰口當面，有山擋禦水頭，致縣府尚獲安全，餘均成澤國，至七日，水始退去，現該潰口已修理復原，人民正整理屋舍，而該縣府內之災民，尙層集甚多，該地各機關



團體，鑒於此次大水，感覺城垣實屬薄弱，日前已會同組織城堤委員會，擬在秋間動工，將城垣加高五尺，培厚一丈，以備他日水患，而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云。

## （二）洋溪

洋溪沿江，背山面水，原屬松滋，今歲改歸枝縣管轄，此次後山（名啞子山）於六月五日，忽出洪水數丈，直衝該鎮，後復受江水漫流，致全鎮淹沒，水封屋簷，貨物財產，損失殆盡，尤其邊江房屋，概行倒塌，無一完全也，記者據該處土人稱，此次啞子山，所發之水，實係蛟水，並親見蛟行江中，離水面高五尺高，身長數十丈，體大如水桶，兩眼炯炯如電，色黑，氣騰如漆，口噴白水若流口，又云蛟之產因，係野雞與山中大蛇性交後，即生卵，大如茉莉子，此卵每遇雷電交作時，即向土中下墜，經過許多時期後，又遇雷電乃上升，升至山中部，即成形，遂用水將山內洗空，以致山外土層薄如卵殼，再經雷振動，山即崩潰，蛟遂挾無量水，由山中飛出，所過成水，山石均化，此次啞子山崩潰時，曾飛落許多石頭注田中，等語云云，上項所稱，吾人不能臆斷其是非，姑誌之，待科學家研討云。

## （三）江口

當記者甫抵江岸，即覺一片瘡痍，滿目淒涼，入市見到處皆出晒水浸糧食及衣物，全鎮如荒貨攤，穢氣腥惡，觸鼻欲嘔，房屋倒塌百餘家，斷牆頹垣，瓦礫遍地，人民皆鳩形鵠面，滿臉菜色，蓋心中國痛，實至深且鉅也，竊江口位於江北，爲枝屬重鎮，附近堤院甚多，如六合，下百里，長收，共合：：：等院，皆沿沮漳及大江流域，此次沮漳山洪暴漲，水頭高出大江丈餘，全部堤院，悉遭潰決，無一幸免，江口當水勢之衝，全鎮商店，受害尤鉅，因時在午夜，人民猝不及防，且雷雨交加，昊天不弔，致各商號貨物，多被漂流一空，人畜被淹斃者亦多，全鎮精華，已損失殆盡，創鉅痛深，恐最近決難恢復元氣，現市中商務完全停頓，各堤院內及本鎮災黎集此者達二千餘人，由商會暨各機關善士等捐米設廠施粥，每日到此食粥者不下數千人，情狀悽慘，誠令人觸目心傷，但杯水車薪，來日方長，衆多災民之善後

，尤屬不容忽視，此吾人亟盼該地當局有所籌劃者也，聞現由各機關已組織一第三區臨時水災救濟委員會，一面處置災民，一面會銜具文，呈請枝江縣政府電呈省政府，懇設法急賑矣。

六合院爲枝江最大堤院，北濱沮漳，南臨大江，每年農產物之豐歉，關係江口整個市面之榮衰，亦關係枝江全縣畝捐田賦收入之絀裕，此次該院潰口，全院竟達六七處之多，外江內河，兼而有之，內河潰處，多在蕩家關附近，外江潰口，則在大步街（江口下三十里）上下，此次荆江堤工局所繪荆沙水勢圖，內注枝屬六合院潰口在江口文昌宮旁，此事完全不確，查文昌宮位江口下街頭，今改名武備學堂，記者日前實地觀察，見該處堤身固仍完好無恙也。

（四）董市 董事地濱大江，地勢原極低窪，此次江洪爲患，災情之慘重，爲從來所未有，全鎮房屋倒塌百餘家，附近人民被淹斃者達百餘人之多，其他貨物財產之損失，尤不可勝數，現該地商會及區公所分機關已設法救濟災民，並調查被災詳情，攝取災區照片，具文分呈各上峯懇求急賑矣。

綜計枝江全縣堤院三十六，已潰決三十四，餘二院雖未被江洪沖洗，但上旬連朝陰雨，兩院內積潦已深達數尺，農產物亦盡被淹沒，全縣秋收絕望，哀鴻遍野，流亡載道，其災情慘重，實較諸江陵爲尤甚云。

## 松滋

救災會調查災况繪具圖說

正擬爲災民請命設法賑救

本年洪水爲災，較二十年尤爲慘重，因之沿江各縣，幾至盡成澤國，此次松滋所屬地段，不特大小六十餘院，一片汪洋，即西北鄉崗田，亦被山洪冲毀，縣城附近堤院，潰決殆盡，東北南三門外，皆水與城齊，城牆中潰六七處，經極力搶護，僅免破城，但水壩終冲塌，城內亦進水，深處一丈有餘，縣立中學及中心

小學，皆

## 沉沒水中

約一週之久，校舍倒塌大半，損失不下五千餘元，統計全縣被淹沒院田，約三十五萬餘畝，被冲毀崗田，約二萬餘畝，冲淹房屋，約一萬六七千棟，淹斃人民，約一千數百口，沉沒熟糧，約三十餘萬石，淹斃牲畜約十萬頭，受災民衆，不下二十餘萬，財產損失，不下一千數百萬元，真亙古未有之浩劫，現在水雖退落，而出水田畝，仍不及三分之一，受潰決之三十餘院，水深仍一丈有餘，潰口僅有三四處出水者，正在修築，其餘仍屬洪流滾滾，先後雖奉省府頒發急賑二千五百元，究屬

## 粥少僧多

無濟於事，地方雖已成立水災救濟會，多方勸募，只因災區太廣，終難募得大宗捐款，哀鴻遍地，餓殍載途，近更疫症發生，不死於飢，即死于病者，日有所聞，此間水災救濟會，以昊天不惠，降此鞠凶，業經調查災况，繪具圖說，擬爲災民請命，設法請賑救濟，並希一般仁人君子，解囊捐助，以救此垂斃黎云。（八月八日新沙市日報）

## 松滋屬米積台鎮

區黨部縣政府分勘請賑

駐防九中隊捐薪施粥

松滋米積台鎮，瀕臨長江，田園多屬淤湖，地形異常低窪，前淫雨連綿，禾苗已被淹沒殆盡，此次又江水猛漲，水位超過二十年一尺七寸，致流市下之幹隄潰決，該縣田院與之唇齒相依，內屬子堤，陸續崩裂，米積台縱橫數百里之田苗，已淹沒波底，所有房屋，業冲成破瓦浪渣，被災民人，死者：或似鴨漢水，人畜莫辨，或屍橫載道，骨骸堆山，靜耳四聽，神聖鬼號，生者：或撐草棚以寄居，停火斷餐，或假隄身以

露宿，赤足裸體，賣妻售子，到處有聞，縱有未災餘生，亦多流離失所，十室九空，嗷嗷待哺，哀鴻遍野，仰首待賑，此次水災，空前未有，現該縣駐防第七區保安第九中隊陳代中隊長楚斌，當時捐助全體官兵一月薪餉，舟運散施稀飯，救活災民不少，現該縣縣政府，區黨部，已派員分途查勘，據情轉呈撥款急賑矣，諒上峯必加以關心云。

## 安公 淹沒面積佔全縣五分之四 各黨政機關現正設法救濟

公安自進七月來，陰雨連綿，山洪暴發，至四五兩日，大雨如注，暴風助虐，河流汹涌，縣屬各院，均告潰決，計被淹沒者，有中和，護城，同興，保和，慶和，三星，天興，黃田，淤泥，保謙，興勝，復昌，合心，後來，義和，同和，天保，護道，大德，和順，德勝，永鎮，三善，鄒郝，東大，大興等四十餘院，重要市鎮爲中津渡，獅子口，馬家壩，鄭公渡，谷昇寺，河口，章家廠，周家廠，渣梓崗，涂郭巷，石子灘等處，或全部沖毀，或水浸屋頂，淹死人畜，沖流及倒塌房屋，不計其數，被災人口達二十餘萬，損失財產逾數百萬，爲近百年來未有之奇災浩劫，現各院積水未退，被災人民，完全借堤棲住，上無遮蓋，下無鋪墊，風吹日晒，又復無食，男泣女啼，悲號淒絕，爲狀之慘，不忍目睹，前日縣黨部縣政府及各法團，業經成立救災委員會，當在縣城附近一帶堤院，派員施發饅頭，救活災民不少，并分呈政府呼籲賑濟，日前關於民食維持，業經議決，開放縣倉積谷，辦理平糶，每升售錢七百五十文，地點設在縣商會，每日上午七時起至十時止，每日暫定糶米十石，每人限三升，憑門牌登記，每日每戶以一次爲限，辦理以來，購米者倍形擁擠，足徵民食異常缺乏，至善後方策，現正由政府彙案呈請賑濟，拯救遍地哀鴻云。

# 石首

全縣廿餘萬災民待賑孔殷  
各機關團體聯銜代電呼籲

石首縣，此次江洪暴漲，全縣已罹浩劫，待賑孔殷，該縣各機關法團，爰特聯銜，發出快郵代電，分致全國黨政軍商各界領袖，予以賑濟，而救眉急，電文如下（銜略）

天禍石首，災難迭至，民七以還，羅城橫堤陳公三院，計四十餘萬畝，北關飢潰，廠廢七年，建崩而下，漫延百餘里，民一四蒙政府暨華洋義賑會軫念修復，費款鉅萬，中間雖安瀾數載，而元氣斷傷已盡，生息未復，又遭匪共，自民一六至一八年，兵匪鏖戰，此往彼來，殺人如麻，一九更遭失陷，擄劫搜刮，比戶如一，二〇年，橫院柳湖塌潰，鼎足之勢，三院連帶，二一年春，人民即有求死不遑之象，蒙蔣委員長貸款發帑以工代賑，水利局督修，始告竣工，人民之不瀕於死亡者，幾希，二一二二兩年，人民稍安，流亡漸輯，然無人無力者，種植維艱，曠土尙多，廿三年入夏，六十日不雨，禾苗枯槁，收成極薄，而稅捐重重，人不敷出，北鄉各院，既遭匪踞五六年，而堤院則年挽連潰，五載於茲，餓殍載道，轉徙逃亡者不知凡幾，猶冀本年春秋有登，稍可糊口，豈意春雨冰雹，連綿兼旬，豆麥歉收，即間有薄收，雨溜未打，猶忍饑種植，藉望有秋，詎知入夏一早，插禾維艱，迫設法將禾插畢，霖潦更甚，自六月十四日起，至七月七日止，長雨二十餘日，尤奇者七月二日，江洪暴漲，日以數尺，有加無已，而大雨傾盆，狂風折樹，縣屬各院堤垣，均以二十年水位爲比較，豈知本年水位超過二十年約有兩尺，初五日，北鄉一帶，普遍漫潰，人民無棲身之所，畜類盡水底之鱉，慶縣長聞訊，一面召集法團會議，僱船往救，惟是天不厭禍，怪風加厲，民船赴救，頭不能開，風衝浪刷，堤挫屋拆，緣堤而立者爲魚，攀木而登者爲鬼，縣長一面遣

派幹員，並親率員兵，督同羅城橫堤陳公東陳公西大興天興等幹院搶堵，各修防主任，均異常踴躍，抵死搶堵，慶堵數晝夜，無如江水尤寸漲不已，降及七日下午，風沖浪洗，滾堤漫面，各院竟同日衝決，縣屬中東西北鄉，及挨南一帶，悉成澤國，僅餘南區毗湘彈丸之地，華屬居半，又已雨漬居多，人民始奔高埠，繼緣屋頂草灘，終升巨樹之顛，可憐浪洗堤摧，八口之家去五六，棟崩屋塌，十戶之莊留一二，俾救則皇天不應，赴死則誰不惜生，可怪者潰完之後，風平水退，謂非天意，其誰信之，迄舟行往救，祇有少數，刻下收容數千，日給粥食，統計被災田地達四十餘萬畝，人民約二十餘萬，長此以往，其何以善其後，似此浩劫奇災，爲亘古所未聞，抑向來所僅見，衣物罄淨，廬舍漂流，水淹青苗，絕無生望，增珪等欲哭無淚，力竭聲嘶，呼籟無門，若不於江水退落之際，蒙我政府急賑，迅委幹員下縣勸估，以工待賑，並貸種籽，設法堵口，藉資播秋，誠恐不待秋來，飢餓所迫，險象環生，尤恐冬日雨雪紛飛，即能苟延殘喘，懼慙者坐以待斃，按點者挺而走險，欲保秩序，憂憂其難，春來田地，無人耕種矣，所望仁賢政府，慈善大家，法湯武之仁，作贈舟之惠，或發內帑急賑，或賜仁粟工賑，或樂輸義漿，以救眉急，或預製棉袍，以禦冬寒，以拯危亡，而善將來，瀟雪屏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石首縣商會主席孫增珪，委員熊品貴，王政遠，廖書章，秘書李瑞琴，財務委員會管子超，張畏存，趙南陔，中國國民黨石首區分部李劄雲，中心小學鄭希立，率全體災民泣血上叩，蒸印，

# 前清時江陵之水况

順治十五（一六五八）年荆州大水，漂蕩民居，人畜溺死無算。

十六（一六五九）年，十七（一六六〇）年江陵復水。

康熙二（一六六三）年江陵大水，所在堤圩盡決。

三（一六六四）年江陵郝穴堤潰，水患尤甚。

十五（一六七六）年江決郝穴，人民多死。

二十（一六八一）年江決黃潭，田廬漂沒，人民死者無算。

二十四（一六八五）年江陵水。

三十五（一六九六）年七月黃潭堤決，江陵大水。

四十二（一七〇三）年江陵水。

四十八（一七〇九）年江陵水。

五十三（一七一四）年江陵交村堤決。

五十五（一七一六）年江陵水。

雍正二（一七二四）年江陵水。

四（一七二六）年江陵大水。

十一（一七三三）年江陵三里司堤決。

乾隆元（一七三六）年江陵水。

七（一七四二）年江陵水。

十（一七四五）年江陵水。

十一（一七四六）年江陵水。

十七（一七五二）年江陵水。

二十（一七五五）年荆州霖雨，自三月至五月江水驟漲，下鄉麥禾盡淹。

二十一（一七五六）年江陵水。

二十六（一七六一）年水。

三十（一七六五）年水。

三十一（一七六六）年，三十二（一七六七）年俱水。

三十四（一七六九）年江陵水。

四十四（一七七九）年春霖雨彌月，夏大水潰泰山廟，逆流圍城，下鄉田禾俱淹。

四十五（一七八〇）年江陵水。

四十六（一七八一）年大水。

四十七（一七八二）年江陵水。

五十三（一七八八）年六月江決萬城至御路口堤二十餘處，冲西門，水津門兩路入城，水深丈餘，兩

月方退，官舍倉庫俱沒，兵民淹斃無算，登城者得全活，四鄉田廬盡淹，溺人畜不可勝紀。

五十四（一七八九）年水。

嘉慶元（一七九六）年水，木城淵楊二月潰決。



道光三（一八二三）年水，郝穴堤潰。

六（一八二六）年水，文村下吳家灣堤潰。

七（一八二七）年水，蔣家埠吳家灣堤潰。

二十二（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張家場堤潰，大水灌城，西門口冲成潭，卸甲山及白馬坑城崩，

越數日文村堤潰。

二十四（一八四四）年李家埠堤潰，大水灌城，西門口冲成潭，白馬坑城崩。

二十八（一八四八）年漢水溢，邑東南俱淹。

同治十（一八七一）年大水。戴家場堤潰。

（以上見續修江陵縣志）

另據荊州葛城堤志之「災異」上稱，道光二十二年江溢，官工上漁埠頭潰口，寬六十八丈，衝成潭，水深四五七丈不等，民工岳家嘴潰三四十餘丈，江陵南岸支堤馬家渡潰口，城鄉漂沒甚衆。二十四年江大汎，汎漳河蛟水助虐，李家埠五號潰口，衝開府城西門閘板，城內水深四五尺。二十八年漢水溢，江陵襄堤潰口。二十九年江陵大水，陰湘堤潰口。

# 乾道年間江陵之大水災及其善後

江陵號稱澤國，以堤爲命，此次陰湘城堤及荆堤得勝台漫潰，洪水成災，亦非偶然。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荆堤曾潰口一次，圍城瀕沒，當撥庫銀二百萬兩，一作撫卹，一作興修堤工城垣之資，仿河工例酌定江堤章程，改民工爲官工，大加修築，並建立楊林洲，及黑密廠二碼頭，以便引江溜南趨，冲刷窖金洲淤沙，鞏固堤防。不意只隔五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又潰，縣城被淹，修復僅隔一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距今九十一年）復潰口，縣城又被湮沒，隨即修復，迄今九十一年，不料今年又潰，洪水湧至，圍城漂沒，縣城雖幸告安全，但四面包圍，西門僅隔四五尺即漫城牆，亦云危矣。現潰口處雖亦修築完竣，但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苟墨守過去，僅以修堤爲事，不研究潰口之由，而籌謀根本防治之方，則終係未來隱患；今次痛定思痛，是所望於堤工當局特別注意及此者也。關於乾隆道光年間江陵之水災狀況及其善後，載在續修江陵縣志及荊州萬城堤志之諭旨內，斑斑可考，茲特刊出，作關心此次水災者之參考焉。

編者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諭旨

據圖桑阿陳淮奏六月二十日荆江夏汛泛漲隨督同地方文武員弁將護城各堤陸加築槍修各城門下開堵閉分段照料詎西刻堤陸潰決江水直逼城下冲開西北兩門滿漢兩城文武衛署兵民房屋以及倉庫監獄俱被淹沒兵民多赴城上及屋頂樹上逃生其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斃經陳淮令隨身家丁葉復渡赴沙市招募船隻圖桑阿亦動項雇船分救滿漢兩城人口赴城上搭棚棲止現酌動府倉南米散給撫卹其駐防綠營兵丁俱照例借給一月口糧監犯現查獲三十八名其餘五十名是否淹斃或私逃上緊查究又隨陳淮辦事之州同婁業耀被冲無蹤至二十三日水勢稍平陳淮現在荆州親身督查俟辦有頭緒方可回省等語荆州因江水泛漲潰決堤陸致滿漢兩城均被淹浸兵民四散逃避其奔走不及者即被淹斃情狀聞之惕然憫然幸而陳淮因往長陽查災回省適至荆州伊保藩司呼應較靈得以招募船隻分救兩城人口並酌動府倉散給兵民得資接濟該司此時自應在彼親身督查此次荆州被淹情形甚重委最一得陳淮稟報自己起身前往舒常目下亦當回任並差馳赴該處會同詳細查辦著加意撫卹一面奏聞一面動給勿使兵民失所但該處堤陸興修未久荆州前曾被水其淹浸情形並未聞如此之重此次滿漢兩城均被淹浸雖係大江夏汛泛漲究由堤陸不固被水潰決所致除交軍機大臣詳查具奏外著傳諭舒常等即將所決堤工係何年何人承修因何工程不固以致潰決之處查明據實參奏至州同婁業耀隨同陳淮辦事派在西門督夫閉關致被冲無蹤該員係因公淹斃殊堪憫惻著該督等即咨部照陣亡例議卹其駐防及地方官各員內如有淹斃者亦屬可憫並著該督等會同該將軍查明一併咨部量予優卹至監犯現無下落者固應上緊查明分別嚴辦其現已查獲之三十八名如係當時救出另行監禁者自應仍照本案辦理如係被水得生自行投到者尚爲守法即應照其本罪量予減等仍著該督等將現在查辦情形各行迅速覆奏以慰廑念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五日諭旨

昨據圖桑阿陳准奏荆江夏汛泛漲潰決隄壩將府城及滿城全行淹浸已有旨令舒常姜晟速赴該處詳細查辦矣  
此次荆州被淹情形較重所傷人口必多朕披閱奏摺爲之惕然惻然該督撫到彼後務宜詳悉查明加意撫卹一面奏  
開一面動給俾資接濟不可諱飾致兵民稍有失所至水所淹浸既在城郭地方或於田禾尙可無妨並著該督等逐加  
履勘如亦有被淹損傷之處卽一併妥爲撫卹據實具奏再閱圖桑阿等摺內稱隄壩潰決時冲開西北兩門水遂入城  
等語以所奏情形而論隄應在江之南而府城又應在隄之南乃輿圖並一統志圖內荆州府城又繪在江之北與所奏  
情形不符並著該督等卽將荆江在府城何方相距遠近若干隄壩在何處潰決詳細繪圖貼說呈覽將此由六百里處  
令知之仍著將如何妥籌撫卹情形迅速據實覆奏以慰廑注欽此

###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諭旨

前據圖桑阿陳准奏荆江泛漲府城被水冲淹已屢諭舒常等親往查勘妥爲撫卹矣其摺內稱西刻堤壩潰決江水直  
逼城下遽將西北兩門冲開等語前此荆州被水時水勢亦曾至城下當將城門關閉用土圍塞城內並未冲入此次水  
淹府城若係冲塌城垣而入尙可譖爲人力難施今水逼城下冲開西北兩門自由城門並未圍土辦理不善所致至隄  
壩各工尤爲禦水而設本日據軍機大臣查奏四十四六兩年荆州兩次被水俱曾併項興修堤壩用銀七萬餘兩及四  
萬餘兩不等分年於各業戶名下徵還該處隄工因例歸民修向無保固督撫等既不慎重揀派委員辦理而承辦之員  
又以此項工程係動用民力並不認真修築外省官辦工程尙有草率浮冒情弊何況民修之工官員等從中偷減浮開  
尤屬事之所有以致隄壩不能鞏固屢被冲決而此次被淹情形尤重著傳諭該督等務遵前旨卽將現冲隄工係何員  
承修查明嚴參著賠以示懲儆至該處被淹兵民情狀可憫該督等務當遵照節次諭旨詳晰查明加意撫卹所有此次  
撫卹被災各戶口以及修理隄工城垣倉廩監獄並兵民房屋除官員衙署可以分年借廉修補外其餘共需用銀若干  
兩之處並著該督等卽通盤約估大概先行具奏若錢糧不敷又可速撥該督等務當親加履勘切實估計不得一任屬

屬員歸端浮報預爲移地少也將此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仍將查辦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諭旨

前據圖桑阿陳淮奏荆州江水泛漲堤岸決以致府城及滿城均被淹沒覽之惕然惻然已屢有旨諭令舒常等迅速前往詳晰查明妥辦撫卹矣看來荆州被淹情形甚重本日又據圖桑阿奏該處城垣四十四六兩年曾兩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更重等語荆州城垣既兩被水淹此次因冲開西北兩門水直入城城內水深一丈餘尺雖漸次消落而城垣經此一番浸基址必至鬆動閃爍勢須另行修建朕意該處城垣屢被水浸自因江水衝衝之故而城內水至丈餘其地勢亦必低下可知但該處爲古來重鎮近乃屢被淹沒殊非捍衛久安之道或江路有所遷移乎茲既另需修建何必與水爭地莫若擇一地勢較高及非衝衝之處酌量移建庶可一勞永逸若該府民人安土重遷或難改徙不妨將城垣衙署酌移高阜處所收小改建亦無不可至該處城工既需另建而衙署倉廩監獄以及駐防官兵房屋一切立被水、均須查明分別修葺其被災人口尤應亟行撫卹需費浩繁該省藩庫所存銀兩必不敷用著於戶部庫內動撥銀二百萬兩並派戶部司員二人每人管解銀一百萬兩徑送荆州應用並著沿途各該督撫速備人夫車馱直省著派梁肯堂河南著派景安湖北著派李天培各派出道府營員一體護送以副迅速解到至此荆州城垣可否改建及尙可因舊朕不能懸度及一切撫卹事宜所關甚鉅恐舒常等見識未能周到阿桂歷經委任自能善體朕意律成亦爲諳習著派令由驛前往勸辦所有城工應否改建及如何籌辦毋致再被水淹之處著派阿桂會同舒常定議具奏於工程改與不改阿桂定之其料估城垣倉廩及駐防官兵房間等項工程著交德成核實估計具奏阿桂德成接奉諭旨卽迅速起程前往不必前赴行在詢問其詳悉候朕細思續有指示辦理之處卽行由驛陸續寄至阿桂等到彼當詳細籌勘妥協辦理不必泥於遵旨以副朕矜念兵民保障久遠至意其留京事務著紳克托代辦欽此

### 諭旨 又 一道

本日據圖桑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曾兩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因此次被淹尤重等語荆州城垣前經兩被水淹而此次水冲入城被淹尤重基址必至鬆動因疑若僅間段黏修仍不能復舊業固自須另行築建但荆州爲古來重鎮城牆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四十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冲入城內是否因江流又有遷移密邇城垣以致頂衝受患著阿桂到彼務宜會同舒常親加履勘並留心訪問將近年江水有無遷徙情形據實查明具奏該處城垣既須另建若仍在舊有基址建築所省無多而與水爭地將來或仍有以決兵民被淹成何事體自宜另度形勢選擇離江稍遠高阜之區另爲移建但是否果有其地朕亦難以臆度且該處地方富庶或人民世居其處未免安土重遷有難於移建之勢則又宜酌量情形將城垣收小讓出低窪之處不必與水爭地俾免受淹帑城垣既行收小滿漢兩城兵丁居民人等衆多恐不能容納於意該處城垣若可移建究以移建爲是但朕遠在數千里之外無從懸揣總在阿桂到彼與舒常會同詳悉揆度通盤籌畫則於一勞永逸亦不必泥於遵旨德成止諸習估計工程於察看大局形勢非其所長且德成向與阿桂齟齬若令會辦恐轉致掣肘所有酌量改建城垣一事竟著交與阿桂會同舒常詳悉定議德成毋庸攬置一詞其估計城垣及研防官兵房屋一切工程則專交德成核實確估以專責成再該處堤隄修理未久如果工程堅實何至屢被水冲自因該工例係民修承辦之員並不認真妥辦佐饗者嘗草率從事甚或待漁人已均屬事所必有前已有旨交舒常等查明嚴參恐該督等意存迴護或任命地方官捏稟以所修堤隄已被冲潰無從查考爲詞希圖朦混朕思堤隄道路綿亘雖被水冲潰斷無全行冲去之理即被冲處所亦必有基址可驗德成於查工一事尙屬認真明白著阿桂會同該侍郎逐一親加驗看如有工程草率及偷減情弊即分別嚴參著賠又城門被水冲入時必係城門內未經圍土辦理不善以致水入城內亦著阿桂一併查奏至荆州爲關聖帝君鎮守之地該處必有廟宇崇奉今城內水深丈餘恐廟貌亦不免漫損如將來城垣應須

荆州自前朝有補守移在新城建蓋若城垣實難移建務須將原有廟宇重行修整俾輪奐一新以壯觀瞻而崇虔祀其  
倉庫衙署監獄駐防官兵房屋各工亦俟城垣定議後以次分別上緊修建但各處駐防滿城俱不過於省會及府城內  
築立界牆以爲限制此次荆州若須改建滿城亦止須照西安杭州等處式樣於府城內築牆爲界不必另立一城致滋  
糜費其駐防官兵等據圖奏阿奏請借給銀兩以爲建蓋房屋實屬西等用分年扣還等語現已降旨賞給但此次被  
災較重恐所賞銀兩之外尙有另當量爲撫卹之處業經降旨令戶部撥庫銀二百萬兩解往備用阿桂可卽於此項銀  
兩內撥出二三萬兩會同該將軍詳細查明如尙有應行安插撫卹者卽一面奏聞一面給發以副朕加意族人有加無  
已至意平買馬一事另有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昨因圖奏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兩被水淹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因思該處城垣屢經淹浸或因江水  
遷移密邇頂衝之故且屢淹之後基地鬆浮自須另建何不選擇離江較遠高阜處所移建以明一勞永逸阿桂歷經委  
任於大局形勢較爲諳習是以派令前往會同該督履勘定議具奏但阿桂到彼尙需時日舒常於二十六日自省起程  
計此時早抵荆州著將昨日及本日所降諭旨先行寄與舒常閱看令其先將該處城垣究竟應移與否之處詳悉籌勘  
不必等阿桂到彼卽就所見據實迅速覆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 諭旨 又一道

昨因圖奏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兩被水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恐該處城垣屢經淹浸基  
址鬆動因辨另須建築已派阿桂前往會同舒常履勘是否以酌量移建並詳細諭知矣但荆州爲古來重鎮城牆是  
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有被淹之事而本朝百有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六年及本年三次淹  
浸而此次江水竟至沖入城內情形尤重且閱輿圖志內荆州均在江北若果在江之北則水勢應由西南兩門而入何

以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是否因近年江流又有遷移密邇城垣以致頂衝受患是以昨思及該處城垣既需另建若仍舊基址與水爭地將來或有潰決不成事體因令阿桂前往確勘再定但城垣既移則衙署倉廩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又恐不貲况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處亦不免安土重遷雖一建願移與否尚可聽其自便而衙署等項亦可量爲收小然究恐需項浩繁原意此次水勢雖沖入城旋即消退若文武大衙署並倉監等項不過稍爲涉淫或有房間尚好者或有基址未動者尙易收拾而所買民居不至蕩析又不如不移之省便第昨據圖彙阿奏滿城地基較高尙被淹浸則水勢雖由西北兩門而入其東南各門恐亦一律淹浸或文武大衙署並倉監等項基址全行泡壞與其於鬆浮之地重行建蓋仍不堅固又不如擇一高阜處所收小移建之爲愈德成於工程尙爲熟請著令其逐加詳勘並將該處城垣等工移與不移通盤估計孰爲減省據實具奏此事朕在數千里之外無由懸揣因反復思維究不能知移與不移庶官民兩便朕實無成見阿桂歷經委任必能善體朕意惟在阿桂等到彼詳細察勘悉心採訪妥商具奏以明一勞永逸其荊州自本朝定鼎後曾否被水除交軍機大臣詳晰查奏外並著阿桂等到彼後一併查明具奏至堤壘原爲禦水而設若果堤工堅固不至潰決原不能遷至城所與其挪移城垣而隄工不因或又冲決被淹豈不徒滋勞費若城不可不移莫若將所省移城之費於修堤時量爲估計加高培厚認真修築俾崇墉屹立亦足永資保障但該處堤壘興修未久何以即被水冲自因承辦官員見該工例係民修從中偷減草率情弊顯然著阿桂德成務遵昨降諭旨到彼後親勘基址分別嚴參治罪著賠至該處城垣無論移與不移但經此履地之後基址必不能鞏固若僅間段黏修不久又虞損毀殊非長久之計總督重行建蓋著交德成詳細察勘或將低窪之處讓出或另加高培厚堅固建造以垂久遠將此由六百里再行傳諭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諭旨

據阿桂奏前住荊州查勘應否改遷城垣內陞向熟悉該處情形之人留心訪問聞得荊州府治對岸一帶向有洩水



之路八處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尚可洩水其餘七處俱久在潭廢江水分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容金灘向來  
祇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闊江流爲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府城湘江堤岸多被沖塌屢致  
淹沒其故由於此等語已於摺內批示荆州爲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被淹之事而本朝百  
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六及本年三被淹沙而此次江水竟至沖入城內朕即疑必因江流或有遷徙  
審對城內頂面受患所致今據阿桂查詢對岸洩水之路竟有七處湮塞而容金灘小灘近復沙勢增長寬闊以致  
江流漸次北趨府城湘江堤岸多被沖塌現現在被水情形則阿桂所言竟是該處受病有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而地方官之漫不經心已可概見現在因難到彼尙需時日著傳諭舒常到彼先將荆州對岸一帶親加履勘是否實係  
該處洩水之路漸就淤塞容金灘沙勢增長逼江北趨卽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不得因失察於前又復遲護於後  
阿桂到後亦卽行詳悉查明覆奏又據阿桂奏荆州城垣一切布置規模由來已久不便輕議一節卽當查看地勢或於  
府城湘江處所築建雞嘴石堤之類逼溜南趨將容金灘沙漸次沖刷等語所見甚是荆州城垣若需移建則需看倉廩  
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不貲先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地亦不免安土重遷朕意若府城可以無需移建自以不  
移爲是卽已降旨傳諭阿桂到彼務宜與舒常察看情形悉心籌酌若該處文武衙署並倉廩等項不過稍爲遷徙房間  
基址未動尙易收拾而商賈居民不致蕩析自可無庸將城垣移建卽當于湘江處所酌建石堤逼溜南趨再將從前洩  
水故道其疏濬得力易於修復者卽爲挑復並將容金灘上挑挖引河俾府城不受水頂衝自可長期業因阿桂歷經  
委任請悉形勢務與舒常酌籌盡善因利乘便妥爲辦理總期一勞永逸方爲全善將此由六百里各傳諭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諭旨

據舒常奏湖北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據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堤工漫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  
丈不等是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竟由堤腹不固所致該處堤工於四十四六兩年被水後均曾借項興修如果工程鞏固

何致屢被淹決外官習氣不堪官工尙且思肥况此項工程例係民修向無保固承辦之員並不認真妥辦草率從事甚成浸流入已均屬事所必有屢經降旨交阿桂等查明嚴參著阿桂等到彼後即會同舒常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之隄工如在十年以內興修者承修之員俱當從重而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之該管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著一並查參分別議罪著賠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冲潰者即照此嚴行參處以示懲儆此次荆州被淹既因隄工不固之故則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著德成到彼後詳細察看堅實重修以垂久遠其循署倉監等項並著阿桂德成等會同確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至該處隄墜爲全部保障所關甚重從前因係民修以致地方官辦理不善任意剋減屢被冲淹况該處民人現在被災較重朕心方爲惻然亦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理所有此次應修各隄工竟著動項興修官爲辦理並著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務期加高培厚認真修築俾崇墉屹立永資抵禦其將來每年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以示體卹又據舒常圖桑阿等奏坍塌兵房請借銀修復分年扣還一摺此次被淹尤重所有該兵丁修復房屋各費族亦不忍復令其扣還前已有旨竟全行賞給并著阿桂等到彼後即遵前旨會同查明妥辦仍酌量撫卹俾無失所至城廂內外淹斃大小男婦人口經舒常等查明共有一千三百六十餘名此等民人因躲避不及倉猝淹斃實堪憐憫皆當賜卹其餘各災戶現在城上搭棚居住者尙有一萬餘人雖據舒常奏連日天氣晴明兼之撈獲各倉溼米散給司口人心安恬覽奏爲之稍慰但各災戶被淹之後房屋倒塌棲止無所而田禾被水淹漫亦恐多有損傷著舒常等即先行詳悉查明加意撫卹似此重災禍當期於無遺不必復言無濫該督等宜籌體朕意妥爲辦理也又據翁晟奏接准臣咨會續調銀二萬兩錢四千串解赴荆州應用已飭照數解往等語荆州現有修建隄墜城垣各工及撫卹兵民之用需費浩繁慮該省藩庫所存不敷動用早發戶部銀二百萬兩派員迅速解往并著阿桂到彼通盤約算如尙不敷應請旨奏聞以便再行撥解應用至楚省今年被淹處所較多前據翁晟奏長陽蒲圻等處皆被水淹已有旨諭令該省督撫查明辦理本日又據該撫奏漢陽武昌兩城俱因江水過高城中積水無從消瀉低窪之處聞至淹溢省級貢院尤

爲低下湖水滙入號舍等語現屆省興大典所有遺蹟號舍著該撫卽上緊設法疏消其被淹各處雖有輕重不等但同  
仍災民皆當一例撫卹不可因荆州府城被水較重皆注意在彼而於被水之別州縣未免心存歧視致有失所向隅之  
慮發覺現在省城籌備一切並著該撫一體詳加妥辦以副朕軫念災黎一視同仁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

### 諭旨又一道

據舒常奏荆州沿江堤工淤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並繪圖呈覽是此次該處城內被淹竟由堤勝  
不固所致已降旨令阿桂等將十年以內承修該管各員查明分別嚴參治罪著賠矣此事前據圖桑阿陳淮奏堤工潰  
決後江水冲開西北二門而入淤淤該處西北二門被冲大江自應在府城之北及查閱輿圖及一統志圖大江則皆爲  
在府城之南昨據舒常所進之圖又與輿圖所繪南北方向相同江既在南則城內被淹時水勢自應由南門而入何以  
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此必從前承修堤防各員見該工例應民修任意草率偷減料肥入己該管上司復不以事  
爲事以致工程不固一經江水漲發不足抵禦在在潰決江水建瓴而下將並非頂冲處所亦被冲淹况閱圖內堤工潰  
決共有二十餘處自保運西之堤先行潰決是以水勢由西南繞至西北遂至冲開北門入城以致成大災無疑昨福建  
臺灣文武員弁因循玩愒肆意貪婪竟致釀成逆案不得不澈底究辦湖北吏治亦屬廢弛已極活埋冒賑之案相繼敗  
露其辦理鹽務輒敢私立匪費名目大小官員染指肥羨累商滯課令於承修堤工又復一任劣員肥己悞公屢被冲潰  
而此次江水竟至淹入城內被災甚重前據圖桑阿查奏滿城淹斃者共四百餘名昨又據舒常查奏府城大小男婦淹  
斃者一千三百餘名外省官員於災傷向有諱飾茲報出者已有一千三百餘名之多則其諱匿不報者必尙不止此數  
想來不下萬餘此等災戶流離顛沛傷斃多口可憫可憐皆由堤工不固以致罹此重災若不將承辦及該管之員從重  
治罪又復何以示懲儆而懲輿情除交軍機大臣將十年以內歷任湖北督撫藩司及荆州道府詳細查明具奏外並著  
阿桂到彼後將十年以內之承修堤工官員暨該管上司一體詳查嚴參分別從重治罪仍著賠補用昭懲創至沿江

地應爲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民力此次因被淹至重朕不忍令被災之民按例修理業經降旨動用帑項官爲堅實修築永資保障俟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但該處民人甚衆若竟歸於民修不復官爲經理則百姓等誰肯首先出資踴躍從事卽如井田之制宜古者未必宜今若此時而沿襲井田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亦徒虛語是將來修理堤隄各費派之於民而仍當官爲經理第不肖官吏於官工尙思剽肥已別此項工程歸民修並無保固官員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洒派入其囊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材料均屬事所必有其該管上司又因係民修之工遂爾漫無查察殊非慎重堤防保護民命之道自應立定章程於應修時專派大員確切勘估借項興修俟報部覈准再按畝攤徵歸款並定以保固年限如在限內有潰決之事卽嚴參治罪若賠庶工程可期永固而官員亦不敢有徇情事方爲妥善除此次應修之堤交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動項官辦外其將來民修堤工作何稽查保固之處著阿桂司彼後卽會同舒常悉心妥議具奏再舒常所進之圖未甚明晰閱之不能了然著該督無卽將此項堤隄先由何處沖決江水又因何繞至北門其被淹各處所係何地方另行展寬圖幅詳細繪畫貼說呈覽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諭旨

前因荊州被水較重一切修理城垣撫卹災戶等事該省藩庫所存銀兩必不敷用因命於戶部庫內撥銀二百萬兩派員分起迅速解往業據戶部奏覆頭起銀一百萬兩已於十九日派員領解起程矣茲據畢沅奏豫省藩庫現有地丁銀撫百八十餘萬兩本應歸入秋撥案內候部撥用請卽於司庫撥銀一百萬兩委員解往襄陽府交收一百萬兩廣督一委員接解似於運送倍速等語現在部庫頭起銀一百萬兩業已起程而二起尙未起解著卽照畢沅所請於河南藩庫內撥銀一百萬兩委員解赴湖北一路迅速接遞解到荊州以供應用其戶部二起銀一百萬兩竟著停止如此一轉移間既可省陸續撥運之煩而就近解往荊州並可早得接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戶部堂官并諭畢沅知之欽此

昨據舒常奏查勘荆州被水情形一摺並繪圖呈覽披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漲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該處城內被淹竟由隄勝不固所致已降旨令阿杜等將十年以內承修該管各員查明分別嚴參治罪著賠矣近來湖北吏治廢弛已極活埋冢賑之案相繼敗露其辦理鹽務輒敢私立厘費名目大小官員染指分肥累商滯課令於承修隄工固係民修向無保固又復一任劣員剋減俸漁以致工程不固一經江水漲發不足抵禦在在潰決從來河工倘有頂動漫溢總不一二處乃該處沿江堤隄沖潰至二十餘處之多成此大災前據圖彙阿查奏滿城淹斃者共四百餘名昨又據舒常奏府城大小男婦淹斃者一千三百餘名外省官員於災傷向有諱飾茲報出已有一千三百餘名則其諱匿不報者必尚不止此數想不下萬餘此等災戶流離顛沛傷斃多口皆由場工不固以致罹此重災昨福建臺灣文武員弁因循玩愒肆意貪婪釀成逆案不得不徹底究辦因富勒渾雅德久任該處督撫皆係伊二人之罪即令交刑部治罪茲湖北官員雖無釀變情事而其廢弛始末竟與相等此而不行嚴辦其何以懲貪玩而懲輿情特成額摺用湖廣總督在任三年之久首爲廢弛所有活埋冢賑各案俱係伊任內之事乃於該管場工又復毫無覺察其罪竟不減於富勒渾雅德似此貪愚濁職豈可復令駐搭回疆仍帶翎頂管束人衆特成額著革職交刑部治罪所有烏什事務著侍郎明興前往接管此旨即著明興帶往俟其行抵烏什親向特成額宣諭後將伊擊問著派委委員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務於冬至前趕到勒保現署陝甘總督回任尙需時日所有山西巡撫事務著梁肯堂暫行前往署理梁肯堂現派令護送戶部解往荆州銀兩所有頭起之一百萬兩已於十九日起程本日據畢沅奏請於河南徵存地丁銀內撥出一百萬兩就近解往俾速資接濟等語已准其就近撥解其戶部二起銀兩尙未起程即毋庸解往以省運費梁肯堂俟頭起銀兩解送出境後即由彼速赴山西署事梁肯堂未到之前山西巡撫印務暫交鄭源濤護理直隸布政使印務著富尼善署理其按察使印務著該督撫揀選妥協道員奏明署理朕本欲舒常來京供職因其曾任湖廣總督上年李侍堯調任閩浙一時乏人以舒常人尙小心是以差往署理續行實授今該省似此種種廢弛始末舒常並未據實陳奏咎無可辭豈可復舊封疆之任舒常即著解任留於荆州工次効力自爾守封官任該省巡撫並不能實力整頓相沿玩

曠伊亦謙願在京供職並著前往荆州營工効力自贖其行在刑部印鑰著福康安帶管現在荆州堤險城垣各工已命阿桂德成前往勸辦阿桂等將大局勘定估明後即交與舒常李封在彼監修並令激發天良自行議罰以備工賑之用俟各工及災賑等務完竣另降諭旨其十年以內承修官員並該管上司仍著阿桂等遵照前旨詳細查明分別嚴參從重治罪並著賠補用昭德創所有湖廣總督員缺著畢沅補授目下河南並無緊要應辦之事畢沅接奉此旨不必來行在請訓即速往荆州辦理撫卹各事宜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伍拉納補授徐嗣曾現在臺灣承辦城工諸事其巡撫事務係伍拉納護理伍拉納俟徐嗣曾回至內地後再赴河南新任伍拉納未到之前河南巡撫事務著惠齡速行前往署理惠齡現在出差距豫省不遠伊保朕素知之人不必再來請訓即著就近馳往河南署理李侍堯雖到湖廣正署將及一年履任未久亦難辭咎但念伊到湖廣任後即將活埋人命一案據實查參隨即調任閩浙於地方諸事未及整頓未暇查出且伊到福建後即在泉州廈門辦理軍需一切始終無悞功過實足相抵著加恩免其治罪並最到任未久將來查明亦可從寬此係朕格外矜原李侍堯羨嚴當倍加感激奮勉自効毋負委任朕臨御五十餘年敬天勤民孜孜不倦於臣下功過輕重惟視其人之自取固不肯爲己甚亦必去其太甚貪玩從不稍寬而權衡務歸至當所有臺灣及荆州兩事地方官懈弛玩愒誤公殃民至於此極朕不能早行查察弭於未然朕方引以爲愧今相踵破露妄可再事姑息不爲從嚴辦理以儆將來爲此明白宣諭大小臣工嗣後務當益加儆懼倍矢清勤以副朕整飭官方諄諄教誨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諭旨

現在荆州被水甚重皆由堤工不固所致因該處堤工向係民修並不報部覈銷是以一面諭令阿桂等查明辦理一面令軍機大臣查各省此係民修各工向俱是否報部覈銷查奏各省修竣堤河等工有信項里民自行經理並不造冊送部者有信項官爲經理工竣造冊送部備案者亦有信項造冊具題覈銷者是各省民修之工並非全行報部覈銷章程

本不費一立法未爲妥善修堵堤河等工原爲保護田廬疏消積水起見向係民間修理者原不便遽動官項且各處堤工甚多豈能一一官爲修理但因係民修之工竟不立定章程報部覈估僅令官爲經理則外省官員於官工尙思矜勉肥己矧工程例歸民修者並無保固查銷不肖官更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洒派入其橐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什漁均屬事所必有該管上司又因向例民修遠爾漫無帶查工程豈能永資鞏固幸而各處堤工尙安穩無事是以從未覺察現在荊州護城堤潰決至二十餘處之多即其明證豈可不嚴定章程令其一並報銷保固嗣後民修各工除些小之工無關緊要者仍任民間自行辦理外如係緊要處所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俱著一體報部查覈予以保固限期興修後再行酌令百姓出資歸款各工既有查覈承修各員自必有所顧忌不敢任意從中侵剋且有保固限期亦自不敢草率辦理庶工程可期久固而閭閻不致有被淹受害情事此正係朕爲保護民生節省民費起見各督撫務宜仰體朕意遇有民修之工妥爲辦理嚴加查覈報部如有仍前任令屬員從中剋扣草率從事之處經朕訪聞或經科道奏察百姓苦勞不特與承辦各員從嚴辦理必將該督撫一併從重治罪等語令欽此

### 乾隆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諭旨

據舒常奏荊州此次江水漲發因萬城堤潰決以致郡城被淹與奪金灘無涉等語可見荊州此次被淹尤重總由堤險不固所致因閘所進園內郡城江面迤西有沙洲一道距現決堤工不遠或江水至此爲其所逼北趨以致潰決亦未可定但該洲長二里寬一里勢不能全行剷除或於洲尾酌量開挑引溜南趨或酌建挑水堤挑溜往南俾堤工不致著重即如江南陶莊自開挑引河後引溜北趨清口得免倒灌此阿桂之所稔知者著傳諭阿桂到彼後即詳細履勘將龍洲一帶江水至此是否爲其所逼及是否可以設法辦理之處即行妥議具奏不必泥於遵旨但此次江水直沖入城究由堤體不固在在潰決以致成此大災現在自以堅實修築堤工爲要屢有旨諭知阿桂等矣本日據舒常奏請將萬城堤通行加高培厚再於龍洲尾玉路口二處加築挑水堤頭通溜南趨似可無虞水患等語舒常所奏是否可行之處著交

阿桂一併履勘詳查議奏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舒常摺閱俱等語交阿桂開看並諭舒常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一日諭旨

據阿桂奏查勘荆州被水情形一摺內稱荆州水患詢之該處官員兵民人等均以容金洲佔江面漲沙逼溜爲言且言不自今日始經阿桂等親往履勘屬實並查有本地蕭姓民人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每年納課因貪得利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葦即環洲而出阻遏江流沙面漸闊江面即愈就窄狹是以上流壅高所在潰決等語容金洲漲沙逐年增長佔江面逼溜北趨以致郡城屢有潰決之事其受病之源實由於此該處官員兵民人等衆口一詞且共說相傳已久該督撫等經四十四四十六兩年兩次被水之後仍不留心查察置若罔聞直同弊竇所司何事又蕭姓置買洲地種植蘆葦牟利肥家已非一日此項洲地原因沙漲而成何得謂之祖業必係爾時蕭姓賄求地方官濫認輕租所得耳現在荆州被水數萬生靈咸受其害情節甚屬可惡現飭令阿桂等將蕭姓家產查抄并交刑部按律治罪至該督撫等平日於此等關係民生之事何以竟置不問除特成額諸事關其廢弛業經查抄家產現已降旨將伊革職等因外至舒常才具本屬中平因其小心謹慎且係大學士舒赫德之子是以屢加擢用至總督乃伊兩任楚省並不實心任事感激圖報於荆州容金洲漲沙逼溜共見共聞之事尚不加意體訪隨時籌辦致郡城被水成災區數十年所未睹實屬辜負任使舒常著革去翎頂仍留工所効力贖罪李封保曾經獲罪之人經朕棄瑕錄用簡擢巡撫在任時並不加培感奮於地方要務視同膜外其咎甚重李封前經降旨將解任亦著革去頂戴留工効力贖罪至姜晟到楚已及一年於地方利病豈得諉爲不知亦著革去頂戴姑念其平日辦理刑名尙爲熟悉仍著加恩署理刑部侍郎所有此次荆州堤工加高培厚各土方及府縣漂失倉米並著阿桂等查明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管道府等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至荆州容金洲漲沙逼溜由來已久該處蕭姓民人種植蘆葦起至雍正年間不特彼時在任督撫難以查考即乾隆四十年以前歷任各督撫事隔多年亦難悉心查辦前經降旨令阿桂等查明以十年爲限非於



十年以來督撫等有所偏重即如楚省匪費日漸加增而近年督撫等所得尤厚前舒常來京陛見經朕面加詢問伊亦不敢不據實承認舒常係小心拘謹之人是以經朕詢問不敢欺飾且伊尚不能不從中染指則此外各督撫不問可知是此案即將近年之督撫等從重懲儆於伊等亦無所容屈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固不肯以事經年久令後人獨任其咎而於輕重權衡務求平允即令伊等捫心自問亦當無可置喙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二日諭旨

湖北荊州府金州地方漲沙逼溜蕭姓民人貧圖洲地利息種植蔬菜遷過江流致郡城被災甚重該省督撫平日於此等關係民生要務豈若因聞視同膜外業經降旨將該督撫等分別擊問罷斥示儆至陳准係現任藩司於地方利病並不留心體訪預行籌辦咎無可辭本應回舒常等一併革任第念該藩司前因馳赴長陽查勘水勢及回至荊州適值該郡被水該藩司即督文武各員上緊築筏雇覓船隻分救被淹人口并辦理一切撫卹事宜尙屬認真不辭勞瘁除該郡隄工應賠銀兩俟回村等查奏著落分賠外陳准著加恩仍留藩司之任免其革去頂戴從寬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欽此

###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諭旨

據阿桂等查抄荊州府蕭姓民人家產請將勒休部司蕭夢鼎一併革職解部治罪一摺內稱訊據蕭逢盛供稱金洲是伊祖父於雍正七年起至乾隆二十七年止陸續買自石首縣民人王齊葉張楊五姓的等語各省民田虛舍俱有管業之人始准其轉售賣今江心漲出沙洲自係官地無論何姓皆不得據爲己業若云蕭姓所墾洲地實自王齊葉張楊五姓則此五姓民人又因何敢私佔官地必係姦民見江中漲有沙洲認種可以獲利遂藉詞墾科呈請開墾而地方官受其賄賂因而准行既據蕭逢盛供係伊祖父於雍正七年起至乾隆二十七年止陸續買自王齊葉張楊五姓雖雍正

年間閱時已久而契冊可以調查審金洲乃係官地該五姓民人因何准其私相售賣抑係此五姓從前又向何姓購買實在起自何時亦無難逐一清查著阿桂畢沅務將此項洲地係何姓始行私佔開墾何時地方官得其賄賂准令私佔之處再行詳細確查據實具奏至前令阿桂等將蕭姓家產查抄者原因審金洲適處江心逼束溜勢而蕭姓一味漁利於洲上多種蘆葦以致滋蔓環生沙洲不能刷動日蹙日寬逼溜北趨冲决塌騰淹斃數萬生靈皆伊一家貪利貽此鉅害此而尚令坐擁富厚何以示懲儆而慰輿情現據阿桂等將伊家產查封具奏但此項查出財產不可照例入官著阿桂等即分別估變留於該處以抵工賑之用使爲富不仁者知所儆戒欽此

### 湖廣總督部堂畢札開爲遵旨會議覆奏事

准大學士穆等咨開內閣抄出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湖廣總督畢沅奏稱荆州臨江隄防酌定歲修並善後事宜一摺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奉硃批大學士九卿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伏查荆州臨江隄防向係民力自修未經照依官工之例立定章程以致僅委知縣縣丞等官查驗督修草率從事不能屹立崇墉捍禦漲水屢有冲决今蒙我皇上念切民依特命大學士公阿桂等赴工查勘動項興修復諭令立定善後章程派委大員經理予以保固年限俾濱江黎庶永資保障今據大學士公阿桂等酌定善後事宜列款奏具臣等詳加酌議覆奏一奏稱歲修萬城堤工宜責成大員經理一欽查直隸等省濱臨江湖緊要堤工俱係大員經理今荆州萬城堤工濱臨大江城社民生均資保護如僅歸知縣縣丞督辦實非慎重要工之道應如所奏將來歲修堤工責成荆宜施道荆州府專管督辦萬城大堤向係民修此次蒙皇上天恩特發帑金官爲修理堅實穩固嗣後歲修自應仍歸民辦其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因欲杜其包修草率之弊是以官爲代辦每年秋汛後荆州水利同知會同江陵縣將應修處所逐一勘明估計造冊送該府覆勘撥實申齋該道覆加覈勘移咨藩司借項興修取具道府切實印結移司報部覈銷於次年攤徵歸款如在五百兩以下者仍令民間自爲修理毋庸借款仍令藩司於每年奏銷後親往查驗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汛以前輪往查驗一次如此逐層查

員則承修督辦之員自不敢草率從事於荆郡堤工口可水資保障如有偷減浮鬆情弊即行查參著賠至此外南北兩岸民修各堤應其緊要處所亦應令道府於每年秋汛前通行查閱一次遇有單薄殘缺之處均照此一例辦理一奏稱歲修堤壩應定保固限期一款查本年七月內欽奉諭旨荆州堤工嗣後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冲潰者即行嚴參處以示懲儆欽此欽遵在案嗣後歲修荆州堤工應如所奏一律保固十年如有限內冲潰即將承修之員分別查明參處仍將補築夫工等項銀兩照數著追還欽一奏稱以面堤身應照現定加高培厚丈尺按年賠補一款查萬城堤工現經大學士公爾柱等按照本年水痕酌量加高培厚自得勝臺至萬城加高二三四尺頂寬四五六七丈不等自萬城至劉家巷加高四五六尺頂寬八丈自劉家巷至魁星閣加築土堰高三四五尺自魁星閣至塘樓橫堤加築土堰高三四尺在案應如所奏嗣後按年歲修均照此次得勝臺至劉家巷分別地勢高低估辦高寬丈尺幫補足數以期經久一奏稱修築堤壩宜嚴定章程一款查修築土堰必須逐層逐段夯碾堅實方資鞏固一處滲漏全堤即無足恃應如所奏嗣後歲修工程務須雇募人夫如法碾築著令該同知親身督辦毋致草率偷減該管道府隨時輪流密往查察如有假手家丁書役包修剋扣等弊即將該同知知縣揭參究辦一奏稱借修銀兩應預為籌備一款查本年應修堤壩業經欽奉恩旨動用帑項官票毋庸於業戶名下攤徵歸款外所有嗣後歲修萬城大堤需用銀兩應先於司庫借支給發俟下年於業戶名下按款攤徵歸款其動用何款之處應令該督預為籌酌先行報部仍將按款攤徵歸款細數造冊送部查覈一奏稱夫土工費應令公舉紳耆專司銀錢出入一款查萬城堤工向派民力自行修理經五百兩以上者准其借項官為代辦所有此項錢糧仍應攤徵歸款如不經紳耆專司出人誠恐地方官吏有加借酒派之弊應如所奏嗣後歲修堤工一應銀錢冊檔令公舉誠實諳練紳耆三四人專司其事如有書役攤越侵漁等弊許紳耆等據實具稟嚴行究辦一奏稱新築石磯應隨時修補一款查石磯突出江心挑溜保堤最關緊要常年受水冲擊勢不免於殘損應如所奏歲修時實成該管道府同知按年查勘如有損壞坍塌即行勘報估修歸於歲修項下定案辦理并將審金湖前長蘆根隨時

創除淨盡每年翻築一次不許民人居住如有新漲淤洲亦即照此一例辦理一奏稱設立卡房以專防守一款查江南豫東等省河工海塘所設堡夫堤長人等俱建蓋堡房以資住宿防守今萬城大堤既有堤長圩甲應如所奏嗣後堤圩歸於同知經管按年輪流查點每五百丈設立堤長圩甲各四名於堤上設卡房常往住宿如有權洞蟻穴隨時報明補修汛漲時多備守水器具協同業民晝夜防守該道府同知往來巡查一有危險即自督率搶護如水利各官防護不力該道府即行查明糾參一奏稱堤上民房應令折毀一款查萬城堤工此後歲修俱應照依現辦土石各工一律加高培厚如有民房占礙殊難辦理應如所奏飭令該府縣出示曉諭將堤上房屋概行拆去其沙市西街至東街市廛兩處所民房俟轉倒時報明地方官察勘無礙地面應所另行蓋造以明讓出堤面得以逐漸加高培厚至外龍尾等洲民人私築土堰既據奏稱有礙漲水流行亦應概行倒毀違者究處一奏稱堤工應分員看管一款查荆州堤工保護郡城其段落遠隔里數綿長自應分派管轄以專責成而資修防應如所奏萬城堤之逍遙湖起至御路口止令江陵縣縣丞看管自御路口起至黃家場止令沙市巡檢看管自黃家場起至拖茅埠止令郝穴巡檢看管遇有防汛等事隨時就近督夫照料辦理其歲修估計工程給發夫工價值等項仍專由該同知督令董事經手不得以佐雜微員妄行干預一奏稱同知衙門宜移建坊所并荆州府同知請改調缺一款查荆州府同知既經管理堤工其衙署自應移駐在大隄之上建設以資防守庶耳目易周呼應較靈應如所奏荆州府同知准其於中方城李家埠等處擇地移駐修建至荆州府同知原係部選之缺今將萬城大城責成專管奏請改爲調缺之處查定例外省各缺不得妄請更改如有今昔情形不同必須酌改繁簡者應令各督撫分別缺之大小如丞倅牧令之缺應請改繁即於丞倅牧令缺內改簡互換等語是各省員缺如有今昔情形不同應請改繁者必須擇其事務稍簡之缺改歸部選互換更易方與定例相符今既奏稱荆州府同知將萬城大堤責成專管非部選人員所能勝任等語是爲地方隱務起見應准其將荆州府同知員缺改爲調缺在外揀選調仍令該督等於通省丞倅牧令缺內擇其事務稍簡者酌改一缺歸於部選以符定例其荆州府同知仍

令擬定字樣報部註冊一奉旨府城各門應行堆土以防水患一款查本年江水驟漲湧灌入城原因從前隄工辦理不善所致今該處堤工奉旨發帑興修加高培厚且喜金洲漲沙逼溜經大學士公阿桂等相度情形將渣根剷除淨盡江流順下該地方官如果遵照現定章程實力妥辦從此堤工鞏固永慶安瀾所有每年大汛前各城門堆土之處雖屬預爲籌備然城門堆積土方究必有限不但無濟於事抑且於通都往來之地有礙觀瞻應毋庸議以上經理隄工各款仍令該督撫等於輪往查驗之時詳加體訪如有不行遵照立定章程辦理之處即將該督道府同知知縣等官分別查參具奏以昭慎重庶荆州瀘江堤隄從此崇墉屹立可無沖漫之虞矣臣等悉心籌酌是否有當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謹奏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 承修荆州堤工各員分別查參治罪議處

吏部爲遵旨等事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內閣抄出工部等部議奏荆州沿江堤隄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督道府等平日漫不經心僅令知縣縣丞督修查驗有名無實而於喜金洲漲沙逼溜下游壅阻之處又不及早籌辦以致江水漲發沖開堤隄淹浸城垣成此大災請將此次還補缺口土石各工及堤工加高培厚方價共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八兩二錢一分四釐并荆州府城南倉漂失米穀折銀九萬五千六百二十兩五錢五分一釐著落四十四年以後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督道府等賠補並將刑宜施道沈世壽等分別查參治罪同知甘演仍著賠銀六千兩知縣孔毓懌王家讓甫永清仍各罰銀五千兩歸入應修堤隄各工及漂失倉米案內分抵款項等因一摺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日抄出到部臣等伏查本年七月內欽奉諭旨據舒常奏請抵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據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堤工沙淤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竟由堤隄不固所致著阿桂到彼後卽會同舒常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隄工如在十年以內興修者承修之員俱當從重治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之該督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著一併查參分別議罪著賠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今據欽差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稱刑宜施道沈世壽本係兼管水利該處隄隄平日既漫不經心又縣監入犯私鬆刑具

一案失於覺察未便因其已經自行認罰並已罰令分賠損失米穀稍爲寬貸荆州府知府俞大猷於該管倉米雖已罰令分賠五成但該處堤工係由該府勸諭結報並未認真辦理於該縣監獄重務又並不留心查察沈世燾俞大猷俱應請旨一併革職仍著同已經參革之署江陵縣知縣屈振甲俱自備資斧留工効力以爲玩誤地方者戒至歷任荆州府同知徐錫純一員已經身故列入另單外歷任河南開歸道陳文緯雖在任止二十八日於四十四年二月卽經卽事田尹衡甘澍已經先後丁憂離任但該員等皆係專管水利且現決。工甘澍在同知任時曾經歲修俱未便因其已經離任置之不議應交部查明分別議處甘澍仍著賠銀六千兩又歷任江陵縣知縣內湯廷芳元依祿二員業經另案參革治罪且離任已久現決堤腫並未承辦應請免議孔毓權王嘉謨雷永清三員現決堤工保其查驗臣等到於荆州後臨防詳查雖此項堤工每遇補修時並不通堤修理俱係業民自估土方將堤身矮薄淺缺及水清浪窩處所出夫修補並不派款銀兩計每次所估土方亦不過自五六千方至五六千方不等該員等尙無剋扣侵漁情弊但例應該縣查驗並不認真辦理以致草率從事堤工不同實屬廢弛貽誤除孔毓權王嘉謨業經另案革職離任外現任知縣雷永清亦應請革職仍各罰銀五千兩丁憂同知甘澍應賠銀兩一併歸入應修堤工及漂失倉米案內分抵款項雷永清仍著自備資斧留工効力等語查丁憂同知甘澍革職知縣孔毓權王嘉謨現任知縣雷永清等共罰賠銀二萬一千兩已於前款修築堤工及漂失米穀款內各半分抵銀一萬五百兩吏部查原任荆州府知府俞大猷先於江陵縣監禁人犯私夥刑具案內照例議以革職欽奉諭旨著留工所効力贖罪歷任江陵縣知縣湯廷芳元依祿已另案革職治罪孔毓權王嘉謨已另案革職離任均毋庸再議前因江陵縣監私夥刑具案內議以降調之刑宜施道沈世燾及現任江陵縣知縣雷永清均應照大學士公阿柱等所奏一併革職同已經參革之署江陵縣知縣屈振甲俱自備資斧留工効力至前任荆州府同知陳文緯田尹衡甘澍均係專管水利之員於該處堤工未能留心查驗甘澍又曾辦歲修並不妥爲籌策致有決堤應行分別議處應將前任荆州府同知除文緯田尹衡均照不實心查察降二級調用例降二級調用前任荆州府同知甘澍照原案修築不實該管官降三級調用例降三級調用均毋庸查核道沈世燾已離河南開歸道

許道應於五月內降二級調用許道已經丁憂應於補官日降三級用田尹德已丁憂服滿揀發福建候補泉州府通判  
又經革職其降調之處應行註銷所有甘肅者贖銀六千兩孔毓權王嘉謨雷永清各罰銀五千兩應令該督查明各該  
員任所族籍分咨著道完報又奏補歷任縣丞徐衡法祖一員已於四十四年勒休久經歷任並未承辦場工應免置議  
外其王廷樞馬錫黎士垣三員俱係督修之人現決堤牆即在該縣丞等本汛王廷樞馬錫俱應革職同已經革職之黎  
士垣一併交部問擬杖徒以示懲儆等語刑部查此案王廷樞馬錫黎士垣俱係督修隄工之員現決堤牆雖因江水漲  
發並非有心盜決但究由該員等督修隄工並不認真辦理以致工程不固被水沖潰若僅照不先事修築圩岸及修而  
失事律擬答不足示懲應將江陵縣丞王廷樞荆州府司獄馬錫均照大學士公阿桂等所奏一併革職同已經革職  
之黎士垣均比照盜決圩岸波塘杖一百徒三年律各杖一百徒三年不准納贖定地發配至配所折資實束至此外已  
經身故及該事查抄之歷任督撫藩司及該管道府等員應如何分別議罰之處臣等未敢擅便應照阿桂等單開另繕  
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俟命下之日臣部等遵奉施行再此案係工部主稿合併聲明爲此謹奏請旨乾隆五十三年  
十月十七日奉旨依議欽此

### 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諭旨

畢沅、荆州修築玉路口隄牆已有七分工程楊林洲鷄鴨場黑霧寨裏頭亦次第築做畢沅親赴該處查看石磯  
已出江面約長七丈溜勢稍覺南趨將來接長做去似可冀挑溜得力等語荆江一帶堤工總以大江溜勢北趨易於漫  
潰今楊林洲石磯做出七丈溜勢已挑向南開此是極好機會正當乘此水弱之時趕緊進做得尺則尺該督即督飭在  
工員弁勉力妥辦並繪圖貼說具呈覽至萬城隍上居民雖屬相沿已久但堤工之上蓋有廬舍且約有萬餘家之多  
於加高培厚究多妨礙自應諭令遷移居住况官爲給予屋價亦可無慮失所現已拆卸讓出將來務宜嚴飭地方官隨  
時查察勿任再有私佔居住之弊又據奏本年監利縣地方因江湖漲溢將東鄉之孫張王公月堤二處普漫該縣堤工

本係民辦但今年被災較重請借帑興修按年撥款等語監利爲江陵下游之勝亦關緊要荆州萬城堤工現既加恩勸項修築則監利地方本年被災亦重該處工程此次自應一體動帑修築想畢沅因爲數稍多不敢遽行懇請故爲此借項撥款之奏但朕於賑恤災黎保護民生起見從不稍存新借所有此次應修監利堤工銀兩俱著加恩准其動用官項將來再照例辦理以示朕格外體恤至意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 五十二年十一月諭旨

本年湖北荆州被水現經修築堤工加高培厚並改建城隍永資鞏固因思向來沿河險要之區多有鑄造鐵牛安鎮水濱者蓋因蛟龍畏鐵又牛屬土土能制水是以鑄鐵省形用示鎮制此次荆州被災甚重關係較水爲患現在該處新築堤工著傳諭畢沅於荆州萬城隍及沙市等處形勢扼要處所相度緊要頂衝酌量鑄置鐵牛以鎮隨塌亦預引水患之一法欽此

### 五十四年某日某日諭旨

本日據畢沅奏荆州楊林洲新添磯嘴堤工已挑砌出水長十丈江溜比前漸見南趨對岸容金洲露出沙脚被江溜搜刷勢漸潰塌其黑窩墩碎石裏頭已挑砌出水長四丈餘溜勢亦漸挑開甚爲得力等語所辦好荆州一帶工總因大江溜勢北趨易於淤潰今楊林洲石磯業經做出十丈江溜益覺南趨對岸沙洲被溜勢搜刷四面沙脚漸有日消之機實是大好機會正當乘此江水歸槽之時向前拋砌碎石並行加高幫開其黑窩墩裏頭亦照錄案點出處所再行砌築直壩以期溜勢日漸挑開得尺得寸日起有功該督務須飭令在工員弁認真趕築實力妥辦至玉路口等處堤壩補還缺口加高培厚各工亦當趕緊妥速辦理務於明年三月內一律完竣方爲妥善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 五十四年二月一日諭旨



畢沈奏楊林洲磯嘴塌原估十五丈已如數地砌塞金洲嫩沙刷去三百四十餘丈黑窰廠裏頭原估長五丈今已做出七丈對面沙洲亦經刷去一百二十餘丈溜勢愈覺南趨仍日見潰塌畢沈親赴該工相度形勢苟可向前進估儘當極力做出俾溜勢日挑日遠以冀浮沙盡去刷動塞金洲老土礮等語並據繪圖呈覽所辦是但閘閘內所繪黑窰廠裏頭取勢太直若復往南進做不特恐致著重且江水至此已成入袖兼慮激回波衝北堤不能復向南挑朕意應屬向東南不妨略長以次進做因勢利導溜勢自然往南開則塞金洲土礮可期逐漸刷盡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誌著發交畢沈即覆加履勘酌量妥辦並將應否如此辦理之處據實覆奏至楊林洲鷄嘴塌現做出十五丈黑窰廠裏頭現做出七丈塞金洲淤沙已刷去數百丈不等可見荆州工屢次潰決而上年被淹尤重總由塞金洲之上種植蘆葦以致淤沙日漲日寬逼溜北趨堤墜因而衝決舒常平日在彼既不能預行查察迫降旨詢問尙稱此次荆州被淹與塞金洲無涉實難辭咎而蕭姓民人惟圖肥己不顧佔礙地方水利釀成大災淹斃多命將伊治罪尤屬情真罪當毫無屈抑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 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諭旨

涇州萬城隍各工向屬民修地方官不能妥爲經理上年夏間江水泛漲漫決多處因命大學士阿桂等前往詳悉查勘分別熟籌具奏朕以該處堤工爲全郡保障特命動帑興修並指授權宜令將楊林洲鷄嘴塌儘力進做邇江湖向南其黑窰廠裏頭直接築砌逼溜俾堤勝益資鞏固茲據畢沈奏萬城隍暨石磯各工全行完竣工程一律堅實荆郡地形卑下向受水患而沙市尤當衝要今築長堤以遏江流復設石壩以逼溜勢嗣後沙市街岸可冀穩固無虞等語覽奏欣慰此次工程浩大畢沈能遵照指示極宜督率在工文武認真辦理妥速竣工著交部議敘其在工之藩司陳淮以及各員弁等並著畢沈查明實在出力者分別等第咨部議敘又據另摺奏調往之南河遊擊田宏謨派令總理土石各工始終勤奮降革之知府史洪知縣沈清直承辦鉅工亦能出力又現陞浙江同知之孝感縣知縣高爲濟在楚年久辦工熟諳各等語田宏謨著賞戴花翎遇應陞缺出題補史洪沈清直准其捐復原官交與畢沈等差遣委用高爲濟著留於該省

據此工運有旨知該中丞妥籌補用摺併發欽此

### 五十四年三月某日諭旨

據身江奏稱新州江魁堤工及打築萬城堤工情形各摺內稱黑塞廠碎石甚巨應遵前旨改爲魁喇喇出江面順向東南接做共長十八丈又楊洲洲砌出江面二十一丈自兩壩接出後對面容金洲浮沙已刷去東西長四百七十八丈南北寬六十五丈江面較前寬闊統計添做碎石工程共需例價銀五萬三千一百餘兩又萬城堤現在做有九分工程三月即可一律告竣惟是省案堤並無先賦一法土方例價不符礙工現在召募岳州人夫的給餉價不敢稍存惜費之見等語荆州黑塞廠等處堤工畢沈等照指示成宜添築碎石接砌碼頭挑溜甚爲得力現在容金洲沙岸日見刷刷業已著有明效畢沈等所辦甚爲妥協即添估多需銀兩亦所不惜惟明工程鞏固足資挑刷於沙俾大溜南趨容金洲逐漸刷盡江流復舊最爲緊要至土工經久全恃層土層礮畢沈添雇工不存惜費之見所辦亦是又另摺奏荆州額營兵房現在修理完整者已有十分之七荆州城內外居民生計已覺從容市寔俱復舊觀民情均各寧說等語覽之極爲欣慰其所奏此次兵房俱係各兵丁領銀自修大小各從其便不能與原估工程用符懇請免其報銷等語此項兵房上年賞給帑項銀兩既經各兵丁領銀自修若再令其報部核銷總恐部中書吏索徒滋生反駁查轉非惠恤各兵之意畢沈奏請免其報銷足見曉事著照所請毋庸報銷以省案牘惟荆州城工照估修築堅固仍報部核銷以明經久畢沈摺併發欽此

### 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諭旨

畢沈奏荆州郡城水津門外逼近護城河萬城堤工在城之西面上年江水溢該處適當頂衝請停止補建查西門是佛爺地方設有水溝與西南宜洩各水之所於乾隆二十一年後被民房阻塞現已查出水溝舊址仍飭疏流儘可宜洩晴水等語所辦好是第一帶水溝宜爲宜洩積水之路乃被居民所占阻塞現經畢沈查出疏通但恐日久弛懈居民

又復漸行佔占不可不永行禁止著傳諭畢汎即交地方官立碑嚴禁並時刻留心查察毋許附近居民在彼搭蓋房屋如有仍前占住以致阻礙水道者惟該地方官是問其另摺奏修廟宇考棚之處自所應辦已如議行矣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 湖廣總督臣畢汎爲恭報荆江秋汎安瀾仰祈聖鑒事

竊照荆州大江伏汎安瀾並萬城堤垸各工平穩緣由業經恭摺奏聞在案立秋以後水勢節次長發隨長隨落並未漫溢至七月中旬日漸消退現已大落適堤一律穩固楊林洲黑窩殿觀音寺三處石磯高出水面均有一丈四五六尺不等險看石磯屹峙波心全身完整並無冲殘擊塌之處容金洲老礮經此番大汎漲浪波濤震盪刷塌甚多溜勢愈向南趨北岸堤垸向稱最險處所今已長出淤沙府城沙市一帶積資保衛目下節過秋分水力已綿通工平穩秋汎復慶安瀾濱江軍民無不歡歌帝德共感皇仁再荆州堤工前於奏定善後章程案內原議藩司於每年奏銷後親往查驗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汎以前分年輪往查驗一次等因在案查荆江著重全在伏汎原與河工約略相仿臣請自明歲爲始即照河工之例於五月內汎水未發以前總督親往駐工防守交白露後再行旋省以重要工嗣後並請永以爲例似於江防有益至春汎以前本無應辦之事奏銷以後已人大汎既經總督前往則巡撫藩司均有應辦事務應請毋庸重復前往以重地方所有秋汎安瀾緣由據實奏聞仰懇聖鑒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諭旨

據奏荆江大堤衝決郡城被淹已降旨交裕泰等查明辦理矣茲據該督等奏荆江水勢盛漲連日大雨驟上流埠頭工段漫缺一口刷寬數十丈水由西門逸過以致城垣倉庫監獄亦被淹浸等語荆州萬城大堤爲關郡保障現在江大漲城鄉被淹亟應查明撫卹裕泰已由水程馳赴荆州著即督飭該地方官將被水居民妥爲安撫毋使流離失

所並將堤工趕緊修築以禦伏汛至歷任承修各員著該督遵前旨據實參辦不准稍有瞻徇徇護欽此

### 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諭旨

裕泰奏請將承辦堤工之知府革職留任勒限賠修一摺湖北荊州上漁埠頭工段江水漫潰府城被淹現據該督勸明水已消退惟埠頭漫口較寬勢難對口接築擬估挽外月隄一道並先於上下游各築橫堤一道著該督認真飭屬趕緊修辦該府程伊淵責重修防未能先事搶堵雖現在捐修橫隄辦理尚爲迅速究屬咎無可辭著革職暫行留任勒限兩月將潰口挽月工程堵築完固所有大隄估需銀二萬八千三百餘兩即著責令賠修倘再貽誤即著從嚴參辦被水災黎現以工代賑仍著確查妥辦其修府城及撫卹災民應需銀兩著准其於上年江漢捐辦撫卹款內動支至郡城用資保障現據勸估修復即飭承辦之員認真辦理務期一律堅固以資經久除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二十二年某月某日諭旨

裕泰等奏勸估隄工潰口分別籌修一摺湖北荊州府萬城大城岳家嘴潰口關係各州縣保障自應趕緊籌辦以濟要工該處被水較重未便派土修築所有估需銀八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兩零著照議在於捐輸及各項生息項下如數借勸發交其領開工並飭該道府等照估趕修勒限春汛以前一律完竣核實驗收照例保固如有草率偷減即行嚴參辦理所借款項著於道光二十三年秋後起由江陵縣在於受益業民名下分派八年徵還歸款此項工程仍准免其造冊報銷其馬家渡官湖院各民工潰口均著照議分別趕辦該部知道欽此

###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諭旨

裕泰等奏荆江水漲堤段欠缺被淹一摺據稱本年水勢異常泛漲將李家埠五號內老堤漫溢成口刷寬十餘丈郡城開有漆瀾並西門兩板被水衝翻灌入漢城又江陵縣所管南岸虎渡汛江支各堤亦有漫溢之處該督即前赴荊州趕辦搶修等語荊州萬城大堤爲閩邵保障現因水漲泛溢被淹亟應妥爲安撫該督等既經委員前往查勘著飭即將被

水居民安速查明分別權印毋令一夫失所其應管工並著趕緊搶築以防復淹該堤歲修既係該府承辦可見平時經理不善以致臨事不能搶護裕泰現在親赴該郡著即確切查明各堤是潰是潰有無保固及被淹輕重情事據實嚴參至該處堤工屢經勸項修築何以一遇盛漲即致沒沒並著該督將全堤形勢通行履勘務使一律堅固保衛有資毋得苟目前將就了事將此諭知裕泰並諭趙炳言知之欽此

###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諭旨

恆通等奏荆江泛漲郡城被淹並水勢漸退情形一摺據稱荆州李家埠堤身漫溢成口刷寬千數丈旋將西門開板斷水向城內灌注界城衝倒淹及圍城水勢散沙軍械人口先期移避該將軍等飭屬巡防數日水漸退出城垣多有塌陷官兵房間倒塌甚多現飭搶堵補修等語江水現雖消退秋汛在即急宜先事豫防滿城被水埽泡之處城垣房屋亟須修葺其被災兵丁應撫卹者酌量撫卹均著確切查明詳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 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諭旨

裕泰奏查明李家埠老堤漫潰情形請將防護不力之知府道員分別革職摘去頂戴一摺湖北荆州府知府程伊涓於防護大堤是其事實既不能先事預籌迨漫缺之後又不能將堤頭妥爲裹護以致刷寬至一百五十餘丈之多實屬理不善程伊涓著即行革職仍留工効力以示懲儆刑宜施道李廷榮有兼轄之責該督奏委督防不能搶護平穩致有漫缺亦難辭咎著即摘去頂戴責成監押如不能妥速竣工著一併嚴參具奏欽此

### 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諭旨

裕泰奏查明荆州李家埠老堤漫潰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道府分別革職摘去頂戴矣荆州李家埠工段因江水泛漲漫刷成口計寬至一百五十餘丈之多亟應籌辦堵築其荆州府城垣被水坍卸之處亦應一律興修所

有此項經費及李家埠潰口工需著准其由外籌款次第趕修該處被淹居民著飭該地方官妥爲撫卹卹卹令一夫失所並著查明各院被淹輕重情形應如何酌量調劑之處核實辦理至該處漫水所經附近湖河田地不免被淹著一併委員確勘據實具奏該督現駐荊州著即督飭該道府等迅速堵築務期刻日竣工又另片奏江陵縣各工漫溢之處應撥案月堤共長四百六十丈估需夫土銀一萬六百三十餘兩著准其籌借銀五千兩不敷銀五千六百餘兩即由該縣自行捐賃辦理所借銀兩歸於來年秋成後於受益業戶名下按田徵還歸款其該縣支河民工內尚有團湖院廠家二處著其俟秋後湖出勘估籌修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諭旨

裕泰奏荊州萬城堤根現未湖路尙難勘估一摺竊奏均悉該堤爲全部保障所關極宜設法籌辦一俟水稍退即飭該委員等先行攔築土壩以便興工該督屆時親赴堤次周歷查勘妥爲估修總則全堤堅固足資捍衛毋得苟且了事致將來一遇水漲再有坍塌徒滋糜費是爲至要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 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諭旨

裕泰奏查勘萬城大隄擇要興修一摺萬城大堤北岸關梁園郡及下游各區保障自應設妥法籌辦該督逐段履勘擇要估計所有土石各工並勘築加修等項總共估需例價銀十萬八千七百九十九兩零著即照所請籌辦俟興工屆期遵委熟諳工程委員分段核實辦理如有草率偷減情弊立即據實參奏工竣後仍著該督親往驗收又另片奏李家埠潰口因秋汛復漲趕緊堵築等語著即督率在工各員設法堵築及早興修以資捍衛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 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諭旨

裕泰奏李家埠潰口外灘河道設法築堤進占不日即可蒞流及勘估大堤工程一摺湖北荊州府上李家埠潰口現在

水勢退落經該督派委熟諳河工之員設法進占即可截流擬於斷流後由外挽築月堤並加修念子各一道均計長四百七十八丈及補修溝槽等項共估需土方銀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兩著准其將江漢疏濬要工備用息銀等項共銀四萬一千九百十四兩先行借動其不敷銀兩即著飭令該藩司籌撥足數解工應用統俟捐項繳齊即行分別撥還歸款該督即嚴飭在事各員知式興修務期工堅料實勒限年內完竣核實驗收仍責成該道認真監修如有減率稽延即著據實參辦此項工程著免其造冊報銷其外院民私築土堤設立閘座有礙河身之處著即全行創毀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並發欽此 同日諭旨袁裕泰奏捐辦堤工請援例獎勵等語湖北荊州府萬城大堤現在興工堵築該省官紳商民踴躍捐輸著准其照現行中牟河工捐輸之例分別獎勵以昭激勸該部知道欽此

新 開

庶 康

綢 緞  
正 頭

號

先 行 交 易 擇 吉 開 張

■本號專售

紗羅綢緞 呢絨嗶嘰

棉夏色布 綉葛疋頭

■本號特色

價值低廉 任憑比較

尺碼加一 以表歡迎

# 大律師李卓茂通告

本律師設事務所於沙市中山

馬路庶康綢緞布店後進專辦

民刑訟訴及非訟事件此啓

本號地址沙市中山路老巡司巷口





水災問

題特輯

## 疏濬江漢與築修堤防

何成濬

治水須本于科學，專家事也。近一月來，武漢報界同志，鑒于本年各地幹堤倒塌，災情慘重，多刊布防水專刊，以示儆惕，而謀善後！并徵余文提出意見，藉供參考，曩者肄業經心兩湖二書院，服膺禹貢導水之義，對於水利堤防，每有所得，輒為文章，以見意。自廁身軍界，二十年于茲，學殖荒落久矣。舉凡朋友應酬文字，向皆謝絕，矧治水論文屬於專門性質，曷敢率爾操觚，貽譏大雅，惟值此浩浩懷襄之際，武漢且報暨正中半月刊兩社同人，又一再致函敦促。夫水猶兵也，故治水如治兵，兵強則國盛，水平則民安，不可謂非目前拯救國家民族之惟一工作也，爰本匹夫有責之義，略抒鄙懷，工拙在所不計，大凡人之患病，有本有標，善醫者必須標本兼治，始可奏效。余以為在今日而言湖北水利，

本外疏浚江漢，與修築堤防兩途。所謂疏浚治本也，修築治標也。疏浚與修築併進，即標本兼治也。請申吾說：

(甲)治本說：欲明江漢之利害，須先考江漢之歷史，長江古稱稱江，一名大江，西人則呼之爲揚子江，發源于青海之巴顏喀喇山，西起青海，東注大海長約九千九百六十里，經過省份，幹流爲青、康、滇、川、鄂、湘、皖、贛，蘇九省，支流則達甘、陝、黔、豫、浙五省；其流域面積之廣爲五百七十萬方里，而人口之衆，佔中國四百兆總數四分之三，自大禹治水訖於秦漢以後，兩岸士農工商各業之發達，雖不及黃河流域之速，然自秦漢以後，因兩岸之湖沼，如洞庭、鄱陽、巢湖等，均能調節水量，不但水患不及黃河之巨，而兩岸農業之旺，都會之多，商務之盛，人才之衆，實突出黃河數倍。誠亞洲第一大川也。水之經過分爲三段，宜昌以上水由高地經三峽，而三峽又長七百里，通常謂之長江上段，所有雲嶺，大雪山，小雪山，岷山，巴山，苗嶺迤北各山，冬令之積雪，俱須於夏令流入此段中，顯著之支流如西康之大渡河，雲南之滇江，貴州之黔江，四川之岷江，沱江，嘉陵江，均以大江爲歸宿，江之上游。既爲羣山所束縛而水流自在奔放湍激中，故江床不時爲水所破壞，多量之泥沙，既逐日隨水而向東奔騰，一遇寬緩之處，即沉澱成爲洲嶼，此所以宜昌以下，常常發現沙洲也。自宜昌到鎮江爲中段，水由邱陵或平地行，山開谷關，流緩勢舒，迂迴曲折，所匯之支流湖澤，隨地皆是，就中最著者，如鄂之漢水，（詳見

下段）湘之洞庭，（湖南之湘沅澧資均匯於此，）贛之鄱陽，（江西之贛江修水信江鄱陽均匯於此，）皖之巢湖青弋等水及溝通南北之運河，統以爲尾閘，其面積之廣，水量之大，實以兩湖爲第一位。而湖北地勢較湖南更低，故近年所受之水患，亦較湖南爲最猛烈，至鎮江以下，土平流穩，槽深幅寬，水患自不多見，無須詳論矣，漢水俗稱襄河，源出嶓冢山，長約千餘里，入湖北境有丹唐白諸水自陝豫來會，至漢川有滢澗等水來會，自洞庭以北，漢水以西，古稱雲夢澤，今之武昌、嘉魚、漢陽、沔陽、潛江、沙市、江陵、孝感、應城、漢川諸縣，皆在範圍之內，所謂九百里雲夢是也，自禹治水以後，卽多淤爲平地，春秋時楚賴以興，迄於唐宋，復酌築堤防，居民皆以農爲正業，漁爲副業，沿岸土地開發殆盡，惟其土地開發無遺，所以容水之地日促，近年襄河水患較長江特甚，胥是道也。江漢情形，既如上述，今欲爲治本之圖，應以疏浚爲原則，方今國庫空虛，茲事重大，談何容易，以余觀察，鎮江以下江面寬泛，若能於冬令水淺時，剷除洲嶼，爬梳泥沙，日積月累，江床自能日深，惟中流方面，田家鎮爲大江東出之最狹處，俗云湖北重鎮，昔在荆襄，今在蘄黃，蓋卽指田家鎮也。在昔封建制度之下，固有所謂江防之說，今舉國黨治，四海一家，江防之說，自可打破，倘能相度時勢，將該鎮兩岸之山施以炸藥，分別轟擊，卽夏令水漲，東流之水無所阻塞，而下游之水，因下流暢達，亦不致潰浸成災，在科學未萌芽時代，尙能以人力擊龍門決大川，方今科學昌明，上項工程，似易做到，此外宜昌

以下各沙灘，亦應於冬令水淺時，稽核情況，盡量疏浚，總期江床不受沙灘影響，而水之流量隨時趨於平衡，此治本說也。

(乙)治標說：特堤禦水，原屬下策，然湖北地濱江漢，兩岸農田，全賴堤防以爲保障，由來已久，就上述大江歷史言之，不獨川水以鄂爲尾閭，而湘黔諸水之注入洞庭者，無不以大江爲歸宿，大江自萬城堤以下，兩岸均有堤塍，漢水自鐘祥以下，北岸有堤，馬良以下，南岸有堤，不僅以東陝西下流之水，凡豫省西南諸水之與漢合流入江者，亦無不取道安郡一路，卽無不賴隄塍以爲防堵是堤防在湖北之重要，已可概見。民國十五年前，鄂省當局，對於隄防不甚留意，故王家營，車灣，簡家灣，昔淵口各堤，曾有潰決之事，民國十六年鄂政府俯念民瘼，卽附征關稅，特稅，及田賦百分之十，以爲建築堤防之資，并設水利局以主其事，該局自民國十七年以至二十年，先以堵築潰口爲主要工作，次關於加修護岸等工程計劃，頗能切實合理，故在此五年中，江漢兩岸主要堤防，如老龍堤，車灣，簡家灣，李家營，唐心口，雙河院，蔡家店，蕭家州，武泰，武豐，荆江大堤，及漢口張公堤等，均未潰決，卽二十年八月，江漢關水準爲五三，六，打破六十年之紀錄，僅漢口漢陽浸溢成災，其他各縣幹堤從未崩潰縱有浸溢成災事，亦絕未淹斃人民。今歲江漢關水準，才到五一。〇三，而各縣堤防之潰決，約有老龍堤，萬城院，白螺磯，麻布拐，東大院，西大院，羅城院，陳公院，索子院，尹家院，雙河院，唐心口，多寶灣，十一工

，馬華堤，南湖院，官湖堤，石湖院數十處，人民生命財產之死亡損失，實不可勝計。漢口因受二十年之教訓，於水退之後，將江岸工堤，及張公堤酌量加高，水迄未即灌入，加以本屆搶險軍警，又極努力，故得暫時倖免於災，假使各縣治堤者於二十年後，能本其教訓，與漢口同樣辦理，則今年淹沒之區，未必如是之廣，所受災情亦未必如是之重，深願自今之後，凡負責管理堤防者，應根據本年及二十年兩次水災教訓，以爲修築防堤之標準，決可防患未然，萬勿因循敷衍，貽誤蒼生，此治標說也。

（丙）標本兼治說：治水應分標本，已如上述。惟標本兼治云者，就余個人意見，約有數端：（一）江漢兩岸之湖沼，在湖北境內最著者如江北之南湖，洪湖，西湖，紅馬湖，太白湖，江南之梁子湖，斧頭湖，偉源湖，黃蓋湖，漢北之曹湖，三台湖，况湖等，應於冬令水淺時，將湖床嚴密疏洗，停蓄之水以能養魚爲主，不令逾量，並應於湖與江漢匯合處，極力鑿浚俾水漲時易於倒灌，以補疏浚江漢工作之不足。（二）金口設閘後，漢口之水，平均須漲七寸，樊口築堤後，武漢之水平均約漲尺餘，此後兩岸之湖沼，業被圍壅者無論已，其他任何湖沼，凡有阻礙水流者應照民國二十一年第四十次國務會議將兼院長所提廢田還湖案，不但不准圍壅，並應明定章程，飭令妥爲疏濬。俾湖床深寬能容多量之水（三）應於相當地點另造蓄水湖以爲補助，查亞美利堅之北有大河名聖桑羅稜索，流長水急，較大於江漢，幸其間有密執安蘇中客伊爾里休倫等五大湖，於水漲時爲之停蓄，故河流清

薄，直至於海，絕無水患，又埃及之尼勒河，昔日屢生水患，後該國夏季約瑟執政，於其水之東南掘一大湖，名曰美利，由是歷千年不爲患，可見開湖蓄水，亦是防水舉。 (四) 修堤事宜須注重江漢幹堤，應由中央嚴定賞罰，交由地方政府負責主持，所有幹堤之外各枝堤院堤，應由地方政府責成縣長於農隙之時，督率人民，切實修築，勿任偷工減料，凡辦事不力，及有舞弊情形者，應定特別法令制裁之。(五) 凡湖北幹隄枝隄，均限於春季農隙時，按照過去之大水標準督率人民妥爲修葺，俾期堤身堅固所費亦須撙節，否則臨時募修，土鬆堤弱，一遇水漲，卽告崩塌。(六) 堤款關係人民賦命，凡一分一毫，必須核實公用，縮緊固不能言修堤，浪費亦未必與堤有益，此中消息微而關係大，不可不察。(七) 修築隄防，與疏浚江漢，均與所在地人民有切身利益，關於機關組織，及其他種種，必須絕對民衆化，以收合作之效，萬不可高自期許，官民扞格，互不相關。以上七項，屬於人事部份，語云人定亦能勝天，蓋卽標本兼治意也。

上述三項，皆湖北防水之荦荦大者，其中不無老生常談，然水能興國，水亦能亡國，尙望海內賢達，切實探討之，不敢稍持己見也。

## 防水與疏濬長江

喻育之

「屋漏又逢連夜雨；船危更遇打頭風」，這幾句話，正可以說是象徵着中國今日的時

局，一方面外禍緊逼，他方面內憂迫切，而在這兩重禍害夾擊的當中，承旱災患，又復紛至沓來，在近幾年中，益覺每况愈下，更成爲不可收拾的局面。民國二十年，有長江流域空前的大水災，二十三年，又發生了全國的旱災，其餘比較範圍小一點的災患更是不勝枚舉。在這種嚴重的災荒打擊之下，農村破產，經濟蕭條，遂益陷於深刻化，不料在這農村破產已經到了深刻化的今日，長江流域的空前的大水災又作第二次的襲來。據報紙所載，漢口的水位，江漢關面前的水尺標準，已達四十九公尺，比較二十年同日的水位，高出九尺以上，現在還是七月上旬的時候，距離秋節退水的時間，爲期尙遠，而長江上游各地，正在猛漲，下游江西安徽各省，則受災已經是非常嚴重，上下夾攻，看來地居中段的武漢，水災是幾乎沒有方法可以倖免了。即使說憑藉着人力的力量，能夠把受災的區域稍微縮小，程度稍微減輕，而長此這樣一年一年的災下去，也畢竟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所以經過了這幾次重大的教訓以後，我們對於水旱災荒，總得要想一個制止的方法才好。

語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就眼前這個階段言，當然是只有努力搶險的工作，其他方面自是力量有所顧不到，因爲有了民國二十年那次大水的教訓，政府當局，對於這一次水災的防範，的確是很周密，各方面對於搶險的工作，也是非常之努力，在水還沒有到十分嚴重的時期，即開過了好幾次會議，準備了好些搶險的材料與人工，譬如說：現在武漢附近，水標雖然已這樣高，但各處堤院，還是沒有出大險，這已經足以表示着各方面

的努力程度而值得我們最大的欽佩了。不過我們同時又要說，武漢附近各堤院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出大險，一方面固然有賴各方面的努力搶救，但他方面也還是由於武漢是商業重鎮，政治中心的關係，惟其是商業重鎮與政治中心，政府自然不得不以最大努力來加意保護，經費比較充足，堤防亦比較堅固，至於其他不在省會防水範圍以內的各縣，則固早已成爲澤國，卽近在咫尺之地的漢陽，其受災卽已非常嚴重，就更可証明了。而且就武漢言，搶救的力量，無論用得怎樣大，但能否免於災患。也還是在未知之數，假使水量再漲上去，至達二十年的最高標準，則也難免不潰裂的。總之，從歷次經驗的證明，我們可以斷言，用修築堤院的方法來防止水災，到底不是十分妥善之計，因爲堤院的力量有限，而水流的高度不可測，姑無論事實上堤身的抵抗力，難與不可測的水力爲敵，卽使堤的本身堅固異常，不致發潰裂，但倘若水的高度，漫過堤防，則就沒有方法可以抵禦了，而且堤院一經潰裂之後，則修築工作，勢必前功盡棄，又要捲土重來，經濟方面，就有難乎爲繼之勢，如最近漢陽所倒塌的漢成院，去年才費十餘萬修成，今年顆粒未收，已經拋諸虛化，其餘類此的事情還多，可不必再行列舉。

我們知道，現在的長江之所以有雨便淹無雨便旱者，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江身的高度，超過了江流所經過的兩岸地方，因江身比兩岸還高，以致到了雨量充足的時候，水流便不能循正當的途徑宣洩下去，而時有向沿岸低窪的處所衝激，流量愈大，衝激的力量亦愈



成爲不抗，一有潰裂，沿岸的低窪處所便成澤國，非至江水退落時，即不能順流入江，同時因爲江身太高，沿岸的水，無處可以宣洩，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許多的湖沼，湖沼的儲量是有限的，而水量則隨雨的多少而增減毫沒有一個可以預測的標準，所以即使堤院不潰，只要夏天的雨量過多，超過了湖沼所能容納的量，也就足以淹沒濱湖的農田，所能倖免的不過是高曠的處所而已。這種範圍比較小的災害，政府自然認爲是不甚重要，但就耕種湖田的農民言，則因此而傾家蕩產的實不知凡幾，而且這種築堤防水的辦法，同時還有個極大的流弊，就是堵塞了水的順流直下，他方面容納的面積又愈趨愈小，便停頓在一個地段以內，更容易發生災浸，這種流弊之所以形成，是由於治水的權力不一，修築堤院者，只顧到一隅的利益，而未能統籌全局的利害；在每一省每一縣的當局，主持修築堤院的，祇知道此一堤院完成之後，於本地方可以增加若干利益，而不知若就全局觀察，則此一省縣的利益，正所以增加彼一省縣的禍害。譬如就本省言，樊口堤修築以後，農產物的收穫量自然增加不少，而不知正因此堤院的修築，武漢的水道就因此被其阻塞，而不能順暢下流，激成高速度之增漲，當民國二十年大水時，有人就發過這樣的議論，並不是無因的。總之以築隄的方法來防水，其本身既不能有把握地避免水災，而間接地又容易產生了許多弊病，所以我們覺得，今後政府當局，不言防止水災則已，如果欲言防止水災，則除了治標的築堤以外，總還須要有一個根本的辦法才好。

我國人認爲所謂根本辦法者，則祇有疏浚長江。上面已經說過，長江歷年之所以泛濫，是由於江身太高，江身的所以高，則是由於幾千年來，沒有疏浚的結果，我們知道，江水自高原流入平地，因此上遊非常湍激，下游則極其和緩。惟其上流湍急，遂不免雜有許多泥沙，這些泥沙，一直流到平地之後，才慢慢沉澱下去。故地段愈平，則江流愈緩，則其所積下的沉澱物越多。這種沉澱物，如果不以人爲的方法去剷除，積之既久，便成了小島的形式，爲水道最大的障礙。甚至下游的門戶，比較上游還要高，水流就完全淤塞了，黃河之所以屢次改道，就是這個原因，幸而我國東南幾省的土質，比較起西北來，含沙的成份要少，沉澱物不多，不然則長江也就難免不改道。這種情形，我們不要看別的，單看家裏的水缸便可証明了。從江河裏挑回來的水，停頓在水缸中，經過若干靜止的時間，缸底便積成了很厚的泥沙。此種泥沙，如果不加洗滌，久而久之，缸內的容量，便會爲泥沙所填去，完全不能盛水了。同時江身之所以陸續地繼續增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也還有一種現象是值得我們注意，近幾十年來，因爲交通事業進步的關係，江面的輪船，是絡繹不絕地往來，我們知道，凡輪船所經過的地段，便有煤渣拋棄的地方，這種煤渣，看來似乎很少，但是積之日久，也就可以把河底填高，不過爲害的程度，不及泥沙沉澱物那樣大而巳，要之水流的速度，是與水面積的寬窄及深淺爲比例的，水的面積愈寬，則水流必愈緩，流度愈緩，則所挾泥沙沉澱下去的機會亦愈多。故爲避免江身的陸續高漲，惟

有一方面把江底泥沙淤深，他方面使江流的面積改窄，上游的江流深而面積窄，才可以形成一種湍急的力量，把泥沙衝刷下去。泛濫漫淹的水患，才可以根本避免了。

從歷史上看，治水也只有疏濬與築堤，這兩個方法，據書經上的記載，大禹所用的是前一種，鯀所用的是後一種，其得失利害，已經是非常顯明，毋須詳為剖析，然而截至現在止，人們却依然不願意效法大禹，而情願蹈鯀覆轍者，却并不是得失利害之不易明曉，而是由於急功近利的觀念所造成，在急功近利的觀念之下，人們只注意到眼前與局部的利害，而不能把眼光放遠大一點，來作長期全局的觀察，儘管築堤未必可以根本避免水患，而因其可以濟臨時之急，所以大家都願意採用，儘管疏濬是防水的治本之法，而因其是一種曠日持久的工作，於是遂被人斥為書生之見，最顯明一點說，人們之所以不願採用疏濬的方法來治水的不是對理論方面有什麼懷疑，而是因為事實的困難太多，所以事實上的困難者，要不外乎經費的難於籌措，人工的不易徵調而已。所以在這兩個先決條件沒有解決之前，任何理論都成了廢話，然而這兩點果真沒有解決的辦法嗎？在我看來則殊不然，固然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國庫，是已經窮困到了極點，要想在一時之間，立即籌集一筆鉅款來疏濬長江，確也是強人所難，不過同時我們還要知道，中國現在正是厲行生產建設的時候，建設的項目很多，但權衡其緩急輕重，則實以挽救農村的破產最為重要，就這幾年的事實看，所給予農村方面的最大打擊，是無有過於河道淤塞，水利失修，長江是東南

各省最主要的河流，也是我國農業最發達的區域，祇要這條河流能夠加以疏浚，則東南幾省，即可不致再發生水旱之災，則國家的富方便增加不少，根據這一點，所以無論如何，政府是應該於萬分困難之中，撥款疏浚，不能以經費困難為藉口。再就實際方面觀察，在最近這五年之中，長江即已發生過兩次空前的大水災，一次空前的大旱災，最近這一次所受的損失究有多少：此刻還不能確切知道，但據國府統計局的調查，在民國二十年那次大水中，長江流域，被淹田地共二萬五千五百萬畝，損失農產物，達四萬五千七百萬元，其餘貨物房屋生命的損失，還沒有計算在內，又去年旱災所損失的農產物，不下十萬萬元，若連今年計算，那末五年之中，長江流域因水旱兩災所損失的總計，當不下二十萬萬元，這種損失，固然把長江疏浚以後，未必可以絕對避免，但無論如何，總可以使受害的程度減輕，這是可以有把握的，所以疏浚長江的經費固然浩大，但我們祇要肯注意過去四年中所受損失的鉅大，則知眼前的撥款疏江，在經濟上也是最合算的。同時我們尤其應該知道，疏浚長江，不但是興修水利，而且也是最切實的救濟農村的一種方法，一來因為疏浚所用的經費，最大部分，都是以種種形式，分散於農村，並沒有使國內的金錢，流出海外，二來現在國內正充滿着流離失所的失業羣衆，這些羣衆的力量，是浪費在毫無意義的地方，與其作慈善性的救濟，那就到不如疏浚長江，還可收以工代賑之效。

總之，從過去幾年的教訓中，使我們更得到一種深切的理解，防止水旱的根本辦法，

祇有從疏浚長江着手，而就眼前的環境言，進行疏浚，也並不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點，記得在民國二十年的大水災後，湖北省黨部方面，已經向中央建議過，可惜因為大家畏難苟安，以致遷延未見實行，現在經過了四年的期間，環境的要求，愈加迫促，我們不辭不向社會各方出來貢獻這樁事重提的意見。

## 防水的根本問題

楊錦星

旬日以來，全國各地，均先後發生極嚴重的水災，黃河方面的情形，我們還不大知道得十分清楚，單就長江流域言，災區的廣闊與災情的慘苦，實比較民二十年有過之無不及。我們住在武昌這個範圍以內的，祇知道武漢附近的各隄還沒有多大潰決，以為尚不十分要緊，其實就全省言，受害區域，實在非常廣泛，計先後來電向政府報災者，即有天門，蘄江，鍾祥，襄陽，宜城，光化，谷城，孝感，黃岡，廣濟，蕪水，陽新，通城，雲夢，漢陽，漢川，沔陽，嘉魚，枝江，松滋，江陵，宜昌，監利，石首，宜都，興山，秭歸，當陽，來鳳，竹谿，陽縣，五峯，恩施，鄖陽，鄖西等三十五縣，其餘因消息阻梗，情形不明的還不知有多少，尤其是天門與襄陽兩縣，簡直全部淹沒，僅天門一縣人民遭滅頂者聞已達十萬以上，其餘樊城宜都等縣受禍亦最烈，水勢洶湧於此可見一斑。此實為百年來所未有之慘禍，且適發生於內憂外患日迫的今日，其所加於民族與國家的打擊，遠更為重大。

了。按黃河固從古以來稱爲禍水，但長江則歷來未見大災，而在這幾年中，亦不斷的發生災害，這原因實不能完全委之天然，祇應歸咎於人學方面太不努力。現在我們於痛定思痛之餘，爲懲前毖後計，首先應該追溯到長江歷年來所以泛濫的原因，究竟何在，據我所知，長江所以成災的原因，實有六點：（一）河床太淺。我們知道，江水自高原流入平地，所謂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因此上流急而下游緩，惟其上流太急，便挾有多量的泥沙，下游太緩，這泥沙便容易沉澱下去，以至江道爲泥沙淤塞，水流不暢，例如自宜昌以下江流之中，便有許多的沙洲，最顯著是荊州、武穴、江陰南京蕪湖等處，其餘類是情形者不勝枚舉，即以江流出海口處而言，係分南中北三條水道，江口寬闊，急流減其速力，而泥沙淤之沉澱，崇明島，海門坦，洞河坦，當係泥沙日積月累所成。（二）河幅寬窄不一。長江所經過的流域很長，在這長的流域中，土質的鬆緊與水流的緩急，便不一致，在沿岸土質鬆的地方，經水流的冲刷，水面很寬，水面太寬，則河流便緩，而泥沙更易堆積，遇到兩岸是高山的地方，水流因受了一種約束，於是河身便很窄而水流愈速，因爲水流的速率不能一致，便容易形成災害，例如長江自黃浦江會流點至江陰，此一部份水道爲最不規則，又最易轉變無常，江流廣處在十英里以上，至其窄處則僅得四分英里之三，即所謂江陰窄地是也。同時因河幅寬窄不一，河床深淺亦異，廣闊之處，河深不過三十英尺至六十英尺，至於江陰窄處，則深過一百二十尺，此蓋以寬處水流迂緩，泥沙易於沉澱故也。再由南

東至蕪湖，有汎濫三處，自蕪湖至東流有汎濫六處，其中最顯著者在銅陸下之汎濫，此汎濫兩岸相距離十英里以上，每一汎濫常分爲兩三股水道，其中又有許多沙灘，此係河幅寬窄不一之影響。(三)河流不直，例如自江陰至蕪湖有三數處，現出急曲線，河流蝕人四曲線方面之陸面，因時時於兩岸另開新水道。再自東流至武穴，沿途有泛濫四處，其中有三處因水洩之蝕左岸，成支流，復至下流與正流相會，其會合處形成直角，於此等直角之處，河岸殊不鞏固，而汎濫各股水道之間，正因泥沙沉澱而積爲沙洲。(四)洞庭鄱陽兩處大湖日漸淤塞，容量減少。洞庭俗稱八百里，今則僅有二百多里，因年來川滇森林之斫伐，江流泥沙日多，灌入湖中，日漸淤塞，致面積減小。江流容量減少，鄱陽乃江西全省排水之所，因水路系統之不規則，亦日趨淤塞。加之沿湖農民因貪圖小利，往往將沿湖低淺處，圍築爲農田，所得之利甚小，而湖面便愈窄，容水量亦愈小。(五)缺乏森林，森林作用，在能調節空氣之燥溼，有蒸發氣官。能容納水量，及散泄水量。不僅能防水患，亦可以防止旱災，過去長江上流如四川省等處，雖江流急湍，然以有大森林之調節，致漲落程度，尙能維持平均，而近數十年來，人民不知愛護森林之重要。只知牟利，未計及培植。於是上游因氣候之失調，致晴雨無時，於是有陡漲數丈，陡跌數丈之現象。因此下流水位，遂受重大之影響。(六)築隄流弊；年來治水之方面，咸乘水來土掩之旨，此固不失爲治標之策，但終非治本之計，因爲水性總是就下，而堤院的作用，則不過是阻障，

因此小的河量，固然可以阻障得住，但遇洪流，便勢必潰決而止，加之因各地逼築堤隄，使江永與內地湖汶失聯絡，支流減少，本身容量因之增高，一方面水量增高，他方面又不能自由宣洩，其潰決是必然的。根據以上各種原因。今後如欲免除水患，決非治標方法堵塞可以奏效，必須從治本方法疏浚河道着手。吾人試就歷史言之：當堯之世，洪水泛濫全國，堯派鯀治水，鯀治水方法，係從事堵塞，終無效果，故殛鯀于羽山，於是改派鯀之子禹治水，禹所以因勢利導疏浚河道，故卒平定水患。以黃河言，黃河自禹疏浚後，夏商兩代。雖有漫溢而河道不改。至周定王時，河始徙卜逮，戰國齊趙魏各利其土曲防以病鄰，而秦又決河以攻魏，於是河制大破。漢時屢決屢塞，哀帝初求能濬川疏河者，賈讓奏上中下三策，徙民避水空其地，以待水勢以自定爲上策，多穿漕渠以分殺水怒爲中策。繕完胡堤增卑倍滌勞費無己爲下策，東漢仰王景發丁夫數十萬治渠堤，自滎陽以東千餘里使河汴分流播爲八支。蓋兼採賈讓中下兩策，頗奏效，終漢之世，經六朝以迄隋，皆無河患唐時偶溢，亦不甚烈，自五代梁晉相爭，決河以灌，於是連年爲患，至宋幾無甯歲，元初尤劇，其後用賈魯爲河防使，諸堤掃成，水患以寧，魯所論治河治隄治掃方略甚詳，作爲至正河防記一書，至今仍遵行之，然終不外塞之一法，故賈讓之下策，卽歷朝之所謂上策也，就歷代治水而論，徒塞決不足以免患，必須疏浚河道乃爲根本之辦法。就目前政府財力與人力言，疏浚河道一時誠非易事，然若長此因循拖延，則頻年水災損失，何止超過疏河費



用數十百倍，試以二十年水災而論，全國損失據國府統計局統計，長江流域被淹田地共二萬五千五百萬頃，損失農產物達四萬五千七百萬元，由是而觀，僅二十年一年之損失，足疏浚河道費用而有餘，尙盼政府當局，統籌計劃，一勞永逸，此蓋有關於整個國家民族之生存，不僅本省一隅農村經濟之利害而已。

## 由焦頭爛額說到曲突徙薪

韓光華

天災，這原是自然給予生物的一種侵害。任何國家所不免，亦不能免的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一旦天災發生，便不約而同的把這一筆責任負在某一部份人，或某一個人的肩上，原不是一件十分公允的事。在另一方面看，歸責於人，似乎成了自己卸責的一個對面文章。這種風氣在中國現在還是很盛行，其實這不一定算爲必要的事，尤其是在天災發生的當時。俗話說：「牆倒衆人推」，「皇天塌了大家頂」，所以在嚴重的情況下，大家應該一致的去焦頭爛額才是，因爲現在不是算賬的時候，每個人的精力，除了用之於搶險救災外。其他的一切行爲，都是近於浪費，無論在精神上，或者時間上。

此次水災發生後，我們的政府當局，——尤其是武漢的黨政軍的領袖，可以說都十足的盡了頂天的職責，一致爭先的去焦頭爛額，以挽回此既倒之狂瀾，武漢人民目前之得免於漂泊，這完全是一種激烈戰爭的結果。這種猛烈的洪水戰爭，一方面表示了政府之威

力，同時也表現了民衆奮鬥精神的偉大。如能將此種精神擴而充之，以及於各縣地方政府，那真是一種欣慰的事。據連日報載，各地方報災請賑的電文如雪片飛來，而請撥防水經費的電文，却很少發現。這些事實，很露骨的指明了各縣地方政府當局，只注意到吶喊，而忽略了搶險。這種坐在屋內求救與叫苦的工作，無論作到什麼程度，結果對於人民終不會有什麼好處。——本人前在鄂西時，曾聞荊門前任某縣長爲政以勤著稱。水災發生時，一聞報災便赤腳草鞋連夜趕到潰口處驚嚇嗟歎的大忙一會而回。如是約晝夜奔走於外者十餘日，始終未動一文搶險費。亦未有一紙公文提及防水一事。結果這位縣長除兩腿跑跛以外，還做了一篇嗚呼痛哉的請賑電文，而人民却稱之爲真正父母官。同時這位縣長，一提到水災也自認爲其功不在禹下。

據近來水訊，除各縣已經是遺恨難補外，武漢方面總算有幾分人定可以勝天的把握，大水退却以後，我們希望政府應當速籌治標治本之策，以謀長治久安外，在急切的今日，應該推行以下的兩種事才是。

一、實行強迫勞役築堤：民衆服務精神的提高，爲民族復興的基本訓練，這在行營所頒佈人民服工役之規定中已有詳明指示。而意欲諸國之強迫工役，更爲挽救國運之良好榜樣，我國民衆公共服務精神的低減，這在任何公共服務團體中可以證明。尤其是築堤工作中，更表示此種精神的缺乏，這就近年來之水災並不較過去減少一點，就可以證明我們底堤工

工程並沒有長足的進步。就人定勝天之公例而言，沿長江以及漢水各堤院，應該都進步成爲靖江堤之偉大，但各地堤工工程還是非常脆弱，沒有什麼進步，其最大原因，就由於大多墨守成規，無發展的積極計劃，每年的工程，多限於填補潰口及培補單弱之處的敷衍塞責，今後應由政府規定一種築堤五年或十年計劃。在一定期限以內，完成一定之工程。凡有堤之各縣政府，區公所，各逢農隙之時，規定應是爲惟一要政，並隨時分段舉行搶險演習，以養成民衆之搶險經驗，各縣區長皆定爲搶險演習之指揮監督員，所有公務員保安隊警，均一致參加此種實地演習，與軍隊之防空演習野外演習然，養成一種勇敢敏捷底團體生活習慣，與急公好義的服務精神。這樣的實施下去，五年之後，一定有驚人成績表現。過去水利工程只偏重於經費及工程師兩方面，每一個工程計劃，都爲經費工程師所限制。其一定之順序，皆由工程師擬定工程計劃，及依計劃籌款，然後着手投標建築，結果只是安插了一大批食厚祿的官員。而工程進行中，又往往是弊端百出。工程師與包頭發財的傳說。早成爲社會間之共信，但一至險象發生時，除地方政府及人民焦頭爛額以外，只是聽天由命，事後只聽那一些食厚祿的水利官員宣揚各種水力兇惡，及國家無錢的消息。輕描淡寫將責任歸到一個窮字上面。於是乎政府籌款，而他們又繼續的食祿。由此次武漢政府人民搶險之非常成績，就可以證明非常的工作，不一定是靠錢，而有賴於偉大民衆的力。只要能鼓舞和發揚此種力量，萬里長城，和貫通南北的運河，都可以完成。歷史上並沒有

記載長城和運河底預算書，也沒有那一個工程師底計劃書，或者有人認為勞師動衆底擾民主張，但較之逃水荒似乎總勝一籌。

二，實行水利軍法監督：關於堤款及堤工工程的黑暗，這是長江沿岸的人民，夢想是很難覺得半個人來平心證明水利工程是具有廉潔精神的。民二十年時的陳克明案，一經檢舉以後，便羣情洶七。人人皆曰可殺。陳克明個人之有無貪污事實，政府自有定評，但人民對於水利人員之痛恨，也可想見，我們自覺與水利界工作人員無仇，自然無故意冤屈他們的必要。然試一迴憶平日所見所聞。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簡略答覆：（一）工程師成爲天之驕子。工程師實際負過工程責任者，鮮不爲富翁（二）「堤上有土堤下無坑」築隄的簡明方式，只是翻新與檢平。（將舊隄之草掘起翻轉覆上再搥平）。（三）工程處之招標，大包又轉包小包，依次的二八扣下去，小包不能二八扣，就來剝削工人，平常老推着錢沒發下老不發錢；等工程一收，便避不見面，工人告包頭之事時有所聞，一面則多買粗惡之米，工人只能領米而不能領錢，下等米上等米價。工人則怠工取巧以塞責。工程處因錢已上腰包，立場不堅，甚或大包小包段長工頭之流，都是一鼻孔出氣，遇事裝腔作啞來騙政府害百姓（四）民堤之堤保隄董，平日只收堤捐開費作福作威儼如官吏，安然食鹽。上騙政府，下壓人民，甚或藉名（買抽水機）斂錢，一事不辦（以上諸事實只往涇水隄及枝江等地一查便知並非虛構）以上諸事實，雖傳者或未免有過甚其辭。其以年來所耗堤款數目與

堤工工程之分量兩兩比較起來，負水利堤工責任諸君，清夜捫心能無慙愧。今後如果欲提高堤工效率，及免除堤工弊端，惟一方法只有嚴刑峻罰，舉凡一切堤款堤工，皆由軍法監督。凡一切堤上堤款之犯罪，同於軍事犯罪。受軍事審判，貪污者，以侵吞剋扣軍餉論罪。怠工者，以臨陣不前論罪。現在水利工程之弊端百出，并非人不畏死，實由於普通法律之制裁，不足以懾服貪污之心理。原因實由於利厚。如果一面明令實行此種制度，同時規定各縣區保甲長監督堤工之權利與義務，以擴張監督之範圍。使大家均慄慄然守法是務。如是，則不但水利界之弊端可以盡數掃除，即工程之效率亦必增強。

以上擬議，雖屬個人管見，自信實為救國切要之圖，亦為人類圖存應具備之基本精神。以事實而論，目前武漢人民之得免於流離，完全為此種精神之具體表現。昔者，「禹會諸侯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殺而戮之」，後之尊禹王者，謂禹王之治水為神人之事跡。謗之者，竟譏禹王為一大爬虫之訛。此類毀譽，固均不足以增減大禹之偉大，但處此器械幼稚之上古時代，竟創成此非常功績，自難使後人信為一平常之人所能勝任。不知禹王之所以完成此非常任務，完全是禹王能策動及運用整個民族的奮鬥精神。換言之，禹王不過為一信賞必罰的專制集權主義者，以身作則去實幹硬幹的民族英雄。並非其本人真有排山倒海之術。就其斬後至防風一事，可為鐵證，此種史實，完全說明民族奮鬥力量之偉大。只要能策動與運用整個民族的奮鬥精神，則九河可疏，長城可築，運河可成。而策動此力量的

惟一動力，則爲絕對開明專制的集權主義，如果我們欲復興大禹之治水事業，以征服洪水之兇殘，除運用此集權之專制主義，以鼓人民急公好義之氣，與發揚人類求生之偉大能力以外，別無他法。

## 鄂省治江計劃蒞議

（湖北省黨部擬定）

當民國二十年大水之後，二十二年復危險堪虞。湖北省黨部痛定思痛，乃擬定「鄂省治江計劃」，呈請中央採納實施。只以年來，外患內憂，交相煎迫，未能實行，今水患又復臨頭，特將是文刊布本刊，幸不以明日黃花視之也。

### （甲）總論

吾國以農立國，對於水利，向極重視，蓋水利問題解決，不特積極方面農產得以增加，航運得以暢便，水利得以利用；即消極方面，每年因水災旱災所受之巨大損失，亦可避免。總理建國方略中第一第二第三計劃，對於修治河道，開發水利，言之不憚其詳者，意即在此。吾輩秉承總理遺教，實施訓政建設，對於有關國家生計，社會生存，人民生活之水利，豈可不盡心籌劃，俾得早奏膚功，而奠定國本乎。

近年以來，長江泛濫於前，黃河潰決於後，他如珠江，浙江，以及永定，大清河，滬沱

子牙諸河流，因年久失治，亦皆有泛濫成災之事實。今姑不言爲興利以治水，卽爲除害，亦不得不謀治水，就比來水旱災損失而論，不啻人畜廬舍田地及一切生產工具與生產品之毀壞耗敗，且因此流爲匪共，搗亂治安，以致妨害生產，其數字實難以臆度計算也。

夫既以農立國，自應以農立政。今日復興農村之口號，可謂抓得我國政治癥矣。但若

不整水道，則無由復興農村，故水利工程之在今日，無論在興利方面，或除害方面，均屬當前第一要政，其勢非即時興辦不可。

我國境內諸河流，因失治而泛濫，皆有整治之必要，惟人力財力有限，不得不權衡緩急輕重，以定整治之先後。以流域言，最大者莫如長江，次則黃河。黃河爲我國有名敗家子，爲害之烈，莫與比倫，徒以偏於北部，因氣候土質種種關係，其流域之生產力，不如長江遠甚，雖爲免除災患計，不能不謀治本之道。

長江橫貫我國中部，氣候溫和，土質肥沃，物產豐富，人口繁密，航運暢通，工商發達，欲謀拓殖農村經濟，增進運輸效能，開發水電動力，均須特別注重，此流域卽予整理，然江流長三千二百公里，同時並治，勢有不能，故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劃爲上游中游下游海口四段，分區治理。上游自江源迄三峽應注重擴充川省各江灌溉設備，及改良川黔滇長江一段及其支流之水運，并利用水力，以興實業。中游自三峽迄漢口，古稱澤國，地勢低窪，應注意防潦及低區排水工程。下游自漢口迄於江陰。應注重改良航運工程，至海

口一段，應注重大江入海之水道以求國際及內江航運之便利。惟此四段工程，究應孰先孰後，則須分別需治之緩急。其需治最急者，莫如防泛排水諸工程，即消極的解決水害問題也。吾人治水，有如醫者之治病，世無不先去疾根遽下補劑之醫生。故治水者，亦無不先除水害，遠興水利之工程師。受長江水害之區，莫如中游，中游者即流經我鄂省之一段。蓋古雲夢七澤所在，地勢低窪，夙稱澤國，所謂「十種九不收」者也。今僅就中遊一帶，流經之情形，及一向防水之工學，先事研究，以爲治理之章本。

### (乙) 流經我省之狀況

一。河流本身關係：江流在宜昌以上，江爲山東，比降甚陡，流深水急，兩岸因爲岩質，故地形不易變遷。一旦出三峽，入平原，比降小而水流淺，流較緩而河較寬，而江流之曲折亦甚多，大如車灣與蘆洲灣，致江流迂迴曲折，不暢於流，而江心之沙洲，竟有五十餘處之多，其兩岸之土質，爲沖積層，故常有岸崩灘移之事。

二。與洞庭，普通入海道，每於沿途，合併支流，匯歸下注，究不如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口，分洩於洞庭之水量爲多也。據揚子江水道整委會民十九年測量之記載，長江於盛漲時，由該四口注入洞庭湖之水量，爲每秒二萬九千八百立方公尺，約佔總量五分之三，注入之泥沙，常年約爲千萬立方公尺，約佔總量三分之一。長江之水，因洞庭和緩匯蓄之功，其消納之水量，爲每秒三萬三千八百立方公尺，其消納之泥沙量，全年爲



二千八百餘萬立方公尺。按二十年洪水期間宜昌每秒六五〇〇（立方公尺）是知長江與洞庭，實有密切之關係。指導之法，應江湖并治也。

三。防禦工事，河床高汛濫時有，沿江人民率皆依堤爲命；惟在水勢不致潰決堤防時，堤防之功效固大，如一潰決，則非徒無益，害更加重。蓋堤防潰決，水來甚驟，不但不動產之田地廬舍不能保全，即能行動之人畜，亦難免爲魚食，而使無堤，水來也漸，人民可先事準備，縱有損失，不過田地廬舍而矣，何至人畜均被殃及，故就其害而言之，誠不如無隄之爲愈也。然據經驗者談：長江大汛爲災，大限十年一次，小限亦五年一見，自不能因十年五年一次之災患，遽將其餘各年生產之田地棄置不顧，故在未得安定河槽以前，堤防工事，仍不可廢；惟堤防之作用，有急須糾正之必要，向築防堤，因目的僅在防潦，故極力避免與水爭地，不惜多事放棄，以致河面日漸增寬，河床亦因之日漸淤淺。始因防潦而築堤，結果乃因築堤而日加汛濫，究其極，河底高出地面，將自如雷河改道之事件發生。漢賈讓以不與河爭地爲上策，而清靳輔竟論以駁之，靳輔其先得我心也。蓋水之泛濫，由於無定河床，以致淤墊，故必須束水就筵，藉水力以造成河槽；不過與水爭地之隄防，非先拋大量礮石，或其他堅固工事爲基礎，則殊不易成立也。

（四）淤墊之原因，江流之潰決泛濫，不外河床淤墊，或壅塞不暢所致，其淤墊壅塞原因，可分數點說明之：（A）比降關係，長江在宜昌以上之比降甚陡，及出三峽，入平原，

比降銳減，流速因之亦小，故在上流所夾帶之沙泥，因而沉澱。(B)河床斷面關係，長江各段斷面至不整齊，同斷面內，斷面小者，則藉水之冲刷力，或加深河底或擴大河面，若人於較大斷面內，則其泥沙因流速變小而沉澱。(G)流量關係，長江因有部份流量，注入洞庭，致本身之流量小，其帶夾沙泥之力亦小而沉澱。他如河身之彎曲太多，流行之方向時變，亦為淤墊之原因。江流因以上淤墊之因子，歷久未變，故河床日墊日高，江心之沙洲，愈積愈大，一旦江流盛漲，水壅橫決，災情之重，與年俱進，此所以治本之道，當從淤墊壅塞下手也。

### (丙) 緊要工事

一、疏浚。用堤束水，固非治本之道。然束水就範，使得固定河槽，要為治水工程重要部門之一，近因主堤政者，不知束水歸槽，僅用為防潦避害工具，致河床日淤日高，泛濫日演日烈，於是議者不察，紛紛以築堤為不當，而專注重於疏浚，殊不知淤墊之因子不除，疏浚之工事徒費，且長江三千二百公里，無論全部疏浚，勢有未能，即分段興辦，僅以宜昌至河口、或漢口至海口，甚至僅宜昌至漢口一段，為疏浚上程之目標。衡以我國現時之民力財力，亦難辦到，現時我國用疏浚工事，維持航運之機關有二。一為浚浦局，一為海工程局。浚浦局之經費機件及其效能，未得其詳。今僅就海河工程局之情形言之，以為

主張疏浚之參証。海河工程局，其主要工作，爲挖掘天津至大沽口間一段之沙泥，三十年間，虛耗國幣，達數千萬之巨，雖日事挖掘而淤墊日甚，查津沽挖掘之段，長不過六十里，寬不過二百公尺，共有挖掘機三十架，該機挖掘之速率每一小時可挖掘三百立方公尺至六百立方公尺，無論晴雨晝夜工作，今尙不能維持通行吃水十二呎之海輪，而每年耗去國幣已達百二十萬元之巨，疏浚之難，可以概見。該兩處俱爲河流入海之處，因河流與潮關係，除挖掘外，無他有效方法可資代替，又何取需款甚巨，工作笨拙之浚挖乎，且據揚子江水道整委員之報告，長江當年每分鐘所含之沙泥量，有三十噸之多，每年流動之沙泥量，約爲四萬萬噸，流出海口者，不過五萬萬噸，其餘則盡沉澱於流域各部。此爲測量之事實。若不先解除，恐每年挖掘之沙泥量斷不及每年淤墊者之多。故治理之道，首應從減少河流之含沙量，及避免泥沙之淤墊着手，再進而謀河床之安定。

二。減少含沙量：河流中所含之泥沙，其來源有二：一支流所帶之沙泥，匯注於河，或山洪直注於河者。一沿河兩岸被冲刷崩坍於河者，今欲減少河流之含沙量，自應斷絕沙泥之來源。其斷絕方法，前者應將沿途匯歸之支流，於出口適當之處，各建攔水壩，使河夾之沙泥，有沉澱之機會。後者，則沿河兩岸建築護岸之工事使不受水流冲刷而崩坍。惟長江河流過深，流量太大，護岸工事，須酌量情勢，取於妥善。柴木青梢，皆爲護岸工事必需之材料，然須視當地出產情形，及河流之需要爲定。據個人之經驗，長江一帶護岸材

料，以礫石爲最相宜，惟所費較大耳。

三·避免沙泥沉澱，河流之流量，流速，比降，斷面，四者之中，一有變動，皆影響泥沙之沉澱。他如迂迴曲折，壅塞不暢。亦爲沙泥沉澱之要因。茲事關係錯綜複雜，循環反應，不能按件討論，一一解決，且有限於事實，無法解決者，無已，擇其要者，擬議於左：

(A)於分流之四口，建築船閘：長江中游，因有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口，分長江五分之一之流量注於洞庭，致本身流量減少，沙泥沿途沉澱，由沙市至城陵磯段，江心沙洲。竟達五十餘處之多者，實因此而造成，似宜用塞支強幹之法，以杜厥弊。惟江水之漲落無定，江床之容量有限。在河床能容納之流量內，自不使該四口分洩爲當；惟遇超過容納量時則又需四口爲消洩於洞庭。故長江之於四口，只能活用，不能堵塞。今湘主席何健有堵塞該四口之議，我省荆河水利局長徐國瑞氏，業電呈省府請予力爭，蓋洞庭爲長江洩洪之湖，若任其堵塞，長江遂有過量之水無湖爲之調劑，自必汎濫成災，故我省人民，對何氏以隣爲壑之舉，應予嚴重注意。總之，四口之於長江，善用之，則利盡而害不生，聽其自然，則利害參半，若經堵塞則害至無窮。今欲盡其利，而絕其害，其道何由？則曰建築船閘，以時啓閉。在江，於能容納之流量時，不致分流以弱幹，於不能容納之洪水時不致壅塞而成災。在湖，不致不須容納之水，佔其容量，能保湖量常空，盡有攔洪之效。

能。且長江在洪水期間，保持適宜之流量，冲刷已成之沙洲。如是，則江湖藉船開之建築，亦不致因交通亦不因建閘而有所阻，一舉而數善備。主水政者。所應努力施行者也。惟有一事，須待考證者。即洞庭湖于最低水位時，其最大之容量幾何？湘資沅澧四水於夏泛期間，注入洞庭之總量幾何？而洞庭湖於該時流入長江之流量幾何？二者相較，差數幾何？此為江湖關係之重要材料，因急不得此項記載，致無近似之估計實引為恨！僅就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所述：江於盛漲時，由該四口注入洞庭之水量，為每秒三萬九千八百立方公尺，由此足知長江於盛漲時，洞庭可為攔洪之量，縱不能如是之多，其不在少數，要可斷言。

（B）裁灣取直；治水工學者，有謂水之流行，係波狀式，故河流不能一徑直行。又有謂水之流行，固為直線，其不直者，由於環境使然，今不問水之流性為直線，抑為波狀，且河流之灣曲，至於牛角式者，無論中外治水之專門家，無不主張裁灣取直也。蓋河流灣曲過甚，不僅航程加遠，水行不暢，且因迂迴壅塞致夾帶沙泥容易沉澱長江由漢口至宜昌一段，大灣小曲，多不勝數，而最大者，莫如監利之車灣，與嘉魚之蒲洲灣。車灣之灣程，開有八十里，其灣頸之距離，不足十里，續洲灣之灣程九十里，其灣頸之距離，僅二三里。如將兩灣裁直，不獨航運可減少二百五十里運程，水亦減少二百五十里之流程。假定流速每小時以三十里計之，二百五十里之流程，需時八時有餘，以前三日之流量，此時

兩日即能盡之，換言之，即每日較前多八小時之流量，關係殊非淺鮮。據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于長江盛漲時之測量記載，為每秒四萬二千六百立方公尺，若以八小時連乘之積觀之，其量至可驚人。即以前可以成災之水，今可因此免除。是河流之裁灣取直，不僅免除河床之淤墊，且能縮短，流量增加，水災日可不致重演。故長江下游之四口，如經建開，灣曲之部，或直，其上下游之水道，必有一度變遷。俟其變遷後，再測驗實際情形，或築堤，或修壩，以收治道束水之功，庶使河床加深，沙洲剷除，不難收一勞永逸之功也。

### (丁) 總結

以上所述諸工程，乃整理長江中流一帶之初步計劃，雖非治本要圖。要亦標中之本也。因無相當材料。不能作實施之設計，故僅述施工之目標。倘蒙當局能認為一等之愚加以採擇，則其實施之經費，施工之步驟，主持之關係，皆有討論之必要。茲更為分陳如左：

一，經費之籌集，上述諸工程，因無精密之設計，自不能為確切經費之估計。概而言之。為數總在千萬以上，如此鉅款，自非一省之力量，所能興辦，故必須中央為有力之協助，中央財庫虛空，然此次棉麥借款，政府當局，再四申稱，專為生產建設之需。治理長江。為極大之生產建設，且為全國上下一致之要求，中央為余大害，與大利計，自應允予協助，本會會一再呈請中央撥棉麥借款，為治江之用，諒必能邀俯准也。

二、施工之步驟首須徵集長江一帶之地形測量、江湖及各水系之水文測量材料，俾作工程設計及估計之章本，聞上項材料，前我省水利局、湖南建設廳及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俱曾施行一部之測量，必有可資參考之處，如感不甚完備，亦可再行測量，必須有關於各項材料齊備，工程之設，不致有誤，而後實施方有把握。

三、主持之機關。我省長江由宜昌至城陵磯之一段之治理，因與湘省洞庭及湘資沅澧四水之消納，關係甚切。合治則兩受其益，分治則受其害。事實上尤非一省所能獨力主持。前內政部有見及此，故有湘鄂湖江水利委員會之籌備。我省關於經費支配略有意見，致未成立。今若由中央撥款舉辦，前為經濟支配問題，致未成立者，今可於經濟問題解決之後，籌設成立矣。至其他與湘省無關之治理工事，仍由我省水利機關負責進行。

## 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

清盛利 王柏心

聞導江矣未聞防江也江何以有防壅利者爲之也昔之爲防者猶順其導之之跡其防去水稍遠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又多留穴口江流悍怒得有所殺故其害也常不勝其利後之爲防者去水愈近閉遏穴口知有防而不知有導故其爲利也常不勝其害夫山自岷蜀西塞吞名川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峇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懇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餘里至彝陵始趨平地經枝江九十九洲盤紆鬱怒下江陵則兩岸皆平壤沮漳又自北來注之江始得騁其奔騰衝突

之勢橫馳旁習無復羈勒而害獨中於荊州一郡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郭景純江賦亦曰躋江津以起漲荆郡蓋有江津口云江之有防自荆郡始防之禍亦荆郡爲最烈郡七邑修防者五松滋江陵公安監利石首是也以數千里汪洋浩瀚之江東之兩堤間無穴口以洩之無高山以障之至危且險孰踰於此况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爲洲枝分岐出不可勝數江與堤爲敵洲挾江以與堤爲敵風雨又挾江及洲之勢以與隄爲敵一堤也而三敵乘之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堤傷隄之不能勝水也明矣五邑修防之費一歲計之不下五十萬緡而增築退築獨振之費不與焉緡錢有盡江患無窮譬之以肉餒餓虎也然而吏民終不敢復穴口者何也上游受水之故道與下游入江之故道皆已湮淤成化爲良田又其中間陂澤什九淤澱不足以資停蓄欲盡事開鑿未能輕舉則知修防非策而城郭田廬舍此別無保衛之謀故竭膏血於畚鍤而不辭也抑愚聞之解糾紛維亂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城以堤捍水愈爭而愈不勝是控拳捍城之智也有策於此不勞大役不煩大費因其已分者而分之順其已導者而導之捐棄二三百里江所蹂躪之地與水全千餘里肥饒之地與民其與竭膏血事畚鍤者利害相去萬萬矣請言其分別江南之虎渡是已請言其導則自虎渡之人洞庭是已請言其所捐棄則公安石首澧州安鄉水所導之道是已禹貢之文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按水自江出爲沱成江亦沱也澧卽今湖南澧州曰又東至於澧者是江水南出公安而下經澧州也九江卽今洞庭以九水所入得名大水入小水曰過其曰過九江者是江水南由澧州安鄉而過洞庭也東陵卽今湖南巴陵其曰至於東陵者是江水



南出洞庭至巴陵而復下合於江也由此言之神禹導江之故迹不在北而在南也明矣水經注江陵  
牧邏洲之下有北江之名北則今荆江南則虎渡至澧之道也古時雲夢合南北爲巨澤然江之經流  
實在於南後乃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耳昔也以長江入九江故穀而漫今也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  
隆其勢然也夫導江必於南者何哉蓋公安本沮洳地安鄉尤甚惟澧州多山江行公安而下注安澧  
得洞庭八百里廣大之澤潤澆灌蓄其恣睢凌厲之氣乃有所舒然後明節安行以下合於江此乃上  
蓄因勢利導之功也今雖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然猶南存虎渡口以備宣洩特口門過寬寬則東水  
無力歲久積淤雖遇盛漲其流不暢故旁溢橫決無歲無之決而復築築而復決決與築相循環無已  
而民已窮財已殫矣今莫若修治虎渡口門其寬不得過三里測量口門達洞庭之道阻淺者幾何處  
皆疏濬深通凡水所經行處及所汜濫處皆除其積壅其翼水支皆築而不治俟河身暢達水勢既  
定然後相度高卑聽民別建遙堦以安耕鑿若使大江經流自此趨南是復神禹導江故迹萬世之長  
利也卽不能如此俱分江水大半南注洞庭則水力已殺不消捐棄二三百里有名無實之租賦田畝  
而北岸自荊州郡城及鄆屬之江陵監利安陽之潛江漢陽之沔陽漢川漢陽皆可免衝決之患上下  
千餘里間所全膏腴上產不可以億萬計又無每歲治堤增高培厚之費是說也不勞民不傷財不創  
異論以駭聽不拂衆情以難行因其已分者分之順其已導者導之而足以濟大災紓大患倘亦事之  
可行者乎雖然民可樂成難於慮始今建此議恐衆論之猶多異同也粗述其端隨雜立解以次比附  
於後凡難十解聽者曰古之穴九口口十有三南北並建故江患以紓今如子說何不於北岸紓復穴

口若閉北而開南是嫁禍於南也北則安矣南困奈何解之曰南北并復穴口善之善者也然北岸數百里內無山彌望皆平野耳引河故道不可求陂湖淤淺水至既不能容又不能去經年累歲浩渺無涯徒有昏墊之苦而已若水注於南則惟公安一邑受浸者什之六其邑內東西兩岡廣袤各數十里猶可墾田可棲農民安鄉受浸倍於公安水常宅其什之八九至石首澧州及與澧毗連之安福則大半皆山水所浸者纔什之一二耳况虎渡受江以後人公安境又自析而爲三其一自公安之三汝河身西支至澧州入洞庭其一自三汝河分南支出安鄉合澧水山景河入洞庭其一自公安之黃金口分東支過安鄉由淪口入洞庭夫江自虎渡析而爲二虎渡又自析而爲三江勢洶湧狂怒愈殺江流愈暢必不至橫溢於南境其與江行北岸之浩渺無涯者不可同日語也何嫁禍之有哉難者曰萬一經流南徙是引全江入公安而公安南境又有山谷諸水自松滋來者勢不能容必至泛溢設同時洞庭又復暴漲於下烏睹其能宣洩哉吾恐南境之民盡爲魚也解之曰患經流不能南徙耳誠能南徙則水勢有歸矣且隨漲隨洩何至積而爲橫決乎今夫公安南境之水與洞庭之漲歲歲有之非關虎渡之濬也不浚虎渡江自決堤而南注者十歲中嘗六七見矣館禁之乎今不思順導江之迹以行水而惴惴焉恐江之入南境豈爲善慮患者哉難者曰水注於南原隰高下瀉爲廣澤租稅將安所取未睹益下先見損上當若之何解之曰南境江人則患水歲常緩租甚者蠲賑民無升斗之利而有版築之費不足者仰給於上是上與下交損也賦剝徒虛名耳方今堯舜在上至仁如天方鎮大吏又皆日夜孜孜講求利弊惟恐一民不得其所若舉災區積苦爲民請命國家隆盛擁溥海內外

大豈以此區區一二邑租賦爲輕重者其苛愈允也必矣然後遣前白吏按行虎渡東至洞庭視卑下之區永所能至處徵集村者按方田圖冊除糧額其高阜之鄉毗連他邑者割而隸之按徵如故凡南境各邑徭役皆罷士籍存於鄉學府吏分隸旁縣省吏祿減撫賑而民皆蕩然獲再生之樂矣難者曰賦除矣南境民居當水所過者遷徙之費誰給之乎且何以贖其生耶策將安出解之曰南境患潦所從來遠矣前此豈無遷徙誰給其費耶誰贖其生耶吾聞南境之民去其鄉非者大半矣或舍耒耜而業工商或棄隴畝而操網罟其濱水而居者轉徙無常餘者皆棲處岡阜今卽大江分注水所氾濫不過如前此歲歲之淪胥而已安在其重煩遷徙耶且暢流之水與橫決之水其強弱不作矣况賦額已除則民得收其羨穡藜菰魚鼈螺蚌之饒又無徭役以困之無胥吏以擾之資生之策何必盡仰聽官也語有之自力當前不顧流矢南境潦患深矣不有所棄安有所存必求百利無一害者而後行之則非愚蒙所能及矣難者曰安鄉視公安尤窪下固宜廢矣獨公安有黃山者跨兩省界三邑其俗頗悍不立縣恐強梗益甚割隸石首則中隔廢區且東西兩岡東有東河不可隸石首西有軍紀諸湖不可隸松滋似未宜遽廢公安也解之曰公安卽不可廢其舊制可廢也聞其邑有孟家溪者地處高阜可移治焉控制黃山甚近也若以安鄉之南連洞庭者廢爲澤西連澧州者割隸澧州而以其北連公安者自茶峒至黃山凡三十里悉隸公安合東西兩岡共爲一縣此則形勢聯絡賢於舊治之與嶺州爲隣者難者曰公安安鄉故有驛傳者江水大至道路不通將廢驛傳非計之便者解之曰徵諸公安邑乘每歲春冬置驛公安夏秋置驛松滋避水潦也松滋可任其半獨不可任其全乎改而隸之遠

近相等華南尤宜安鄉驛即可移置漫漶皆言之至便者也雖老曰波濤出沒津渚週迴曠無居民慮  
葦叢生斯盜賊之藪也又不設縣無官吏以督之能無荏苒之弊乎解之曰江湖葦澤所在有之盜賊  
常不絕也視政事之嚴與惰耳令長帶疆則威行旁邑桀黠聞而斂迹不然則日莠其境而盜賊之積  
者自若也若江流而注南水勢有歸徐按其津途扼要處移置守帥營弁以資鎮壓或遣丞倅歲一巡  
緝旁邑復時時近加督察則奸宄無所容矣難者曰子恃洞庭爲尾閘然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矣湖  
心漸淤濱湖之田皆築爲隄夏秋盛漲湖闊不過二四百里耳若江水大至湖不能容濱湖之田敗矣  
轉奈何解之曰昔之江水入湖多而湖轉深今之江水入湖少而湖反淺者其故可知矣山之水急而  
強湖之水慢而弱山入多則能瀉泥沙江入少則積成淤滯湖隄又從而奪之湖之淺且隘不亦宜乎  
今若使江水人多則借江疏湖借湖納江兩利之道也且濱湖私堤本爲例禁即不決去亦未見其虞  
免深慮也難者曰江自龍洲而下其趨沙市也勢猶山其人虎渡也勢甚徑喧區洶涌驟驟容納往往  
至於橫溢即欲分江南注曷不治之於其上游解之曰潯虎渡者因三巴分之迹而導之也今上游南  
口皆已閉遏故未過象及若能議此而良策也聞松滋有陶家埠者古采穴口也倘鑿爲川渠使江水  
自此經公安孫黃河入港口合南境諸水達洞庭則殺上游蹇奔箭激之勢使虎渡得從容奮張而北  
岸萬城大堤亦不至爲怒濤所排管其固將與磐石等濬虎渡而並復采穴此亦輔車之事也難者曰  
是皆然矣南岸石首尚有調弦口亦引江入湖者子專言虎渡而略調弦何也解之曰專言虎渡者先  
其急者耳虎渡北與荊州郡城遙相對能分江南注則荊州郡城安矣郡城安而北岸各邑皆安矣

之入身虎渡吭也調弦腹也先吭而後腹固其理也虎渡轉自當次浚調弦豈惟調弦哉公安之斗嶺堤凍家港石首之楸林穴皆係舊口河勢猶存皆可開鑿引水入湖俟其成效既見北岸安堵十餘年後民氣全復經費有所取辦復於北岸築捕郝穴龐公渡等口或訪求故道或別鑿新河分引江水入長湖白鷺湖洪湖由新堤向灘沌口下注於江南北并治勢無不可顧今力有未逮耳惟官先遣通知水利者自虎渡東至洞庭探測水道紆直河勢分合地形高下道里遠近浚治工費多少通計南北兩省大利大害博采衆議洞然知其利多害少然後斷而行之自虎渡始餘俟財力有餘次第興及之未晚也。

## 導江續議

上

清監利 王柏心

歲戊申六月南郡江漲驟至南岸則公安堤決凍家港石首堤繼之北岸則監利堤決薛家潭最後南堤松滋堤決高家套四邑者漂蕩舍人民不勝計客有問於螺洲子曰子前言殆驗矣今將若之何螺洲子曰曩固言之南決則留南北決則留北並決則並留若以人力開鑿之役鉅而錙重孰敢任厥責者今幸天爲開其險地爲闢其徑因任自然而可以救江怒紆江患策無便於此者矣吾聞風風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夫乘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厥而趨之惟恐弗及此機不可失也已客曰今南北二岸大決者四小決者數十將盡留之乎抑有先且急焉者乎螺洲子曰以愚論之在南則高家套薛家港決口宜勿塞在北則薛家潭決口宜勿塞此二者相距各百餘里遠近略準皆水所必爭之地斷請杜

曲搗毀之勢兵法有之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謹避之勿與爭勿塞爲便塞則必敗若留此二決口而南  
縱之入洞庭北縱之入洪湖始有所分縱有所宿終有所往一郡之中千里經流自此安矣其小小決  
口可塞者塞之其瀕江各堤存之如故歲省營繕捍禦之費而又無一旦漂沒之害於以興利則不足  
於以救敗則有餘客曰是皆然矣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閩不反向者之半洪湖雖閩有淺大江經  
流數千里其底多積沙歲歲增高江入海處曾沙壅爲洲尾閩甚滯赴下不及以目前論之南北並決  
水入洞庭洪湖仍不能容倘溢出平地數千里間漚汗混茫者盡田廬也能納而不能洩烏睹所謂救  
敗者目擊淪胥不之捍遏仁者豈宜出此然則留口之不如修防也明矣螺洲子曰夫以洞庭洪湖之  
巨長江經流之遠滄海之大且深而不能容水則堤又惡能容水平哉且今之數千里漚汗混茫者驟  
決使然也相持既久所積愈多故一怒而肆滔天之虐耳果留決口則自冬歷春歷夏秋隨漲隨洩漲  
卽大至萬萬無蓄威狂噬之勢也客以修防爲仁豈徒不得謂之仁哉又不得謂之智夫不量堤之能  
敵水與否而敵敵焉括財賦事版築此以田廬人民僥倖者也必以田廬人民予水者也不量力之能  
存堤與否而質質焉補苴罅漏此以堤僥倖者也必以堤予水者也悲夫愚氓何知謂堤成則吾屬有  
託矣築室於其中列市廛於其中墾田藝種於其中幸而無敗租稅衣食嫁娶喪葬禱祀而外益以  
繕堤捍堤之費耕作所入無賦焉不準則溝田廬洪家族今歲隄決來歲復築築與決如循環之無端  
吏民猶以爲得計不自知其蹈危窳也覬禍機也不自知其狎波臥淵枕蛟龍而席長鯨也若預定留  
口以示以趨避之路民見可居者始居可耕者始耕自不至寄命於不可測之淵而又獨去歲歲繕堤

捍堤之費其與設罟獲以罔民者孰仁且智留口則必免租其春麥之入一也所損僅秋成然籌納稅  
治堤諸費亦足以相當況瀕口內外猶有填淤之望哉故曰救敗有餘也客曰因其決也而不治此與  
坐視無策同奚以止藉藉之怨咨螺洲子曰誠能留口則江分矣然後可用吾導之之說行視決口以  
內至淤涸不能成道者就而浚之必使深暢凡其旁溢傷敗處量除粗細多留水地徐增遙隄翼水入  
湖由湖下達於江水有所分則其忿息有所宿則其悍平有所往則其行疾自茲以遠江患必減什之  
六七此不可失之機也知棄之爲取者斯善於取者矣客曰善是歲也沮於衆論留口之策迄不行。

## 導江續議下

清監利王柏心

越己酉歲楚自正月雨至五月不止江驟漲南岸松滋高家套及北岸監利中車灣隄皆決漂蕩舍人  
民視戊申歲情之客復有言於螺洲子者曰甚哉世之爲患烈也螺洲子曰非江則害隄實害之堤利  
盡矣而害乃烈客曰稱人何言以防止水匠人何言防必因地勢入蟄何以有防與水庸之祭螺洲子  
曰田間溝洫之水宜用防滯水之澤宜用泄蓄備旱潦而已江河大川三代時無用防者故周太  
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昔共工壅防百川墜高堙卑以害天下有言伯鯨稱遂共工之過召穆公  
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且故爲川者決之使導子產曰不如小決使導賈讓亦曰大川無防小水得人  
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也皆不防川之明驗也客曰今將如何螺洲子曰嚮者言之矣因  
江之自分吾乃從而導之而已矣夫天地成而聚高於上歸物於下州者氣之導也澤者水之鍾也導

其氣而鍾其美然後水土演而財用可足也然後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葬也昔者禹之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今不師神禹之智而循其工伯鯨之過起堤防以自救排水澤而居之自取洪溺又不悔禍樂塞如故民死於水乃曰江實害之嗟乎豈不諱哉誠能曠然遠覽勿塞決口順其勢而導之上合天心遠遵古聖之法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必有成功而用財力亦寡不然禍未艾客曰子墨言留三決口今又舍公安不言何漫無定見也且何不盡求古穴而復之乎螺洲子曰今但因江所自分者從而順導之賢乎人力開鑿者遠矣凡穴口故道大半湮沒元大德時曾訪得其六復之果有效今仍湮矣然大抵江所攻突決裂處率近古穴口因其分而導之奚必規規成迹漢時韓牧論治河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即此意也善乎管夷吾之論水性也曰杜曲則搗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凡今之水妄行者皆扼其曲故也此無異犯虎口而摩鯨牙也如吾之說但視江所欲屠者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因其分而導之高其高者下其下者順從其性水道自利宜無巨害必欲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則吾不知所終窮矣客曰築與留等之救患若堤不敗利營百倍何獨堅持留口之議螺洲子曰以遷徙之費與繕治桿禦之費較什不敵一也以沮洳之苦與覆繁滋族之苦較百不敵一也且留口者特棄水以予水非盡棄地以予水也即令棄地視彼之舉人民而棄以予水者不猶愈乎今堤決之後災黎與浮食無產業民同仰賑恤於縣官因而率之以浚川導流皆不糜而功可就迥兩便此功一就江安慮別人有定居填淤加肥租賦尙可徐復雖云救敗之下



。自計畫乃通變之中策也客曰唯七請以俟當世在位之吉凶與民同水患能斷大事者

## 某外籍水利專家談

# 根本預防水災辦法

長江黃河上游，連日洪水暴漲，水勢洶湧，已有數處突破隄防，釀成巨災，政府當局。對之極爲注意，業已派員分赴各段視察，並督促各段水利機關，嚴加防範搶救，中央社記者曾往訪某外籍水利專家，詢以根本預防長江黃河水患辦法，據稱，黃河水患，基於長江，但長江水位，近年來亦年見增高，釀成大小水災者，亦已數見不鮮，根本預防辦法，決不在防堤之增高，今春國際聯盟會派遣來華之水利專家聶育夫等來華視察，認兩旁防堤之增高以防水溢爲非計，蓋防堤增高不已，一旦水潰，則爲患之烈，不言可知，黃河堤身之高，有數處高逾城垣，則潰決之水，洶湧橫流，爲禍既烈，而災區又廣，潰入之水，以堤身過高。一時又難退去，所以預防水患，當注意水利，歷次外籍水利專家來華考察水利，均主張籌備鉅數款項，購辦水利機件，以資進行，際茲中國國內社會經濟恐慌之時，一時安能籌到鉅數款項，以購辦此項水利機件，本人對籌款購機治水辦法，認爲不適宜於現在之中國且以爲中國之鋤與犁等農具，均可作治水之良好機件，鋤犁之功效，雖不及機件之犀利，設能指導得法，我信其收效之宏，未必大遜於機件，且黃河兩岸，荒岸甚多，（長

江兩地較少），其原因因兩岸缺少支流，灌溉困難所致，設中國各省當局，能督率勤勞著世之國人，利用其鋤與犁等萬能農具，在河流兩岸，開闢支流，同時水利機關，放棄增高防堤工作，而注重於水道之疏浚，則既可避免水患，又可以引江水灌溉田禾，一舉數得，該水利專家並云上述意見，自信足供中國水利當局之研究云。（七月十七日）

## 漢水線水災視察團

# 整 治 漢 水 意 見

漢水線水災視察團團長李書城氏，前（十四）下午三時在省通志館召集該團團員等十餘人，討論整治漢水意見，已將全文審議完竣，其內容對於今後疏濬支流，整理湖泊，及實施辦法，有具體之建設計劃，認為在時間，在經濟，在社會各方面，均屬無所阻礙者，聞該項意見，李氏決向省府提議，並喚起全國通力完成，茲將整治漢水意見，刊錄於后：

漢水導源嶓冢，析而下注，其上游兩山東之，足資障衛，自無漫溢之患，自入省境，地勢漸平，泥沙沉積，河床日高，加之容納衆渠，水勢始強，東以長堤，怒而一洩，而水患滋矣，然有湖泊支河，足資停蓄，猶可稍紓其患，自明季堵塞漢北九河，近兩岸居民，又復築院邊流，與水爭尺寸之地，水無所歸，烏得不潰決泛濫乎，民國十年以前，大水數十年一見，民十以後，衝決之患，無歲無之，此蓋勢有必至者，本團受命，視察沿漢災情

鄂西至漢陽，歷縣十餘，長逾千里。損失財產以億兆計，棉花一項，已逾一萬萬元以上，房屋牲畜物貨不計，人命以萬千計，其他道路橋樑公署校舍農場及一切建設事業，積歷年之經營，投巨量之費用，一旦蕩析無餘，懲前毖後，非從根本着手不可，本團周歷被災各縣，實地考察，除災情已陸續分別報告外，對於消弭漢水水患意見，略貢數端。

### (甲) 疏暢支流

漢水最大水量，雖無確實測量，然以受災面積之廣推之，由於河身之不能容，出路之太狹，可以斷言，故疏暢支流，增開水口，實為現時迫切之需要，計支流應疏通者，擬下列各線，一，南岸開關沙洋附近至沙市入江河新支之線，二，南岸整治東荆河，由澤口至新灘口及沌口入江之線，三，南岸開關蔡甸金牛港通沌口入江之線，四，北岸由牛蹄支河口起，遵脈旺咀入主流之線，五，北岸由白水故道，整治週河，經刁汊湖轉新溝及淪河，（一至新溝入主流，一經汪家河至譙家磯），入江之線，六，北岸由新溝達淪河出譙家磯入江之線，以上六線，視必要時，於河口建滾水壩，以節制水位，

### (乙) 增築隔堤

鄂中區各縣之水患有二，一為漢水北岸之鍾祥大堤，一為南岸之車灣江堤，鍾祥堤潰，則鍾荆潛天河漢等縣受其患，車灣堤潰，則監沔嘉川漢等縣受其患，宜作隔堤以為第二

重之保障，減少受災範圍，計下列兩隔堤，南岸可減災區十分之四，北岸可減災區十分之八，一，南岸隔堤，由澤口沿東荆河達新灘口啣接幹堤之線，二，北岸隔堤，由鍾祥迤西山地沿白水入迴河，達岳口啣接幹堤之線。

### (丙) 整理湖泊

沿漢各縣湖泊，類多淤塞，應擇要疏浚，用以蓄水，庶洪水不致泛濫，必要時，並於相當地點建閘以節制之。

### (丁) 整理河床

漢水河床，隨處淤塞，致傾度之差極大，甚至乏固定河槽，沙洋以上，水漲則浩無涯際，水漲則狹如一溝，其盛漲時，頃刻至十數尺或數十尺，而下降亦速如此，河床決非全恃開浚所能為功，蓋隨浚隨淤，恐徒勞無益也，其治法，因上下游，各不相同，茲分舉於次，一，上游河床，自水源地之溪流河底，逐段砌石作滾水壩，使該段河床有一定傾度，不惟減殺水勢，且有蓄水池之用，而工費亦較省，更無選擇適當地點之煩，二，下游河床，宜考淤積原因，或利用水流冲刷，或變更水流方向，或施行建築設備，再抉挖必要之處，庶幾省而效宏。

### (戊) 節制水源

節制水源，當從陝西主支流發源地入手，然僅鄂境，即有北河，南唐，白河，登，利河，洋子河，府河等支流發源地區域，亦復不小，應統籌辦理，一，造水源涵養林，凡人漢各支流地之山岳，宜造水源涵養林，使最大雨量徐緩流出，既可減洪水之害，復可治旱，二設蓄水池，造林事業，非短時期所能奏效，尤宜於水源地各山谷擇相當地點，多設蓄水池，其作用略與水源涵養林等，

### (己)防止土砂

無論山岳及河岸，均宜使土砂固定，不致崩潰，入水則河床即不患淤高，而河水自然澄清，固定土砂之工具有二。(一)防砂林，一般森林，固可涵防止土地崩潰，然於水源地之山岳崩潰，或於崩潰之處，則宜造防砂林，以固定土砂，如省北各縣，(舊鄆陽府轄各縣)多於山高峻嶺，墾種包谷，致地表崩潰，充塞河流，就理論言，一區土地，何者宜農，何者宜林，應有區分，應視各地土性，攷察傾斜若干度以上，其土壤有奔潰之虞者，禁止開墾，限期造防砂林，施行防砂工事，(二)護岸工事，在各溪流以下，至無堤岸之處，宜植等速用速生之草類或柳條(杞柳)等小植物，為護岸工事，防止粒奔流，壅塞河床，至下游兩岸堤外沙灘，宜廣植楊(即河柳)柳(即巨樹一名澤湖桃)，本喇觀察天門週河沿岸楊柳混植，平均約五列，此次堤身及沿堤房屋，賴以保全者甚多，即其明證，宜視沙灘

實度，分為兩層，外層植楊，內層植柳，合植為矮樹，柳為喬木，使其杪為斜面，增加抵抗洪水沖刷之力。

### (庚)調查水源

水源地面積雨量及滲透蒸發，均須切實調查，俾一切設施有所根據。

### (辛)兼籌治江

本年江水倒灌，遠及漢水主流之仙桃鎮，(漢口距仙桃鎮三百六十里)至南北兩岸各支流，亦受倒灌之害甚巨，現近江被淹縣分，如漢陽漢川，非俟江水退落，則所受漢水，即不能退盡，致無復秋希望，故兼籌治江，實為要圖，以上數端，實為標本兼治之法，就目前水患之烈，必須於一二年內完成者，則疏暢支流增築隔隄，整理湖泊是也，至整理河床，節制水源，防止土砂，調查水源各端，亦應即時着手，以期收效於異日，如是則今日為害於民衆之漢水，將來可永享其利矣，至今已潰之幹支各堤，亟應從速修築，以保明歲之安全，則更勿俟多言也。

此外關於實施整理之辦法，吾人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并陳於左。

### (一)實行水利統制

水利建設，為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根本辦法，目前政府實施統制經濟，以解決民

生問題，則統制水利建設，自應視爲前提，就今日而言統制之辦法，則第一，應權衡利害，以爲長治久安之計。第二，水利機關之組織及職權劃分，應使敏捷自如，避免一切繁雜之牽制。第三，應充實經濟力量，確立水利經費，不足則求之除剔駢枝，以及暫停非必要之建設費，（此點雖近於主觀，然因前中央與地方各項建設，其成舍本而逐末者，亦所在多有。）第四，應廣徵水利益見，無論專家方面，無論士民方面，均須積思廣益，嚴密探討，以推進灌溉應改革之事業。

### （二）節省經費

整理漢水問題，在吾國財政經濟，雖難咄嗟立辦，但一面利用冬季水涸農隙，按畝徵夫，担任工作，一面在節省國家財政原則之下，以工代賑，如是則經費大可節省，要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統制力量，盡量發揮而已。

### （三）喚起官民合作

水利問題，貴在官民通力合作，其促進合作之辦法，在政府方面，第一，應隨時曉諭利害。引人民對水利關係之同情，第二，應隨時研究水利救濟之方法，隨時與民作通盤計劃之實施，第三，應以身作則，勤慎爲公，使人民對政府發生良好親善之印象，第四，應開誠布公，不作諱疾忌醫之舉，使上下情意可以通達，兩無隔閡，在人民方面，第一，應對

地方水利經濟與精神之援助，凡有所需，盡力輸將，凡於征役，不辭力作，第二，應設法自動按照相當田畝，興築相當水塘，以分漢水之消納力，而利農事，第三，應當保護堤防，無論民堤幹堤，政府即或力有未逮，人民須發揮其自治自救之精神，隨時自修，隨時報告堤堰之狀況，使不失救濟之時效，第四，應努力造林，以調節水量，維護堤防與民居。

#### (四) 各縣實行聯防

各縣對於水利之觀念與態度，往往各不相同，各自爲政，實爲迭次水災擴大之重要問題，欲救其弊，則各縣應有水利聯防組織之必要，務使破除成見，以大衆利害爲前提，隨時作興革水利之主張，於此次水災範圍無一倖免，則此種組織更必要也，

本團聞見有限，凡茲所舉，未知有當與否，惟邦人君子，不吝教正之，務使漢水永慶安瀾，人民不再遭慘劫，斯本團同人之微意也，

湖北省政府委員李書城，農事視察員程鴻書，水利視察員楊道明，經濟視察員黃匯源，全國經濟委員會視察員栗宗嵩，全國經委會江漢工程局視察員謝先進，營非省保安處視察員胡俠僧，湖北財政廳視察員陳邦濤，湖北水災救濟總會視察員童佐良，武漢日報視察員陳逸權，掃蕩報社視察員張國和，漢口新民報社視察員盧建人，大光報社視察員倪文穆



# 後記

一、本書「抗戰救災工作」欄內各機關之文字，係以收到先後爲序。其餘未刊出報告之各機關機關，請勿閱荆沙被水紀詳及荆江堤工局報告書二文。便可明瞭。

一、本書「附錄」欄所登之第七區各縣水災概況，前清時江陵之水况及乾道年間江陵之大水災及其書後三文，均與此次荆沙水災有極密切之縱橫關係，故特附刊，俾作參考。

一、本書「水災問題特輯」一欄，係搜集古今名人或團體對於防水治水所發表之言論，均各有獨到見地，讀者披閱後，當增進不少關於此方面之智識。

一、本書承各界投來稿件甚夥，以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刊登，滄海遺珠，至爲抱歉！

一、本書因蒙各方友好之協助，得於短期內編竣出版，謹此誌謝。

一、本書以受各方之督促，於海峽中採訪編輯，皆係匆匆從事，隨編隨印，致書頁號數未能整個順序記出，加以秋陽亢熱，各工友揮汗排印，印刷方面時感困難，多欠完善，書邊又題亦未標出，其他缺點之處，在所難免，尙希讀者特別原諒，並加指教！俾將來有機再版時得以完全改正是幸！

一、本書出版，關於一切拍照，印刷，紙張等，所費不貲；只以意在紀念此次水災經過，俾傳災情，故定價特別低廉，俾能普及一般讀者，固非營利可言，附此聲明。

# 五洲大藥房

專辦 各種 家用 良藥 工業 原料 醫療 器械 各項 注射 化妝 品 應有 盡有

**功效速**

**品質精**

**價值廉**

**效驗確**

地址：沙市中山路（即九舖口）

沙市

發行

精印

印刷材料 外國紙張  
新式花片 各色油墨  
文具儀器 學校用品  
承蒙惠顧 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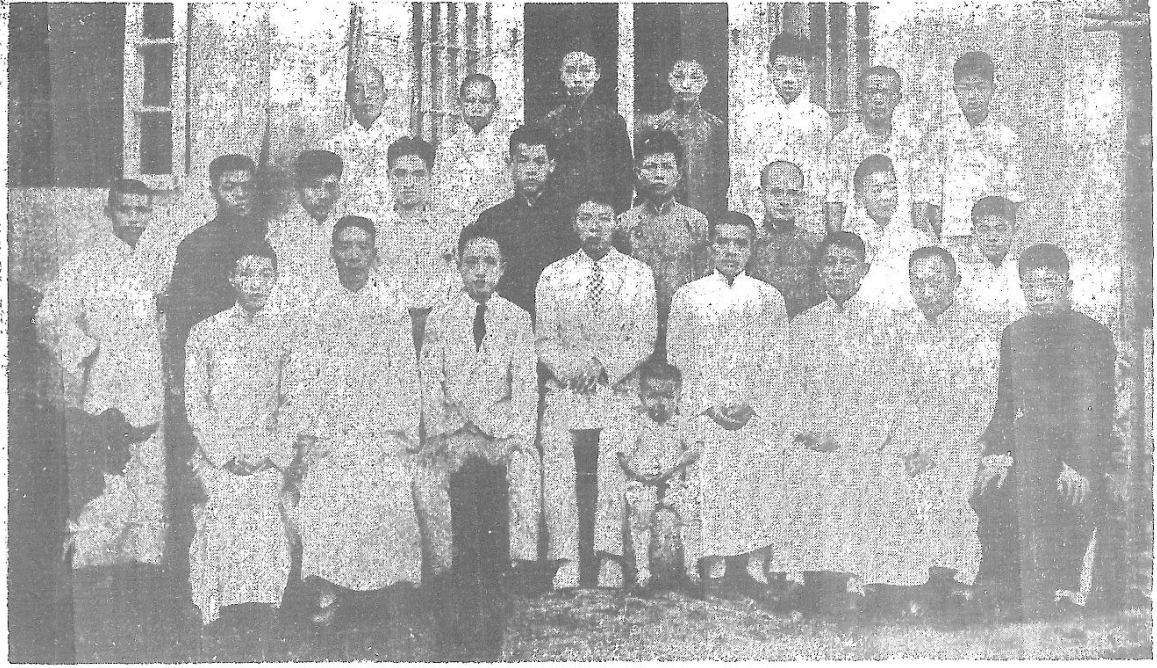
上海印刷公司廣告

五彩圖畫 各種商標  
銀錢簿記 表冊文憑  
婚壽喜帖 廣告傳單  
中外名片 新式信箋

地址：中山二馬路



◀沙市董家花園水淹情形▶ 本圖係駐防荆沙徐克成總司令軍署，即前董家花園舊址。附近水  
深數尺，交通斷絕。



本社全體職工人員合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出版

# 荆沙水災寫真

編輯者

李樹清  
蔡清泉  
程香谷

印刷者

新新印書館

發行人

李鐵農

總發行所

沙市新新印書館

沙市新新印書館

上海印刷公司

慶春隆紙號

漢倫紙號

荆州司信記米店

協農代書

洋裝壹冊實價大洋五角

